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孔孟史志

儒藏·史部

第七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聖門志考略　楊世文 校點　吴洪澤 審稿……一
孔門弟子傳略　楊世文 校點　刁忠民 審稿……一一九
孔門儒教列傳　刁忠民 校點　吴洪澤 審稿……一八三
孔子弟子考附孔子門人考　尹波 校點　吴洪澤 審稿……二二七
聖門十六子書　郭齊 校點　李文澤 審稿……二五一
閔子世譜　郭齊 校點　李文澤 審稿……五八五

聖門志考略

清康熙刻本

清·沈德湣 撰

《聖門志考略》二卷，附《熙朝盛事》一卷，清沈德涓撰，清康熙刻本。德涓，海鹽（今屬浙江）人。該書卷首有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兩浙督學張衡、康熙癸亥翰林院編修彭孫遹序。書後有汪爾敬、姚夔跋及沈德涓自述《聖門志考略緣起》。

據序稱，德涓字二含，鹽官人，曾任衢州開陽教官。以興起教化爲己任，盡出其生平之學，鼓舞勸導諸生，刻《白鹿洞學規》、《決科要録》諸書，相與切摩。德涓以先代帝王各有史乘以詳世系，備故實，班班可考。其中《孔子世家》載在遷史，而《仲尼弟子列傳》其間姓氏不無異同。且《家語》、《家乘》、《傳道録》諸書，志當時者或不及後世，舉大要者或不備節目，其間若廟號之沿革、支派之流寓、爵秩之封襲、祠宇之建廢、從祀之升降、禮制樂器之精詳，手澤遺迹之存没，其大者雖載孔氏譜牒中，而軼事往往散見群書，未嘗匯合成集，使後人一覽而識淵源所自，亦學士大夫之憾。於是輯爲《聖門志》一編，自先聖先賢以迨從祀名儒，各有表傳，而享祭、封謚、禮樂、章服、山川、里居，無不原原本本，釐然燦然。

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聖賢表傳，包括孔子年表、謚號、廟祀、四配列傳、十哲列傳、先賢列傳、歷朝先儒列傳。卷下爲祠祀沿革、姓氏源流、禮樂定制、聖賢遺迹。其體例、細目與吕元善《聖門志》大同小異。據書後德涓自述，其先王父與吕元善明末同居歷下，吕氏《聖門志》中叙論，十之五六皆其王父手筆。後來吕氏之子刻是書於家，不二載版遂亡散，流布未廣，而其間考核亦頗多紕繆，又每略前詳後，卷帙雖備，無益學者。德涓秉承父志，乃於講業之暇，採録傳記，搜討載籍，删繁補漏，悉爲釐正。其中表傳事實、源流因革、歷代崇奉、禮樂遺迹，莫不條分縷析，約爲四則。以尊統宗而衍道脉，則表傳改罷有記。溯來源而詳世系，則姓氏封典有記。祭器章服、禮器樂章諸大典，所以見明禋之隆渥。至於山川林廟、凡轍跡回環、授經講道之所，靡不具列。聖賢裔胤，越千古而會聚一堂。

是書成於康熙癸亥二十二年秋（一六八三），雖脱胎吕氏之作，但亦有删繁補闕之功，簡明扼要，可以與之並存。末附《熙朝盛事》一卷。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帝東巡，幸臨闕里釋奠。德涓以臨幸大禮著之於篇，並採成均諸書及歷代臨幸圖考，成此一編，俾學者有所考鏡。

聖門志序

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談學者泝流而窮源、此聖門之不可一日無志也。自馬遷爲史記、列孔子於世家、王荆公謂其進退無據。處之世家、仲尼之學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猶以牴牾紊劍非之、後有佗者、不戛戛乎難哉。夫聖賢精微之奧、固不可以管窺蠡測、而源流授受、典章名數之大概、則家語、闕里志等書可攷而稽也。獨是羹墻晤對、好學深思、既難其人、而郡縣學宫、不

過祭器書籍、任代禪於鱣堂之一席。其才贍、其志勤、告無廢缺焉足矣。其氣暮、其守隳、往往棄殘編於茂草、褻法物於瓦礫、又安望其博採廣搜、分營私之歲月而爲之修舉哉。若開陽學博沈子足嘉焉。其聖門

一志、世系、封謚、里居、服物及支派之端委、祀典之升降、披卷釐然可無子長牴牾之失、譜牒聖派、良堪不朽。彭、蔡兩太史序、足以盡之。元晏之任、余曷敢居。無已則有爲沈子進者。先儒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

所知則光大。故善學者以踐履篤實爲本、而由淺之淡、去華務實、既開尼山之生面、復探洙泗之精微。由斯而求之六籍、由六籍而求之漢儒註疏、由註疏而求之宋儒性理、由性理而求之朱子大全、四子之近

思錄、然後數學之旨於是而備。胥胡安定爲教授、分經學、治事齋、而其門人皆知有體有用。鄭台州坐客無氊、而蘇司業敬禮勿衰。勿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昔

康熙甲子榴月既望、兩淛

督學使者廣川張衡腈峯
氏書于衢州館署。

聖門志序

令天下大一統矣、域外
之國泂水來王、島中之
逋投戈悔罪、幅員之廣、
為亙古所未有。我
皇上聽政之暇、不輟講讀、
於尚書、孝經、性理諸書、
每親灑

宸翰製序弁首，表章聖學。近又勅十五國風，詳延方聞之士，分脩省誌，以獻諸朝，纂輯通志，以埀不朽。文德誕敷，著作大備，麟麟炳炳，誠較成康於姬室，更濯聲靈，媲文景於西京，不雜黃老。讀

書稽古之士，幸際清時，誰不思有所著述，乘時表見，附日月之光，緇姓氏於天壤哉。我友沈子二舍鳳[illegible]濟，則志雄祖揖讓，則腰勝邊笥。近以明經補外翰，鱣堂多暇，思先

代帝王各有史乘以詳世系、備故實、班班可攷、若孔子世家載在遷史、而仲尼弟子列傳其間姓氏不無異同。且家語、家乘、傳道錄、諸書、誌當時者或不及後世、舉大要者或不備節目。其間

若廟號之沿革、支派之流寓、爵秩之封襲、祠宇之建廢、從祀之升降、禮制樂器之精詳、手澤遺蹟之存沒、其大者雖載孔氏譜牒中、而軼事往往散見羣書、未嘗彙成合集、使後人一覽而識

淵源所自者、亦學士大夫之憾也。爰輯為聖門志一編、自先聖先賢以迨從祀名儒、各有表傳、而享祭、封謚、禮樂、章服、山川、里居、無不原々本本、犨然、燦然、為功於聖域者不淺。三衢多士咸

請壽之棗梨、以公海內、使望宮墻者如駕指南之車、不迷所往。爰馳柬问序於余。々思木必有根荄而後發為條幹、水必有源本而後溢為支流。學者上下古今、旁搜遠覽、自矜閎博、倘於宣

聖宗傳未能洞悉、何異選材者徒尋枝節、遡流者僅測波濤也耶。行見是書既成、廣布黌序、好學深思之士綱目瞭然、優入有序、則黼黻休明、實重為聖世右文之助、而豈徒後學津梁也哉。

康熙癸亥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御試博學鴻儒第一名、翰林院編脩、纂修明史官年家眷弟彭孫遹拜題。

叙

古今學問之大、無如誦法聖賢。誦法之道、必溯其淵源所自、與夫流傳之廣、內外兼資、本末共貫、羮焉墻焉、以庶乎聖賢之閫、要在乎身體力行、而非徒事乎飾詞章弋世資已也。

今天子崇右文治、萬機之暇、好學不倦。近以學宮文教攸關、令所在郡邑咸修廢墜、慎選師儒、以為董率。然則為

天子育人材、興教化、以鼓吹菁莪樸棫之盛、非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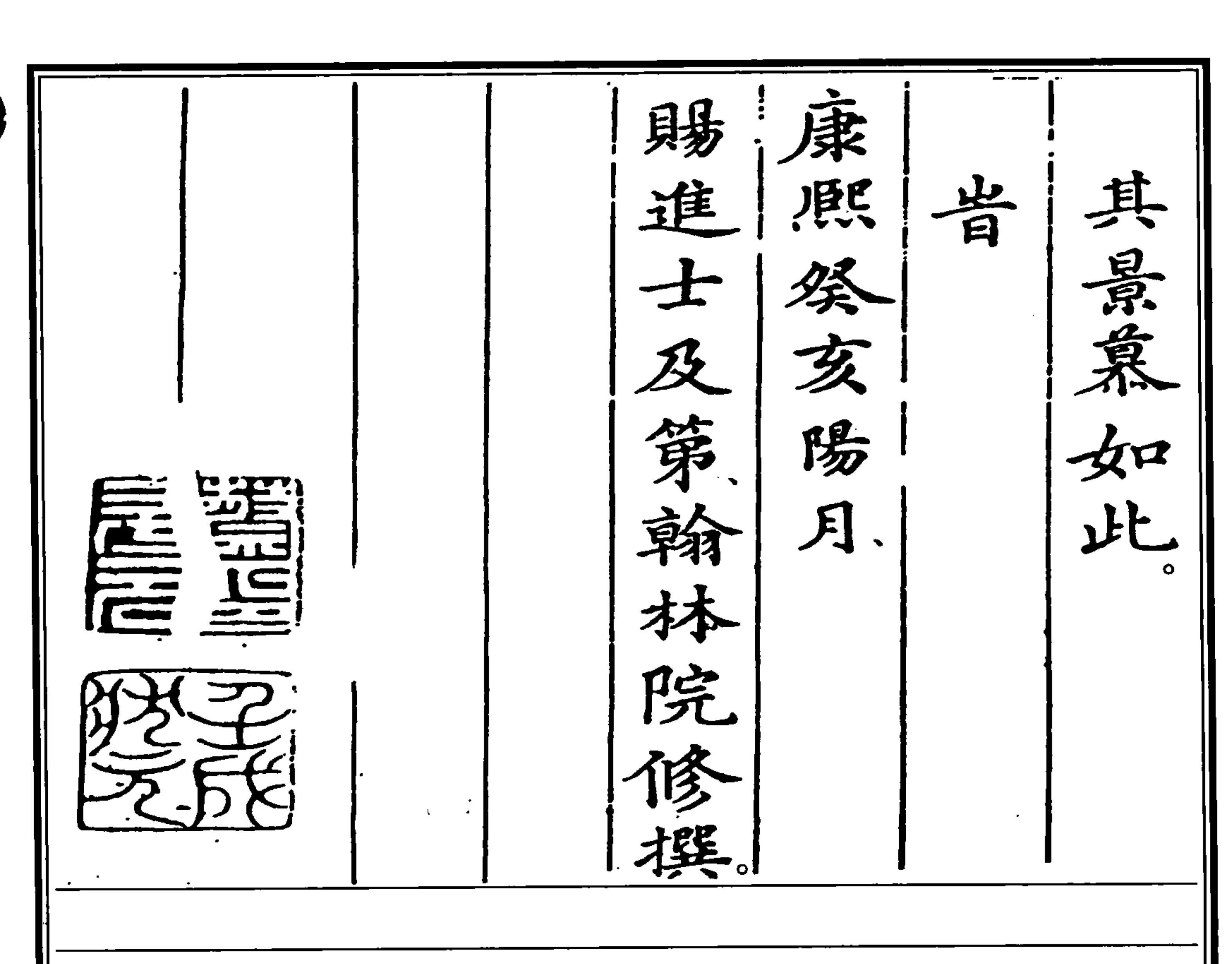
誰責哉、吾鄉沈公二含斯其人矣。二含爲臨官名風、績學力行、卓然儒者。兩陑副車、晚需次得官、一訓於衢之開陽。開陽兵火蹂躪、學宮頽廢草莽、學者幾絶絃誦聲。二含惕然傷之、以興起教化爲己任、盡出其生平之學、與諸生鼓舞勸導、梓白鹿洞規、决科要録諸書、與諸士切磨有成。於是開之人咸自以爲得師、駸駸嚮學恐後。既而曰、居其位則思盡若職、倫員學宮、而聖賢

之源流授受、典章度數有一之弗詳、從祀因革、言行事實有一之弗備、何以俯仰周旋、揖讓登降於其間乎。於是編輯傳記、先聖年表而外、先賢有傳、先儒有傳、歷代之崇奉祀典、謚號、音樂、

祭器、靡一不詳考周覈、集為聖門志、俾學者一覽而得、如置身闕里洙泗之堂、目得睹其禮、耳得聞其樂、羣然如見先聖之凜乎其上、而後先儒賢趨降翼如於其間、相与講道問業、砥行立

名、各臻其極、統而彙之、千聖之心傳、百王之道法萃於是矣。昇元濫竽史職、他日以是編獻諸
當宁、則二含必蒙上賞、即頒布是書、俾天下學宮咸寶是編、以爲砥礪後進之資、其有功聖門豈尠

小哉。家伯氏友蘇與二咎爲同官、而均有訓士之責、喜書成、得以告其門下士、而余得因伯氏之交、於二含、悉其文章道義、爲今世之歐陽、安定、功于聖門而裨于
聖天子作人養士之化、爲志



其景慕如此。

皆

康熙癸亥陽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聖門志考畧目錄

海鹽沈德淵兼軒

山陰姚 燮

開化汪爾敬 徐延英參考

廣川張 衡晴峯氏鑒定

門人 徐應甲 姚承祖編次

受業詹佺年 埛朱弘棫訂閱

卷上

聖賢表傳有叙

孔子年表　謚號

廟祀　四配列傳

十哲列傳有按　先賢列傳

歷朝先儒列傳

卷下

啓聖公祠先賢先儒有按　孔廟改祀

孔廟罷祀　顔廟配享

曾廟配享從祀　述聖書院配享

孟廟配享從祀

姓氏源流有叙

四氏姓源仲氏附　四氏封典有引附仲氏周程朱三氏附

孔子流裔

禮樂定制有叙

祀典釋奠釋菜義附　章服

祭期　禮器

樂器　樂章

聖賢遺蹟有叙

地里　山

水　城

堂　亭

臺　樹

孔廟　孔林

聖門志考畧卷上

海陽[illegible]

德[illegible]考

同化　汪肯衍

廣川吳　衡肅華氏鑒定

門人　汪巖叟　徐大鼇　編次

受業徐大忱

男沈曾懋訂閱

聖賢表傳

敘目、昔吾

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國當時所稱受教門墻、鑄英材、而羽翼聖眞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明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貽彝之失序、而非禮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所自出。此皆炳耀國史、光華俎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後者也。今集

先師當年之言行、載於年表。其諸弟子之言行、見於傳記諸書、凡有益於世教言尤雅馴、爲學士之所誦法者、畧備於列傳。而見於論語、則固學者所稚聞也、不復詳載。大都以孔門傳道錄、聖賢家乘家語爲據、而諸子百家咸採其要、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稽往者居家而瞭若指掌焉。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年表

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鄒陬邑。孔子年庚，乃庚戌丙戌庚子甲申也。

二歲。辛亥。

三歲。壬子。聖父叔梁紇卒，塟於魯東防山。

四歲。癸丑。

五歲。甲寅。

六歲。乙卯。爲兒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丙辰。周靈王崩，景王立。

八歲。丁巳。周景王元年。

九歲。戊午。

十歲。己未。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庚申。魯昭公元年。

十二歲。辛酉。

十三歲。壬戌。

十四歲。癸亥。

十五歲。甲子。

十六歲。乙丑。

十七歲。丙寅。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丁卯。

十九歲。戊辰。在魯，娶於宋亓官氏。

二十歲。己巳。初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庚午。仕魯，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辛未。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三歲。壬申。教於闕里。

二十四歲。癸酉。聖母顏氏卒，塟於防。

二十五歲。甲戌。

二十六歲。乙亥。母塟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丙子。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丁丑。孔子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裔，猶信。

二十九歲。戊寅。問師襄善琴，適晉學之。

三十歲。己卯。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

也。果其誅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援五教，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

三十一歲。庚辰，齊景公遣使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辛巳，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三十三歲。壬午。周景王元年。

三十四歲。癸未。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牖，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

三十五歲。甲申。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爲華麗之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六歲。乙酉。孔子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

三十七歲。丙戌。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于其反也，長子死於道，葬於嬴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丁亥。孔子在魯。

三十九歲。戊子。孔子在魯。

四十歲。己丑。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庚寅。是歲，孔子適齊。

四十二歲。辛卯。齊景公將以尼丘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以爲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矣。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止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四十三歲。壬辰。魯定公元年。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

四十四歲。癸巳。孔子在魯。

四十五歲。甲午。孔子在魯。

四十六歲。乙未。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四十七歲。丙申。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是年、季平子卒、桓子立。

四十八歲。丁酉。仍爲中都宰。

四十九歲。戊戌。進位司空、乃別五土之性、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五十歲。己亥。公山弗狃因陽虎爲亂、陽虎執季桓子。

五十一歲。庚子。孔子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氏聞之不悅、曰、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冉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誅。

五十二歲辛丑。齊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因、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於是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遂以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乃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令諸侯也。且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人請奏宫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景公懼而色動、知義不若。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景公歸而大恐、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乃歸所侵鄆、讙、汶陽、龜陰之田。

五十三歲壬寅。爲大司寇。

五十四歲癸卯。孔子言于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是歲、魯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適衛、主於顏讐由家。

五十五歲甲辰。孔子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六歲乙巳。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五十七歲丙午。孔子既解匡圍、即過蒲、月餘返衛、主蘧伯玉家。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八歲丁未。魯哀公元年。孔子在陳、惠公賓之上館。有飛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隼如仲

尼之飾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

五十九歲。戊申。孔子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子貢進曰、敢問何爲也。子曰、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從政、得志而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遂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衛靈公問陳、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靈公薨、出公輒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聵於戚。

六十歲。己酉。孔子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是年、季桓子卒、康子立。

六十一歲。庚戌、孔子自陳如蔡。

六十二歲。辛亥。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告之曰、政在來遠而附邇。既而自葉返乎蔡、有子路問津、拱立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是年、齊景公薨。

六十三歲。壬子。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人、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抗慷講誦、絃歌不衰。乃名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吾未仁與、人之不我信也。我未智與、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之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仁、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使仁者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使智者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賢不肖才也、遇不遇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

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道而求爲容、則志不遠矣、思不廣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乃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相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返乎衛。時昭王渡江、有一物觸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六十四歲。癸丑。衛君輒父不得立、在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孔子既至衛、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六十五歲。甲寅。孔子在衛。

六十六歲。乙卯。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丙辰。孔子在衛。

六十八歲。丁巳。孔子在衛、魯使人來迎、自衛返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行爲戲矣。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樂、未嘗知懼、

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榱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眛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亾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日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遠望、睹亾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之、則危可知也。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戊午。孔子在魯。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焉、適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

七十歲己未。孔子在魯。

七十一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自周室微、詩書禮樂壞、孔子乃討論墳典、追迹三王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論秦穆、編次其事爲百篇。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夫子删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以備王道、成六藝。乃追述三代之禮、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矣。晚而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作十翼、以贊易道。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及西狩獲麟、乃因魯史舊文、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據魯、親周、紀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約、其旨博、游、夏不能贊一辭。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絶筆焉。孔子修述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是歲、齊陳恒弑其君、亾於舒州。孔子齋三日而請討、雖不能顛戮陳恒於當時、亦可陰誅亂

臣於萬世矣。

七十二歲辛酉。孔子在魯。是年、子路死於衛難。

七十三歲壬戌。周景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因嘆而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則天下孰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夫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上、封高四尺、形如覆斧、泗水爲之却流。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三年。羣居則絰、出則否。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各盡哀。復留、惟子貢築室墓右、凡六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哀公十七年、乃仍孔子堂第爲廟、俾百日守之。按家語、孔子以乙丑日卒、六月丁巳日葬。

先師歷朝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爲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

武則天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南向坐。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涓謹按、國學彝倫堂爲辟雍臨雍講學之所、堂後惟君親師三大字、則知師道與君親並重。自世宗易木主稱先師、而後域中三大無與匹、而後至尊可行拜獻禮、隆名一定萬古爲昭、視彼紛紛封公封王者、眞超出萬萬矣。

廟祀

曲阜縣城中央建至聖先師廟、即闕里故宅。歷代修廣、各有碑記、載在全志。歲以四仲上丁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主祭、如國學。

浙江衢州府孔氏家廟、在府治西。宋南渡後建、明正德間設立博士、每歲春秋主祭。

泰安州泰山巔越觀峯下建至聖廟。明嘉靖間建、如學宮之制、春秋丁祭。每歲賫香官兼釋菜菓肴、如朔祭奠。

山西澤州孔子廟。在太行山中。廟前石上有車轍、相傳爲孔子迴轍之遺跡、後人立廟以祀。

尼山書院、周顯德間建。元設山長奉祀、明正德二年、改山長爲學錄。院南爲毓聖侯廟、祀尼山之神。每歲二月十八日孔子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曲阜縣官祭享。

洙泗書院、舊名先聖講堂。元順宗設山長、明正德二年改山長爲學錄奉祀。

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

故立書院以祀焉。

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唐憲宗時、孔子三十八代孫孔戣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王建書院以祀。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城北。舊有孔子廟、唐時孔子三十四代孫孔禎爲蘇州長史、因家焉、故立廟祀之。元順宗時改書院。

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爲士子講讀、或爲先儒讀書而設。玆特錄其設官時祭有孔氏子孫主祀者著于篇。

林墓

先聖墓在曲阜縣北六里、前枕舊魯城、林門與縣北門相值、夾路檜柏森然、圍徑數十里、繚以周垣、冢坐百畝、坐中不生荊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壇、有宋真宗駐驛亭、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鎸萬古長春四字。

每歲祀期、春用寒食、冬用孟朔、衍聖公主祭。

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豬二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兔二萬七千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享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爲何如哉。嗟乎、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覩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墻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覽此庶乎其有考焉。

四配列傳

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顔子稱先師，配享先聖孔子。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孟子配享於右，以對顔子。是時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顔子下，故左則顔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于右，與顔子對，移孟子第三，次顔子之下。遂左列顔、孟，右列安石。高宗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顔子，議者失於討論，安石去而虚其右，顔、孟並列於左。孝宗時，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顔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義實爲未然。至度宗咸淳三年，始升曾子、子思並配享，位在孟子上。明嘉靖九年，考正祀典，以顔、思居左，曾、孟居右，永爲定制。

東配

顔　回　　孔　伋

西配

曾　參　　孟　軻

復聖顔子

顔回，字子淵，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子貢對衛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顔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祖以顔子配享孔子，唐太宗詔稱先師，玄宗追贈兖公，元文帝贈兖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顔子。

宗聖曾子

曾參字子輿、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每侍輒有所問、凡吉凶軍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無不反覆窮究、諸所問答語具大戴記。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從孔子於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之、辭曰、吾親老、不忍遠遊而為人役。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及親沒、始遊齊、齊大夫資之以適楚。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常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唐高宗贈太子少保、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八年、追封郕伯。宋度宗加封郕國公。元文宗贈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源、極天人之奥、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繆公亟見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繆公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闢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善。然終不能用。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吾勿改矣。卒年六十有二。宋徽宗封爲沂水侯、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升堂下。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配享。元文宗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孟軻字子輿、山東兖州府鄒縣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宫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常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旣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合從連横、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三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領清廟。卿大夫

士廟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願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元豐六年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元至順間加封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二年、太祖覽士芥寇讐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會欽天監奏文星不現、時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矣。高廟覽其情詞剴切、爲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按、錢唐居常以象儀自負、因元亂遂隱而不仕、年近六十、謁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去孟子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不難捐軀以諫、此其爲志、又豈禍福生死所能亂哉。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則其書之得列於學官、子孫世受封爵、皆唐之力也。崇祀孟廟、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與。

十哲列傳

按、自唐以來、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之上。唐太宗貞觀二年、升顏子配享。玄宗開元八年、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升曾子配享。度宗咸淳三年、則進子張於堂、以補其闕。

東配

閔損　冉雍

端木賜　仲由

卜商

西配

冉耕　宰予

冉求　言偃

顓孫師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長以孝聞。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名爲費宰、弗往。嘗問政於孔子、得聞六轡六官之說。其在家語、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夫子嘗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鄉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音、何所感之若是乎。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吾有感于宗貴之哺食也。閔子可與知音也已。終身不仕、避居青州沂水縣閔公山。卒、塟鄒山之南。唐玄宗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眞宗加封瑯琊公。度宗改封費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冉耕字伯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有惡病、孔子痛惜之。唐玄宗開從祀、封鄆侯。宋度宗加封鄆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山東兗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玄宗封薛侯、從祀。度宗加封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及鬼神祭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禮。仕齊、爲臨淄大夫。唐玄宗封齊侯、從祀。宋度宗加封齊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天資穎悟、善為說辭。孔子嘗詘其辭。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未之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已、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玄宗封黎侯、從祀。宋度宗加黎公。嘉靖改稱先賢端木子。按左傳載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一年、是時孔子薨奠已五年矣、安得有吳亾越霸之語。蘇子由曰、齊伐魯、本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史公記孔子使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皆非也。是乃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為名耳。豈其然乎。史紀詳其文辭、洵美可觀、不敢具載。

先賢冉子

冉求、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嘗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王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罔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罔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為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求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率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左。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帥眾、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若子季孫欲法先王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行、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唐玄宗贈徐侯、從祀。宋度宗加封徐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爲人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服服豚扳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齋以受教。遂儒服委贄、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問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爲蒲大夫、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卒年六十三歲、遇衛難。夫子哭于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理、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開元間贈衛侯。①咸淳間進封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言偃字子游、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自吳之魯、受學於孔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開元間贈吳侯。宋咸淳間加封吳公。明嘉靖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卜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損之、吾是以嘆焉。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也。子夏問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齕齟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嘗曰、吾歿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孔子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序詩、傳易、稽古志禮。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唐貞觀二年從祀。開元中封魏侯。宋咸淳二年加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顓孫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心譽至而政從矣。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賁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黙救之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及死，公明儀為志焉。唐開元間從祀，封陳伯。度宗咸淳三年，封陳國公，升配十哲位。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先賢列傳

東廡三十一人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樊須

公西赤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容蒧音點　顏祖

句井疆　秦商

公孫句茲　縣成

燕伋　顏之僕

樂欬　邽巽

公西輿如　公西蒧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西廡二十一人

宓不齊　公冶長
公晳哀　高柴
司馬耕　有若
巫馬期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祖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公肩定　鄡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郢　鄭國
原亢　廉絜
叔仲會　狄黑
孔忠　施之常
秦非　申棖
顏噲

先賢澹臺子　東廡一

澹臺滅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費縣人。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以律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先賢宓子　西廡二

宓不齊字子賤、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子賤爲人仁愛、有才智、百姓不忍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及齊攻魯、單父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鱨、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

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幸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是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嘗謂之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也、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孔子以君子稱之。子賤著宓子十六篇。唐玄宗封單父伯、從祀。宋眞宗加單父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宓子。

先賢原子　東廡二

原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之宰。孔子卒、退隱于衛、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唐開元封原伯、宋咸平封任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

公冶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壻也。嘗陷於縲紲、夫子謂非罪。唐開元封莒伯、宋咸平封高密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冶子。

按、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爲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遇聖賢者亦衆矣。

先賢南宮子 東廡三

南宮适字子容、山東兗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故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海之險、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則必不得矣。孔子以兄子妻之。唐玄宗封郯伯。宋度宗封汝陽侯。明世宗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晳子 西廡三

公晳哀字季沉、山東濟南府人。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歿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開元間封郯伯、從祀。宋咸平封北海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晳子。

先賢商子 東廡四

商瞿字子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瞿傳楚人馯臂子弘、五傳至齊人田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至京房、列學宮、語具漢書。唐開元封蒙伯。宋咸平封須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高子　西廡四

高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夫子，未嘗越禮。仕衛爲士師，嘗刖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刖者曰：斷足固吾之罪。昔公之治我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唐開元封共城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賢高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

漆雕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程子稱其已見大意。唐開元封滕伯，從祀。宋咸平封平輿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西廡五

司馬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向魋之弟也。自宋來學，爲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入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之丘輿。唐開元封向伯，宋咸平封楚丘侯，徽宗改稱睢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司馬子。

先賢樊子　東廡六

樊須字子遲山東兗州府人樊皮之後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𧹞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唐開元封樊伯從祀宋咸平加封益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西廡六

有若字子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爲人強識明智好古孔子旣沒羣弟子欲以師事之唐開元封汴伯從祀宋咸平加封平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有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

公西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於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愚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開元封邵伯宋咸平封鉅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

巫馬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爲魯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開元封鄫伯宋咸平封東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東廡八

梁鱣字叔魚、山東兖州府人。唐封梁伯、從祀。宋加封千乘侯。明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西廡八

顏辛字子柳、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蕭伯。宋加封陽穀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冉子　東廡九

冉孺字子魯、山東兖州府人。唐封紀伯。宋加封臨沂侯。明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西廡九

曹卹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唐封曹伯。宋加封上蔡侯。明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　東廡十

伯虔字子析、山東兖州府人。唐封聊伯。宋加封沭陽侯。明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　西廡十

公孫龍字子石、湖廣荆州府人。唐封黄伯。宋加封枝江侯。明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冉子　東廡十一

冉季字子産、山東兖州府人。唐封東平伯。宋加封諸城侯。明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秦子　西廡十一

秦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唐封少梁伯。宋加封鄄城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二

漆雕哆字子斂、山東兖州府人。唐封武城伯。宋加封濮陽侯。明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顏子　西廡十二

顏高字子驕、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唐封瑯琊伯。宋加封雷澤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三

漆雕徒父字子有、山東兖州府人。唐封須句伯。宋加封高苑侯。明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西廡十三

壤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唐封北徵伯。宋加封上邽侯。明改稱先賢壤子。

先賢商子　東廡十四

商澤字子秀、山東兗州府人。唐封睢陽伯。宋加封鄒平侯。明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西廡十四

石作蜀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唐封郈邑伯。宋加封成紀侯。明改稱先賢石子。

先賢任子　東廡十五

任不齊字子選、湖廣荊州府人。唐封任城伯。宋加封當陽侯。明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西廡十五

公夏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元父伯。宋加封鉅平侯。明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東廡十六

公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唐封東牟伯。宋加封膠東侯。明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后子　西廡十六

后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唐封營丘伯。宋加封牟平侯。明改稱先賢后子。

先賢奚子　東廡十七

奚容蒧字子晳、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下邳伯。宋加封濟陽侯。明改稱先賢奚子。

先賢公子　西廡十七

公肩定字子中、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新田伯。宋加封梁父侯。明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

顏祖字子襄、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臨邑伯。宋加封富陽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鄡子　西廡十八

鄡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唐封銅鞮伯。宋加封聊城侯。明改稱先賢鄡子。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

句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唐封淇陽伯。宋加封滏陽侯。明改稱先賢句子。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

罕父黑字子索、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乘丘伯。宋加封祁鄉侯。明改稱先賢罕父子。

先賢桼子　東廡二十

桼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上洛伯，宋加封鄄城侯，明改稱先賢桼子。

先賢縈子　西廡二十

縈旂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雩婁伯，宋加封厭次侯，明改稱先賢縈子。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

公祖句茲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臨淄伯，宋加封南華侯。明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

左人郢字子行，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期思伯，宋加封即墨侯，明改稱先賢左子。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今稱左子，似誤。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

縣成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鉅野伯，宋加封武城侯，明改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

鄭國字子徒，闕里志作薛邦。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滎陽伯，宋加封朐山侯，明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

燕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一作秦人。唐封漁陽伯，宋加封汧源侯，明改稱先賢燕子。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

原亢字子籍，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萊蕪伯，宋加封樂平侯，明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

顏之僕字子叔，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莒父伯，宋加封胙城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

廉絜字子曹，河南衛輝府人。唐封東武伯，宋加封宛句侯，明改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

樂欬字子聲，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昌平伯，宋加封建城侯，明改稱先賢樂子。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

叔仲會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迭侍於夫子。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明稱先賢叔仲子。

先賢邽子 東廡二十六

邽巽字子斂、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平陸伯。宋加封高唐侯。明改稱先賢邽子。

先賢狄子 西廡二十六

狄黑字晳之、河南衛輝府人。唐封臨濟伯。宋加封林慮侯。明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七

公西輿如字子上、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重丘伯。宋加封臨朐侯。明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孔子 西廡二十七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唐封汶陽伯。宋加封鄆城侯。明改稱先賢孔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八

公西蒧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唐封祝阿伯。宋加封徐城侯。明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施子 西廡二十八

施之常字子常、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乘氏伯。宋加封臨濮侯。明改稱先賢施子。

先賢陳子 東廡二十九

陳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唐封潁伯。宋加封南頓侯。明改稱先賢陳子。

先賢秦子 西廡二十九

秦非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汧陽伯。宋加封華亭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

琴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唐封南陵伯。宋加封頓丘侯。明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

申棖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紀作申黨、其實一也。唐宋俱並封。明嘉靖以重名去黨存棖、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東廡三十一

步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唐封淳于伯。宋加封博昌侯。明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

顏噲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朱虛伯。宋加封濟陰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按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晋、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

歷朝先儒列傳

叙曰：昔孔子稱伯玉爲夫子，决非及門之士。公伯寮愬子路，得罪聖門，去之是矣。左丘明親受業於孔門，爲春秋內外傳，而不在弟子之列，竟居從祀之首。今惟遵依明朝嘉靖九年所定位次，自左丘明至王守仁十七人從祀東廡，公羊高至胡居仁十六人從祀西廡，顔無繇至周輔成八人從祀啓聖祠，林放至范甯七人改祀於鄉，公伯寮至吳澂十五人罷祀，俱附末簡，以備稽考。至明世宗以來，學術純粹，默契聖真，蘊行嘉言，有功世教者，代不乏人，所望

聖主及賢執政，論定補祀，以光俎豆，以慰潛修。蓋鍾靈毓秀，其氣運在天地，作興鼓舞，其教化在

朝廷。而英雄豪傑之士，苟能以聖賢自期待，行藏窮達，固不可必，而卓然任斯道之重，則法天下，傳後世，乃人人性分內事也，端有賴於後之君子。

先儒三十三人

東廡

左丘明　　穀梁赤

高堂生　　毛萇

杜子春　王通
歐陽修　周敦頤
程頤　張載
楊時　朱熹
陸九淵　蔡沈
許衡　陳獻章
王守仁

西廡

公羊高　伏勝
孔安國　董仲舒
后蒼　韓愈
胡瑗　程顥
邵雍　司馬光
胡安國　呂祖謙
張栻　眞德秀
薛瑄　胡居仁

先儒左子 春秋

左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衰、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七傳至漢賈誼、誼爲左氏傳訓。又數傳而至劉歆、歆白哀帝、左氏春秋始得立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祥符元年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先儒公羊子 周末

公羊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五傳至董仲舒及胡母子都。子都四傳至嚴彭祖及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三傳至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太宗從祀。宋眞宗封臨淄伯。明世宗改稱先儒公羊子。

先儒穀梁子 周末

穀梁赤，山東兗州府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及魯申公，傳至江公，其後寖微。漢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皆言穀梁本魯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有尹、何、申、章、房氏之學。唐貞觀從祀。宋政和封睢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秦

伏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能言書。秦始皇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語與潁川異，不知者一二，以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篇，授同郡張生，以授千乘歐陽生，又別傳夏侯勝，勝傳從子建，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相傳不絕。唐貞觀從祀。宋祥符封乘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伏子。

先儒高堂子 漢

高堂生，山東兗州府人，齊公族也，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傳儀禮。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生三傳至后蒼，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從祀。宋眞宗封萊蕪伯。明世宗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孔子 漢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爲諫議大夫，遷博士。武帝時，魯共王於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冠其篇。後漢馬融作傳，鄭玄爲註，然非孔舊本。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又集錄家語。還臨淮太守，卒。唐從祀。宋封曲阜伯。明稱先儒孔子。

先儒毛子 漢

毛萇北直河間府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子夏作詩序授申公六傳授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上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先儒相承謂之毛詩。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從祀。宋封樂壽伯。明稱先儒毛子。

先儒董子 漢

董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廣川鎭其故里也。少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讀三年不窺園圃。進退行止非禮不行。學士皆遵師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主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子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玉杯、繁露之屬數十篇傳於世。元文宗至順二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都伯。嘉靖改稱先儒董子。

先儒杜子 漢

杜子春、河南府偃師縣人、通周官。葢周官是周公所制、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畧子春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爲著周禮解。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從祀。宋封緱氏伯。明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漢

后蒼字近君山東兗州府郯城縣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陳玄爲之註。今戴記與周官並傳、蒼啓之也。蒼又有詩傳三十九卷。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稱先儒后子。

先儒王子 隋

王通字仲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世以儒顯。自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隋文帝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見帝，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于家。謚曰文中子。所著有元經、詩、易、禮論、樂論、續書等，號曰王氏六經。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 唐

韓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生三歲而孤，隨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遷御史。唐德宗時，極論宮事，忤貶陽山令，有愛及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左遷博士，作進學解以自諭。歷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灼體委膚。退之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乃為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改袁州。袁人之男女沒入為隸，退之至，悉贖之。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謚曰文。有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先儒歐陽子 宋

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長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舉進士擢第、補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著朋黨論。帝獨取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是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用天下名士。永叔首在選中、論事切直。韓、范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還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六年參知政事。盡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地理遠近、更爲圖籍。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謚文忠。自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子。

先儒胡子 宋

胡瑗字翼之、江南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留主太學事。上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爲稱首。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周子 宋

周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世居營道濂溪之上。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珦、以茂叔有遠器、愛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决者、茂叔至、一訊立辯。遷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治平初、攝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神宗時、呂公著薦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築室其上、名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號爲濂溪先生。嘗著太極圖、明天人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說者謂其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卒年五十有七。宋寧宗賜謚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明景泰元年、以裔孫周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間改稱先儒周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次漢唐諸儒之上。

先儒程子 宋

程顥字伯淳、河南府洛陽縣人。十歲能爲詩賦、二十六舉進士、調鄠縣主簿。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伯淳至、詰其僧曰、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調上元主簿、有善政。移晉城令、專尚德化、百姓愛之。去之日、如失父母、哭聲振野。神宗時、呂公著薦授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進說甚多。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俾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與執政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去職。後知扶溝縣、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顥常愧此四字。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命至未及行而卒、年五十四、士大夫識與不識、哀傷焉、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伯淳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寧宗賜謚曰純、理宗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加封豫國公。明嘉靖改稱先儒程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程子 宋

程頤字正叔、河南洛陽縣人、明道之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遊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爲論題、瑗得正叔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仁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授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哲宗元祐元年、應召至京、除祕書省校書郎。正叔辭曰、顧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擢崇政殿說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徽宗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門人尹焞、張繹。大觀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五、世稱爲伊川先生。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指標、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如劉絢、尹焞、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張繹、楊時尤著。宋寧宗賜謚曰正、理宗封伊陽伯。元文宗加封洛國公。明武宗景泰六年、詔以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查取嫡長子孫各一人起送來京、取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欽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世宗改稱先儒程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

先儒邵子 宋

邵雍字堯夫、順天府涿州人。系出召公、隨父徙河南。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爲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

號安樂先生。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懽然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富弼入相、詔舉遺逸、以堯夫應、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川團練推官、受即引疾。堯夫德器粹然、望之知其賢。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卒、年六十有七。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哲宗賜謚康節、度宗封新安伯、從祀。明世宗改稱先儒邵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張子　宋

張載、字子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雲巖縣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與王安石語不合、遂移疾不出、居橫渠故里、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與人言學、隨其資而誘之、每有意三代之治。呂大防薦之、乞召還原職、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而卒。初、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書示門人、又作東西銘銘其室。游酢讀之、曰、此中庸之理也。又謂春秋之書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世稱橫渠先生。寧宗賜謚曰明、理宗封郿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張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司馬子　宋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貧數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遷鳳翔府、召知諫院、遷辭。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光其次子也。君實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中進士甲科、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時池在杭、故也。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城軍、累官端明殿學士。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肩輿三日一入、光不敢當、令子康扶入對、遂罷青苗、復常平、羅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擧食少事煩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事、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大事也、故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年六十有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封溫國公。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博學無所不通、所著資治通鑑、曆年圖、通論等數十種。度宗咸淳三年從祀、明世宗改稱先儒司馬子。

先儒楊子　宋

楊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宋神宗朝登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從之。中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餘杭、蕭山、瀏陽三縣、皆有惠政。萬爲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徽宗召爲秘書郎。欽宗除諫議大夫、遷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所著有三經義辨、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年居諫省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明孝宗弘治九年封將樂伯、從祀。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先儒胡子

胡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置後。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際。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足不躡權貴之門。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罔勿由此。於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卒、謚文定、非常格也。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謝良佐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秀者也。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春秋傳列於學官。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二年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先儒朱子 宋

朱熹字元晦、江南徽州府婺源縣人。世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仕閩尤溪縣尉。宋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生熹於官舍。幼穎悟莊重、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受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年十四、父卒、從父遺言受業於劉勉之、勉之器之、如子、以女妻之。十八歲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玉泉同安簿、建高士軒、經史閣、請古今載籍、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講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晚年徙建陽縣、築室於三桂里、名曰竹林精舍。登第後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人之難澀、反不若古人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亾、而清濁無攷。若歷代史紀、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張、俱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晰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東②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卒、年七十有一、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歿、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於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門人最著者黄榦、李燔、蔡沉、李方子、輔廣。宋寧宗嘉定中、詔謚曰文。理宗紹定三年、封徽國公、從祀。明景泰六年奉旨、朱文公有功世道、以建安縣九世孫朱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嘉靖元年、詔以朱子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九年崇正孔廟祀典、改稱先儒朱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之上。

先儒呂子 宋

呂祖謙字伯恭、先世山東萊州人。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博士、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歸、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和氣、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有考定古易、書說、左傳博議、閫範、官箴等書行於世。理宗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呂子。

先儒陸子 宋

陸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縣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進士第、在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調靖安縣主簿。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於信之鵞湖寺、論及教人。又與王伯順論儒釋書曰、儒者雖云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遷將作監丞、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以爲躬行之效。一日告僚友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沐浴更衣、端坐而卒。謚文安。詩文、語錄傳於世。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陸子。

先儒張子 宋

張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人。父浚、累官右僕射、封魏公。敬夫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改修撰。病且亟、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孝宗嗟嘆不已。朱元晦與黃榦書曰、吾道孤矣。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太極圖說、洙泗言仁等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謚曰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嘉靖改稱先儒張子。

先儒蔡子 朱

蔡沉字仲默福建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沒、徒步護喪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仲默不屑就。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身、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謚文正。憲宗成化三年、封崇安伯。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先儒眞子 朱

眞德秀字景元福建浦城縣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遂妻以女。登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知大郡、惠政爭舉。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瀕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復陳祈天永命之說、勉之以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尋卒。上震悼輟朝、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有西山甲乙稿、端平廟議、文章正宗等書。明正統從祀、成化封浦城伯、嘉靖改稱先儒眞子。

先儒許子 朱

許衡字仲平、河南河內縣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易傳、四書集註及小學書。衡讀之、遂默契於中、手寫而還曰、吾今乃知爲學之序也。移家蘇門山、依姚樞以便講習。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大化之。及卽位、召至京師、遷國子祭酒。設教懇欵、必使通曉、諸生尊師敬業、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卒年七十有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歿後愼勿請謚、弗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羅整庵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追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許子。

先儒薛子 明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縣人。年十二、能賦詩。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隨父教諭鄢陵、就試河南發解。明年登進士、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臣、出爲山東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歷大理卿、累遷禮部侍郎、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以疾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從學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生平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所著有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世稱敬軒先生。卒謚文淸。弘治九年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

先儒陳子 明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縣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鄉薦、再上春官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名動京師。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督府藩司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終養、特授翰林院檢討。卒年七十有三、學者稱白沙先生。嘗言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至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斯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扃鑰。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 明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徒步往從之遊、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若嚴賓、端莊凝重、嚴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挋衣及門者衆、築室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學術之正、類如此。嘗言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于功利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不知省察操存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王子 明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縣人。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父華、舉進士第一。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榜。已未、成進士、授刑部主政。移疾歸越、即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郎。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被杖闕下、尋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學益進。提學席書聘主貴陽書院、陞廬陵知縣。瑾誅、陞主事、歷任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伯安至、蠲二匪、行臺前、梟日、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請提督軍務、便討賊。本兵王瓊素奇守仁、請上即與兵符。時宸濠變作、守仁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建伯。嘉靖六年、征岑猛、平八寨。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資絶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同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於世。初、訃聞于朝、忌者媒詆、遂削爵。隆慶中復之、贈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校記

①「咸淳」上當脱「宋」字。

②河東：當爲「河南」之訛。

聖門志考畧卷下

海鹽沈徳涓纂輯
石門鍾　定
會稽余　湜參考
開化張世持
廣川張　衡靖峯氏鑒定
門人　汪岡叟　方應應　編次
受業朱弘基　堵陛　堂　訂閱

啓聖公祠

按自唐以來以顔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靖獻公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奏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雖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别立一祠、庶不失以體尊奉聖賢之意。世宗從張璁議、諭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十二年、又添入周輔成從祀。

配享先賢

顔無繇　曾點　孔鯉　孟激

從祀先儒

程珦　朱松　蔡元定　周輔成

改祀先賢

林放　蘧瑗

改祀先儒

鄭玄　鄭衆　盧植　服虔

范寗

罷祀

公伯寮　秦冉　顔何　荀況

戴聖　劉向　揚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王安石　吳澂

啓聖公孔氏

叔梁紇、嘗爲魯陬邑大夫。初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於是求婚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顔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之裔。今其身長十尺、武力絶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往禱於尼山、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二十四歲而顔氏卒、合葬於防山。宋真宗祥符元年、封紇爲齊國公、顔氏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啓聖王、顔氏啓聖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先賢顏氏

顏繇，繇字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復聖顏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眞宗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妻姜氏杞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啟聖祠。

先賢曾氏

曾蒧字子晳，少孔子六歲，從學於孔子。季武子卒，大夫往弔，蒧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曾晳，孔子之所謂狂者也。孔子嘗傍使言志，蒧備童冠春風沂水，夫子與之。生宗聖曾子。唐開元封宿伯，從祀孔廟。宋祥符加封萊蕪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啟聖祠。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亓官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魯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其子。孔子嘗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早聞過庭之訓，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而卒。生述聖子思子。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先聖，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啟聖祠。

先賢孟孫氏

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亞聖孟子。生三歲而孤，母有賢德，三遷以教孟子。爲卿於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君子稱身而就位，不貪榮祿。今道不行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激邾國公，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啟聖祠。仉音掌

先儒程氏

程珦字伯温，宋人。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再世塋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録舊臣後，以伯温爲黄陂尉，累遷至大中大夫，卒。生二程。文彦博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塋。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婺源著姓，世有偉人。登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累遷知饒州，請祠家居。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益自刻厲，日誦大學、中庸之書，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其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胡籍溪、劉勉之、劉屏山，顧謂子熹曰：此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歿，汝往父事之，而唯言之聽。熹後即禀学于三君子之門。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謚獻靖，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沉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深涵①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季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薦於朝，召之，以疾辭。卒，塟西山之足。平生問學多見元晦集中。著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洪範解等書。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周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維周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庚與、封周後於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輔成中真宗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卒，塟通州營樂鄉②，贈諫議大夫。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改祀於鄉者七人

春秋林放

林放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清河伯，從祀。宋眞宗加封侯。明嘉靖以家語、史記不在弟子列，改祀。

春秋蘧瑗

蘧瑗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仕衛爲大夫。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唐開元封衛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夫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

東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算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玄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玄因從融質諸疑義，及玄業成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玄不得已，從至元城卒。所註有禮記註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高密伯。明世宗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府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中牟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盧植

盧植字子幹，北直涿州人。受學於馬融，有功諸經。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良鄉伯。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服虔

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縣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辭賦碑

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棗陽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河南鄢陵縣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新野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罷祀者十五人

春秋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唐開元追封任伯、從祀。宋眞宗封壽張侯。明嘉靖以愬子路、沮孔子、罷祀。

春秋秦冉

秦冉字開、河南汝寧府人。唐開元從祀。宋眞宗封新息侯。明嘉靖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春秋顏何

顏何字冉、山東兗州府人。唐開元封開陽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堂邑侯。明嘉靖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周末荀況

荀況字卿、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蘭陵伯。明嘉靖以言性惡、罷祀。

漢揚雄

揚雄字子雲、四川成都人、作法言。宋神宗從祀、封成都伯。明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祀。

漢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傳小戴禮。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楚丘伯。明

嘉靖、以贓吏罷祀。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彭城伯。明嘉靖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東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受周禮于杜子春、有禮解行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岐陽伯。明嘉靖、以會附圖讖罷祀。

東漢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扶風伯。明嘉靖以黨附勢家罷祀。

東漢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任城伯。明嘉靖、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官。唐貞觀從祀、宋眞宗贈司空。明嘉靖以爲司馬師畫策篡位罷祀。

魏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註周易九卷。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偃師伯。明嘉靖以宗旨老莊罷祀。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時號杜武庫。唐貞觀從祀、宋眞宗贈司徒。明嘉靖以建短喪罷祀。

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庭。政和二年追封安石舒王、及子雱臨川伯、從祀。欽宗靖康元年、以其學術之謬、蠹國殃民、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去雱畫像。理宗淳祐四年、黜安石從祀。

元吳澄

吳澄字幼清、江西崇仁人。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著述甚多、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于世。明英宗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從祀。嘉靖九年、以忠宋事元罷祀。

復聖廟在曲阜縣孔廟東北二百餘步，即陋巷故宅。

東廡配享

顏歆二代。　顏之推隋黃門侍郎，三十四代。

顏真卿唐平原太守，四十代。　顏杲卿唐常山太守，四十代。

西廡配享

顏儉三代　顏見遠北齊御史中丞，三十三代。

顏師古唐崇文館學士，三十七代。

曾廟配享從祀廟在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

東配

孔伋

西配

孟軻

東廡

陽膚　公明儀　公明高

公明宣　孟儀

西廡

樂正子春　沈猶行　單居離

公孟子高　子襄

述聖書院在鄒縣南門外。爲書院之始，思孟授受之所。

配享

孟軻

孟廟配享從祀廟在鄒縣東門外。

東配

樂正克

東廡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子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韓愈

西廡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孔道輔

姓氏源流

叙曰、年表、列傳、叙述、於前聖賢行事既詳哉言之、然不可不推其姓源之所自出也。故繼之以姓源譜、復以列朝封典備誌於後。後先輝映、道德之光、燦然萬古矣。至於世裔流傳有懿業可稱者、載在家乘全書、槩不敢及、恐卷帙繁重、且便學者流覽也。

孔氏姓源譜

先師孔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於商、賜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子微子啓國於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熙。湣公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爲宋卿。厲公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世父勝生正考父、三命益恭、又得商頌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爲陬大夫。初娶魯施氏、有女九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

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慮、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於尼丘之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娠十一月而生先聖、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日甲申時、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有異質、其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享年七十三歲、薨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卽今之二月十八日。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凡二千一百六十有六年也。

顏氏姓源譜

復聖顏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第五子曰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曹俠爲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皆父、皆父生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夷甫生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因以父字爲氏、始以顏爲姓焉。爲魯附庸、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繁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爲上大夫。連生敞、爲上大夫。敞生鳴、爲上大夫。鳴生音、爲司寇。音生羽、爲下大夫。羽生訓、爲下大夫。訓生簡、爲下大夫。簡生箱、爲下大夫。箱生彪、爲司寇。彪生景、爲司寇。景生整、爲司寇。整生恤、爲司寇。恤生求、爲司寇。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卽魯昭公二十一年。少孔子三十歲。娶宋戴氏、生子歆。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氏姓源譜

宗聖曾子、夏禹之後也。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杼子曲列始封國於鄫、子孫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即周襄王六年也、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夭、曾阜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字子晳。點生參、于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生子三、長元、次申、華、俱從祀萊蕪侯廟庭。

孟氏姓源譜

亞聖孟子、帝嚳之後也。帝嚳生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邰、賜姓姬、是爲姬姓之祖。凡十六傳、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是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元子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煬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子四、長莊公、其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故自以庶長爲孟、始以孟爲姓焉。傳至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軻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即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没之後三十五年也。是夕、母夢神人乘雲、挾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娶田氏、生子一。享年八十有四、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十一月十五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葬于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

仲氏姓源譜

先賢仲子由、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稱八元。有仲曰堪、其子因以王父字爲氏。厥後子姓遂以仲姓傳。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服正。奚仲之子仲虺爲湯左相、作商誥。迨中葉有子路七世祖仲洛、爲魯卞邑大夫、遂棲居魯卞城鄉。洛生奐、奐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晁、娶朱氏、三十無子、禱于神。母夜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晁、晁曰、汝產是子、長必長人。越三日、雲霧大作、繞庭、空中祥光若電。母怪而驚、是夕遂生、命名曰由。時周景王三年巳未九月初七日、即魯襄公三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三、卒于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即魯哀公十五年。塟于澶淵、即今之開州、有墓在焉。子二、長子崔、次子啓。

按譜仲子崔因父遇衛難、欲報讐、告於孔子。曰、行矣。遂夾戰於城西。時狐黶持鈹與子崔戰而死、弟子啓甫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如成人禮。後八年、母顏氏卒、開壠合塟于澶淵、始還卞。一門忠孝、盛矣哉。

孔子流裔十一支

一支在北直真定府衡水縣、係三十二代孔覿蓮子孫。

一支在江南江寧府句容縣、係四十八代孔端隱子孫。

按端隱宋紹興間爲江陵府觀察推官、清愼自持、卒于官。以金侵、難還四卜、塟于屬縣之句容、遂家焉。

一支在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係三十四代孔頏子孫。

一支在江南鎮江府丹陽縣、係四十代孔絢子孫。

按絢、唐懿宗時爲丹陽令、因家焉。

一支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四十七代孔傳子孫。

按傳隨宋高宗南渡、寓居衢州、遂家焉。建孔聖家廟、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一支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係四十二代孔檜子孫。避地兵、遂家焉。

一支在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係四十代孔績子孫。

唐僖宗文德元年調績吉州推官、遂家焉。

一支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係四十一代孔仲良子孫。

仲良、唐莆田令、清飭自持、卒于官、因家焉。朱文公嘗爲訂其譜。

一支在河南汝州魯山縣、係四十六代孔畋子孫。隱居汝州之龍山。

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三十八代孔璬子孫。爲嶺南節度使。

一支在河南開封府、許州、歸德府寧陵縣、係上世居宋地者之子孫。

四氏封典（仲氏附　周程朱三氏附）

叙曰、竊觀歷代之崇儒重道、而嘆聖賢之流澤長也。自戰國魏安釐王封孔子後爲魯公文信君、以後累朝封號不一、莫不崇爵厚祿、安富尊榮、以食報于萬世、師法先聖者大以尉其褒德崇功之心矣。嗟夫、運會推移、陵谷遷改、皇王之胤、或流爲編氓、名諡無稽、而吾道之傳、獨與天地相爲永久。纂諸圖史、參之家乘、詳列於左、令嗣服者庶幾盛美有彰、而攷業者不忘文獻無徵矣。

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孔聖佑爲衍聖公。

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四十七代孫孔若蒙爲奉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封四十八代孔端友復爲衍聖公。建炎四年、偕族叔傳、攜姪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府、權以衢州府學爲孔氏家廟。紹興二年、端友卒、無子、以姪玠嗣。（按孔氏分南北宗自此始。）

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權襲封衍聖公。

金章宗承安二年、勅令五十一代衍聖公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許世襲。（世襲曲阜縣令始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授五十六代孔希學爲資善大夫、衍聖公。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仁宗即位、率三氏子孫朝賀、遣內官金英傳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十貫、下程羊酒永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

明景泰三年、詔取復聖公顏子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六十代孫顏議承襲。

景泰三年、欽授亞聖孟子後五經博士、以五十六代裔孫孟希文承襲。

弘治十六年、題准述聖子思子奉祀書院博士一人、世以衍聖公次子承襲、叙六十二代孔弘緒次子孔聞詩。（此係北宗）

正德元年、設衢州府孔氏家廟五經博士一人、以五十九代孫孔彥繩承襲奉祀。

按、先師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偕姪玠隨高宗南渡、玠襲公、六世正嗣絕、始罷封。（今之衢族皆中興祖孔仁玉五代孫孔傳之後）自建炎之後、當時遂分爲南北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人則祀孔子於曲阜、俱世襲公爵。元時始廢衢封。至明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于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于衢。天札一頒、增輝兩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千古矣。

嘉靖十八年、欽授宗聖曾子後五經博士。（從學士顧鼎臣之請）以五十九代孫曾質粹世襲。

洪武元年、詔孔氏世襲曲阜知縣、管理邑務、惟選賢能者授職、不以世次承襲者爲令甲。　按、自漢以前、曲阜爲魯國、故有從事督郵之官。隋時改爲曲阜縣、設令。宋仁宗皇祐三年、詔令縣官復於孔氏子孫中選用。金末及元常以聖公兼攝。至明太祖改爲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然以世職、不與黜陟。萬曆四年、撫按題准如流官事例、聽候考察、示爲遵守。蓋於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也。

設四氏學學錄一人。　按學始於魏文帝黄初二年、創建、至宋眞宗祥符中、就廟側建學、以訓孔氏子孫、未設官也。哲宗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員。四年、又設學錄一員。此設官之始也。元仁宗延祐間、益顏孟二氏子孫受業。明高祖時、尚于師儒官內保舉。宣德元年、學錄始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同族衆公舉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銓除。正德元年、始給學印、創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准照州學例、廩增三十名。萬曆十五年、撫按題准添入曾子子孫受業、改鑄四氏學印。

尼山書院學錄一人。　按、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周靈王二十年、聖母顏氏禱于尼丘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二十一年孔子生。大哉先師、包乾坤之靈、應貞元之運、以爲萬世教主也。其崇厥飲居、時則有闕里之廟、莫厥飲宗、時則有泗上之林。而報本反始、則尼山實爲毓聖之區、四方瞻仰而宗依之、蓋與天壤共敝矣。五代周顯德中、創廟以祀孔子。元至元間、設山長、以彭璠爲之。明正德二年、衍聖公奏准孔氏世職、改山長爲學錄。

洙泗書院學錄一人。　按、書院在孔林之東二里許、舊名先聖講堂、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井井甃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孔子自衛反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與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是洙泗遂爲萬世立教之首地矣。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元至元間、因舊址創建書院、以五十三代孔濆爲山長、奉祀香火。正德二年、始改山長職銜爲學錄。

洙泗昔年爲先師講道之所、設廟祀、設學錄、朝廷作興人文之鉅典也。膺斯職者、宜殫心宣力、日與諸生共相砥礪、使大儒出而持世、倡明絕學、以繼往開來、庶聖人之後、其更有興乎。

孔庭族長。　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

傅尉事、後印以家長鈐之。

林廟舉事。　前代未有、至明朝始設立、以佐家長督理林廟、纔懲子孫者。

正統元年、衍聖公孔彥縉題准本學諸生應山東鄉試。

仲氏子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按、皇明通紀載、天啓朝魏璫擅權、天下靡然、咸建生祠極其華煥。有監生陸萬齡者病狂悖心、具疏欲建祠于國學之左、且稱逆璫功德遠過宣聖。疏入同寓、路見一黑面大漢持戟從後擊之、歸而立時嘔血死。歷言其狀、似子路之像、其爲吾道之干城也、益奕奕如生也。先聖有云、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後崇禎年間、禮臣具疏、准以六十　代孫仲　世襲五經博士、照四氏例。

景泰六年、詔以周濂溪裔孫周冕、程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建安縣朱文公九世孫朱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嘉靖元年、詔以朱子有功世道、以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博士。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兩博士之例、以請故也。　按大程豫國公後嗣程佳瑨現襲封翰林院博士

按、襲封衍聖公始于宋仁宗時四十六代孔聖佑、前此自漢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也。至十三代霸封關內侯、傳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矣、猶稱關內侯、是爲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十六代均爲褒成侯、則專爲奉先聖而封矣。自是封爵世世不絕、至四十七代若蒙、宋哲宗詔令衍聖公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至明朝列宗親學、必遣官取衍聖公三氏子孫觀禮。

國朝現襲封

衍聖公孔　　曲阜縣知縣孔興詔

翰林五經博士

孔毓埏　曲阜　北宗　　孔胤楨　西安　南宗

顏懋衡　曲阜　復聖裔　　曾貞豫　山東嘉祥人　宗聖裔

孟貞仁　山東鄒縣人　亞聖裔　　仲秉貞　山東泗水籍濟寧人　賢裔

朱　坤　江南婺源人　徽國文公裔　　程佳瑨　河南嵩縣人大程豫國公裔

程延祀　河南嵩縣人二程洛國公裔

太常寺博士　孔胤鈺

國子監學正　孔興發

國子監學錄　孔衍佚　孔興榮　孔尚阡

禮樂定制

敘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性情、合和邦國而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姬之所尚、或樸而不文、或文而不悲、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由令經曲律呂、洋洋纚纚、萬世率由而無斁乎。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列代、朝有恭祀、以隆報稱。迨及明興、恪共愈篤、衕至世廟、釐定祀典、禮備四代、樂用八佾、崇儒重道之制、猗歟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于首、重玉帛祝嘏之達告也。而章服祭期、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于禮器樂章、懼其散佚也、爰稽其典制、撫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遵而守焉。

祀典

按、自漢高過魯致祀以後、幸臨闕里、臨雍釋奠、登極祭告、以及詣祀廟祀、史不勝書、載在全志。茲特取歷代建制之始、備著于篇、以便稽考云。

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亦親幸廟祀之始。

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皆祀孔子于闕里、至是始行太學。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于辟雍。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有司享廟始此。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祭酒令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聖、揖顏子。

此後世數日行禮之始。

隋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自曹魏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高祖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配。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釋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于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為先聖。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此後世郡縣立文廟之始

太宗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舊禮、釋奠以博士自為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某遣某官、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州縣以守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于聖人之經也。

高宗顯慶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博士范頵撰樂章。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于此。按、此是贈官配享之始、故謹書之。嗣後累朝各有贈謚、其見崇儒重道之意、然繁不勝列、況自世廟釐正祀典以來、廓然如日中天、一以今稱為主、餘皆不錄。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于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胄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袞冕、服樂用宮懸。追贈顏子等為公、侯、伯、東西列侍。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今按、鄭曉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于宰我、冉求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徵求、我庶也。端簡先生此議、實是公論、惜從未有言及者、然亦不可不存此說、以俟後之君子。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喪亂、廟祀遂廢、故復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復登墓拜。

宋太祖建隆中、三幸國子監、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

太宗淳化四年、從監單使請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眞宗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遇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報可。又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後廢、宋復用之。

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詔辟雍文宣王殿名曰大成、帝謁文宣王殿。

徽宗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爲王、復封安石子雱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按、安石學術紕繆、執拗殃民、貽禍宋室。其最甚者、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律以亂賊之大義、何辭兩觀之誅。乃徽宗納羣奸之言、配享未已、而稱王、又躋逆子于從祀、幾何不萬古如長夜耶。卒之徽宗傾覆社稷、客死沙漠、未必非此舉基之也。二事直書于册、其義自見。

徽宗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明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按、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于此。夫始教祭菜、禮之以簡爲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乃以釋奠行之、幾于重矣。至宋大觀中、始定貢士釋菜之儀。明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朔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義。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冕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徽宗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于闕里。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王殿與大社、大稷並爲大祀。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輦于大成門外、入幄、羣臣班列于庭。帝出幄、升東階、既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禮。遂臨太學。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去王雱畫像。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詔追封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四書之名始于朱。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照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元成宗大德初，勑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爲令。

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旣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邦寧息悚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愧累日。何以書？記異也。刑餘之人而使主大祀，夫子其吐之矣，宜其譴告之速也。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登極，幸太學，行釋奠禮。

按：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立四百年之大業。暨至明朝太祖，不階尺土，崛起布衣，數年之間，奄有大寶。甫于登極，即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嗣後列宗相仍，凡登極即幸學行禮，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復遣大臣詣闕里祭告。遣官欽取，始自憲宗。遂開有明三百年文明之治，賢相名臣勳業燦然，接踵相望，皆從此出。至世宗釐正祀典，稱先師，去王號，撤塑像，易木主，改正配祀，顏曾之父祔諸啓聖，改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剔申黨、騶、公伯寮等十三人，禮制斑斑，勿僭勿瀆，而孔子之尊崇萬世始有定論，猗歟盛哉，蔑以加矣。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

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高皇帝遂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按：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禮記皮弁祭菜之義。

洪武十七年，勑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聞令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行香，至此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徧海內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永樂四年三月，太宗謁孔子，視太學。按：太宗將視學，命禮部詳議儀禮，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按：國學之祭，舊用舞六佾，增爲八佾，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郡縣之祭，舊用八籩八豆，增爲十籩十豆。

弘治十二年、闕里廟災、遣太常寺少卿李傑祭告。十七年廟成、
遣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嘉靖元年、世宗登極、駕幸太學、謁廟、至欞星門外、即降輦步入、
禮畢、仍步出欞星門外升輦。
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天下學始去塑像、設木主、改大成至聖文
宣王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
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
七十二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皆稱
先儒某子之位。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即申棖存棖去黨。
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
七人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
大成廟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籩豆十二爲十、八佾爲
六。天下府州縣籩豆減十爲八。別立祠、祀齊國公叔梁紇、稱
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
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世宗復幸太學、釋奠先師。遣官取衍聖公孔聞韶并族人孔詳等觀禮。
穆宗隆慶五年、詔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神宗萬曆十二年、詔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
仁從祀孔子廟庭。
懷宗崇禎年、閣禮臣題准以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
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進稱先賢、位
次漢唐諸儒之上。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
躬親大政、遣大臣詣闕里祭告孔子。順治九年、
世祖幸太學、謁先師、行三跪九叩首禮、坐彝倫堂、命祭酒、司業
進講、賜衍聖公袍帽、還　朝、祭酒等率諸生謝　恩、又賜羣
臣酒、賞賚有差。
今上康熙八年、
皇帝臨太學、親謁先師孔子、遂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周
易乾卦、虞書堯典、各賜銀幣。監丞以下六堂諸生賞賚有差。
謹按、是年、渦以　廷對留京、得觀其盛、喬喬皇皇、典禮隆
備、多士濟濟、冠帶雜遝于橋門者不啻千人。卒之數科以
來、鴻儒輩出、人材萃于國學、博大昌明、文體變而益上、栒
首得人成慶、棐征於休哉、萬載弘文之運、于是始基之矣。

釋奠釋菜義

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菜合舞。注、舍菜、記曰釋菜。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執芬香之菜。或曰、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公曰、釋菜之禮、猶贄也。婦見舅姑、其贄棗栗腶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贄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鬯、不列餕、不作樂、不授器。五禮帝儀云、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荀菁韭之菹、犧尊一實。凡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內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于殿上。日及晡、獻官率其屬閱視饌具、詣廚視滌溉、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午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于神位右設視板、于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應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素王紀事。賈公彥曰、奠之爲言停也。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官統言之、雅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尋祀也。陳詳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也。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宋濂孔子廟堂議曰、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幣、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

章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仍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

按、夫子自云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至爲魯司冦、則有司冦之章服矣。至是始衣王者衮冕云。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春、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爲圭、至是始易爲玉云。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畫圖頒版印賜、仍須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

按、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章九旒。

明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洪武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

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及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孔子之像在唐前已有矣。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太祖毅然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

祭期

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國子監大臣一員。或大臣初獻，祭酒亞獻，司業終獻，不遣官，祭酒等行禮。

分獻官

國子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監察御史二員

監宰官

禮部祠祭司一員

引班官

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

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爲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前。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于别室。致齋一日，宿于祭所，惟理祭事。

視樂

正祭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觀之。演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衛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迎犧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于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當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瘠犧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瘞。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文公朱熹曰、舊禮器圖樣並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漳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歟。

簠簋　皆盛黍稷之器。簠方簋圓、刻木爲之。簠數一百一十五、簋數一百一十五。

籩豆　籩古今皆竹、豆製不同、或木或瓦、近制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犧尊　周禮司尊有犧、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犧牛形、範金爲之、用貯終獻酒、數六。

象尊　取形于象、以明夏后萬物之所由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數十。

雲雷尊　鏤以蝸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貯初獻酒、範金爲之。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數二。

壺尊　其尊作壺形、其脰飾綦發、腹著風雨、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數六。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鄭玄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雲山狀、數二。

著尊　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數二。

罍洗　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罍盛水、洗受棄水、惡穢地也。罍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罍數二、洗數二。

爵　按禮書、酓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爵、其義取小爲貴、因著飲戒、兩柱三足、雙耳侈口、數一百一十八。

坫　匱爵承尊皆用之。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豊是已、施于燕射曰豐、似豆而卑。坫木製漆赤、中畫赤雲氣、數二十八。

勺　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蓋取潤、蒲生水、疏有渠引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數二十八。

籩　數二百四十八。

豆　數二百四十八。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魯頌曰、籩豆大房。兩端朱漆、中央黑、數一百三十二。

登　數六。

篚　以竹爲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承食醴、以匯玉幣。今單以承幣、數二十。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飾三紐、用芼和羹。

籩巾　數二百四十八、以絺爲之、圓幅玄被纁裏。

龍冪　以絲帛方幅爲之、畫雲龍文彩、四角各綴以錢、用以覆尊。若兩廡止用青不畫。

尊冪　數二十八、用布爲之。

盥盤架　以木爲之、繪以彩色。

盥盤　範金爲之、盛水盥手。

帨巾　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卒拭手。

鼎　爐也、用以焚香、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按、明朝尚有祭服、如蟬冠、紅袍、束帶、履鞋之製甚詳悉。今

本朝自有服制、茲不贅。

樂器

按、八音之器、聖人取八風而爲之。其聲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具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己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于風氣會歌、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如此。

麾幡　以絳繒爲之、長七尺、闊三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朱竿八尺五寸、末施銅龍、啣其麾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用則植其上。

應鼓　鼙之爲器、去故意也、爲擊音首。舞奏樂一句、以提擊者三、但節奏從容也。

鼗鼓　其制如鼓、司此有掛于項上而手拊之、以應鼓節樂。按尚書註云、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笛　其節直而有節、其心虛而能通、音之所由出也。業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吹處也、橫而吹之、下六孔。

簫　截竹爲之、吹者空竅、取其音斯悠揚不迫。業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直而吹之。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以韋爲之、形如小鼓。按虞書註、搏、至、拊、循也、搏揚循其則、意指琴瑟而言、靜諠譁。

柷　所以合樂、狀方、漆檽、中有椎柄、連柢撞之、擊以起樂。後一尺八分、方二尺四寸、數髹。柷之四虛、虛則散、故以爲樂之合。

敔　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齟齬、木戛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用以止樂。敔體實、實則收、故以爲止。

編磬　其爲物堅實而不動、以堅木爲槌、竹爲柄、司磬者擊之。其音律則與鐘同。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闋則擊其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以石爲之、數十六、入音而條之也。橫簨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爲鳥形。

編鐘　以堅木爲槌、竹柄、司鐘者擊之、有律呂以應十二月之辰、有清濁配之。鑄銅爲之、形如筒、簨簴製同編磬、尺刻獸之形。

笙　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衆音在匏、有巢象。

鳳簫　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狀如鳳翅、其聲鳳聲。

琴　絲飾物而成聲。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絃。

瑟　伏羲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損瑟止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纍瑟三十三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塤　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三形。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狀如秤錘、以土爲之。大成樂書云、塤篪皆六孔。以五聲發、其聲相應。

篪　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上一大孔、徑三分、餘偏左、吹經次之、其聲乃和、以合衆樂。

管　截竹爲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吹之。

舞佾圖

旌　以紅絨爲之、纓上加塗金銅雲盤于其上、數九、長七尺、以紅絨綵繫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旄、塗金龍首、啣其旄。二人執立于東西兩階、舞生之前、以導其舞。

翟　數六十四、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塗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插于口中、舞生右手執之以舞。

籥　數六十四、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三竅、朱飾、舞生左手執之以舞。按尚書註云、翟山、羽山之谷有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詩簡兮註云、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

雅樂舞生之圖

按、舞佾有定制、東西兩階、假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

面東、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則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亦皆成偶。

樂章

樂章卽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于樂、故曰樂章。古今祀先聖之樂、不相沿襲、難以盡列、列其名而已。明朝之樂、則全錄。至本朝之樂、尚未有聞、俟有定制、再行補錄。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頵又撰三和樂、一日祴和、二日豐和、三日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娛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敕徵撰奏娛安、迭神奏寧安二曲。明朝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迎神 咸和之曲 無舞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寧和之曲 有舞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維神之聽。

初獻　安和之曲　有舞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　景和之曲　有舞

自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終獻　曲同亞獻　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　無舞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咸和之曲　無舞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瘞　曲同送神　無舞

按、禮制、樂章、佾舞俱攷核舊志、自嘉靖九年爲則。本朝禮樂新制、因未見會典、不敢混錄、俟查覈有據、另行補載。

聖賢遺蹟

叙曰、代與時移、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蹟曷因。故覩畫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冢者嗟周道之衰、登琴堂者慕君子之化。凡一事一物、經聖賢所履、有不驚覩天球夜光、愛而慕之者乎。寧與麋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歷聖域而遊、蹟可求、覩遺蹟而景行是思矣。

地里

闕里。在曲阜縣先聖廟東、相傳在魯兩觀闕右、故名。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也。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闕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蓋謂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尊稱也。後漢鮑永爲魯郡大守時、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孔里。昔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陋巷。在曲阜縣治東、即顏子故宅。

麟冢。在兖州府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往觀之、即此。

矍相圃。在曲阜縣先聖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

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矍相圃、在魯城內西南、近孔子宅、是也。今改爲曲阜縣學。

周今河南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常至其地。

衞今河南衞輝府本朝歌之地、紂所都。春秋邶鄘併入于衞。孔子擊磬于衞、卽此地。

蔡今河南新蔡縣古爲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于此。孔子適蔡、卽此地也。

陳今河南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于此。孔子絶糧之地。

宣王殿。在河南衞輝府修武縣北十里。孔子欲北之趙、至河、聞趙簡子殺大夫竇鳴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爲宣王殿。

阿谷。在兗州府曹州南三十里、卽孔子南遊于楚、見列女佩璜之地。

夫子巖。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北。相傳孔子經此、後人因肖像于壁間。按、歸德府卽故宋地、孔子微服過此。

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先聖殯母之所。

延陵鎭、在鎭江府丹陽縣。鎭有棄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季札墓前石碑上十字于廟中。宋楊傑詩云、戰國相吞禮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嘗府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孔子所題。

孔賢莊。在北直眞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一十五里。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始家于此。

山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卽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卽尼丘、迥出霄漢、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注曰、沂水出魯城東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注智源溪、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歲以二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祭享、與顏母山同日、俱曲阜縣官行禮。金章宗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先期一日、宗子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者聞之。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室遺址。

昌平山。在尼山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即此、名魯源邨。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啓聖王墓在山北二十里。

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岱宗、亦曰兗鎭山、周一百六十里畸五十步。盤道曲屈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八里三百步、上有孔子崖、即孔子登此望見閶門白馬以示顏子處、建孔子登臨坊、至聖廟。

孔子山。在湖廣黃州府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衞適楚、常登此山、有蟲石、草木不侵、有石硯、天雨盈水湧出。

孔望山。在淮安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于剡子、登此山以望東海。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即魯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行之所。

黃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即葉人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是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有問津橋。

聖公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山巔有孔子讀書臺。

蒙山。在費縣西北、又名東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

曾子山。在滕縣東、上有曬書臺、相傳曾子常讀書于此。

馬鞍山。在鄒縣北、以形名。孟父母墓在焉。

四基山。在鄒縣東三十里、山巔有石狀如堂基、故名。其西麓爲孟子墓、墓前有廟、孔道輔建。

水

洙河。在曲阜縣北、即泗水分流處也。水經、出泰山至汴城、合于泗水、至魯縣分爲二水、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是也。今由孔林橫過先聖墓前、西入沂水。

泗河。在曲阜縣北、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是也。

沂河。在曲阜縣南門外、即曾點所浴處也。發源尼山之麓、至兗州、東入于泗水、經所謂魯雩門也。南崖有舞雩臺。

滄浪淵。在兗州府嶧縣北車輞山下。孟子謂滄浪之水清、即此。

孟母井。在馬鞍山西孟母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顏母井。在昌平山中、遺址猶在、每歲祀尼山之日、遣孔氏族人祭其井。

顏子井。在曲阜縣顏廟前。

觀臺井。在曲阜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易于此。

城

古魯城。在曲阜縣城外、延袤十餘里、城門十二。自黃帝、神農、少

魯皆都曲阜、其後周公封焉。漢魯共王亦都其地。

故郰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之邑。

故郕城。在汶上縣、即古魯中都也。孔子爲宰于此。

故顓臾城。在蒙山之陽、魯附庸國。費縣西。

故武城。在費縣西南、子游絃歌舊邑、曾子所居、今名絃歌里。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曾子故里也、建宗聖公祠。

故休城。在滕縣西、孟子去齊居此。

故單父城。在單縣城南、即子賤巫馬期所宰之邑。

古郰城。在鄒城縣東北、中有郰子故宅、即孔子問官處。

故卞城。在泗水縣東、爲卞莊子之邑、即子路故里。

謝過城。在泰安州境、即孔子攝相、齊人以汶陽田歸魯謝過。

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北、孟子去齊、三宿于此。

蒲城。在長垣縣、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

匡城。在長垣西南、春秋衛邑。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即此。

儀城。在開封府西北、即儀封人請見孔子處。

滕城。在滕縣西、內有滕文公廟。

堂

夫子燕申堂。在東平州東北一里。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

子貢廬墓堂。在先聖墓西。

孟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

亭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闕里、顧問先聖墓何在、子孫引輦鑾輿至林、莫謁畢、坐于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蘚辯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在。

觀川亭。在曲阜縣東尼山、即子在川上處。

詠歸亭。在曲阜城南、即曾點詠歸處。

顏樂亭。在曲阜縣顏廟前。

孟止亭。在萊蕪縣治東南、孟子葬母、反于齊、止于嬴、即此。

臺

孔子聞韶臺。在濟陽縣東北。

文雅臺。在歸德府城東。孔子適宋、與羣弟子習禮于樹下、即此。

厄臺。在陳州南、相傳爲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其序曰、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蝕、山川厄于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顯、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

厄于歷山，夏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夫子厄于陳蔡，其道一也。

泗臺，在泗水縣東北，即孔子問禮于老聃處。

兩觀臺，在曲阜縣東南。春秋魯定公二年，先聖爲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此。

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即西狩獲麟之所。

周公臺，在曲阜城北高阜上，相傳太廟舊址，子入太廟，即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南，曾點風乎舞雩，即此地。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即曾子耘瓜誤斬其根處也。

子思懸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庸精舍側。相傳子思懸書于此。

絃歌臺，在武城縣西，上有子游祠。

琴臺，在單縣治北。子賤爲單父宰，鳴琴而治，後人即其處建臺。

孟母臺，在范縣舊城東，建孟子祠于上。

樹

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高五丈，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瘁，隋義與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瘁，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元兵犯闕里，燹及三檜。迺四十九代孫孔瑞爲廟學正，洎族人避兵于廟，依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後八十年癸巳，元世宗至元三十年，東廡頽址雙蘖同苗焉。其芽，徙復于故處。矢之日，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三氏學教授張頦識以銘。明弘治巳未，聖廟災，復燬。至今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諒可必也。宋米芾有贊，五十三代孔涇有記，兖州知府董旭匾石欄護之。

憶崇禎三年庚午春，（澗）兒時從先大父任東省，以登岱之役，偕同邑呂子聖符（呂尊人前任東省、修聖門志者，與孔氏有舊。）詣聖林瞻禮，得見此檜。孔氏奉祀云：此檜榮枯，實係天下治亂。晉代崩析，則枯；隋義與之生，爲唐太宗也。唐乾封之枯，五代紛紜。宋康定之生，則宋室文明之象。金貞祐甲戌罹于火，此亦如先聖之厄于陳蔡也。至元甲午復苗而茂，距篤生明祖十數年耳。（澗）得觀後巳五十餘年矣，霜皮溜雨，古色參天，今尚能猶憶其挺幹也。嗟乎，聖人手澤如此，豈非萬古一人乎。即手植之一樹，而其榮悴關繫國家之氣運，蓋聖人範圍天地，故能先天後天而奉若不違也。況夫經書之垂

世、歷代表章、炳如日星、學者可不身體力行、以見先聖于羮墻也哉。

孔林古楷在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水經註、孔子既塟、弟子異國、各持其土所宜植于墓前。此子貢手植也。

顔林石楠在復聖墓前、可四十圍、土人云顔子手植也。

孟廟古檜三株、二株在寢殿前、一株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宋宣和中所植。

今上九年庚戌夏、滬　廷對南旋、道經于此、肅衣冠拜謁、瞻禮廟貌、森嚴穆然、想見泰山巖巖氣象、喬木千章、鬱然挺秀。廟之西爲孟母斷機堂、自唐宋以來、碑記石刻指不勝屈。摩挲其下、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孔廟松檜、歷尙漢晉、榮茂如雲。金泰安間、復植松千株。

孔廟

杏壇、在先聖殿前、卽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有石碑。

魯壁、在先聖廟中。金爲金絲堂。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初、孔子九世孫孔鮒、秦時爲文通君、李斯議焚書、鮒覺、走逞、收其論語、孝經等藏于壁中。至漢、魯共王欲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聞壁中金石絲竹之音、遂不敢壞。巳而孔安國發壁、得古文經書。宋王禹偁有銘。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卽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石硯、在夫子故宅廟屋三間、林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古碑、自後漢永壽二年至元延祐元年、共十八碑。全志具載

司寇像石刻、在大成殿內。

憑几像及行教小影二石刻、在奎文閣壁。俱吳道子筆

孔林

白兔溝、在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塚、有白兔出于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魯人因以名之。

石埴、昔先聖沒、弟子于塚前築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間、易之以石、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湮滅、字不可讀。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冢壁上刊文云、秦始皇何强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餐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亡、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温按、讖緯之事、聖賢所不道、故春秋記災異而不記事應、恐開附會之端也。發冢、沙丘二事、載在集語、亦在疑信之間。然至聖前知、實有其理。吾夫子于萍實、釐廟之類、亦皆留心、豈焚坑之禍、竟不知之。况因革損益、百世可知、刪詩不黜秦風、錄書終于秦誓、豈非先見之明耶。則謂此二事有之、可也。學者亦斷以理之必然而已矣。

校記

①涌：當作「誦」。

②通州：當作「道州」，又其下當有「營道縣」三字。

③「侯」上脱「長山」二字。以上見《聖門志》卷二中。

域中三大、而師與君親並重、顧所以重者人與言也。合人與言而志其原委終始、稽宰故於此蒙初造、殘缺失次之餘、彰明典錄、以立萬古瞻仰之儀型、非有師表人倫之責、而胸具域外之觀者、疇克任之。自漢唐以來、昉古立學校之制、獨尊一人爲、成位乎中而立三極之道者、吾夫子是也。雖位有君相、時有污隆、戒有南北、性有淳漓。爲鄉愿、爲異端、爲僞學、爲外道、要惟合乎不可能之中庸、則千萬世而莫易。自開元禮行、迄嘉靖定祀以後、聖君賢相不更立羲農堯舜禹湯文武爲天子之學、而專祀孔子爲先師、則自天子下達矣。明以孔子當祖述憲章之任、統一而道尊、又何疑三皇汨於瞽師、太公辱于武夫乎。以一言而統乎千萬言、包攝乎柱下五千

西竺三十二分、二氏經藏之全者、夫子之一貫、即羲皇之一畫是也。極後來明修大儒、窮理格物、明人倫、正人心、立異分門、爲主敬、爲辨義、爲尊性、爲致良知、雖具而不兼、聖而非時。要之、堯舜人皆可爲、道統盡人可紹也。學者不務力行心得、而漫騰口說、泛指某某曰、統在是。是道也、惟統之是知云乎。嗟夫、去聖逾遠、微言將絕、人自爲師、家置一喙、儒林道學剽賊無根、爲識者所憂、幾欲炎祖龍之火以拔昇之矣。有一書而足以敎忠敎孝、爲六經鐘鼓、爲四部笙簧、扶皇極而整人紀、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者、二舍沈先生聖門志是也。先生以泰溪巨儒、修名砥行、既以節於家而礪於鄉矣。其振鐸吾閩也、以起衰救獘爲已任、横經講道、學有淵源。吾友彥遠

氏令嗣奉爲經師、人師、同字之屨盈戶外。先生慈闈退餘、有壯顏喜先生服官以樂其志。先生暮必歸宿署邸、晨夕禮載、主祀春釋、而後詣館、一舉足而不敢忘、非所謂以身教者與。一日手曲聖門志一編相示、曰吾職也。予拱受而卒業、曰、大矣哉、先生之爲志也、猶河瀆之宗瀛海、山岳之祖崑崙、所獨統而尊、兼而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太史公適魯、登聖人之堂、見俎豆禮器、喟然而嘆、心嚮往之、低徊不能去。今先生視學宮爲今之洙泗、不憚修葺聖典、以詔告萬世。讀是志者、何異登聖人之門、而見賜於牆、見由於堂、見淵騫于寢、夫子端冕而臨、七十子振珮環侍而立也、庶幾哉、仰天庭而覩白日矣。不寧惟是、且得盡古今之賢者、而一一師之友之、觀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由是推之、中心欣慕、而未獲祀兩廡之間者、覩陳蔣之偕升、而信其必登、心所愧恥、而妄覬祭社之席者、見楊杜之並黜、而揣其終黜。蓋聖人設教、忠孝而已。季世忘君背親、禍敗相效、聖人憂深慮遠、作春秋以懼亂賊、詎止爲安攘計、而孝經豈僅爲閨門明義之書也乎。先生遭逢有道之朝、尊用儒術、首頒孝經于學宮、而著爲令。先生擔荷忠孝、發維王者以教輔治之意、豈第曰備吾職所當盡也與。昔夫子作孝經成、北面告備于天、先生志成而告備于夫子、端門之命、豈不在玆。尼山絲筆、實式憑之矣、僅吾邑人士興起云爾乎。予因是而竊有感焉。昔江右馮惟乾師署吾庠、而提南宮、刻所著易經今義、先

子獨其自律之嚴、自課之勤、故士用不敢越、而士業莫敢嬉。及會稽業體繩師來、倪文正公獨其人有仲車之疾、而天下事莫不遍曉、所刻有史論等書、弟子納履門下、多知名士。兩師忠孝、彪炳青史。厥後金子京先生繼兩師之後、有思不出位、立不易方之確範焉。弟子語詮三師至今不衰、德教之須、起鳳之碑、具在也。先生金玉凝躬、與山陰姚成弇先生共事、皆壹以敦化維風、扶植士氣爲先務、風格不異、互相邪許、而成斯志、其立德立言先後一揆、今之師猶古之師也。皆魯修泮宮、春秋不書、以爲常事、而詩人頌之。今此書流布天壤、其中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揚子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非先生誰克任之。異時上之太史、定有採如椽而美其事者。予小子肩䏷末學、猥以遲暮之年、躬執警勸之役、敬端書末簡、以效倣仲敢云攀枇之纍乎哉。皆尚章大淵獻仲冬之望、姑蔑汪爾敬謹跋。

聖門志敘

昔賢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蓋當異學縱横，仁義充塞之會，而欲扶進人心，反邪歸正，此誠非常之原，黎民所驚而懼焉者也。觀其不動心之功，本于知言養氣，乃所願則學孔子。其七篇之卒章，歷序道統真傳，毅然以見知自任，卒使大道晦而復明，微言絶而復續。然則自春秋以來，千百世而下，知尊孔子者，孟子一人力也。漢高誅無道秦，親以太牢祀孔子。文帝除挾書律，而傳經諸家後先輩出。自唐迄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剖晰異變，昌明性理，嗣自而京師以及郡縣俱有學，春秋二仲，歲于上丁致祭，四聖、十哲配享，而升諸堂，先賢先儒俱得從祀兩廡，至於祀典優崇，歷代帝王有加無已。自明嘉靖更定典禮，改爵稱子，迄今未有以易，可不謂隆焉。然而淺文精義，邃矣難窺，象數方名，淺焉易畧。今之肄業儒林，皓首窮經，不得列名膠庠者，無論已。即博士弟子名員廩而問其配享者何人，忽不及答者什且二三也。徐而考其從祀者何賢、何儒，約畧不能記數者什且不啻入九也。豈非高者侈談性命，不屑屑記載諸書，其淺者則又摘句尋章，掩卷而茫無記憶，不克敦崇實學，究竟原委之故也哉。余自戊午之秋敎諭開陽，開陽學宫遠建北城外鍾山之麓，値冠氛甫靖，黌序榛蕪，余取其傾者起之，缺漏者補葺之，惴惴焉惟以尸素爲懼。閲辛酉九月，暨官沈子二含以司訓來襄余不逮，遂喜將伯之有助也。壬戌三月望後三日，怪風從西南起，經過城郭，廬舍毀折無算，而宫牆與焉。僉謂空山之中，四無人居，崩壞尤易。余與二含惟痛惘悲悼，慨斯文之當阨，乃手出聖賢木主于瓦礫之內，整葺廢材，一時構造維艱，擇其易于告成者。于是捐俸勸輸，先剏明倫堂，暫奉木主，規制未備，聖賢聚處一堂，從權也。惟是四配十哲而下，至

于先賢先儒名位、多所缺失、則又不自今日始矣。稽諸他學、類有罔然。二含因謂余曰、昔嘗從游東魯、得覩闕里陋巷諸志記載頗悉、然而簡帙繁重、不便負笈以從、請節錄其要者、以備參稽、而後兩廡從祀諸賢、犁然可考。二含復取其有裨學宮者錫纂成書、曰聖門志。上自

先師世家、下及諸子列傳、無不備而稱備。其最詳確者、尤在祀典。如釋菜釋奠始自何王、舞佾陳籩陞于何代、綜端竟委、較若列眉。至若祭器禮樂某代從同、某代從異、配享從祀某氏從升、某氏從降、兼綜分核、無不燦同指掌。是書一出、俾諸後學均置一册于函丈間、朝夕得與聖賢羹墻唔語、一旦親登孔孟之堂、不又如逢故人也哉。今

天子混一區宇、文教覃敷、廷臣建議、飭天下郡縣修葺學宮、優其褒叙、更請釐定祀典、以補前朝所未備、斯誠曠世鴻謨、永垂不朽之盛事。二含是書適于此時告成、寔足以黼黻盛隆、昭茲來許。然則二含之功、又豈在儒賢下哉。不才何幸叨同官而竟附驥尾云。　時

康熙癸亥嘉平開化縣儒學教諭年家眷寅弟姚夔頓首拜艸。

聖門志攷畧緣起

聖門志何昉乎、昉於吾邑參藩冠洋呂公暨先王
父天谷别駕公也。先是、山左僅有闕、宪二志。然闕
里止傳聖緒、陋巷惟誌本宗、而諸儒賢遂送散見
他書、從未有彙而集之者。當神、熹之際、先王父與
呂公同官歷下、關曹無事、日以詩文相唱和。會奉
檄勅修通志、兩公共事蒐輯、厥後分章覼草、先王
父得岱志、呂公得聖門志、其中叙論、十之五六皆
王父同事爲手筆。越明年、呂氏之子刻是書於家、
不二載、版遂散軼、流布未廣。其間考核、頗多紕繆、
又每畧前而詳後、卷帙雖備、無益學者。先君子命
淯曰、此志爲吾儒指南、汝當殫力蒐輯、以承先志。
余小子受而卒業、藏之巾箱久矣。巳酉入都、適
聖駕臨雍、得瞻橋門冠蓋之盛。辛酉、以需次承乏闕陽
半席。闕陽罹兵燹之餘、士氣未伸、學宮頹敝、方期
修整。而壬戌三月望後、颶風吹毀神器、委於草莽、
怒焉傷之。夏五月、同寅姚公宵師自都門返旆、於
是竭蹷從事、僅構倫堂、爲朔望瞻禮之地。及奉春
秋二仲祀典、而兩廡
先賢、先儒、湯無稽考。夫典守斯職、與肄業是中者、
駿奔對越之際、茫不曉諸其姓名位次、論法之謂
何、其無乃因陋貽譏乎。今年受館彥逵先生家、新
桐露簡、金粟香飄、聽言之下、悠然神遠、遁於講業
之暇、採錄傳記、搜討載籍、删繁補漏、悉爲釐正。其
中表傳事實、源流因革、歷代崇奉、禮樂遺蹟、莫不
條分縷析、約爲四則、以尊統宗而衍道脈、則表傳
攸麗有記、溯來源而詳世系、則姓氏封典有記。祭
祀章服、禮器樂章諸大典、所以見明禋之隆遲。至
於山川林廟、凡轍跡回環、投經講道之所、靡不具
列、地以人重、景仰無窮也。聖賢脩胤、越千古而會
聚於一堂、譬天後。彥、格單帙而若見乎羣英、彙撫
信篇、御逵華誣、亦日吾畫吾職焉爾。實賴同寅友

蘇蔡公暨我曾翁偕二三同志左提右挈、以交勗子、俾克竣業。賢之同人僉曰空壽之梓、以嘉惠後學。而允元徐子、石瞻汪子素具優入之概、遂倡率諸君、樂爲是舉。余溪幸諸君之孜孜向學、力行有成也、不敢以不文辭。竊念昔者輞川清音、裴迪嗣響、昌黎高唱、東野賡鳴、前徽有佗、未嘗不求助後賢。而況開陽風土淳厚、山川勁爽、歷觀前哲、莫不清節持身、砥礪名教。頃因國變、文獻衰謝、後來玉振、屬望斯人。是書倘得流傳、則開陽其首庸矣。今天下大定、聲教四訖、

聖天子勤政親學、上弘樹人之化、

賢宰執宣獎於下、佗釐樂定、祀典正、黼黻隆平、鼓吹休明之時也。所望諸君連袂登

朝、潤色鴻猷、則詣長安者有途逕可循、將見由門而室、儼乎講習於堂廡、卽措諸事業、庶幾典型在昝、無憂面墻矣。余不佞、濩落無成、惟此一片白心、相期以希聖希賢、忠孝廉節之事而已。諸子勉乎哉、固不苐文章之末耳。自惟性耽疎拙、志慕簡靜、加以慈親踰邁、陟屺情深、行將遁影海濱、纂先人之墜緒、聊行吟以樂饑、奉母課子之餘、嘗南望金溪而色喜也。書成、爰述其志畧如此。耑

康熙癸亥八月旣望後十日、

先聖誕辰、開陽司訓壁官沈德淯自述。

熙朝盛事目錄

幸臨闕里 有述
東巡典禮
孔林寵賚
修廣學宮
成均議殿
額設祭田
元聖祈恩 附錄
附 歷代幸臨闕里考
明季臨雍紀事 釋奠陳設圖 講圖 宴圖 宴上桌圖

熙朝盛事

臣沈德潛恭錄

幸臨闕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秋九月、
皇帝東巡狩、覃恩肆赦、過魯、
聖駕臨幸闕里釋奠
先師、行九叩禮。舉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陳書講說、
聖衷嘉悦、命吏部優給官職、授爲國子監博士、頒賜
天章、更留
御蓋、以示尊崇。
鑾輿親幸孔林、衍聖公孔毓圻等錫賚有差。

臣按、歷代之君親至闕里者凡九帝、未有如我
皇上聖德神功、亘古莫京者也。前代惟漢高祖首以太牢祀孔子、開四百年之基業。嗣後至於宋真宗、或以兵事、或因封禪而行。而我
皇上值此上元昌期、世際昇平、適獨軫念民依、
命駕東巡、直接大舜之心傳、兼切神堯之咨警、周行三省、供億不煩、白叟黃童、歡聲雷動。奉七百餘年之曠典、

形諸闕里、隆禮有加、重道崇儒、與奕禩垂休矣。臣 嵩 司訓山陬、

每閱邸抄、見善政崇素、輒不禁以手加額曰

聖天子在上、振興文治、多士賜羅、而思奮其各修舉學業、勵志

忠孝、以無負作人之雅化乎。適 臣 於癸亥之秋、

聖門志告成、而今獲覩此隆儀、爰以

臨幸之大禮、著於篇、使知我

皇上聰明天亶、度越百王萬萬也。并採成均肯疏及歷代幸臨

闕考、俾學者有所攷鏡焉。肯

龍飛康熙上元甲子嘉平月朏日、開化學訓導 臣 沈德潤恭述。

東巡典禮

禮部等衙門 題、爲恭請

皇上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事。禮科抄出該 臣 等題、奉

旨著俟旨行、應行典禮該部即詳察議奏、欽此。該 臣 等欽惟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宵旰、凡

鑾輿巡歷、所至之地、輒諮詢吏治、廷訪輿情、軫念窮黎、加恩蔀

屋、此即帝舜省方覲后、考績問俗之至意也。

車駕行經泰岱、燔柴之禮自應詳備。伏稽虞書傳註、未經載有

儀節、無從考據、其後世登岱祀天、多因封禪、費繁儀縟、一無

可採、今應照見行

圜丘大祀禮、參酌奉行、擇祭所於泰山、不必築壇、設牌位及

配位。應設幄具品物、祭日燔柴、作樂、奠玉帛、進俎、讀祝、行三獻

禮、飲福受胙等儀、如圜丘禮。文武從官及

朝見官員、俱照銜按品陪祀。其泰山之神、應照五嶽禮遣官致

祭。至於闕里親祀孔子、自漢高祖以下、見於史冊者凡九帝。

我

皇上天縱徇齊、懋勤典學、窮六經之奧義、弘萬代之心傳、以及

廣厲師儒、振興文教、允矣垂休奕禩、度越百王矣。茲
車駕經過闕里、特行親祭、尤爲盛典。伏考前代禮儀、俱未詳備。
今應照康熙八年
幸學釋奠恭酌奉行。祭日用太牢、作樂、奠帛、獻爵等儀俱如釋
奠禮。其啓聖祠、四配、十哲、兩廡亦照例遣官分獻。文武從官、
朝見官員俱按品陪祀。孔氏及五氏宗屬應陪祀者亦照例陪
祀。其樂工、樂器一切應用等項、俟奉
旨奉行之日、該部院衙門備辦。如有未盡事宜、臣 部臨期另行
請
旨可也。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

孔林寵賚

衍聖公孔毓圻奏、爲恭謝
天恩高厚逾涯事。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臨幸闕里、釋奠先師、鉅禮隆儀、出於創奉、
御撤
御書賜懸廟庭、自古以來尊師重道之君、未有如此之顯赫鄭
燦者也。祀典既竣、臣侍
皇上遍閱宫墻、稽詢舊蹟、容臣次第奏對、撫恤顧復、至再至三、
眞如家人父子之誼、臣又何以當之。荷蒙
聖諭諄誠、令臣祇承祖德。又
聖製詩篇同日星之昭回、雲漢之炳耀、臣時時敬奉。又頒
賜監板講義諸書與蟒袍貂裘、加
賜臣身、五代子孫、伏念
聖恩隆重、優渥逾涯、臣生生世世、感刻不忘、非陳謝之所可罄
也。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衍聖公孔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伏蒙

皇上頒賜御書題賜臣祖母
誥封一品夫人陶氏節孝坊額節並松筠四大字臣謹叩頌隨
于十二月初一日親捧至臣第臣率族屬人等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隨至臣宅內中室臣侍臣祖母
誥封一品夫人陶氏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呂氏及臣妻葉氏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訖臣惟立身之義在于顯親揚名恭遇我
皇上仁孝性成錫類廣愛之賜
龍章題奬節壽臣祖母及臣感激涕零惟日侍臣祖母叩祝
皇上萬壽無疆以抒臣之悃誠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吏部尚書伊桑阿等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舉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既經講書應給官職着交與吏
部議奏欽此臣等議得恭遇
皇上法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祀
先師孔子廟大禮告成
命講經義闡揚
聖教振起儒宗誠曠古之希遇為
盛朝之鉅典而舉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陳書講說克副
聖衷應將伊等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授為國子監博士奉
旨依議
吏部尚書伊　等題為欽奉
上諭事准衍聖公孔毓圻等奏稱　孔廟於漢元嘉三年設立
百戶一員掌管祭器及灑掃守衛至宋元祐間又添設典籍
一員掌管書籍及禮生司樂一員掌管碑刻及樂舞生管勾
一員掌管祭田及祭品韶之禮樂兵農四科至明朝洪武年
間典籍司樂管勾俱由部選其俸祿在衍聖公祭田內支給
而百戶止由衍聖公委用並未達部至今相沿禮樂兵農未
全誠為缺典今見有供事之人但求職名達部而祀典有光
矣等因具題奉
旨着交與吏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衍聖公孔毓圻等疏
奏前來查吏部定例內衍聖公所屬應補官員照咨補授今
衍聖公既稱百戶姓名達部而祀典有光等語相應將見在
供事百戶姓名咨送兵部註册所給俸祿照別項官員於祭

田內支給可也。奉
旨依議。
衍聖公孔　奏爲遵
旨奏明增擴林地事。臣祖
先師孔子賜塋在曲阜縣城北、即古之魯城北泗上也。子孫
例得附葬林內。臣查孔林原額地一十八頃、俱係歷朝賜地、
相沿至今、狹隘殊甚。恭遇
皇上鑾輿親臨林內、俯軫情形、面奉
恩旨准賜增擴、仰見我
皇上優恤聖林、澤及綿遠、合族人等世世啣恩。但林以外除南
一面近城、無可增擴、其東西北三面外地不等。有臣祭田在
內者、亦有臣所買之地見在行糧者、亦有民間之地參錯在
內者。除臣地自應併入林內、其民間之地、恭候
皇上俞旨允行、臣願自備價值、會同地方有司、酌照時價交易
匯買、俟陸續匯買之后、容臣會齊造册及所擴林地額數、一
併奏請
欽賜豁糧可也。奉
旨該部議奏、

禮部　題爲闕里既蒙
臨幸等事、禮科抄出御史任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臺臣任　條奏內稱
皇上神明天縱、文德武功直紹唐虞三代、普天率土、文教覃敷、
車駕東巡、洞悉民隱、特行尊師重道之曠典、
寵頒御繖。漢唐以來臨幸闕里之盛、未有隆于今日者也。既蒙
御書匾額、賜懸廟庭、必有
宸翰之碑、光昭萬代。伏祈
皇上特立廟碑、勒之貞珉等語、欽惟
皇上睿藻煥于日星、宸翰燦若雲漢、親幸闕里、恩禮咸隆、允宜
勒諸貞珉、以垂永久、俟
命下之日、將碑文交與翰林院撰擬碑文、撰出之日、交與該撫
建立。奉
旨、孔子聖集大成、道隆德備、參天兩地、卓冠古今、歷代帝王、咸
所師法。朕研精經籍、志切欽崇、應勒廟碑、朕俱親行、撰文書
寫、以昭景行、尊奉至意。餘依議。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修廢學宮

禮部　題爲請廢學宮捐修等事。禮科抄出工科許　題前
事。奉
旨、學宮文教攸關、應行修葺。該部詳議具奏、欽此。除銓選訓導
給復廩糧應聽吏戶部議覆外、該臣議得工科許承宣疏稱、
國學而外、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宮、臣自南赴北、所過沿河州
縣見其學宮頹圮、有不能蔽風雨者、懇
勅督撫徧檄所屬照濵縣例悉行修葺等因。前來查學宮關係
文教、理應修葺、應請
勅下各該督撫照濵縣之例捐輸、見任官員捐銀二百兩以上
者紀錄一次、教官捐銀一百兩以上者紀錄一次、自此以下
捐銀者分別獎勵、俟修完之日、將姓名、銀數造册報部、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成均議禮

國子監　奏、爲請正從祀諸賢等事。切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萬
世也。臣等詳閱會典、諸書、切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
有未當、有宜一并釐正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議
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兩廡諸賢、
諸儒則直書其名而稱子、視十哲太爲懸殊、似宜將神位俱
稱先賢、先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至宋
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
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
切以躬及聖門者概稱先賢、私淑者概稱先儒、此以時代論、
非以造詣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
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又諸賢諸儒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
學宮、著之
本朝會典、以垂永久者也。伏乞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國子監　奏爲請增從祀理學等事。切惟
至聖之道、萬古爲昭。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啟闢純正者、
皆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臣等查見在從祀先儒
外、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諸儒皆已從
祀、而易獨無之、似爲闕典。按田何當漢初授易、實爲聖門商
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康成博稽六藝、所註詩、禮
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
改祀於鄉、未愜公議、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弟子首推
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其出處本末、毫無可
議。朱子之後、惟何基爲正傳、其學以立志爲先、居敬爲要、於
大學、中庸、太極通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
至於明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力
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爲有明理學之冠。禮
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華就實、其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
易退、天下仰之。國子監祭酒蔡清學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
爲嫡傳、所著蒙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
之道、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羅洪
先以躬行之實學、闡良知之眞傳、安貧樂道、有簞瓢陋巷之
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爲經濟、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鑿
鑿可見施行。以上六人、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
儒之當從祀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値明末、力以正學爲
己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請
勅下該地方官、徵其遺書、以備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伏祈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額設祭田

禮部　題爲援例請復祭田等事。禮科抄出東撫徐　題前

事事

旨、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先據翰林院五經博士程瑶奏、

爲援例請復祭田等事一疏、臣部議覆請

勅下山東河南將顏、曾、孟、仲、孔、與發果否有無額設祭田。其程

顥、程頤原有無額設祭田、有司于何年入册行糧之處、逐一

查明、具題到部再議等。

旨依議、欽此。移咨山東、河南二撫去后、今據東撫徐　疏稱、查

得東省復聖顏子廟頻設祭田五十頃、宗聖曾子廟額設祭

田五十頃、外給地一頃六十畝、以修官廠。亞聖孟子廟額設

祭田五十頃、又祭田一頃十五畝。先賢仲子廟額設祭田五

十三頃三十五畝、又額設祭田一十二頃。見今世守、各縣鬩

豁祭等語。河撫王　疏稱、学正孔與發祭田始自唐貞觀十

一年賜田十四頃一十五畝三分零、以供祀事、至今世守。至

先賢程顥、程頤祭田、查兩程故里誌載宋哲宗元祐五年原

給膳墳田地十頃、至　我朝順治三年入册行糧。查得戶部

賦役全書內並無開有程顥、程頤等祭田。該撫疏內雖稱兩

程故里誌載宋哲宗元祐五年給地、但無舊案可據、其所請

程顥、程頤復給祭田之處、應無庸議等。

旨依議。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附錄

元聖新恩

禮部題爲籲恩求蘇等事。據周公七十三代嫡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奏前事、奉
旨交與禮部、欽此。該臣等議得東野沛然奏稱、竊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之周公、自周公而傳之孔子、至于顏、曾、仲、孟得聖道之傳、皆有世襲博士、以優其后。朱儒程朱有表章聖道之功、子孫亦得以博士世其官。臣祖周公以元聖之德、制作經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而今祠宇頹壞、拜謁寂寥、主鬯僅一裔衿、祭田不及百畝、不惟不能並尊于孔子、而且不能比隆于顏、曾、孟、仲之班。倘蒙
垂念傳道之功、斟酌于顏、曾、孟、仲之間、稍加優隆等語。查得會典內載周公于歷代帝王廟配享、凡係配享前代帝王功臣后裔、並無承襲博士之案。且查東野沛然所奏東野誌內至東野沛然已經七十三代以上、歷代並無議有承襲處、無容議。奉
旨、周公承述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否給與職銜、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禮部等　題覆、欽此、仰惟
皇上道兼　君師、德隆今古、比唐虞之勳業、接周孔之心傳、治定功成、禮樂明備。查周公兼三王而施四事、承武烈而顯文謨、且后裔雖古來未給有官職、今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之時、周公后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以彰
皇上之殊恩。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查周公嫡派、取具各結、并東野氏宗譜送到之日、禮部查明將應授之人題請爲世襲五經博士、祀田照顏子祀田例、由戶部撥給、廟宇交與該撫設法修理可也。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

臣錄元聖新恩、而不覺有感於臣祖之先見也。臣祖任濟南歸、謂臣曰、國家優渥聖裔、隆禮極矣、獨是元聖爲
先師所夢想、于路爲聖門高弟、有衛道之功、而奉祀止一衣巾、反不得比於從祀之先儒、故於二氏世系詳爲論訂、以俟秉禮者之擇稽。後於崇禎六年仲氏已授博士、獨於元聖子孫缺焉未錄。今逢



聖主特恩、寵以清班、錫之土田、使端法聖賢者大慰其開理傳
道之心、垂之史册、於以光祖豆而彰功德、匪淺鮮矣。爰
載末簡、以備參攷。臣德溜記。

封爵

周公名旦、武王弟、封於魯、不就封、留佐武王。世子元子伯禽、成
王元年之國。次子留相王室、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
祭也。

按、魯公伯禽始封、終頃王讐共三十三
君、凡八百七十三年、楚考烈王滅之。

祀典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以周公爲先聖、孔
子爲先師、配享。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請別祀周公、升孔子爲先聖、
以顏回配享。從之。
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作禮樂、當
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爲先聖。

議者以周公象周易、制禮作樂、幷無學
術、乃寘在彼不在此、蓋各有所重也。

廟宇

周文憲王廟在兗州府曲阜縣城東北三里故魯太廟之墟、即
孔子入廟每事問處也。伯禽受封於魯、成王賜以天子禮樂奉
周公祀。至宋大中祥符元年、眞宗幸曲阜、追封文憲王、重建新
廟、御製碑文。明成化二十二年、詔頒祝文、令曲阜縣官每歲以
春秋仲月致祭如禮。弘治二年、撫按訪求其後、給六十七代宗
子東野寵衣巾主奉祀事、廟制恢擴、大備、石坊三座、左曰經天
緯地、右曰制禮作樂、中曰元聖。

東野氏姓譜節略

先儒東野氏、魚后稷之後、周公之孫也。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
生子不窋、失其官守。二傳生公劉、克修前業、遷于豳。九傳至太
王、徙都于岐、生王季。王季生文王、作邑于豐。文王生周公、佐兄
武王克商、授封于魯、生子伯禽、襲封之國、都于曲阜。伯禽生第
三子、諱魚、賜東野田一成以自養、因以田爲氏、魚遂爲東野氏
之始祖。十四代東野畢師於閔子、又事定公、以善御見稱于顏
子。二十一代東野質遭楚考王滅魯、共公族五百餘門悉被屠
戮、惟質負子攜譜竄于東吳。至始皇三十七年、乃還魯。漢高祖
過魯、親幸其宅、謁周公廟、賜二十二代東野瑔都尉。三十一代
東野熙、漢末黃巾倡亂、自三國及晉兵戈不息、舉族流東海、寄

居五世。三十五代東野芳、宋永初二年自東海抱姓譜及親族五十七人還魯、荆州刺史謝瞻有譜序。五十二代東野紆克紹先業、世居于魯。大中祥符元年十有一月、宋真宗如曲阜、幸周公廟、祀以太牢、追謚文憲王、命建新廟于舊基之上、竪碑刻文、以崇制禮作樂之功。六十五代東野子儀、元至正間天下兵作、合族西遷、洪武初隱居教授、因備修譜牒、繪圖祖像、以傳于來世、世稱爲達泉先生。至六十七代東野禮、弘治二年山東撫按訪求周公之後、給其衣巾、主奉祀事。

歷代幸廟闕里致祭考

漢

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廟而後從政。

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

時帝升廟西面、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因拜僖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金帛、僖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自泰山過魯、祀於闕里。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帝如魯城、祀孔子。

改封二十八世孫孔靈珍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此顔子錄後之始。

唐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車駕過曲阜、祠廟、祀以太牢。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回、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

按、周太祖親征慕容彥進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道巷入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駐蹕升堂、睹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躬詣闕里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又詣聖林拜墓、勑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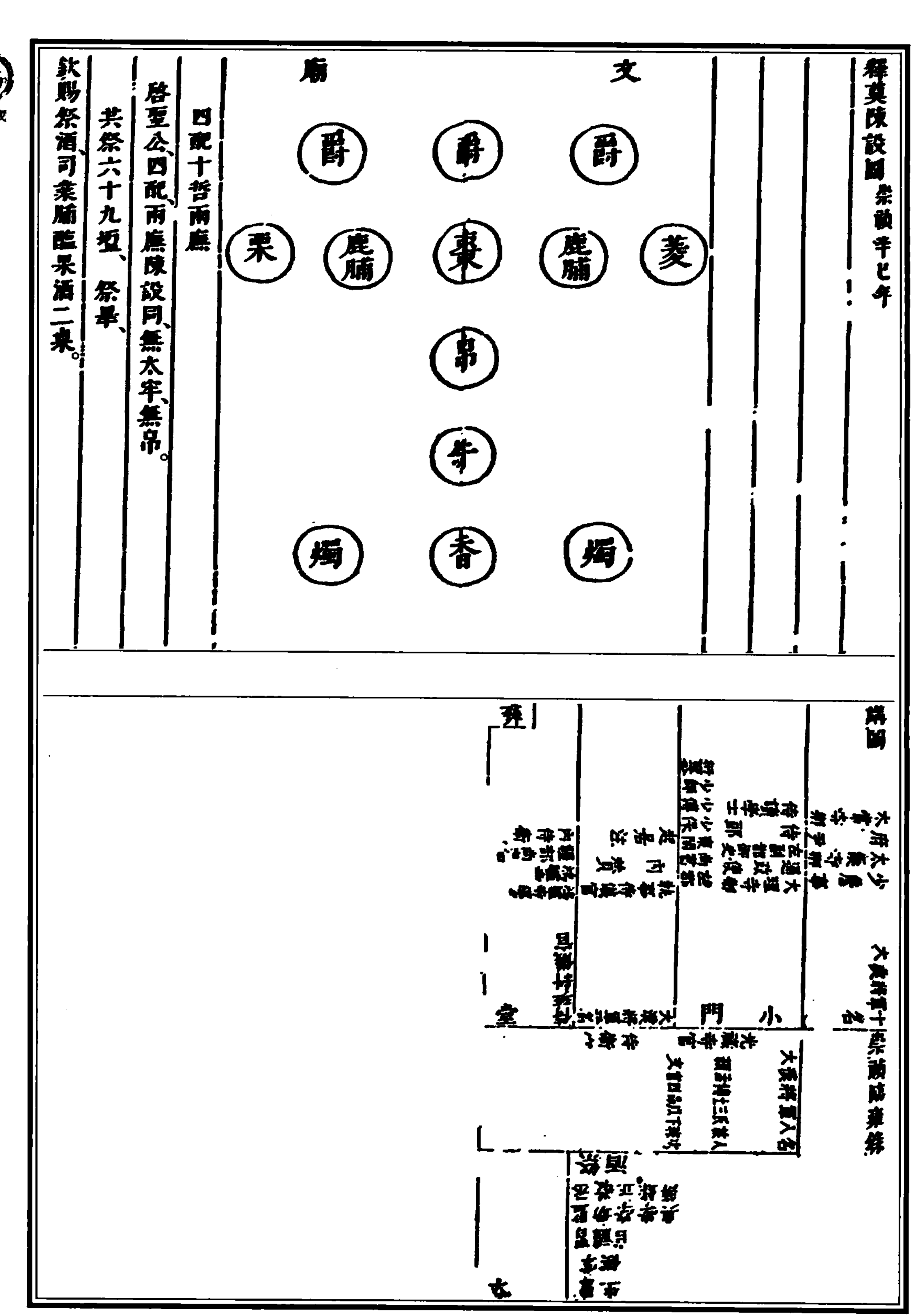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靴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遂如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亓官氏鄆國夫人。二年、賜文宣廟桓圭一、就廟立學、預養孔氏子孫。封弟子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公、郕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為侯。追封先儒魯史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為伯。此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按、孔林建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闕里、顧問先聖墓何在、子孫引道鑾輿至林奠謁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令詞臣排辞辨認、壘桓久之。今鑾路與亭俱存。

臨雍紀事 崇禎辛巳年　　祭酒南居仁

學稽臨雍、肇自古先。典明備於昭代、今上加意尊師。定三載一舉之制、歲維辛巳、實爲厥期。前一年、勅所司蒞厥事、問誰筭吉日、簡成儀、徵習啓、曰宗伯氏。問誰崇廟貌、飾堂廡、庀禮器、曰司空氏。問誰嚴宿衛、肅扈從、曰司馬氏。問誰潔粢盛、碩牲牷、正登歌舞佾之位、曰容臺氏。問誰司勸講、戒生徒、祗迎送、曰司成氏。臣居仁等厥期易中春而秋也、以工未告成、故易上浣而中也。以丁祭難並舉、故維時臣居仁蒞司成任、且歲有半矣、距期不一月、少司成臣衛胤文遷去。又數日、少司成臣羅大任以新任至。先期數月、大司空之屬以匠人、埏人、至人、畫繢諸人至、臨期以籩豆、几案、牲函、帟幕、琴瑟、鐘虡之屬至、諸生徒之蒞他署、歸里井者、次第以觀禮至。先十日、政府六卿以下有事與禮者、以演禮至、登降周旋、儼如上臨。將事、百執駿奔、環橋者皆後先至。十七日夜漏三鼓、臣率學官子弟候駕成賢坊東、師生鱗次、南北延數里。白露澄鮮、星月輝映、閶闔開禁鐘、知乘輿已駕矣。少焉、龍旂翔空、鸞聲和應、列炬照耀如晝。臣等跪迎、上入廟、先率師生趨彝倫堂拱候。禮畢、駕至、百官以次朝見、如秩宗儀。臣居仁進講尚書、臣大任進講周易、上端拱凝聽、天顏和霽、百官佇聽相慶。講畢、臣率師生出候駕成賢坊西、生徒觀光者千餘人、進退旋折、矩步不紊。中有言事者、命發國學候旨。次日表謝、賓賚勅諭、隆禮下逮、誠治朝盛典、臣等榮遇云。方釋奠禮成、上詳閱廟廡、命儀仗未合禮者撤之、神位參差者正之、爵盞未備者增之、幔帳不齊者易之、工竣而未盡飭者精之、未舉者督之、舞事勅禮臣議、皆屢疏參稽、歷數月始定。至尊崇六子、表章格言、尤上崇儒至意、曼超千古矣。臣忻逢盛事、謹載筆恭紀末簡。



四配十哲兩廡

啓聖公、四配、兩廡陳設同，無太牢、無帛。

共祭六十九位、祭畢、

欽賜祭酒司業脯醢果酒二桌。



孔門弟子傳略

明崇禎刻本

明・夏洪基 撰

《孔門弟子傳略》二卷，明夏洪基撰，明崇禎刻本。

洪基字元開，明末清初高郵（今屬江蘇）人。其書合《史記》、《家語》所載孔門弟子，得八十人。卷首《凡例》稱，《孔子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而言行散見別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四書人物考》及《備考》收録群書，龐亂無紀，先後失序。是編各傳首叙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語。其有歲年無考者，則依先後審定，庶幾一覽犁然。諸儒言行見於經史、典要明確者大書，列爲正傳。事瑣文異者小書附焉。至於極妄誕者，亦雜録備覽，而申以論辨。諸儒議論及先儒問答之語，習見經書，不能悉録，録其有關於學行者。如子夏之問《易》，足徵其學；曾子之言孝，足徵其行。其他事蹟闕略者，亦間存一二。又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人名下，如顏子傳孔子游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此叙次，詳略各異者，如冉有、樊遲戰於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爲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己，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閔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群書所載，其文多異，惟擇其雅贍者録之，審其訛謬者正之。或有疑誤難明者，則直據原文，不敢臆改一字。

《四庫全書總目》列是書入史部存目，謂其搜擇頗勤。然《論語》、《禮記》之文，在舊時人人習讀，亦一字一句備録不遺，未免冗贅。卷末附録者九人，爲仲孫何忌、仲孫説、左丘明、伯魚、子思、孟子、顔涿聚、公罔之裘、序點。其辨仲孫説與南宫适爲二人，顏涿聚與顏讎由爲二人，《論語》左丘明與傳《春秋》者爲一人，皆爲典核。至公伯寮之列於弟子，雖有《史記》爲據，然明代已罷其祀，洪基仍載入，似有失考。

孔門弟子傳略弁言

余旣編先聖年譜、付之剞劂矣、兒楨請曰、大人爲先聖譜其年、盍亦爲先賢次其傳乎。余曰、方山明卿兩先生則旣有述矣、奚復贅。兒曰、兩先生主乎四書者也、故凡言行之已見於四書者弗錄焉、非其全也。抑凡姓字之不見於四書者弗載焉、尤非其全也。余曰、然。於是因家語所次、雜採羣書、取其言行之典要者著於篇、其瑣細疑誕者以類附焉、而先賢庶幾無遺行矣乎。願三千之徒、姓字湮沒、莫可攷矣。七十子之外、如說與何忌以學禮、得丘明以受經、顓鯉與伋得之趨庭、而孟軻得之私淑、以至涿聚之流、雖不盡在及門之列、然而讙匪聖人之徒。今並爲彙而次之、以附於七十子之後、而聖門庶幾無遺賢矣乎。所覬者家乏茂先之乘、學慚滕仲之搜、得此失彼、博雅遺譏。有志聖賢之業者、其以是爲粉本焉可也。

時

皇明崇禎甲申歲三月、後學高郵夏洪基謹識。

孔門弟子傳略凡例

是編采摭諸賢事蹟、鉅細不遺、頗稱詳備。然載籍廓窮、見聞有限、闕漏不知凡幾、故取名傳略、以俟增訂。

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大槩、而言行散見别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四書人物考及備考收錄羣書、又龐亂無紀、先後失序。是編各傳首敘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論。其有歲年可考者、則依先後審定、庶幾一覽犂然。

諸賢言行見於經史、典要明確者、大書列爲正傳。其事蹟文異者、小書附焉。至有極誕妄者、亦雜錄以備覽、而申以論辯。然亦有不及辯者、讀者詳之。

諸賢議論及與先聖問答之語、習見經書、不能悉錄、錄其有關於學行者。如子夏之問易、足徵其學。曾子之言孝、足徵其行也。其他事蹟闕略者、亦間存一二。

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傳者、如顔子傳孔子遊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此敘次、詳略各異者、如冉有、樊遲戰于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爲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己、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閔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

羣書所載、其文多異、惟擇其雅馴者錄之。審其訛謬者正之。或有疑誤難明者、則直據原文、不敢臆改一字。

孔門弟子傳畧目錄

卷上

顔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卷下

曾參　澹臺滅明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晳哀　曾點
顔繇　商瞿　漆雕開
公良儒　秦商　顔刻
司馬犂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史記無　冉儒　顔辛
伯虔　公孫寵　曹邺
陳亢史記無　叔仲會　秦祖
奚蒧　公祖玆　廉潔
公西輿　宰父黑　公西蒧
穰駟赤　冉季　薛邦
石處　縣亶史記無　左郢
狄黑　商澤　任不齊
榮祈　顔噲　原桃
公肩　秦非　漆雕從
燕級　公夏守　句井疆
步叔乘　石子蜀　邽選
施之常　申績　樂欣
顔之僕　孔弗　漆雕俊
縣成　顔相　以上見家語
公伯寮　鄡單　秦冉
顔何　以上見史記

附錄

仲孫何忌　仲孫說　左丘明
孔鯉　孔伋　孟軻
顔涿聚　公罔之裘　序點

孔門弟子傳略目錄終

孔門弟子傳略卷上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孫俠爲邾子。其後夷甫字伯顏有功於周、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甫傳至繇、娶齊姜氏而生回、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於聖門、潛心聖學。陋巷志。○論語摘輔象云、顏淵山庭日角。○劉書新論云、顏淵重瞳。嘗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嘗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莊子云、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又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北齊劉子云、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子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

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家語○荀子云、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韓詩外傳云、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必將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韓詩外傳○衛波論云、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回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又云、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納履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路史云、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

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无解而去。○基按家語、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缺、匡人之疑、此作顏淵誤矣。且匡衛邑也、邑宰而曷爲爵君公之稱、桓魋、宋司馬也、宋臣而曷爲受匡人之令。顏子赤趨是倀安有從陽虎之事。孔子斯文自信、寧復發悲感之言。且其所云暴風擊拒軍士僵仆等語、俱誕不足信。此盡影借拔樹絕糧事而爲之者。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言。顏回入、孔子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於此。對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家語○又云、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又呂氏春秋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飯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韓詩外傳○列子云、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日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忘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顏子年二

十九、髮盡白、三十一而卒。家語○論衡云、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回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語○又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家語云、顏回死、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故孔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又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治身。而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家語○又云、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曰無有。○新序云、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基按、左傳孟獻子、范宣子、俱卒於襄公之世、去顏子之生數十年、豈另一顏回耶、抑非獻子事耶。當必有誤。

辟應旂曰、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爲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於當世之君臣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說、不違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史記云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家語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

旅、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韓詩外傳○基按韓非子所載子夏事、與此相類、未知孰是、特兩存之。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基按韓詩外傳以此為曾子事、未知孰是、亦兩存之。閔子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體寒失紖、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其後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閔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家語云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罰不用而天下治。○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藝六親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基按孔門諸賢無乎不學、初不以行藏異。閔子雖未仕季氏、或因季氏之召而有問、而家語遂誤謂為費宰耳。且其所云外為之陳王法者、非政之謂乎。必因其未仕季氏而疑之、則顏子簞瓢陋巷而不願仕、何以有為邦之問乎。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冉耕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家語後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

禮不習、于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尸子）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家語。○論語摘輔象云、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敗義而傷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一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家語）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論語摘輔象云、宰我提戶、是謂守道。）嘗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既而曰、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家語）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

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吾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孔叢子○又云、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瘳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復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言、故各言其方、欲傳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論語○大戴禮云、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耶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耶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呂氏春秋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史記云、宰我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基按、左傳諸御鞅諫簡公、正田常與闞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誤矣。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與田常爭也、豈不冤哉。愚故備載諸書以證其誣。

基按、宰我之在聖門、無他表見、徒以言語稱耳。而孔子猶且屢警之、至於晝寢之情、短喪之忍、雖復聖人之徒、有不能爲之諱者。子貢對衛將軍文子之問、自仲弓疾亡而外、凡聖門之表表者、皆爲攻其行、而不及宰我、有以也。若夫與田常作亂之事、自是訛謬相承、烏足爲宰我誣哉。

端木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辯爲說辭、孔子嘗黜其辯。家語○論語摘輔象云、子貢斗星繞口。○御覽云、子貢有山庭之象。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韓詩外傳。○說苑以此爲對趙簡子之問、其言小異。○又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論語○論衡云、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韓詩外傳云、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觀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舉其翼。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卽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歷告之。散見各傳中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未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

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奚爲知人矣。(家語)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將爲魯大夫)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其後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爭之、弗聽。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郕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於嬴。二十六年、衛侯輒自城鉏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初衛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奔魯。越二年、晉伐衛、衛人出蒯聵而殺之、立襄公之孫般師。齊復伐衛、立子起、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衛侯輒自齊復歸。後數年、諸師比等作亂、輒復奔宋、適城鉏。叔孫舒會越人、宋人納之。弗克、立悼公。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家語云、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

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乃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臨

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射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墟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人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二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韓非子云、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說苑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甚按、春秋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伐魯、魯敗之於郊。夏、公會吳子伐齊、復敗之於艾陵、而吳之伐齊也、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吳晉爭先。越子伐吳、大敗吳師、遂入吳。事與家語頗合、但伐魯之事不由田常、黃池之會未相攻擊、而是冬吳及越平、越未嘗滅吳也。越滅吳在孔子卒後六年、其非孔子所及言明矣。又子胥死諫、在越子率衆朝吳之後、其非子貢說越所及言、亦明矣。且韓子但言說齊、說苑但言說吳、與所謂五國不合、而子貢說辭大類戰國策士捭闔之談、當是後人附會飾事以相誇耳。子貢雖云善爲說辭、豈如是之傾危者哉。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毋奪毋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

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家語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家語云、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夫。○又云、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此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莊子云、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云、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于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與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隧、入於淵、其危必矣。東郭亥色駭而號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于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說苑云、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用而于之不止者、是毀廉也。爽行毀廉、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又云、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幹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應。子貢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以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軾、五偶則下。○韓詩外傳云、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又云、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于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基按、此言是謂孔子使子貢誘婦子也、其侮聖莫大焉。○博物志云、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烏、子路搏之、社神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呂氏春秋云、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悅、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

孔子既歿、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哀公後孫于邾、乃遂如越、卒于有山氏、終子貢之言。

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貲財於曹魯之間、家累千金。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七十子之徒、子貢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列子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以及一國、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基按、聖門自顏淵而外、穎悟莫如子貢、其尊夫子之至、亦莫如子貢、殆所稱智足以知聖人者乎。其諸應

封辭命、出使不辱、實行已之大端、匪徒口舌見長已也。至於鬻財之事、則孔子嘗譽其貨殖、冉求亦謂爲賈人。而其造原思也、肥馬輕裘、中緋表素、其事不可謂誣。乃楊升庵曲爲之諱、謂其多聞多見以爲學、有若貨殖、然則於不受命、作何解耶。夫得勢益彰、孔子賴之、多財惡足爲子貢累哉。

冉求

冉求字子有、魯人、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性多謙退、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家語 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論語 孔子去魯在陳、季康子以桓子之命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必以孔子爲招云。史記 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敎聖師。家語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冉求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聞之曰、義也。左傳 既戰、季康子謂冉求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康子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求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康子悅。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康子

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康子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於是自衛反魯。家語○韓詩外傳云、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夫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論語云、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家語云、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左傳云、哀公二十三年、宋元公夫人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冉求之爲季氏宰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又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家語○說苑云、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

薛應旂曰、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爲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軍、誠義矣。乃若束帛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爲季氏聚

敍、道與。子華之求、冉之皆生於退也。何使其進於中道、則後深剛毅、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鳴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爲、固夫人之樂取者也。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卞人、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性鄙而不達於通變。家語○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初、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家語○史記云、子路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家語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一作如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仁且知、惡有不足矣哉。荀子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家語云、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

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論語。○家語云、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子路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又嘗侍側、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殷芸小説云、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腰。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綦按、子路性剛而鄙、其事孔子、言語戇直、則有之。若謂懷石盤欲中孔子、則聖門之賊耳。孔子何以絜傳稱之哉。此齊東野人之語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又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孔叢子云、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由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新序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家語。○又呂氏春秋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衛波論云、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此爲何鳥。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顏淵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綿、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子路仕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

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器）孔子爲大司寇、使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將墮成、孟氏不欲、圍之弗克。（左傳）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及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既而膰肉不至、孔子遂適衛。其後孔子自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家語）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

○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又云、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墨子云、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出來、卽食之。○搜神記云、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時其大如掌①。孔子曰、何不探其車甲、引而奮登②。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及草木、久者皆神、爲妖怪、故謂之五酉③。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欲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此乎。絃歌不輟、子路

烹之、其味甘、病者興。明日遂行。子路仕衛爲蒲宰、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知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既治蒲、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敎、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家語○韓非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飱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飱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飱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飱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飱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慕按、郈、叔孫氏之邑也。子路仕於季氏、不應爲郈令。至於孔子去魯、以受女樂耳、今乃謂以季孫之讓而去、其妄審矣。

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家語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於齊。齊陳瓘陳恒兄、字子玉。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於是及齊平。左傳

初、衛君輒父蒯聵出亡

在外、諸侯數以爲讓。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 及蒯聵自戚入於衛、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强盟之、而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子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在魯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 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家語○論語隱義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路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鬬狀欲投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黶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之。○或云、衛人壺黶守門、殺子路。子路之子仲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子路在聖門、以政事著名。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家語○□□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遇、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其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毋乃猶以梃撞乎。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

從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否、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諒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借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啖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言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云、少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家語○論語摘輔象云、子游從文、是謂敏士。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行、凡衆之動得其宜也。於是退而學禮。自後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家語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奠池徹、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又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又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

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檀弓○又云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子游仕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又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家語云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家語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産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産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説苑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家語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論語摘輔象曰、子夏握丘是爾受祖。

為人性不弘。習於詩、能通其義、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
之。家語○相傳今毛詩序子夏之遺說也。嘗問於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一日、讀詩已畢、夫
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
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
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
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
矣。詩曰、蓬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
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
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
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
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
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韓詩外傳
○孔叢子載此以為讀書、其言小異。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
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
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
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
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
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
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
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
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
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
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
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
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
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
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
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蜂蛤龜
珠、與月為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
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
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

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家語○尸子云、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又云、子夏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臞。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君子也。家語○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家語云、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處者焉。家語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荀子 及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貞、一作大塡 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一作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一作貸子相 文王學乎鉸時子斯、一作錫疇子斯 武王學乎虢叔、周公學乎太公、一作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 仲尼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韓詩外傳云、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兕肩逐我君、拔茅下格而還之、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基按、子夏文學之儒、而謂與匹夫較勇、此必無之事。且其所云爲衛行人、及從君三事、不見他書、蓋附會田文、吳起爭功事而爲之者、其誕妄無疑。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

孔子卒後、教授於西河之上。西河之民疑以爲夫子、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家語○呂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立、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

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樂記○列子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焉。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論語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何休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以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家語

薛應旂曰、子夏之後爲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至李斯而燔先王之經、滅六藝之籍、卒以其學禍天下。蘇子謂卿實致之。夫斯既出於卿、則探本窮源、敘之不善、當自商始矣。

而不知君子之設科，固不可追其既往，亦不能廻其將來，在學之何若也。孟子戰國大賢，從之遊者皆一時英俊，乃高子獨棄而學他人，孟子不得而保其終焉。由此觀之，安知斯之所學，不有叛於夫子，而爲之辭者，安能必斯不叛於己之教乎。又烏可以末流之弊，而歸其咎於商也。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家語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韓詩外傳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家語以此爲子夏事。○家語云：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頹乎其順。啟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序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既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檀弓○又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列子云：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

貴位不喜、不侮不伏、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家語

孫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愚也。及觀曾子稱衰往乎、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孔門弟子傳略卷上終

校記

①「見其」句：按此句有脱誤。《搜神記》卷一九原文作「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

②「何不」二句：亦有誤，右引作「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

③酋：當作「酉」，見《搜神記》。下同。

孔門弟子傳略卷下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曾參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四書備考○論語摘輔象云、曾子珠衡犀角。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治、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究焉。家語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說苑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家語○韓詩外傳云、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

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韓詩外傳。○大周正樂記云、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猶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曾子性至孝、嘗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家語。○孟子云、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搜神記。○論衡云、曾子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戰國策云、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琴操云、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又云、曾子耕太山之下、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吟。○天中記云、曾參行孝、枯井湧泉。○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云、曾子受孝經、事親孝、嘗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家語。○韓非子云、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

之、是敬子歎也。父歎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蓬玄說也。○說苑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命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家語○莊子云、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韓詩外傳云、子路曰、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齊嘗聘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家語○說苑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某按、孔子三十五歲以魯亂適齊、四十二歲而反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孔子在齊、曾子未生也。又孔子如葉、適楚、在哀公五六年間、而齊景卽卒於五年之秋、晏子又先十年卒。曾子年十六始受學於楚、則景晏皆已卒矣。况初學之時、德業未著、烏有卽聘以爲卿者乎。又况孔子在楚、非在齊乎。家語所云齊聘爲卿、或在悼公之後、則未可知、而謂從孔子於齊、當景晏之時、則謬矣。曾子親既歿、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韓詩外傳○又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莊子云、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曾子志存孝道、嘗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

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又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遊、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呂氏春秋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筆記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史記云、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說苑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檀弓云、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廏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又云、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韓非子云、衞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韓詩外傳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論語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將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殁。檀弓。○又云、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家語。

薛應旂曰、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觀其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間、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也哉。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云、少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予去就然諾爲名。家語。○又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史記云、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鈞命訣云、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家語。○博物志云、滅明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劒、斬蛟皆死。既渡、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恡意。○又云、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遂不收葬。

基按、孔子以容取人之語、以宰我例觀、則家語所云有君子之姿者是也。旁攷之韓非子及大戴禮、其語正同、而史乃謂其貌惡、則求之文理、不復可通矣。或又因其斬蛟投璧事、遂謂貌武而行儒者、亦非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作子皐。齊人、或衛人。又云高氏之別族、高傒十代孫也、其先仕於魯。檀弓云、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云、三十歲。長不過六尺、史記云、五尺。狀貌甚

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見知名於孔子之門。衞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考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 子羔仕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爲吾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檀弓 ○又云、成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聞之、遂改之。○家語此事作子游。 又仕衞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有蒯聵之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在魯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 子羔既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

乎。家語○通幽賦注云、衛蒯聵之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與其間乎。○韓非子云、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門出、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基按、子羔不踰不隧、惡有滅髭鬚衣婦人衣之事。至謂孔子相衛、衛君欲執而逃、則齊東野人之語、其妄不足辯也。

哀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左傳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道。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家語○禮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其嘗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 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顏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說苑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

遂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諾、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往過子賤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家語

又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淸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呂氏春秋云、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

聰、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韓非子云、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有未益。○基按、家語及呂氏春秋皆謂子賤鳴琴而單父治、此獨謂其心憂而臞、當是誤以子期爲子賤耳。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武又云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云少三十六歲。嘗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又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 樊遲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左傳

薛應旂曰、樊遲請學稼圃、雖疑於陋、觀其還齊師則入、蓋切己近實、非迂遠而闇於事情者也。

有若

有若字子有、一云字子若。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云少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家語○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檀弓云、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嘗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

哀公八年吳伐魯、與戰於夷。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猶吾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孔子既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夫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夫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劉子玄云、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逮尼父既沒、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其枝、孟子所謂有若似聖人、當亦如子游云然耳、初不言狀似也。且但曰欲事、而見阻於曾子、亦未必即事也。史遷乃以爲狀似而附會其說、孔門諸賢豈如是之迂且陋耶、宜其來子玄之駁矣。但四科十哲、不過偶記陳蔡之相從耳、若以此爲有子貶、則曾子亦不與是列者、何以升四配哉。

驛大經曰、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得死所、幸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閑賓主之儀。家語 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子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禮記○淮南子云、公西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原憲

原憲蠶引釋竹憲字子思、宋人、或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家語嘗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悸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韓詩外傳○列子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檀弓薛應旂曰、以原憲之貧而辭爲宰之粟、殆兼於獨行君子矣。雖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一云名萇、字子芝魯人。家語○史記云齊人。○論語摘輔象云、公冶長擢輔、是謂習道。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基按、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生犧、楊偉翁聞馬嘶而辨其相罵、則古人通鳥獸語者蓋或有之、但不應易能作韻語耳。其韻語則後人附會之。觀二書所紀不同、可見矣。

南宮縚

南宮縚一作韜、論語作适、史記作括。字子容、魯人、以智自將。家語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嘗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家語○呂氏春秋云、魯穆公時、辛寬見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隟、屋之蔚也。鴻鵠鳳凰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說苑云、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其人不若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之。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亦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基按、家語史記俱不載南容年歲、然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年必長於伯魚。伯魚五十而卒、卒後又七十六年、而穆公始立。使南容及見穆公、則其年當百二三十歲、此必無之事也。疑是說苑所云南宮邊子之譌、蓋括或作适、而适與邊字亥豕相近耳。但不知邊子爲何許人、薛方山氏之南容傳未爲的據。今姑仍之而附錄說苑以存疑。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遂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衆、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遠從孔子、特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爲人臣。家語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史記

曾點

曾點字子晳、史記作曾蒧、字晳。參之父也。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家語 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 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蓋孔子之所謂狂也。檀弓 ○□□云、少康子曲烈封於鄫、至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於是改鄫爲曾、以爲姓。時巫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鄫故也。點以狂自廢。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長猶死也 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呂氏春秋

顏繇

顏繇史記作無繇 字季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家語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 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家語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家語 ○史記云、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爲更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請留之。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家語 ○史記正義云、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年四十、無子、今復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木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曰、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之、命他以故也。○文疑有闕誤、取以備攷。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史記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家語 ○姓源云、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節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衆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激也。

公良儒

公良儒史記作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公良儒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家語

秦商

秦商字不慈、（史記作子丕。按左傳作丕茲、近是。）魯人、（或云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家語○左傳云、襄公十年、公及諸侯會吳於柤、晉人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陬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顏刻

顏刻（史記作顏高。）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於是以甲士圍之。又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為僕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家語）

司馬犁耕

司馬犁耕（史記作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為人性躁、好言語。（家語）嘗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見兄向魋行惡、常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其後向魋作亂、以曹叛。（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巢與之盟、而攻之。子頎騁而告向巢、巢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於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左傳）

（薛應旂曰、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所不能免。舜之象、周公之管蔡、季札之光僚、柳下惠之盜跖、亦各權其恩義之輕重、量其時勢之緩急、而早為之所耳。向魋作亂、牛常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託跡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巫馬期

巫馬期字子期、（史記作巫馬施、字子旗。）陳人、（或云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家語）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餱於韞丘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韓詩外傳）子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家語○又云、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論衡云、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梁鱣

梁鱣（一作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史記云、少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家語）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宗魯友、宗魯死於衛、（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爲驂乘焉。及公孟奪豹之官與邑、豹將作亂、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乃止。（左傳○莊子云、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冉儒

冉儒字子魚、史記作冉孺字子魯、一作曾。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家語

顏辛

顏辛史記作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 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檀弓

伯虔

伯虔字楷、史記作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家語

公孫寵

公孫寵史記作公孫龍。字子石、衛人、或云楚人 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說苑

曹卹

曹卹、史記作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或云蔡人。

陳亢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大夫子車之兄弟也、少孔子四十歲。家語 嘗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檀弓○墨子云、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古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叔仲會　孔璇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或云晉人。少孔子五十歲、一云少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家語

基按、孔襄旣與叔仲會迭侍孔子、則亦弟子也。當爲著其名。

秦祖

秦祖字子南。家語○或云秦人。

奚蒧

奚蒧字子偕。家語○史記作奚容蒧字子皙、或云衛人。

公祖茲

公祖茲字子之。家語○史記作公祖句茲、或云魯人。

廉潔

廉潔字子曹。家語○史記作字庸、或云衛人。

公西輿

公西輿史記作輿如字子上。家語

宰父黑

宰父黑字子黑。家語○史記作罕父黑字子索。

公西蒧

公西蒧字子尚。家語○史記作字子上、或云魯人。

穰駟赤

穰駟赤字子從。家語○史記作穰駟赤字子徒、或云秦人。

冉季

冉季字子產。家語○或云魯人。

薛邦

薛邦字子從。家語○史記作鄭國字子徒。蓋薛誤爲鄭、而邦則避漢高祖諱也。

石處

石處字里之。家語○史記作后處字子里、或云齊人。

縣亶

縣亶一作縣豊字子象。家語

左郢

左郢字子行。家語○史記作左人郢字行、或云魯人。

狄黑

狄黑字皙之。家語○史記作字皙、或云衛人。

商澤

商澤字子秀。家語○或云字子季、魯人。

任不齊

任不齊字子選。家語○史記作字選、或云楚人。

榮祈

榮祈史記作榮旂字子旗。家語○或云魯人。

顔噲

顔噲字子聲。家語○或云魯人。

原桃

原桃字子籍。家語○史記作原亢籍。或作原亢字籍。

公肩

公肩有一作宇子仲。家語○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或云魯人。或云晉人。

秦非

秦非字子之。家語○或云魯人。

漆雕從

漆雕從字子文。家語○史記作漆雕徒父。或云字子有。

燕級

燕級字子思。家語○史記作燕伋字思。或云魯人。

公夏守

公夏守字子乘。家語○史記作公夏首字乘。或云魯人。

句井疆

句井疆字子疆。家語○或云衛人。

步叔乘

步叔乘字子車。家語○或云齊人。

石子蜀

石子蜀字子明。家語○史記作石作蜀。或云成紀人。

邽選

邽選字子飲。家語○史記作邽巽字子斂。或云魯人。

施之常

施之常字子常。家語○史記作字子恒。或云魯人。

申續

申續字子周。家語○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黨字周。一作申棠。或云魯人。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論語

李登曰、棠字非棠棣之棠、蓋與棖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體亦作瞨、楟亦作棎、鎗亦作鏿、六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棖亦音振、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樂欣

樂欣字子聲。家語○史記作樂欬。或云魯人。

顔之僕

顔之僕字子叔。家語○史記作字叔。或云魯人。

孔弗

孔弗史記作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也。嘗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

方至、樂而勿驕。患之方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家語

漆雕侈

漆雕侈史記作哆字子斂。家語。○或云魯人。

縣成

縣成字子橫。家語。○史記作字子祺、或云魯人。

顏相

顏相字子襄。家語。○史記作顏祖、字襄、或云魯人。

公伯寮見史記。以下四人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公伯寮卽申繚。背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

基按、公伯寮旣不見家語、且愬子路以沮仲尼、其非聖人之徒可知。我　明程敏政奏罷其祀、有以也。姑依史記次之。

鄡單

鄡單字子家。

秦冉

秦冉字開。

顏何

顏何字冉。或云魯人。

基按、孔子弟子、家語所載者七十六人、史記所載者七十七人、俱不合七十二之數。而家語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則史記不載、史記公伯寮、鄡單、秦冉、顏何四人又家語所無。且其名字亦多異同、殊不可攷。乃或又增蘧瑗、林放而申棖、申黨、琴牢、琴張、薛邦、鄭國皆析一人爲二、則疑且濫矣。今但從家語而附錄史記、以備參攷。至于祀典之或因或革、非所及也。



附錄

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子諡懿 僖子仲孫貜之子也。初、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既歸、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 又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子 仲由之議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左傳○說苑云、懿子會城成周、獄得麑、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基按、懿子既師事孔子而被服其教、則君臣之大分公私之名義宜有聞矣。至於墮三都之舉、懿子反異於二子者、何也。蓋二子憤乎家臣之叛、而懿子幸有家臣之比也。觀公斂處父之言曰、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想懿子亦屈於大義而有難以顯拒孔子者、故處父云然耳。嗟乎、公室衰微、强臣竊據、其來非一日矣。雖以孔子爲之師、亦且奈之何哉。

仲孫說

仲孫說、一作閱。 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基按、左傳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

惟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據此則敬叔爲懿子之弟。朱子因僖子說與何忌之語其次偁倒、遂以敬叔爲懿子兄、誤矣。以僖子命與懿子俱師事孔子。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自周反魯、道彌尊矣。弟子稍益進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家語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左傳

基按、自索隱以南容爲仲孫閱、朱子因之註論語、而人物考及備考遂俱以敬叔事入南容傳、非也。蓋僖子命二子同事孔子、不應敬叔獨在七十子之列也。且其所云事孔子、特師之以學禮、未必如顏曾輩束脩稱弟子也。南容傳既有辯矣、故此特次敬叔事。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左傳序○劉歆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順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韋昭國語序○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

○口口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而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齊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基按、孔子仕魯爲司空、進爲大司寇、實因季桓子。故孟子曰、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此言魯侯不與三桓謀、與孟子不合。且謂召孔子爲司徒、亦與左傳家語諸書不合也。胥應旃曰、余觀左丘明內外傳、所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尚其人、治其章句。逮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挾于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不言於胥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惟、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攷其說、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攷見云。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娶於宋开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

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安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家語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論語 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檀弓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孔子墓東。

孔伋

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並於秦費劾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孔叢子○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孔叢子云、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思嘗受業於曾子、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狩於諸侯、夫子未嘗失

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孔叢子。又云、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不愧於道。○又云、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巳陷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孔叢子。○又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吾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孔叢子○韓非子云、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㮏氏之子不孝、其行何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㮏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

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眉、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鬒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齊尸文子生子不類、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治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尸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以何爲。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孔叢子○又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敝土、蓋爲賓主之餘驩。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論父兄。今車遂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說苑○孔叢子云、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財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

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竊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性、而加之以學問、則無惑矣。孔叢子○又云、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蕭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南面堂上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檀弓○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檀弓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非。葬孔子墓南。

薛應旂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於此歟。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人之眞傳矣。

孟軻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名激、字公宜、一云名彦瑛、娶仉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闕里志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患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又云、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韓詩外傳○一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孟子年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容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又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義者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道既通、館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既而去梁適齊、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宣王以孟子爲上

卿、而不能用。韓詩外傳云、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蕤冬至必凋、吾亦時矣。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列女傳　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　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　孟子之學、以性善、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崇王賤霸、闢楊墨、卑管晏、言必稱堯舜、而乃所願、則學孔子。故嘗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又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顏涿聚

顏涿聚、[史作濁鄒、即顏庚也。]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呂氏春秋]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涿聚仕爲齊大夫。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成子乃釋戈趨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納成子者。[韓非子]

左傳云、晉荀瑤伐齊、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其後荀瑤又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基按、史記涿聚作濁鄒、當是傳寫之訛。孔門弟子姓名、家語、史記多異、皆此類也。獨謂濁鄒子路妻兄、而孔子主其家、則是以涿聚爲讐由也。夫讐由爲衛大夫、而涿聚爲齊大夫。孔子至衛、不應主齊大夫之家。其誤審矣。又涿聚雖云學於孔子、名不在七十子之列、而史云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遂以爲弟子之總稱、是又無繇之誤矣。蓋無繇年長於諸弟子、而事孔子獨先也。史以顏無繇、顏讐由、顏濁鄒三人混而爲一、讀者不可不辯。

公罔之裘 序點

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家語]

基按、二子之名、弟子解及史記所不載、然考家語射義之文、首言門人、後言二三子、則其爲孔子弟子可知。今特著其名、以俟參訂。

孔門弟子傳略卷下 終

校記

①安：當作「失」，見《孔子家語》卷二。

孔門儒教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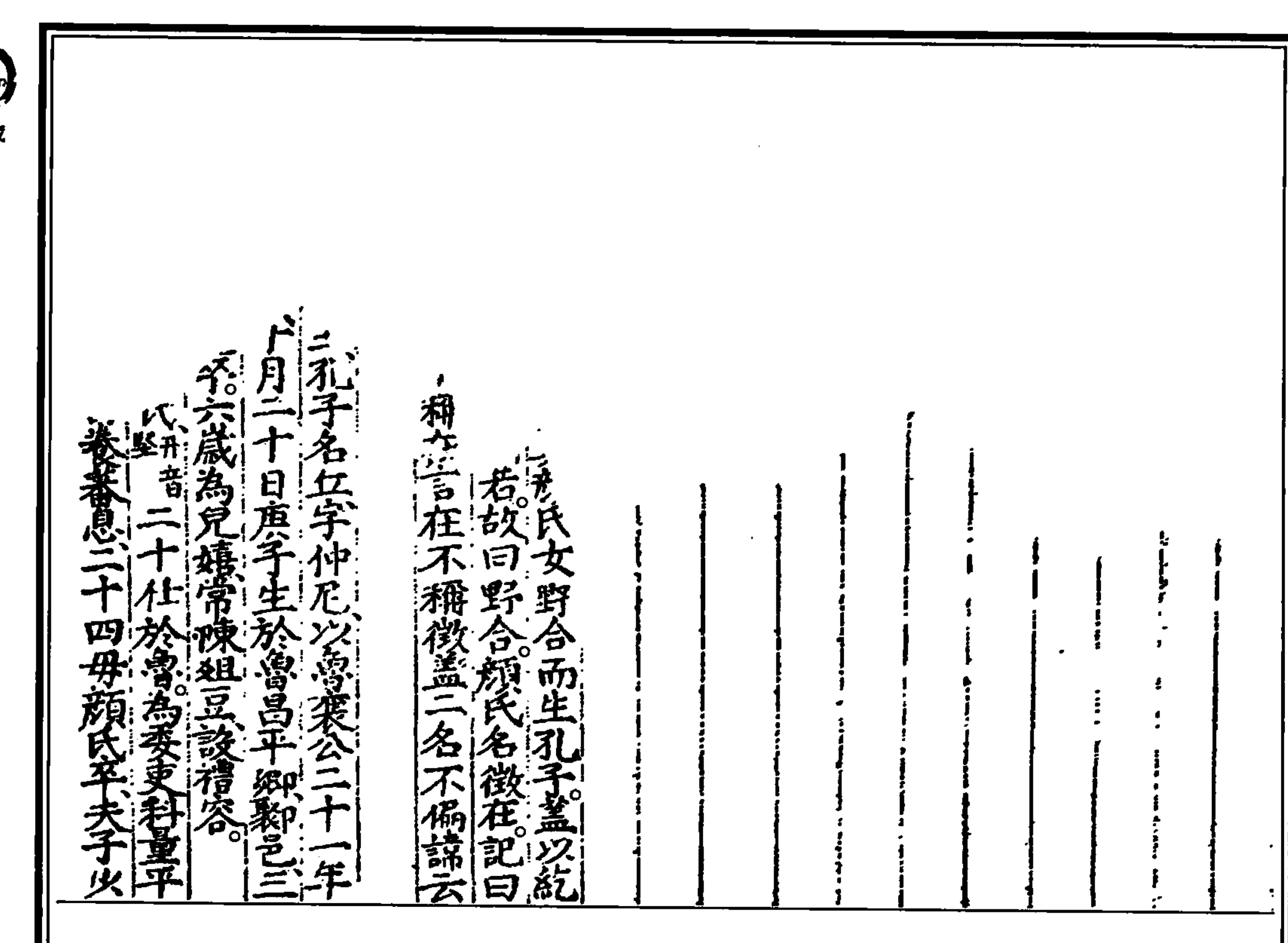
明刻本

明・佚名 撰

《孔門儒教列傳》四卷，明佚名撰，明刻本。

全書圖文相輔，每頁皆上圖下文，表現儒學人物事蹟、典故。卷一載孔子及顔回等十人，卷二載有若等十九人，卷三載曾子至孟子六人，卷四載陶潛至朱熹等九人。圖凡一百五十餘幅，各圖均以六字或八字分刻於左右兩柱，如孔子「適周問禮老聃」、「杏壇設教三千」、「入魯廟觀欹器」；顔回「顔回陋巷樂道」；閔損「閔子父留母」，等等。圖像刻工拙樸，文字大量使用簡體，錢伯城先生推斷撰者爲元人或元人入明者，書刻於明初書坊（《孔門儒教列傳跋》）。是書前有三頁殘缺，下文也有部分殘損，但全書總體保存尚爲完好。

本書以圖文展現儒學人物主要事蹟，通俗易懂，不失爲一種宣揚儒學思想主張的有效方式。所收儒學人物，孟子之後即接以陶潛，且陶潛圖像有五幅之多，過於周敦頤、張載、二程，可謂標新立異。書中一百餘幅版畫，刻工較精細，極有研究價值。全書刊刻總體頗佳，但亦有多處誤字，如「嘉」誤「加」，「封」誤「對」之類，讀者詳之。



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蓋以紇
若。故曰野合。顏氏名徵在。記曰
稱言在不稱徵蓋二名不偏諱云
孔子名丘字仲尼、以魯襄公二十一年
月二十日庚子生於魯昌平鄉、鄹邑三
六歲為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
氏、堅 升音 二十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
養蕃息、二十四母顏氏卒、夫子以

本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塟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
未忘也。
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又見而問禮。既而告人
官 其賊 不倫 學在四夷猶信 郯東夷人故云 二十九
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
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
夫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
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
怡然望高而遠志也。曰、丘得其為人
長眼如望羊、如望羊視也 如王四國非
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言樂於萇弘。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
之表 像表也 河目而龍顙黃帝之貌也。修肱而龜
長九尺六寸成湯之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
謙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乎。興上王也言有德能
實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

適周問禮老聃

杏壇設教三千

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蓬累、隨也。言自覆蓋相携隨而行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出、謂門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孔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三十六歲、以魯季平子之亂適齊。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政在節儉。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景公乃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木石、山也。夔一足獸也。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水之怪龍、罔象。（一名沐腫、食人。）土之怪羵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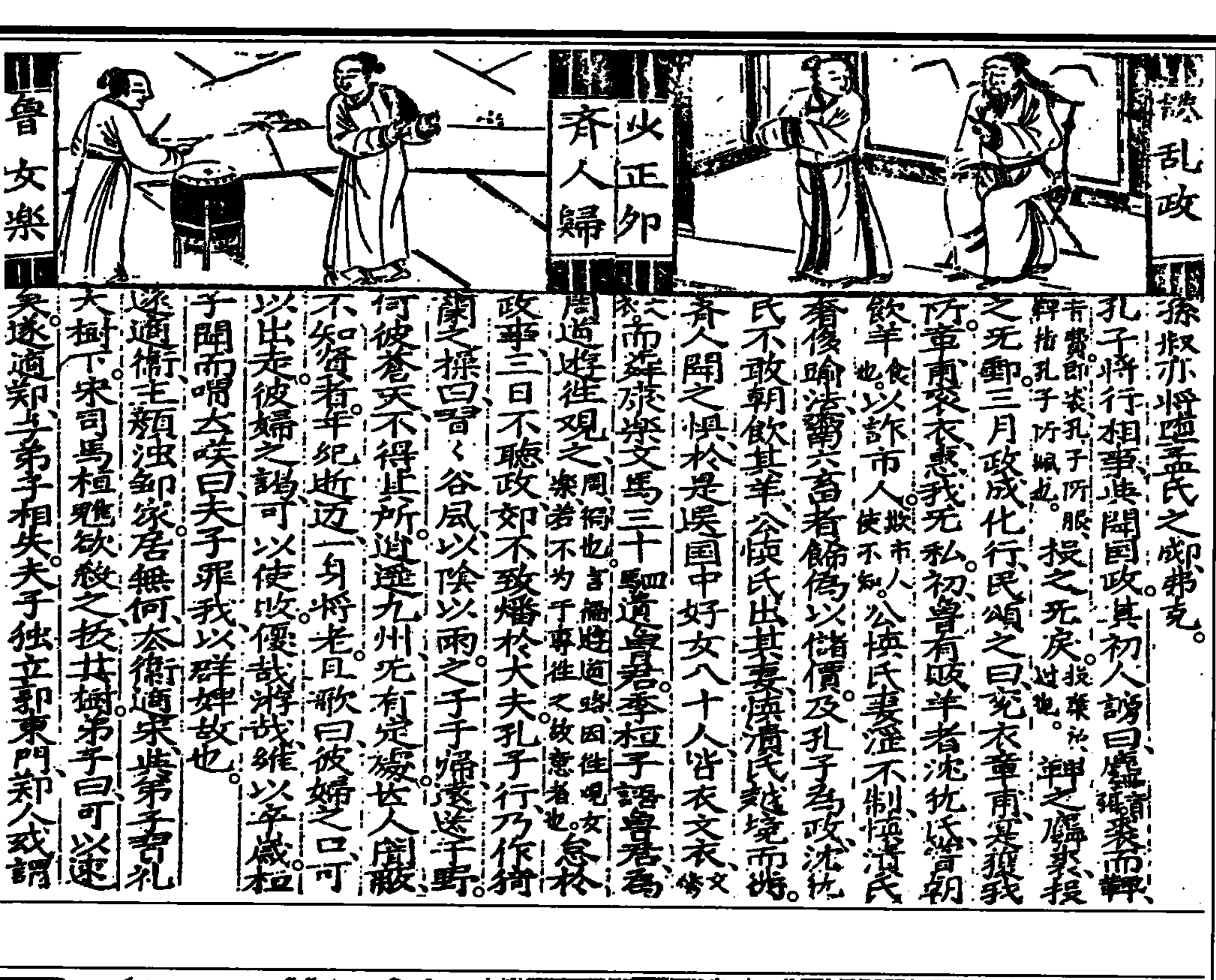


入魯廟觀欹器

孔子為中都宰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坐則鑑戒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盈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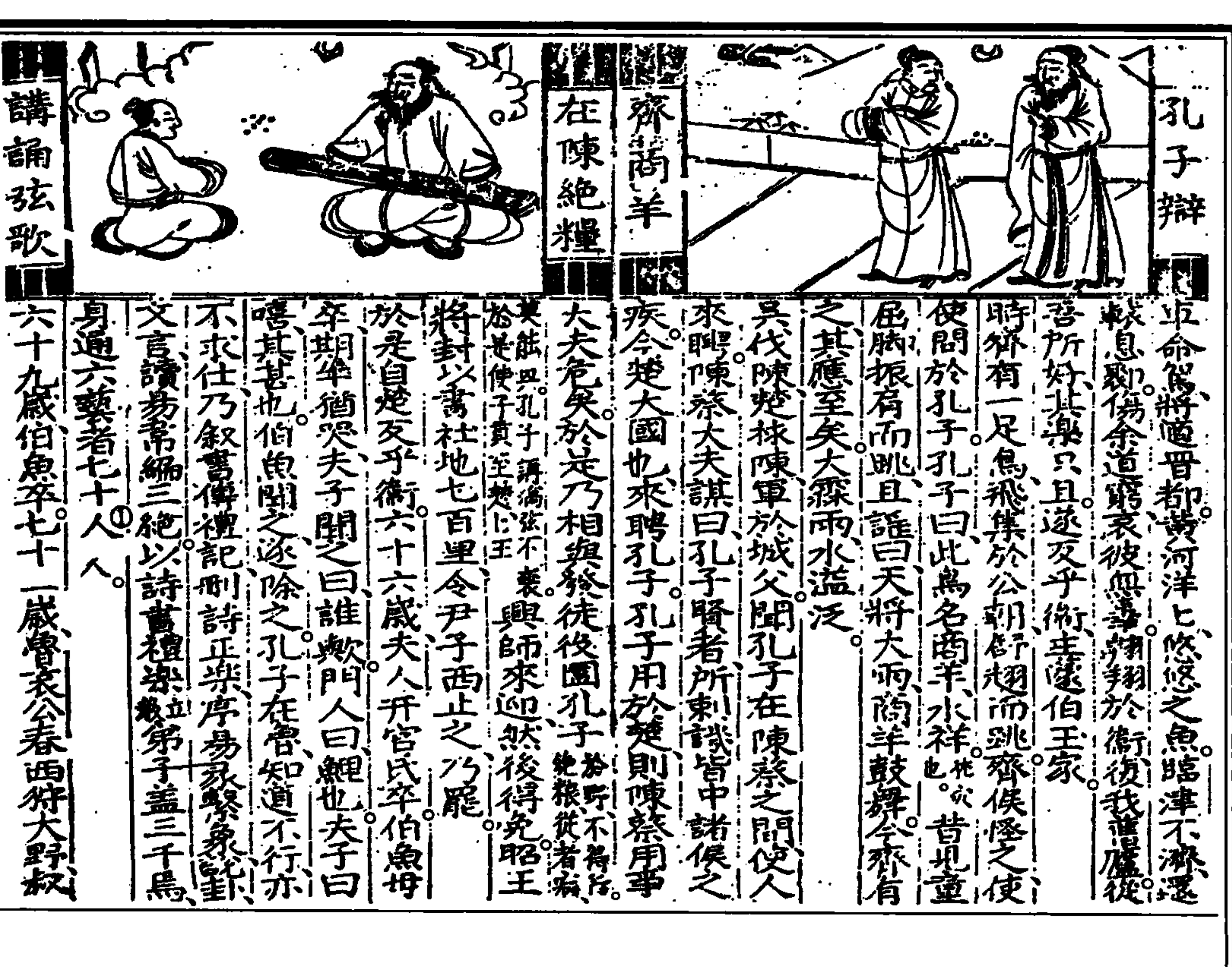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則焉。（魯居東、故云。）定公曰、學子所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濕。）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如高黍下稌之類。）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相焉。齊人歸侵魯鄆讙龜陰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



孫叔亦將墮孟氏之郕、弗克。
孔子將行相事、與聞國政。其初人誦曰、麛裘而韠、（青黃色裘、孔子所服。韠指孔子所佩也。）投之無戾。（投棄於遠也。）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頌之曰、袞衣章甫、寔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初、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食也。）以詐市人。（欺市人、使不知。）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
齊人聞之懼、於是選國中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文繡之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四馬。）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之、（周、徧也。言徧遊道路、因往觀女樂、若不爲子專往之故意者也。）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郊不致膰於大夫。孔子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且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使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聞而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遂適衛、主顏濁鄒家。居無何、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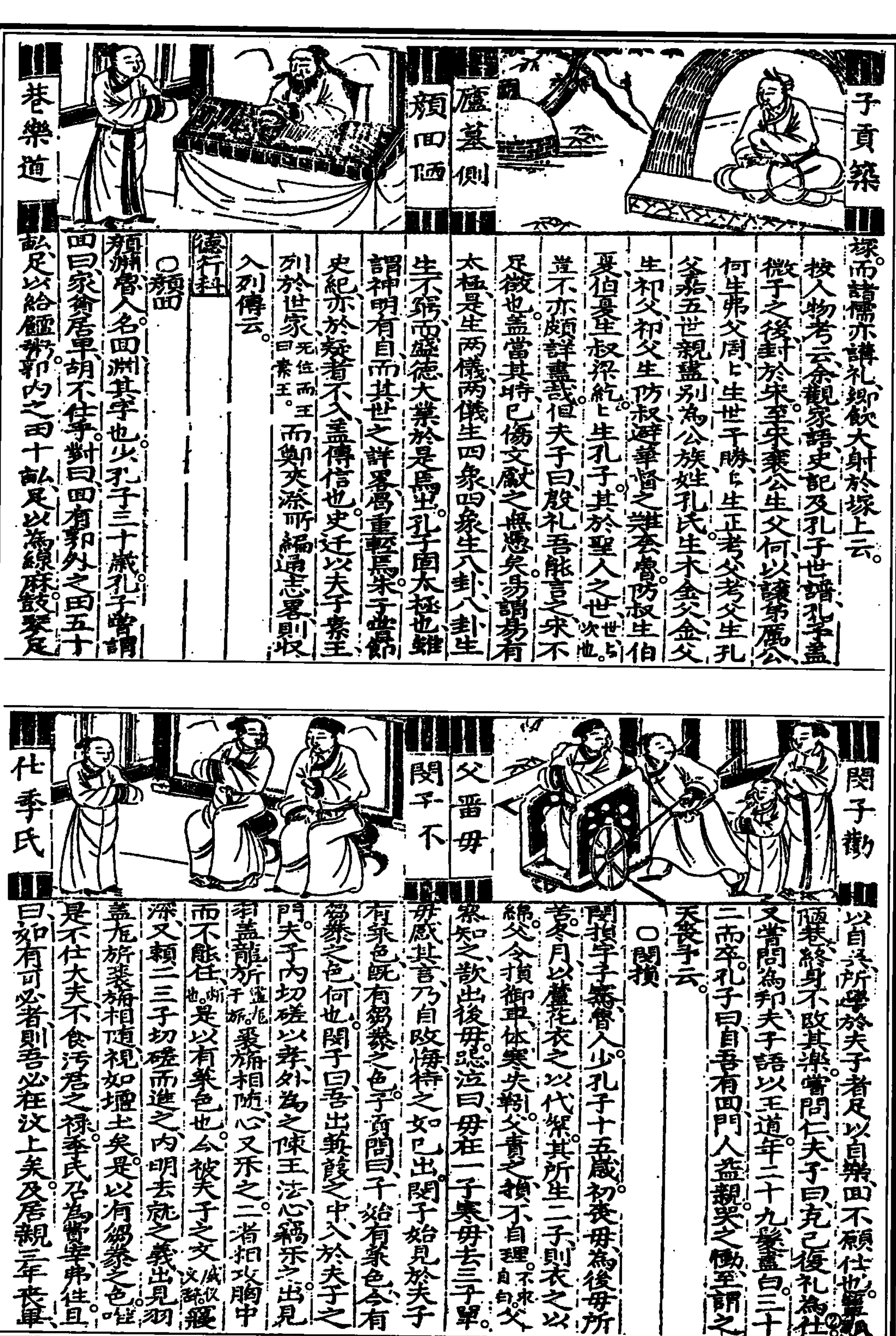
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頭似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狗無所得食、故纍纍然。）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遂適陳、主司城貞子。歲餘、自陳適蔡。聞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又適衛、時年六十二也。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丘乎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至、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升



丘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余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大霖雨、水溢泛。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止之、乃罷。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十六歲、夫人幵官氏卒。伯魚毋卒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孔子在魯、知道不行、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以詩書禮樂教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人①人。六十九歲、伯魚卒。七十一歲、魯哀公春西狩大野、叔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漣洏、取日之吾觀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數隱公元年、下記哀公之十四年、舉十二公之行事、盖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云。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負手卻後、以曳其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放、依也。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欲示在阼階以為主、在西階以為賓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言己死、無以自取法。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復各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與魯人往從塚上而家者百有餘人、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祭祀其



冢。而諸儒亦講礼、鄉飲大射於冢上云。

按人物考云、余觀家語、史記及孔子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於宋。至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何生弗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其於聖人之世、（世与次也。）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憑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生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世之詳畧、何重輕焉。朱子嘗節史紀、亦於疑者不入、蓋傳信也。史迁以夫子素王、列於世家、（无位而王曰素王。）而鄭夾漈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德行科

○顏回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嘗問仁、夫子曰、克己復礼為仁。又嘗問為邦、夫子語以王道。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体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不求自白。）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感其言、乃自改悔、待之如己出。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既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畫龍于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不能斷也。）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威儀文辭。）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可必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



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弾也。)切々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过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断之以礼、不亦君子乎。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稱。有癩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厉也。

○仲弓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一十九歲。雍父賤而行恶、仲弓寬厚簡黙、不表於父、故夫子有犂牛之喻。以德行著名。嘗請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夫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時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及問仁、則曰、請事斯語。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稱之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如客、不以貧自累。如借、不以貴自恣。)

言語科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宰我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說、夫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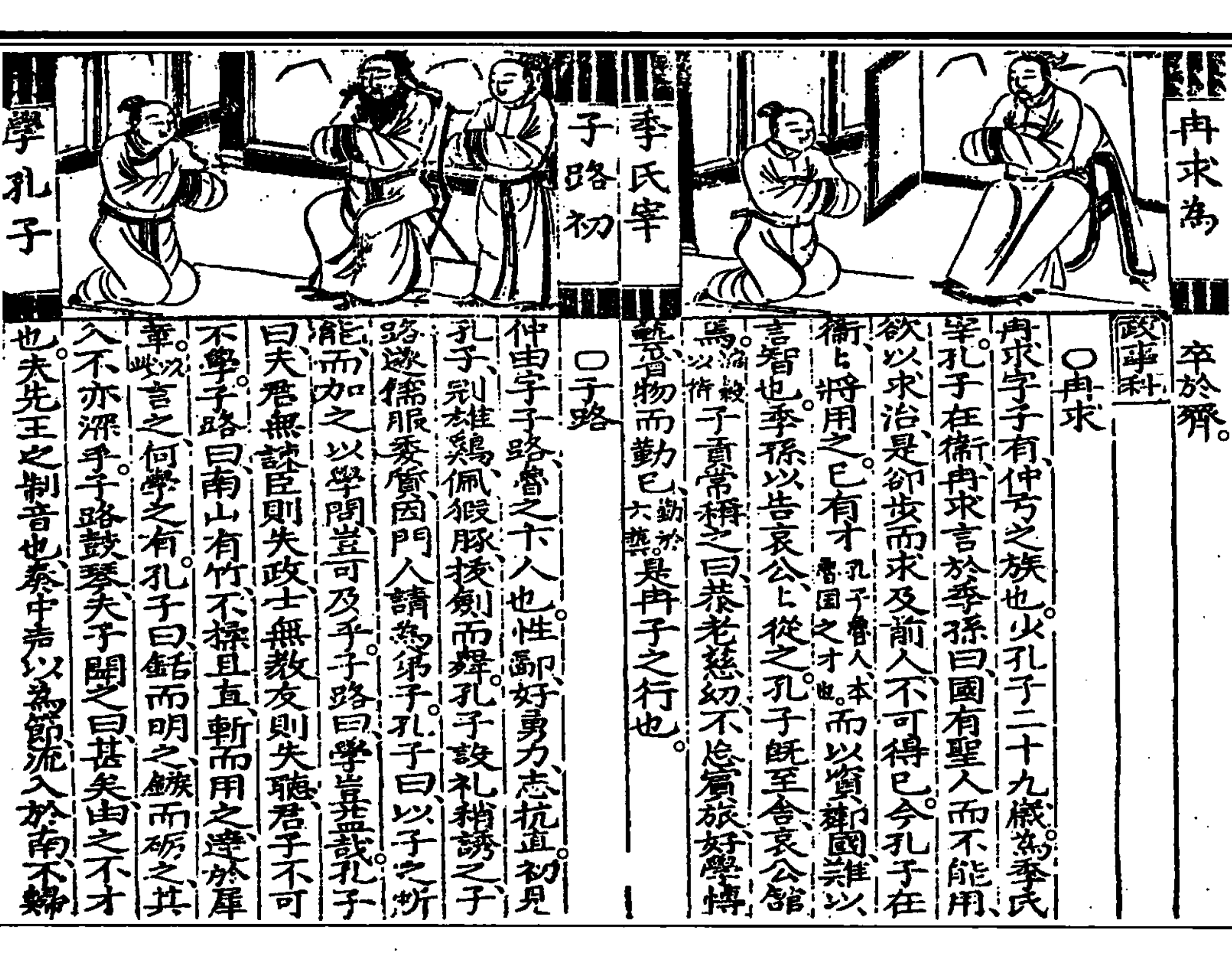
按、史迁謂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可見其相情而不相與謀也、豈得助之為乱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善為說辞。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对曰、曾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

按、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先貧後富、善居積、故孔子言其不受命而貨殖焉。嘗相衛、資(累千)金、後



卒於齊。

政事科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孔子魯人、本魯國之才也。）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治殺以術）子貢常稱之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是冉子之行也。

○子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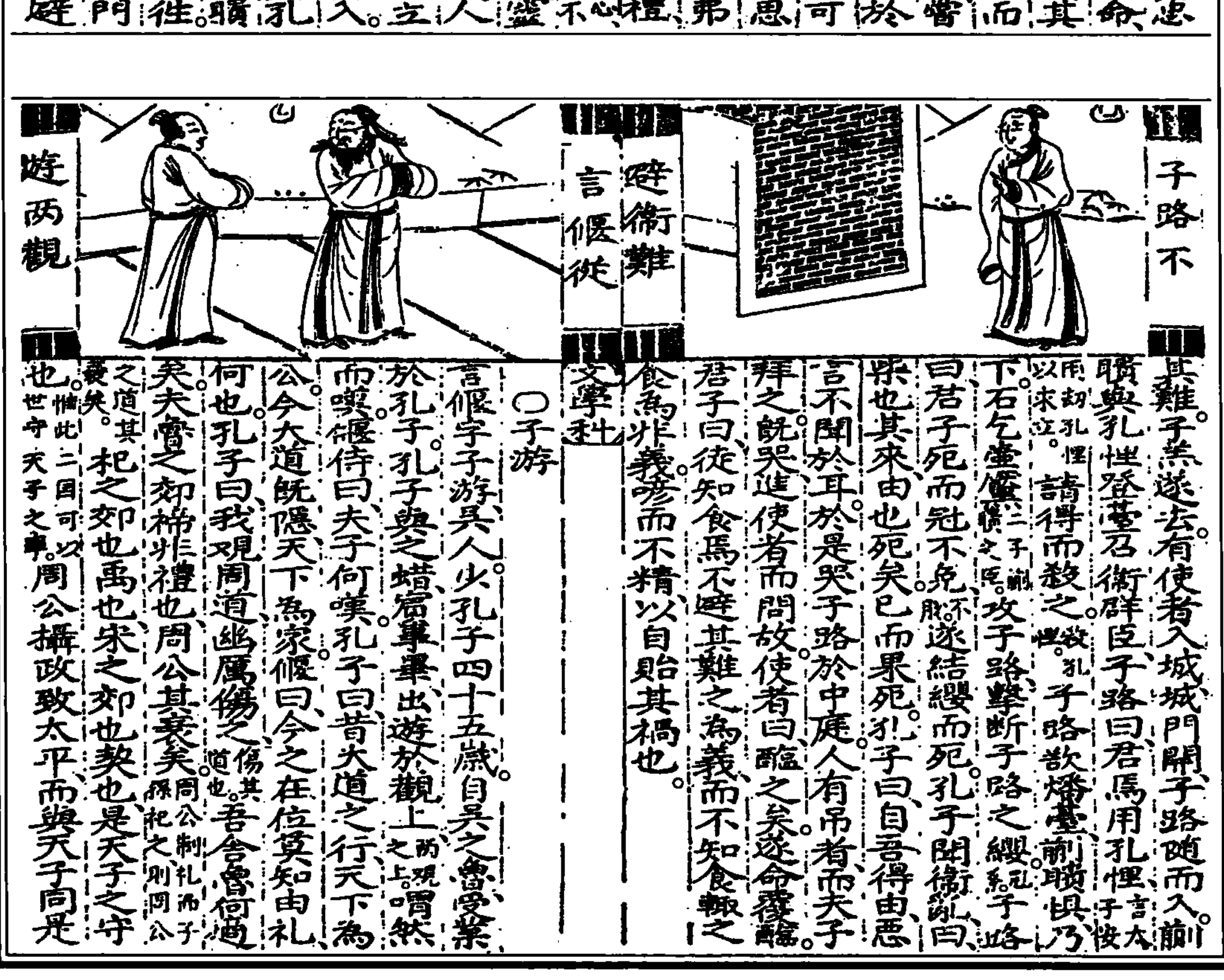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鷄、佩猳豚、拔劍而舞。孔子設禮稍誘之。子路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銛而羽之、鏃而砥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夫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方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子路要我、（由為人誠信、故射欲與要約。）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射竊地叛君、故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升而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比和也。）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稱其三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



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施。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日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之人皆有不忍于親之心、然而必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是時趙鞅納蒯聵于戚。）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



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召衛群臣、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言太子使孔悝劫以求立。）請得而殺之。（殺孔悝。）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二子蒯聵之臣。）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系冠。）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不脫。）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君子曰、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殄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文學科

○子游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與之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上、（兩觀之上。）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傷其道也。）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周公制禮、而子孫祀之、則周公之道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守也。（惜此二國可以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



禮也。(公雖致太平、不過人臣、不當行禘禮。)偃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許偃習於礼也。先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以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礼也、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文子之子。)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在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



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於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爲教、邑人皆弦歌、稱思至今。今吳郡有子游塚云。(吳即今蘇州府。)

〇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孔子常出行、顏淵後。(從也。)遇雨、欲假蓋。(假借傘蓋。)顏淵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爲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問知詩之爲用大否。)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蹶然書驚貌。)負墻而立、(問畢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曰、弟子敢不承乎。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俱未詳。)帝嚳學乎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不燒、至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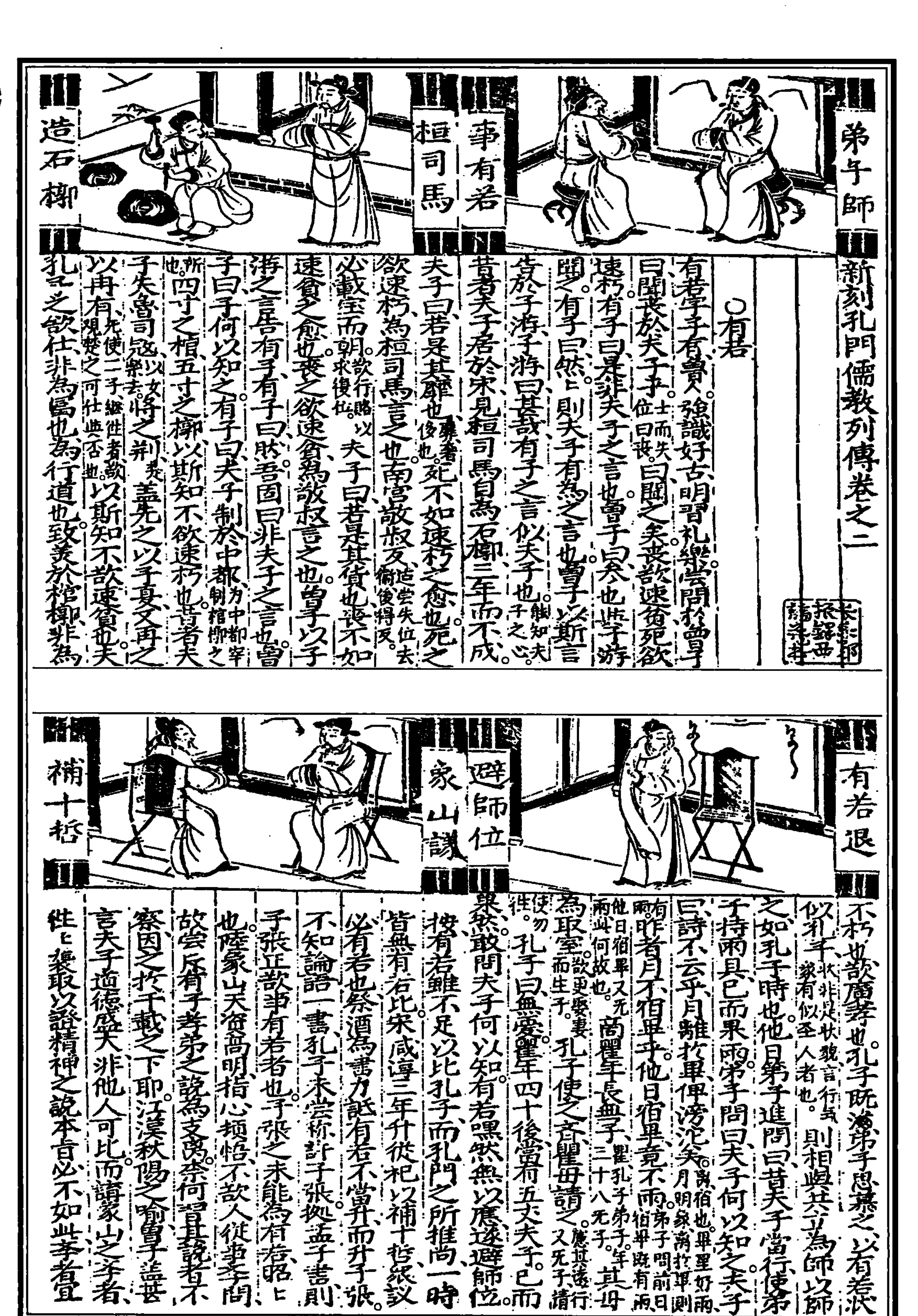
文侯　師子夏　子夏論　聽音樂

（崙山常上西王母石室中常隨風雨上下。）堯學乎尹疇、（尹子作居疇。）舜學乎務成昭、（務成昭。）禹學乎西王國、（西羌之夫人。禹生于西羌。）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洋。太）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圣人、亦又有師也。夫子既沒、子夏居西河（今山西汾州。）教授、為魏文侯師。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声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相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燕、安也。）溺志、衛音趨數（迫促而煩速也。）煩志、齊音傲辟（居肆而偏邪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喪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曰、商、汝何无罪也。吾與尒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尒罪一也。（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无異子夏。）喪尒親、使民未有聞焉、尒罪二也。喪尒子、喪尒明、尒罪三也。尒何无罪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圣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礼、而孔子亦嘗屬於傳春秋云。　一卷終

校記

①七十人人：當作「七十二人」，見《史記・孔子世家》。

②仕：當作「仁」。



新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二

○有若

有若字子有。魯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士而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能知夫子之心。）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奢侈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造嘗失位去衛。後得反。）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所也。）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以女樂去。）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使二子繼往者。欲觀楚之可仕與否也。）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夫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欲廣孝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狀非是狀貌。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者也。）則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畢宿也。畢星好雨。月明象離於畢則有雨。）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宿畢既有雨。他日宿畢又無雨。此何故也。）商瞿年長無子。（瞿孔子弟子。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為取室。（欲更娶妻而生子。）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慮其遠行又無子。請使勿往。）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以應。遂避師位。

按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右比。宋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稱許子張。攷孟子書。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之於千載之下耶。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非他人可比。而請象山之學者。徃徃襲取以證精神之說。本旨必不如此。學者豈



許之。

○子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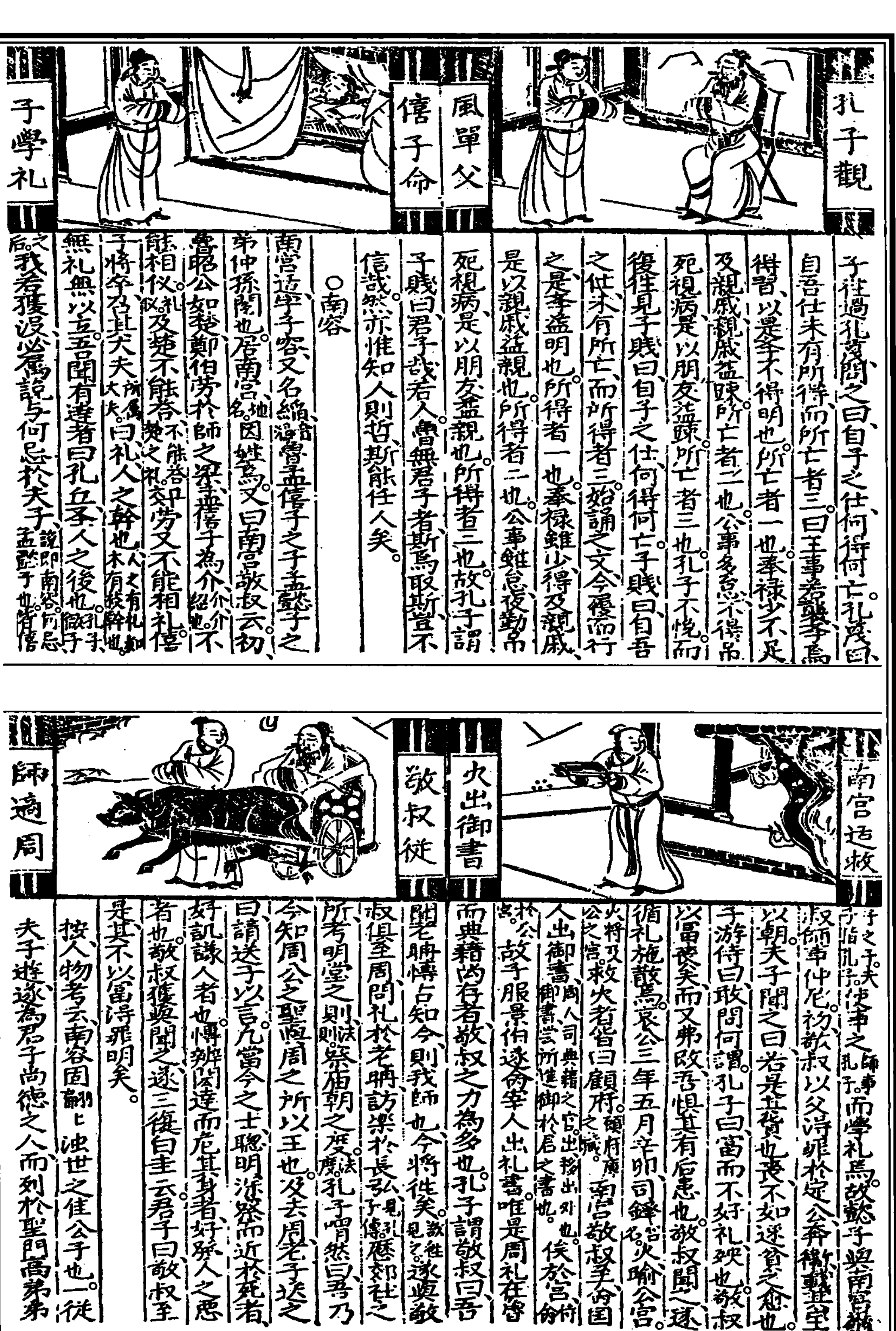
子賤姓宓、音宓。名不齊、字子賤、魯人。今兗州東郡城舊單父地也、東有子賤碑。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接者勿拒絕。毋望而許也、仰望者勿輕許。許之則失守、喪已所守。距之則閉塞。人與我不相親。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至也。度之不可測也。言為政者當如高山深淵、使人不能窮極測度、斯居上之體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地近水曰瀕。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扱音及、手至地也。迎而吸之者陽橋也、魚名。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謂或去或來也。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驅車以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事也。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於十



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凡事取稟以為法度也。孔子曰、昔堯舜听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恐君听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因請君近吏善書者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免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伯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使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子賤曰、君不知賤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也。於是子賤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從容鳴琴而單父自治。

不齊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按、政事篇云、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子賤皆仕。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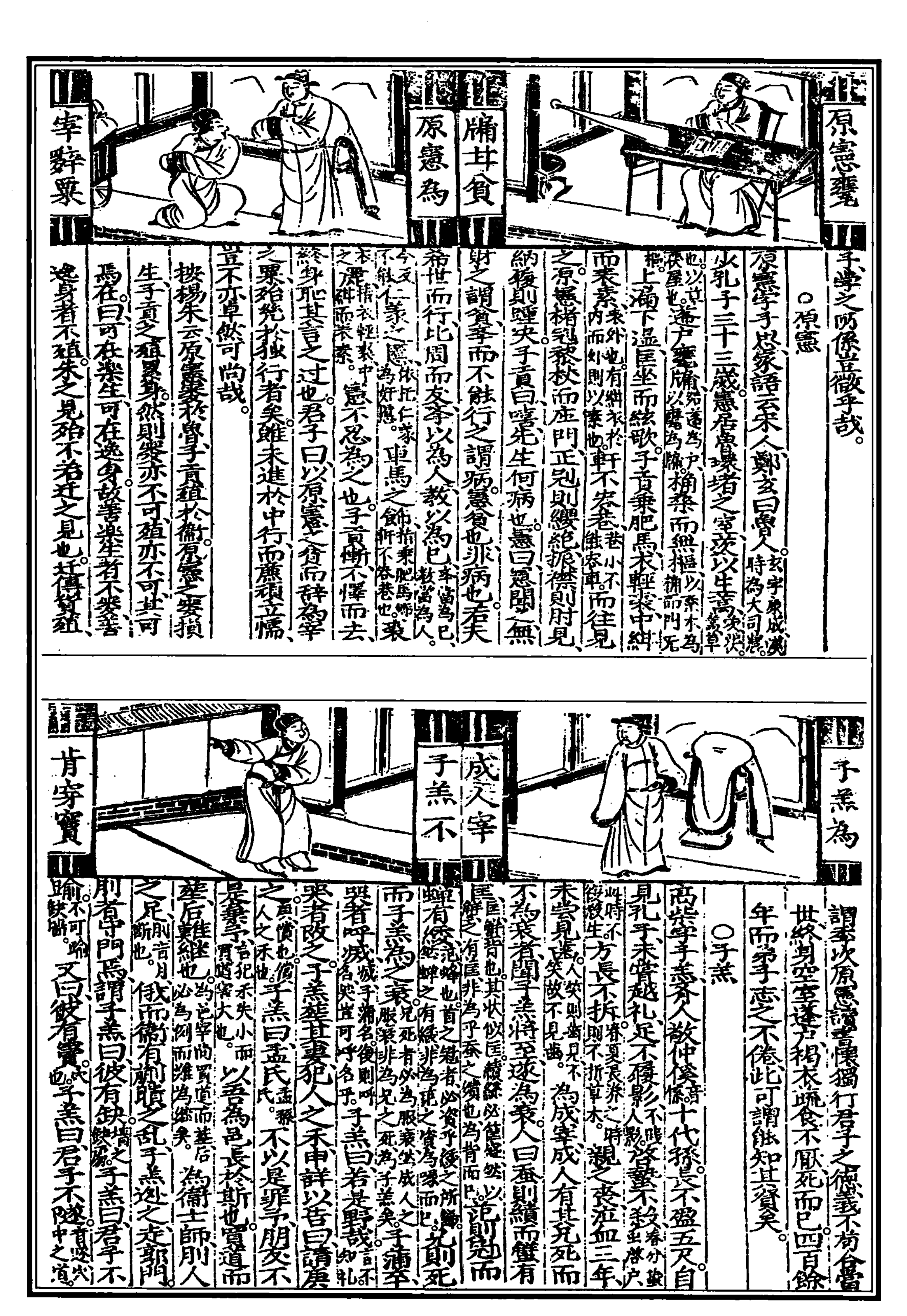
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曰王事若龔、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故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豈不信哉。然亦惟知人則哲、斯能任人矣。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音滔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地名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介、紹也。不能相儀。礼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不能答楚之礼。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所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人之有礼、如木有枝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孔子、微子之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容、何忌、孟懿子也。僖

子之子。夫使事之、師事孔子。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父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后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踰公宮。火將及公之宮。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周人司典籍之官。出、移出外也。俟於宮、御書、嘗所進御於君之書也。侍命於公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我師也、今將往矣。敬叔從、見之。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見孔子傳。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法則。察廟朝之度。法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訕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明矣。

按人物考云、南容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一從夫子遊、遂為君子尚德之人、而列於聖門高第弟



子學之所係豈微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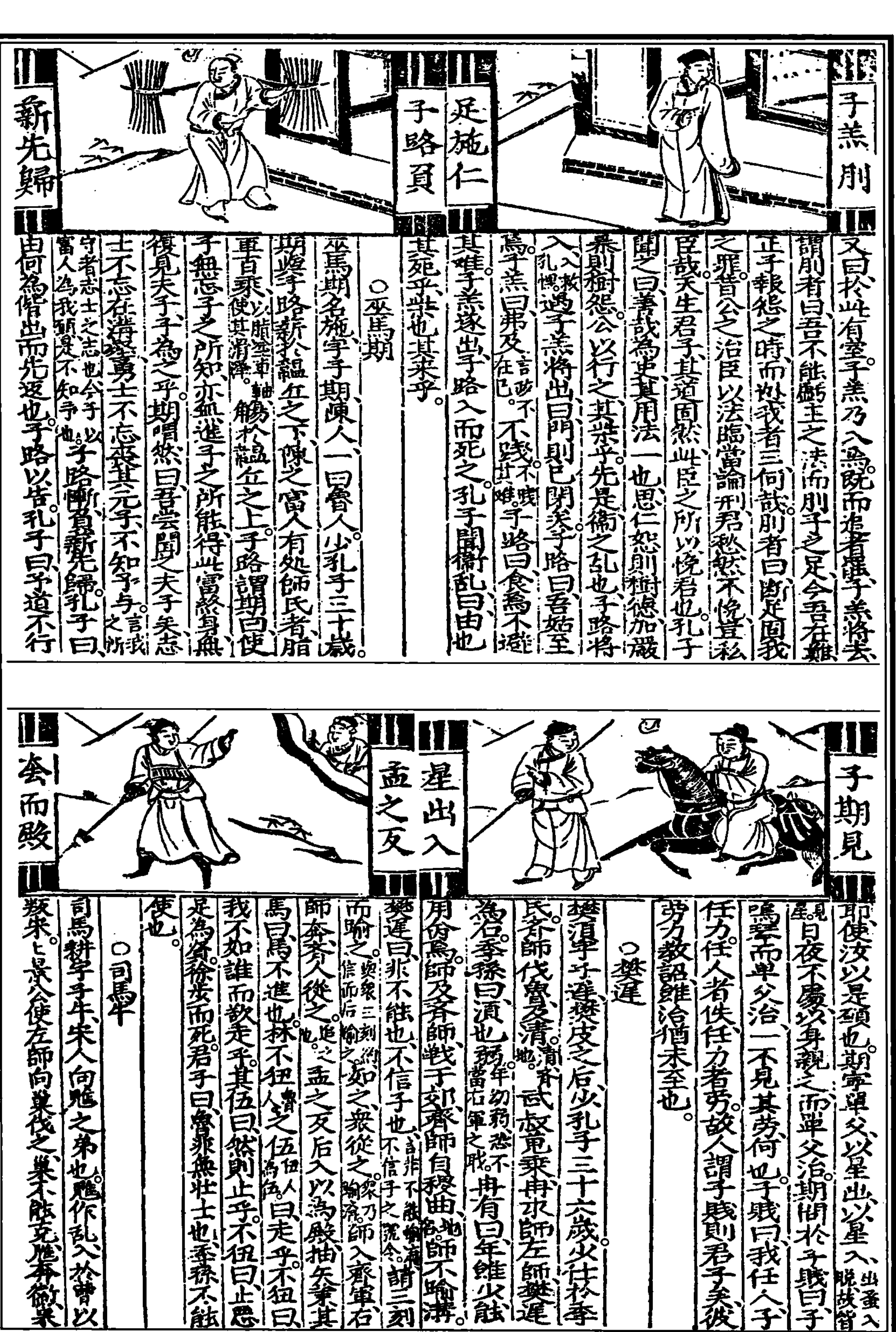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玄字康成，漢時為大司農。）少孔子三十三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茨，蓋草也。以草茨屋也。）蓬戶甕牖，（編蓬為戶，以甕為牖。）桷桑而無樞，（以桑木為桷而門无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素，外也。有紺衣於內而外則以素表也。）軒不容巷，（巷小不能容車。）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本當為己，教當為人。）（今反）仁義之慝，（依托仁義為奸慝。）車馬之飾，（指乘肥馬，軒不容巷也。）衣裘之麗，（指衣輕裘中紺而表素。）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君子曰：以原憲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

按楊朱云：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朱之見殆不若迁之見也。迁傳貨殖，謂素以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謂能知其貧矣。

○子羔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傒（音係）十代孫。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不踐人影。）啓蟄不殺，（春分啓蟄出戶，此時不殺生。）方長不折，（春夏長養之時，則不折草木。）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人笑則齒見，不笑故不見齒。）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匡，蟹背也。其狀似匡，績絲必筐盛之，以匡非為子蠶之績也，為背而已。）范則冠而蟬有緌，（范，蜂也。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蟬有緌非為范之資，為喙而已。）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兄死者必為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為兄之死，為子羔矣。）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名。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乎。）子羔曰：若是野哉。（言不知禮。）哭者改之。子羔之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庚，償也。償人之禾也。）子羔曰：孟氏（孟孫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言犯禾失小而買道害大也。）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為邑宰尚買道而葬，後必為例而難為繼矣。）為衛士師，刖人之足。（刖，音月，斷也。）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牆之缺處。）子羔曰：君子不踰。（不可踰缺牆。）又曰：彼有竇。（穴也。）子羔曰：君子不隧。（自竇出，穴中之道。）



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愁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羔乎。先是衞之亂也、子路將入、(救孔悝。)遇子羔將出、曰門則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在已。)不踐、(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衞亂、曰由也其死乎、柴也其來乎。

○巫馬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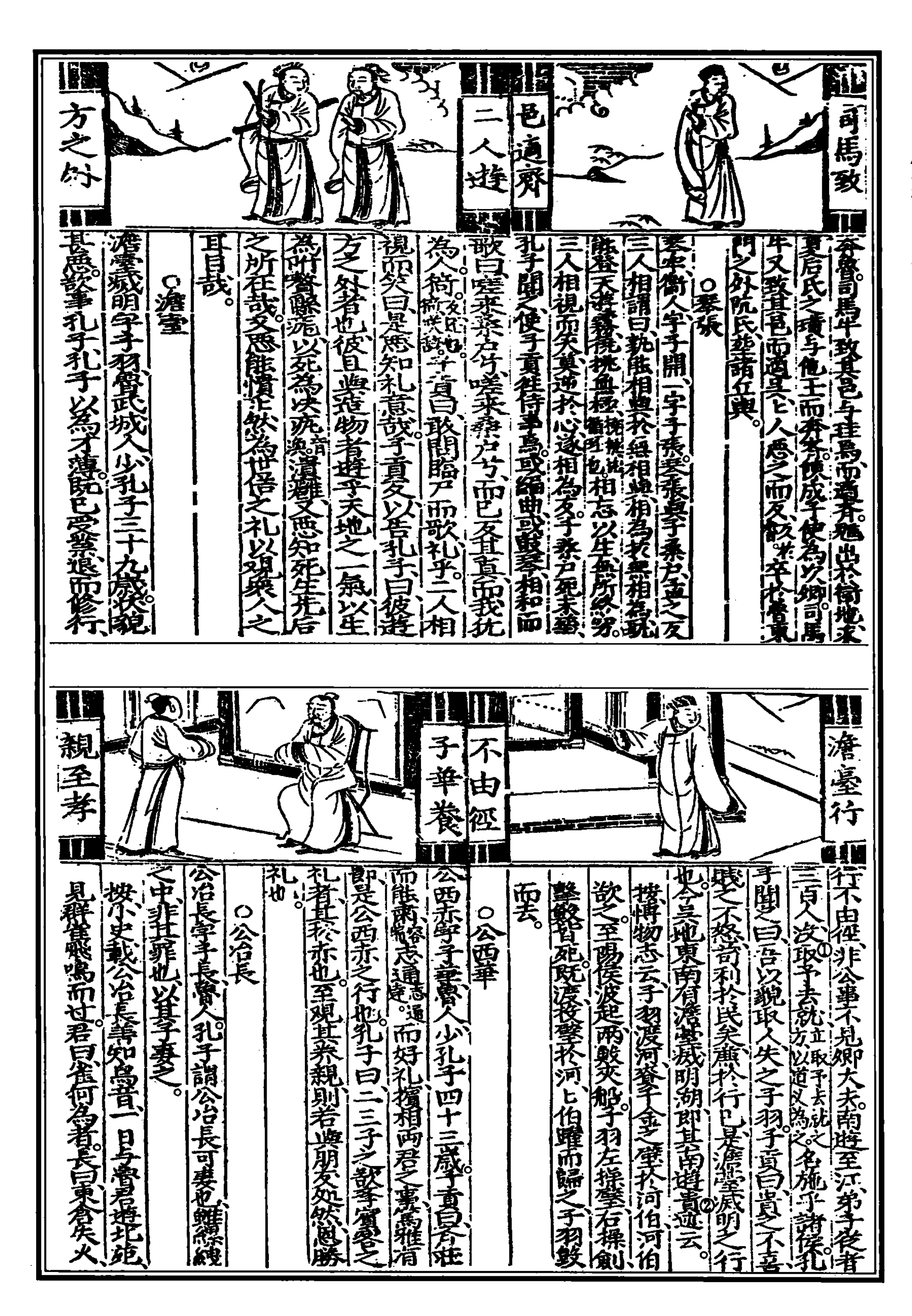
巫馬期、名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以脂塗車軸、使其滑澤。)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謂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言我之所守者志士之志也、今子以富人為我願、是不知予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出蚤入晚、故皆見星。)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故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彼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樊遲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后、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師伐魯、及清、(清、齊地。)武叔竟乘、冉求師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年幼弱、恐不當右軍之戰。)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非不能踰溝、不信子之號令。)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而後踰之。)如之、衆從之、(衆乃踰溝。)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追之也。)孟之反后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魯人)之伍(伍人為伍)曰、走乎。不狃曰、我不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

○司馬牛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衞、巢



奔魯。司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与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琴張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与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撓挑猶宛轉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猗辭也。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彼且與造物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𤴯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澹臺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状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立取予去就之方、以道義為之。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滅明湖、即其南遊貴迹云。

按博物志云、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公西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按小史載公冶長善知鳥音。一日与魯君遊北苑、見群雀飛鳴而過。君曰、雀何為者。長曰、東倉失火、



雀爭弃食渠耳。已而果有火報。長家居好挾矢閑行、矢每刻公冶長三字。見鳥鳴呼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一个箪、汝食肉、我食腸。長往射、果得鹿、而与鳥腸。又一日鳥又呼曰、公冶長、公冶長、北山一个鹿、汝食肉、我食腸。長得鹿而忘与鳥。鳥恚、啣公冶氏矢置道傍僵屍口中。收屍者得矢而因置長於訟云。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生伯魚。嘗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名云鯉。問詩問礼、見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蓋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於礼無服期、可無哭矣、而猶哭、此夫子所以嘆其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姓、丘明名。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以終义、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义。或依經以办理、或依經之言以办此經之义。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為經文以合此經之異。隨义而發其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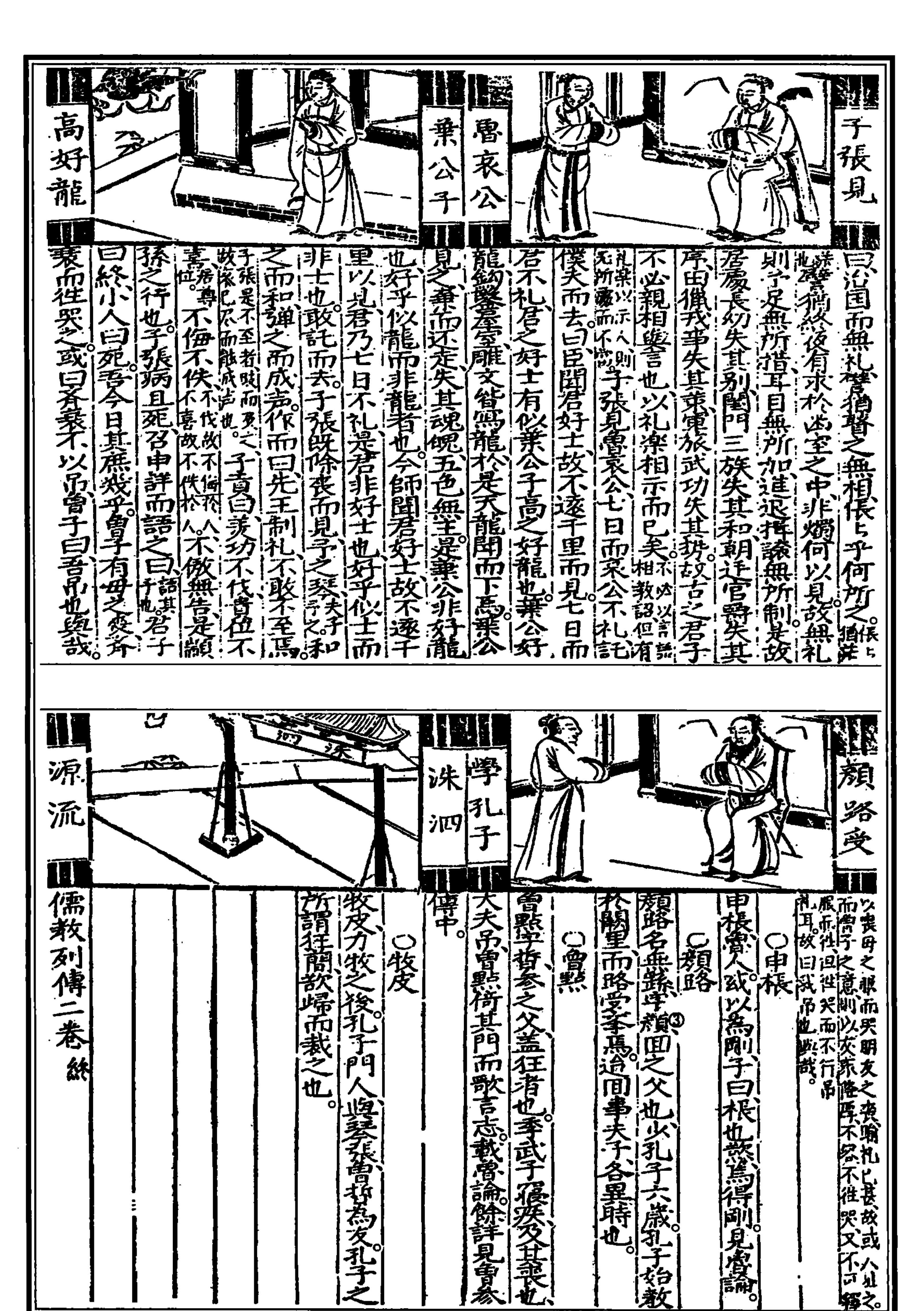


之所重。或隨經义而發明春秋策刻之所重。旧史遺文、春秋多有旧史遺文、未嘗毀正。畧不盡舉、左氏畧之、不從為作傳。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辞不迫切。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於平王、穆王則在春秋之先。下訖於魯悼、知伯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知伯則在春秋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按韓詩外傳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三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當官治民之職。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又進而問礼、子



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倀倀，猶茫茫然也。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不必以言語相教詔，但禮樂以示人，則無所處而不當。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是不至者，賦而勇之，故除喪已而能成聲也。子貢曰：羨功不伐，貴位不喜，居尊位。不侮不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喜故不佚於人。不傲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子張病且死，召申詳而語之曰：語其子也。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吾弔也與哉。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喻禮已甚，故或人非之。而曾子之意，則以交承隆厚，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

○申棖

申棖，魯人。或以為剛。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見魯論。

○顏路

顏路，名無繇，字顏[3]，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路受業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曾點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魯論。餘詳見曾參傳中。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為友。孔子之所謂狂簡，欲歸而裁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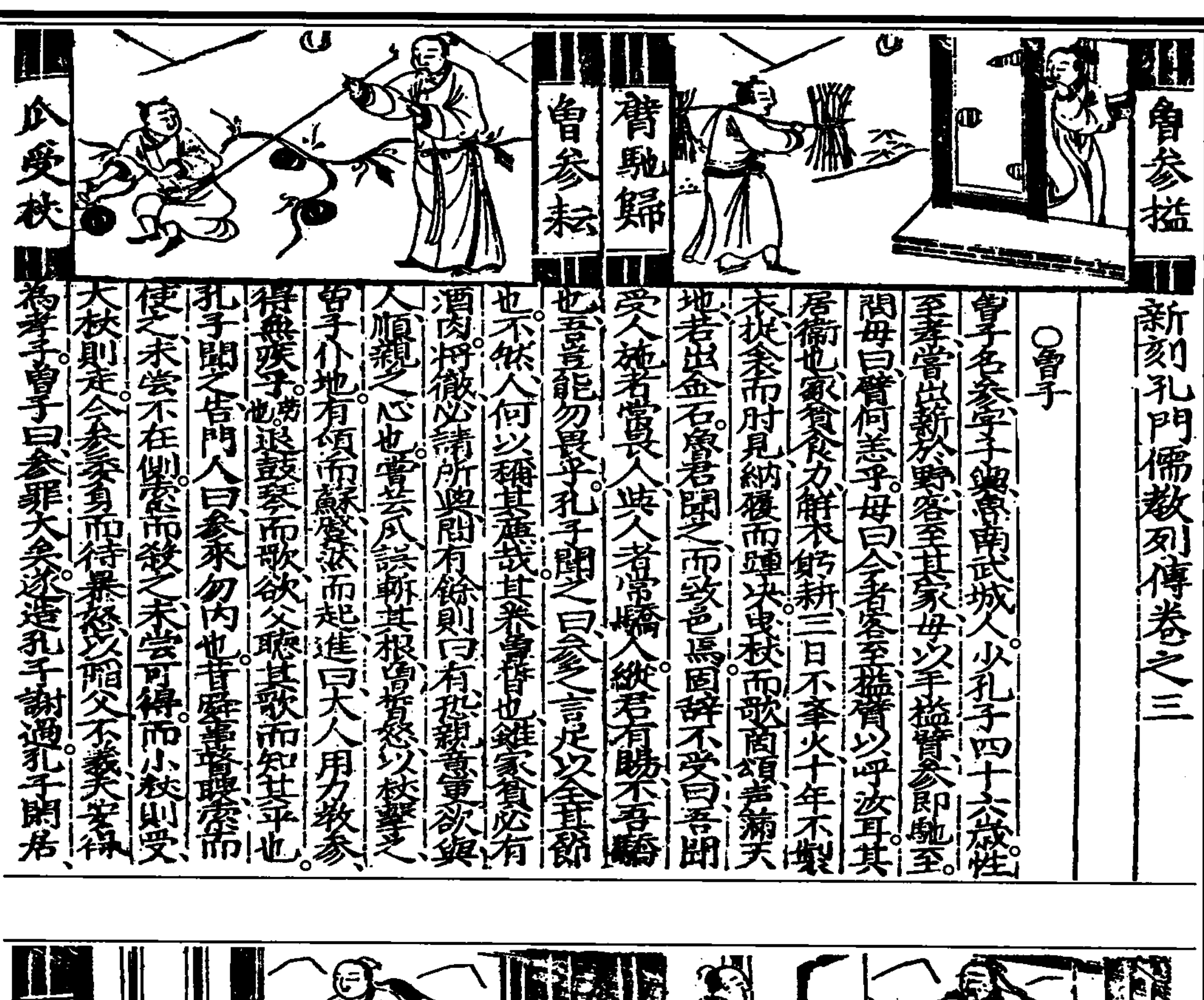
儒教列傳二卷終

校記

①没：當作「設」。

②貴：當作「遺」。

③顔：當作「路」。以上三條並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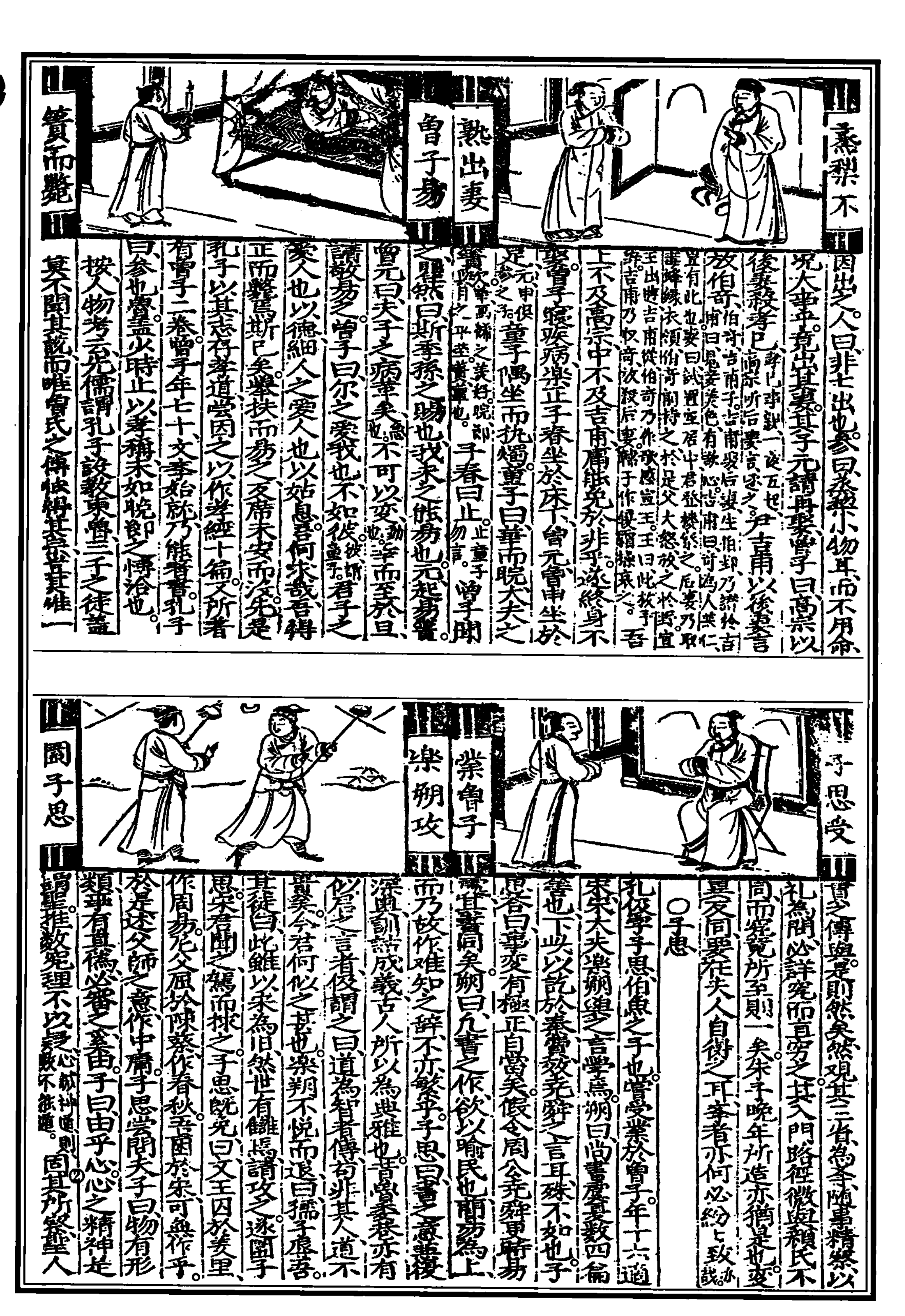
新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三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其居衛也、家貧、食力、觧衣然薪、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杖而歌商頌、声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其養曾晳也、雖家貧、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則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順親之心也。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以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勞也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而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閒居、



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①]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不敢謂足以語王道。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不隱猶樂仕也。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有廉耻之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本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声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秘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載小戴記曾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椎擊殺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之以一貫之傳。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藜不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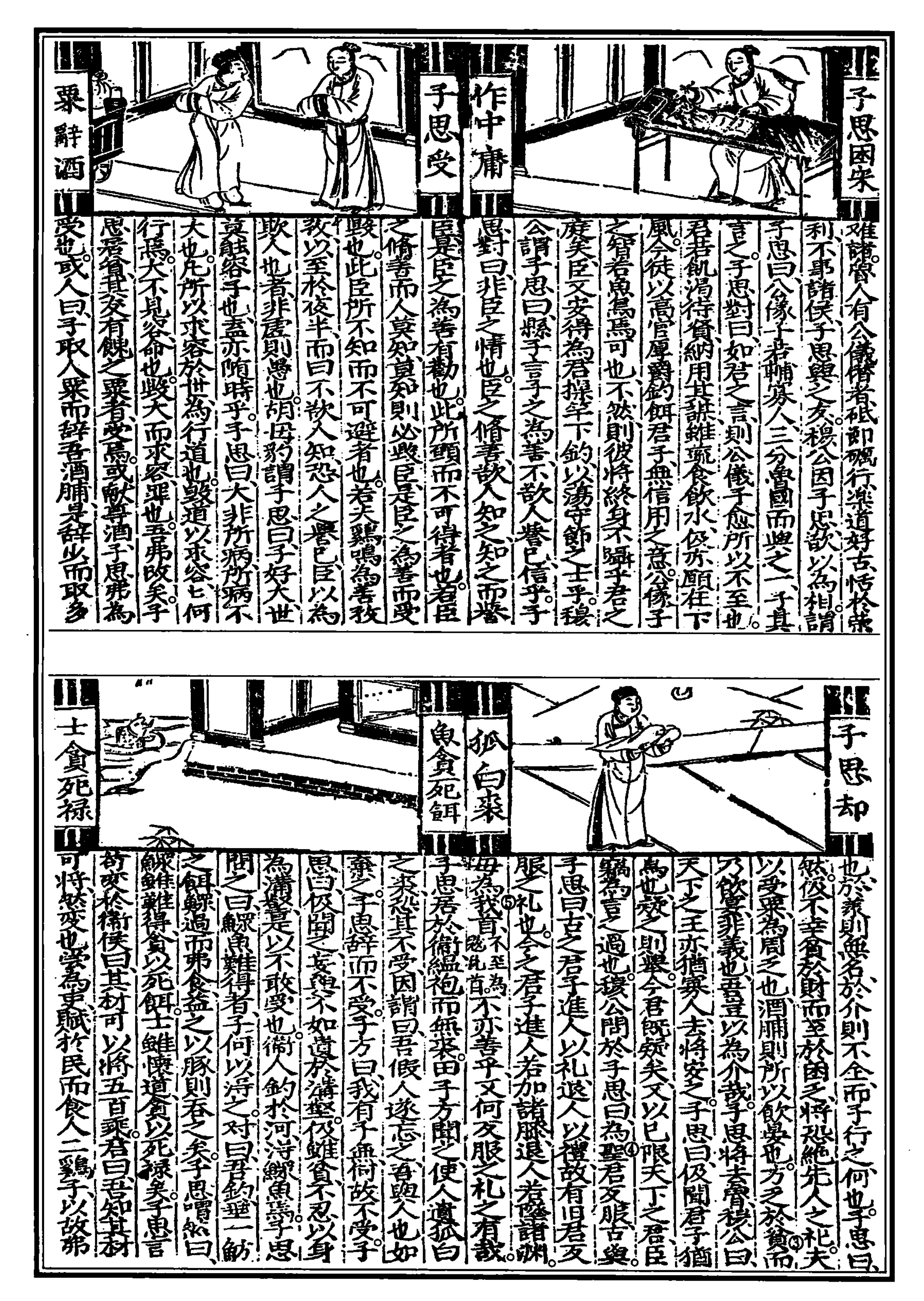


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況大事乎。竟出其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孝己事親、一夜五起。高宗惑后妻言、殺之。）尹吉甫以後妻言放伯奇、（伯奇、吉甫子。吉甫娶后妻、生伯邦、乃譖於吉甫曰、見妾美色、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空室中、君登樓察之。后妻乃取毒蜂緣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父大怒、放之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宣王。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奇、殺后妻。子作履霜操哀之。）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俱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華、畫飾之美好。睆、節目之平瑩。簀、謂簟也。）子春曰、止。（止童子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急也。）不可以變。（變、動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先是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曾子年七十、文孝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以時止以孝稱、未如晚節之博洽也。

按人物考云、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蓋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然觀其三省、爲孝、隨事精察、以禮爲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変旦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illegible]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爲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說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子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智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之。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父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illegible]神通、則[illegible]不滯遲。）固其所察、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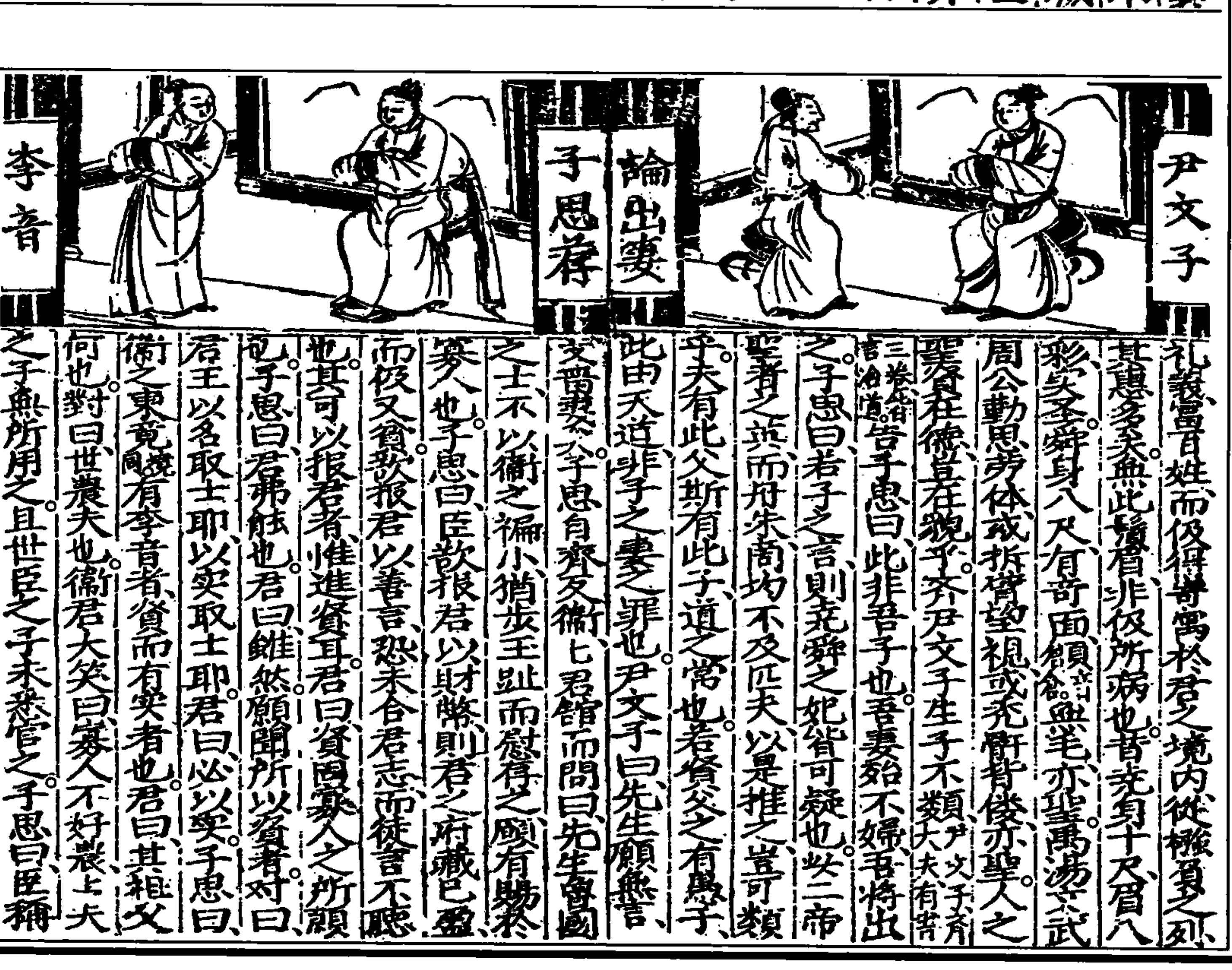


雖諸侯。賢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爵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焉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孜孜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為欺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亡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為受也。或人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

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③？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去，將安之？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④？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淵，毋為戎首⑤（不至為[illegible]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始下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以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国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国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国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対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声美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⑥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対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直、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疎者乎。是故競求射君心之非、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対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⑦、臨其事必⑧龐。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



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寓於君之境內、從犧豭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伋所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彩、矣圣。舜身八尺、有奇面頷（音含）、無毛、亦圣。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体、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人之賢在德、豈在貌乎。齊尹文子生子不類（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三卷、皆言治道）。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出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賢者。対曰、君王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竟（同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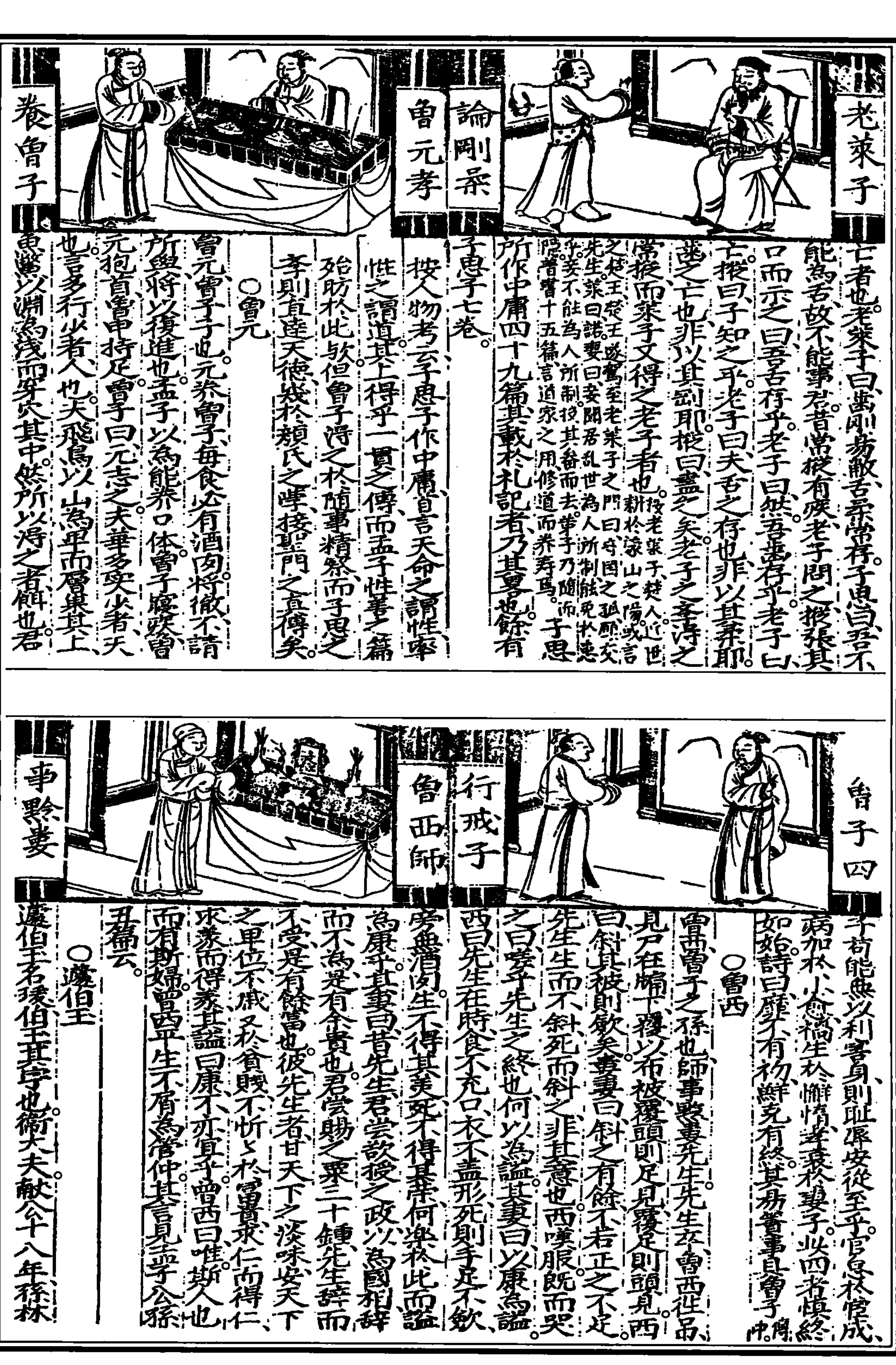
公子交師子思

子思哭母於廟

李音稱其賢才也。距父之喪，何預焉。且周公大聖人、康叔大賢，接厥伊始，不以畏事關國乎。彦固疑君之取士不以窦也。衛君嘿然。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國之世，當养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又於衛，謂上曰：（子思之子。）有可以為諸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过温煖；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过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絶，故不哭于廟。）柳若（衛人。）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后也，四方於子乎觀礼，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礼，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



过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孔子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於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謂伯魚。）曰：然。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白即子上。）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按礼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后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后，礼當不服。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后除之。此賢者过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礼耳。而門人以先君子為問，則子思難言伯魚之过礼，故以圣人汜所失道為对，謂圣人之所伸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礼而為之降殺也。惟圣人能於道之隆者從而隆之，道之當殺者從而殺之，汚孰殺也。是於先王之礼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以從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但為伋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為我妻，則白為父后而不當服矣。子思蓋欲守常礼也。）子思自宋反魯。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后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以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



亡者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昔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樅張其口而示之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樅曰、盡之矣。老子之意、得之常樅、而萊子又得之老子者也。按老萊子、楚人、近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子之門、曰守國之孤願交先生。萊子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萊子乃隨而隱。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養壽焉。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礼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

按人物考云、子思子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篇、殆昉於此歟。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孝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元養曾子、每食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將以復進也。孟子以為能養口体。曾子寢疾、曾元抱首、曾申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上、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

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恥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易簀事見曾子傳中。

○曾西

曾西、曾子之孫也。師事黔婁先生。先生卒、曾西往弔、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西嘆服、既而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曾西平生不屑為管仲、其言見孟子公孫丑篇云。

○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伯玉其字也。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



父以大師歌詩故恨懼禍將謀出之。謀出獻公。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伯玉去衛。從近關出。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許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許納之、告伯玉、伯玉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語、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礼、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時伯玉賢行聞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鰌亟言於公、公不听。鰌將死、謂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礼。我死、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黯返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



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晳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晳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遊於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蚡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路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嘗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聞言、惡其將奪人之地也。遂曰、吾子樂此、瑗請前行去子矣。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按韓詩外傳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教而不悒、蓋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伯玉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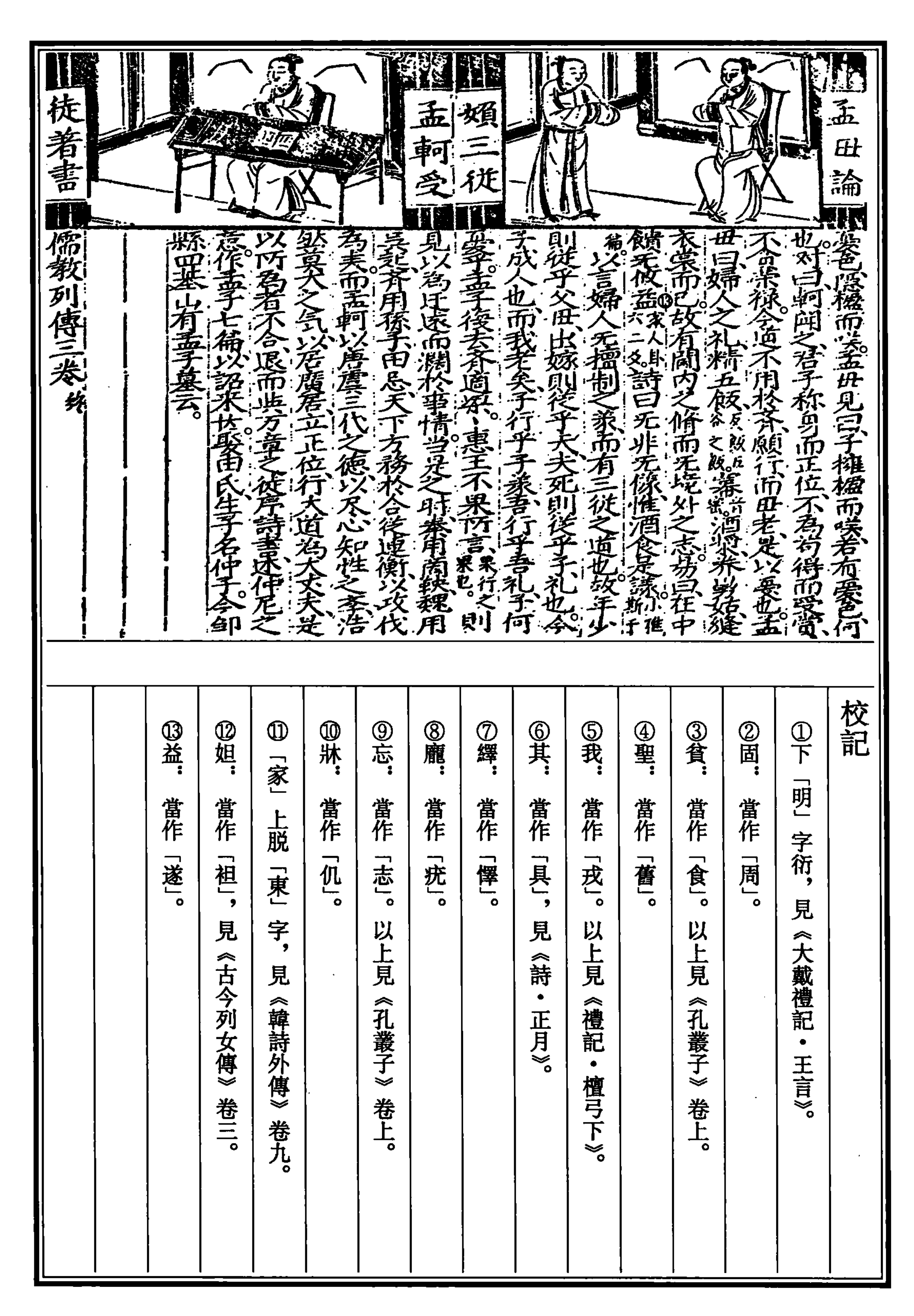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仉音掌）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之事。（衒音玄、賣也。）母曰、又非所以居吾子也。遂徙舍於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⑪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軻懼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為世大儒。後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時孟子年少、故曰孺子。）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從交、蓋駐車也。）終日而



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室、其婦袒⑫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出禮記曲禮。）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



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对曰、軻聞之、君子称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栄禄。今道不用於斉、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礼、精五飯（反飯反，合之飯。）、冪（音覓）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内之脩、而无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⑬（家人卦六二爻。）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小雅斯干篇。）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礼。子何憂乎。孟子遂去斉適梁。恵王不果所言、（果、行之果也。）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当是之時、秦用商鞅、魏用呉起、斉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美。而孟軻以唐虞三代之徳、以尽心知性之義、浩然莫大之気、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大丈夫、是以所為者不合。退而與万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来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儒教列傳三卷終

校記

①下「明」字衍，見《大戴禮記・王言》。
②固：當作「周」。
③貧：當作「食」。以上見《孔叢子》卷上。
④聖：當作「舊」。
⑤我：當作「戎」。以上見《禮記・檀弓下》。
⑥其：當作「具」，見《詩・正月》。
⑦繹：當作「懌」。
⑧龐：當作「疣」。
⑨忘：當作「志」。以上見《孔叢子》卷上。
⑩牀：當作「仇」。
⑪「家」上脱「東」字，見《韓詩外傳》卷九。
⑫姐：當作「袓」，見《古今列女傳》卷三。
⑬益：當作「遂」。



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四

○陶潛

陶潛字淵明、晉人也。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少日、未久也。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以給其子。力、役使僕卒也。送之以供使令。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督郵、如今之監察御史也。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五斗、令之俸也。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居常安靜少言、不慕榮利、小軒、種菊數株以自樂、取其花之隱逸、聊以自比也。其詩有曰、採菊東籬下。又曰、笑傲東軒下。其胸次悠然、即詩可見其志矣。故後人又號為陶潛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邀之。每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穿、破也。結、綴也。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為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祖陶侃大為晉大① 恥復屈身後代。及卒、世號為靖節先生。



按陶靖即可謂能明於死生之故。或杖易簣、多後鮮有聞者。其詩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曰、有生必有死、蚤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各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此皆知道之言、閑情之適也。且也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率無愧焉。故余謂東方朔人隱於市廟、陶靖即人隱於岩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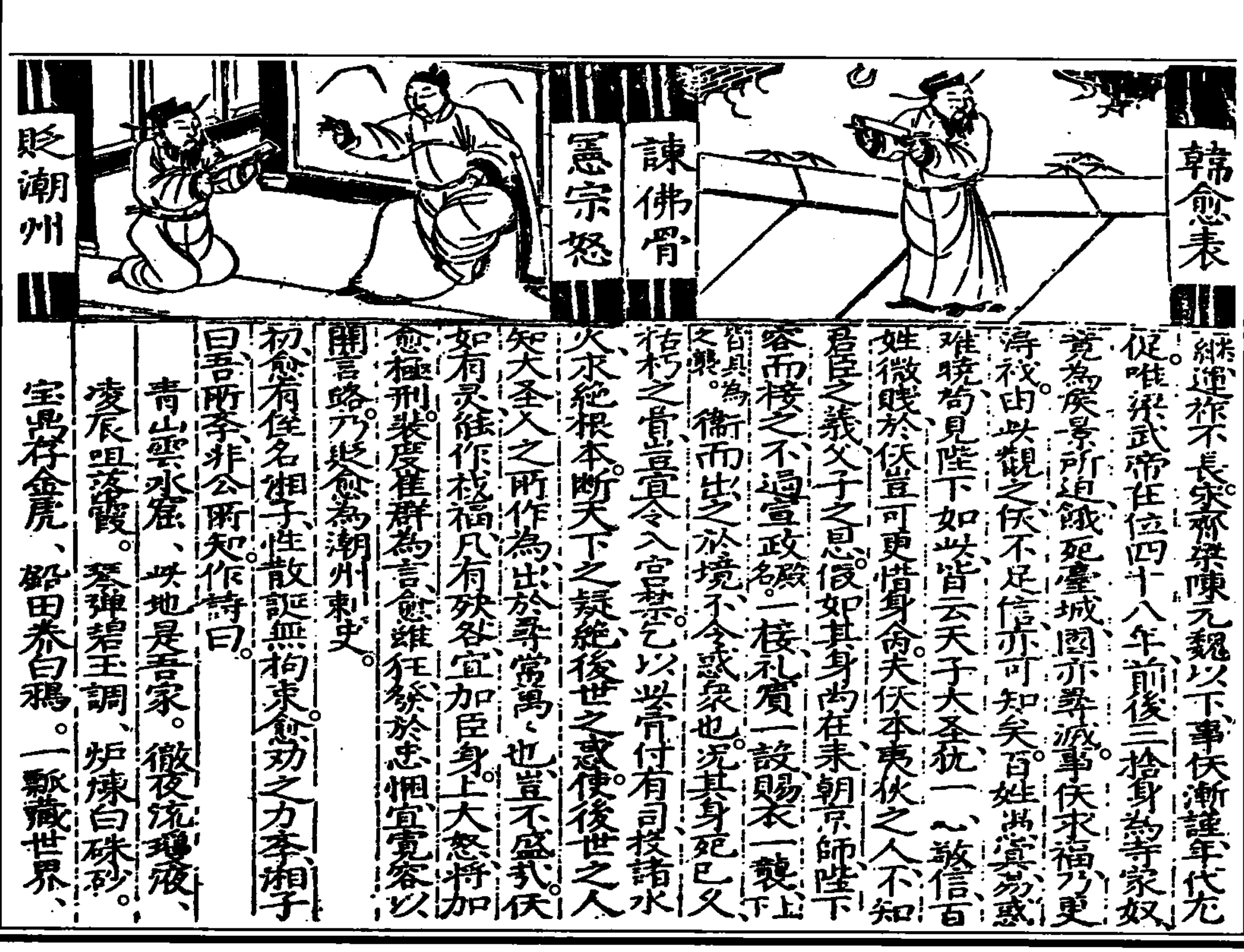
初、陶潛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老人。垂髫、童子髮垂。並怡然相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知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



涴。餘人皆復延至其家，俱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遂無問津者。

○韓愈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少好讀書，善屬文。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至貞觀、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朴，剗偽以真。擇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慨然以斯文為己任。嘗作原道篇曰：堯以是傳之舜，又以是傳之禹，々以是傳之湯，又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々之死，不得其傳焉。仕唐為刑部侍郎。憲宗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伕骨，相傳三十年一開，々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天使迎伕骨至京師，帝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奔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愈乃上表切諫，以為伕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其時，未有伕也。漢明帝時始為伕法，其後亂亡相



継，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伕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迫，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伕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伕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伕豈可更惜身命。夫伕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礼賓一設，賜衣一襲（上下皆具為之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後世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々也，豈不盛哉。伕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

初，愈有侄名湘子，性散誕無拘束。愈劝之力斈，湘子曰：吾所斈非公所知。作詩曰：

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徹夜流瓊液，
凌晨咀落霞。琴彈碧玉調，炉煉白硃砂。
宝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

湘子點化文公　藍關湘子掃雪

三尺斬妖邪。　雖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未訪我、同共看仙葩。

公曰、子能奪造化之權乎。湘子曰、試為之。將見逡巡之間而成酒、頃刻而開花。內出一金牌、題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諭其意。湘子曰、他日見之。至是、公被貶至藍關、時天大雨雪、馬怯寒不能前。愈見雲橫秦嶺、雪擁藍關、目前景象宛然前日卷中詩句。又見一人遠遠冒雪而來、為之掃雪。公乃回想昔日、吟詩自嘆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為聖朝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可收吾骨瘴江邊。

初、潮州沿海邑也。海有鰐魚、揚波作浪、吞舟食人。愈為潮害。潮人四時設祭、費至鉅萬、猶不能息其暴。邑民患苦。愈至、士民以為言。愈乃作文遣之、鰐便不至。潮人至今頌之、立祠祀焉。後歐陽永叔撰韓文公文有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也。潮有僧號太顛、愈聞之、三上書求教。太顛不赴。忽一日自往訪之。愈曰、三請不來、為甚麼不招而來。太顛



曰、三請不來為侍郎、不請自來為侯光。頓常與愈講論心經、曰、還識這箇麼。太虛雖廣、不能包其体。日月雖明、不能喻其光。寬則遍法界、窄也不容針。又曰、窮然無我、自然到家。又曰、到這裡方知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合佛一体、無佛可做、無眾生可度。又曰、有色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講畢、愈首肯焉。

後憲宗服金丹、燥怒暴崩。穆宗即位、乃召愈為兵部侍郎。時成德節度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患之、遣韓愈宣慰。知己故舊咸以為憂。裔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夫何憂焉。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責庭湊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反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食猶在此、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今尚有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將歸朝廷、子孫猶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猶別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

文公太山北斗
敦頤拆獄立辯

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碩大体不可棄之、尚書何爲固之不遣。廷凑曰、即日出之。於是出元翼于深州、礼韩愈而帰之。爲愈之帰也、朝廷欽重、内外欽服。帝乃以韩愈爲京兆尹。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愈平生以文章自任、自晋迄隋、佛老道盛、圣道不断如帯。諸儒倚天下正议、助爲神怪、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三家、乃去千餘歳、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没、后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云。仕唐官至吏部侍郎、謚文公、封昌黎伯。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决、敦頤至、一訊立办。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当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办、逵不听、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敦頤博学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约而道大、文質而義真、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学者。时爲南安



司理通判程珦以其学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熙寧二年、改知南康軍。敦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学者號爲濂溪先生。性好观蓮、作愛蓮説、略曰、予獨愛蓮花之出于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而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净植、可遠观而不②可褻玩者焉。时佛印禅師寓于鸞峰之上、敦頤謁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禅門何以謂无心是道。佛印云、疑則不参。敦頤曰、参則不疑、畢竟以何爲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頤心醉。一日忽見窗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会豁幽潜、草深窗外松当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体寛无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潜、行观坐看了无碍、色取心求心自厭。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人追媲白蓮故事。（初釋慧遠招陶潜入白蓮社、潜謂許飲即来、遠許之、谷尔攢眉而去、故云白蓮故事。）後寧宗十二年、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奏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爲百代絶学之倡、乞定议賜謚、朝廷從之。

○邵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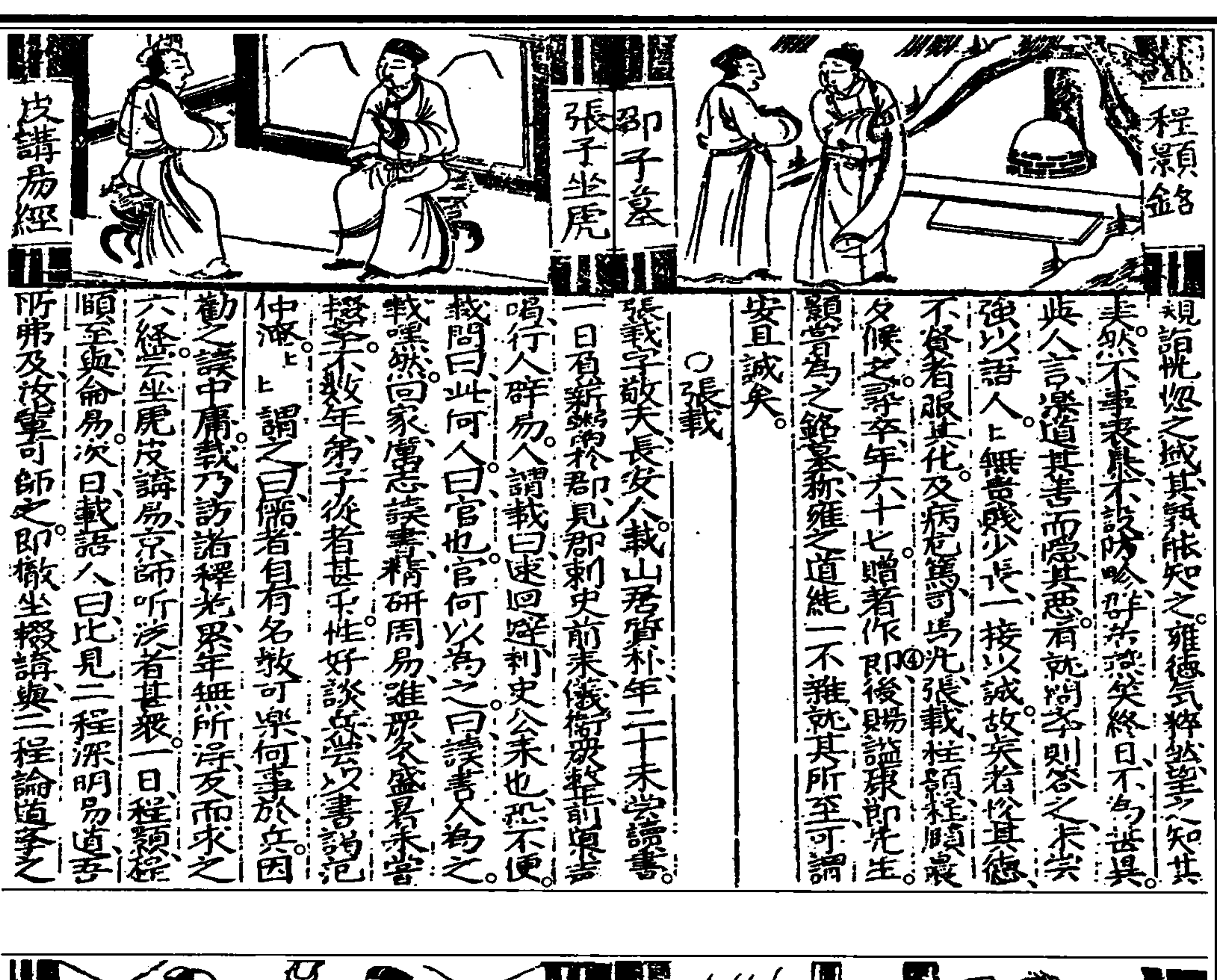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



笨於書无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雍天性高迈、初受易於北海李之才。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洛圖書伏羲六十四卦圖像。雍由是探賾隱索、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变、微而飛走草木之精性、深造曲暢、庶几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万餘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窥。及富弼、司馬光、吕公著諸賢退居洛者、雅敬雍、恒相從游焉。仁宗加③祐四年、召雍不至。先是治平中、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声、惨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旧无杜鵑、今始至。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气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專務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以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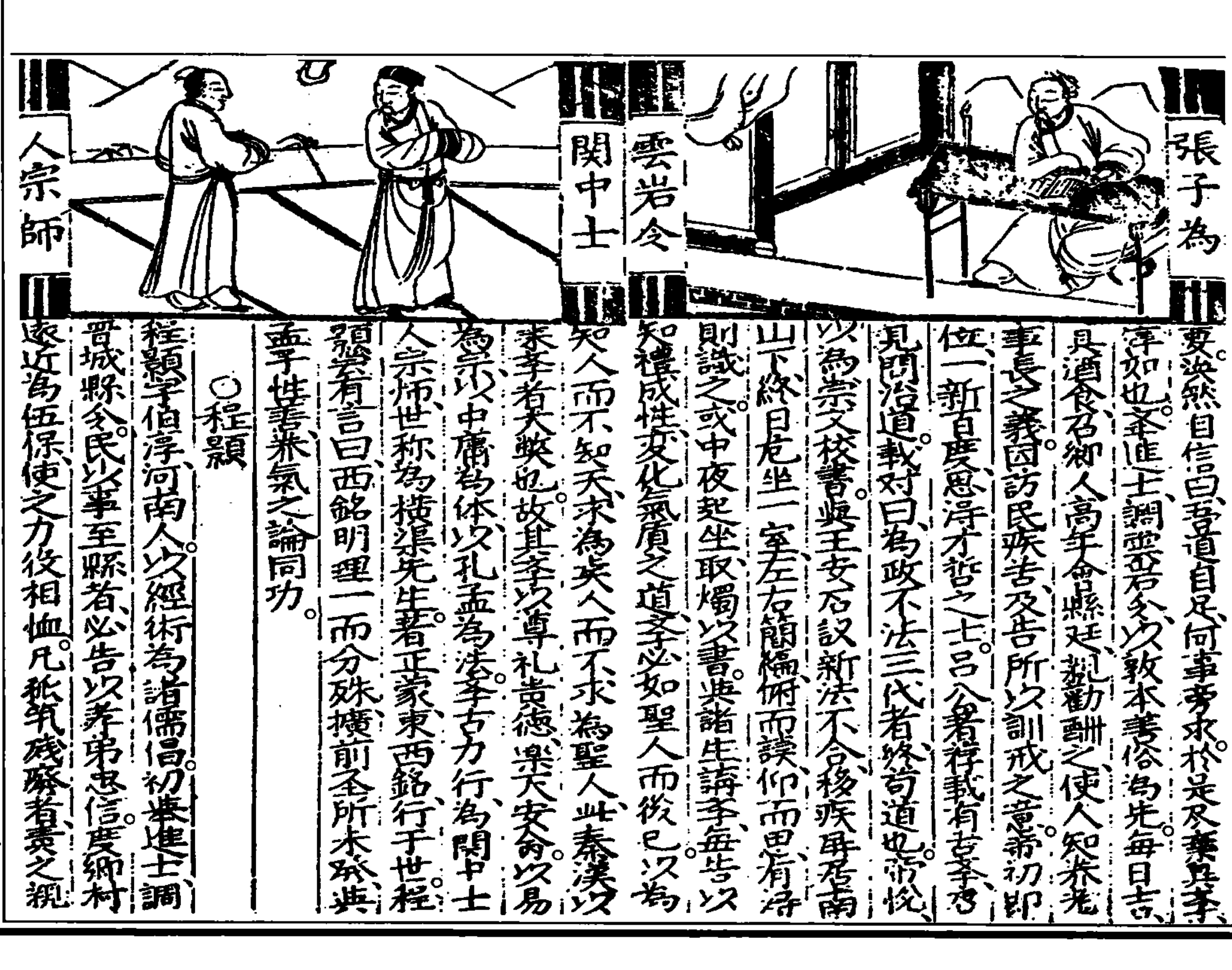
石參知政事、信用其言、变風俗、立法度、朝廷紛更、雍之言果驗云。时新法致行、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則民受分之賜矣。投劾何益哉。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将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雍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　程顥常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内圣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雍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程顥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堯夫之詳也。雍居嘗作詩、其中有曰、梧桐月向怀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怀都是春。其胸襟之洒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万古興亡事、出入千重雲水山。又曰、堯舜揖讓三杯酒、湯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陽初变化、絪緼天地乍回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惧諸公問極玄。此实仲尼无知之妙、无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非不欲答也、不能答也。然非实探天根之处、



規誼恍惚之域、其氣能知之。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美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笑語、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上 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及病危篤、司馬光、張載、程頤、程顥最久候之。尋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④、後賜謚康節先生。顥嘗爲之銘、略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

○張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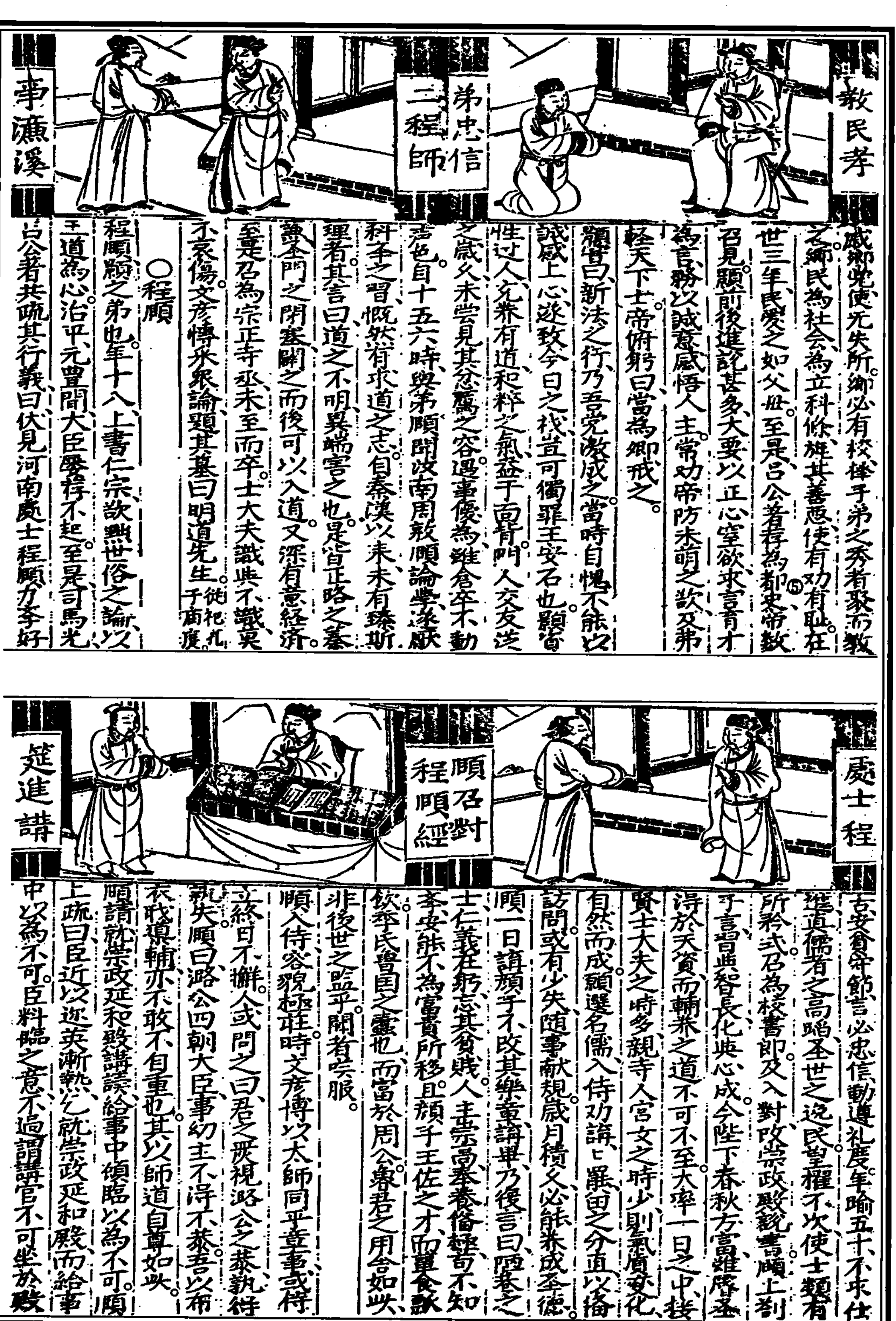
張載字敬夫、長安人。載山居質朴、年二十、未嘗讀書。一日負薪鬻於郡、見郡刺史前來、儀衛軼整、前導吏唱行人辟易。人謂載曰、速回避、刺史公來也、恐不便。載問曰、此何人。曰、官也。官何以爲之。曰、讀書人爲之。載嘿然。回家、屢志讀書、精研周易、雖寒冬盛暑未嘗釋手。不數年、弟子從者甚眾。性好談兵、嘗以書謁范仲淹。上 上 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乃訪諸釋老、累年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日、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



要、淡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岩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日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廷、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歸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東西銘行于世。程頤嘗有言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以經術爲諸儒倡。初舉進士、調晉城縣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



感鄉党、使无失所。鄉必有校、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会、為立科條、旌其善悪、使有劝有耻。在世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着荐為都⑤史、帝數召見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軽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歳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声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挙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来、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蓁蕪、圣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深有意経済。至是召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彦愽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

程頤、顥之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荐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着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学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礼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圣得於天資、而輔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変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劝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献規。歳月積久、必能养成圣德。

頤一日講顔子不改其樂章、講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学、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国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

頤入侍、容貌極莊。時文彦愽以太師同平章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严視潞公之恭、孰得孰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其以師道自尊如此。

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頤上疏曰、臣近以迩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而給事中以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

伊川諫折御柳

程頤蘇軾論禮

上以尊君為説。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義、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傳於世豈獨子孫所当法、萬世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説、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厳至矣、不可復加也。且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経筵、天下治乱係宰相、君徳成就責経筵、蓋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責之專矣、其義一也。

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発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悦。未几、罷頤崇政殿説書。頤在経筵、每進講色甚莊、多用古礼。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毎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礼、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礼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訕謗。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経筵。会帝患瘡疹不出、



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悦、乃罷出管勾西京国子監。時呂公著独當国、群臣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語。洛党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党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党以刘摯、梁燾、王岩叟、刘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豊用事之臣休退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党不悟、各為朋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党、范祖禹、司馬光不立党。頤論神仙曰、若説飛昇白日之類則无、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寿、則有之。有詩云、若猶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或有語道氣者、問於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对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志、如斯而已矣。時奸人用事、禁元祐之学甚謹、出其党為諸路察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学者無几、馬伸自蔚州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至是貿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鋭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時、恐貽累伸、辭、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真有

張繹求見伊川

伊川著易春秋

志者。遂引而進之。自尓出入凡三年。六暇（六帝之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而不頓也。後朝廷擬順判登聞鼓院、孫斌曰、順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順經術行義、天下共知、但章雱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乎。乞召劝講、必有補聖明。不听。至大觀元年卒。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句、而達于六經。嘗言、今農夫、初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几有補尓。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大臨弟）、尹焞、楊時、盛德尤著、世称順為伊川先生。

○楊時

楊時、南劍將樂人。（今延平府）初登進上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絶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礼見顥于潁川、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順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順偶瞑坐、時與游



酢侍立不去。順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時歴仕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帝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懋言于京曰、宗社危于旦夕、宜亟引旧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懋以時对、京因薦之。又会路允迪自高麗还、言高麗国主問龜山安在、於是朝廷乃召時為秘書郎。時在朝、知無不言、然不見德。⑥及太學生陳東等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帝因召对、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於是乃以時為国子祭酒。時上言、蔡京蠹国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今日之禍、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管仲）商（商鞅）之術、飾六藝、以奸言変乱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禍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帝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及聞時言、群論籍籍。於是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漕，遂以徽猷閣待⑦祭致仕。時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時与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禪學雖高，與儒學未有所得。總曰、儒學緊要处亦記得些、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ㄴ个甚底。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ㄴㄴ則可謂能揀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是服膺，自常南李時奉祀，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以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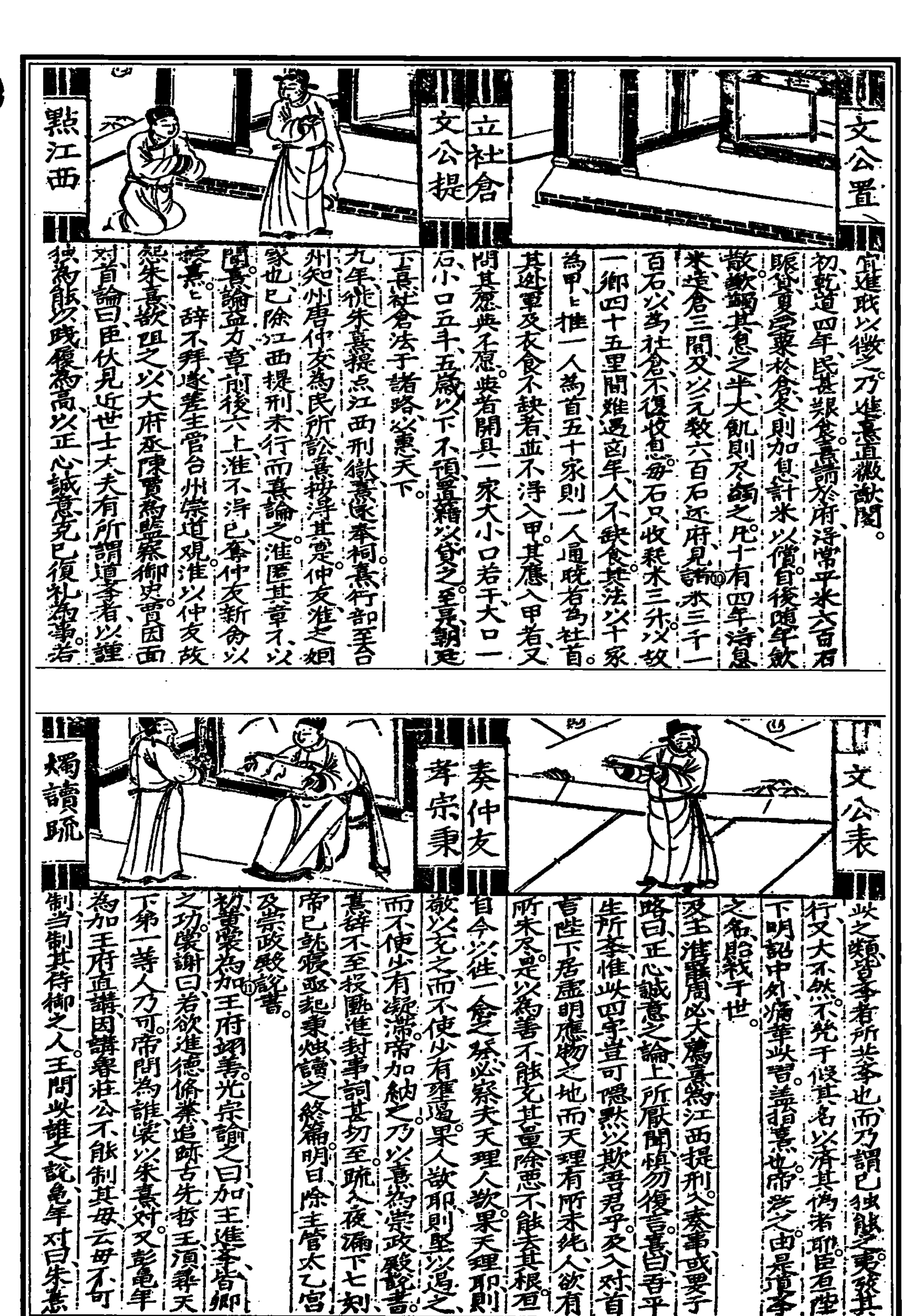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囑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執學焉。及登進士，為同安主簿，俯闢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主於居敬。孝宗初即位，熹上对⑧事言：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和。隆興初，復召入对，言：今日所



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與湯思退議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之，累召不至。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加⑨。乃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

劉子翬，太師忠显公韐之仲子。以父死国难，痛忿致疾，弃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游，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三字也。）俾佩之，終身。熹得道統之正，自子翬始。學者称為屏山先生。胡憲，安国從子，紹興中與勉之俱入太學。闢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受學。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汗，故不主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日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亲。從遊者日众，號籍溪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还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来講論。學者號為白水先生。

淳熙八年，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盐公事。時浙東大飢，丞相王淮薦熹。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税米也。）遂驟集。熹日鉤防民隱，按行境内，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



宜進戢以徽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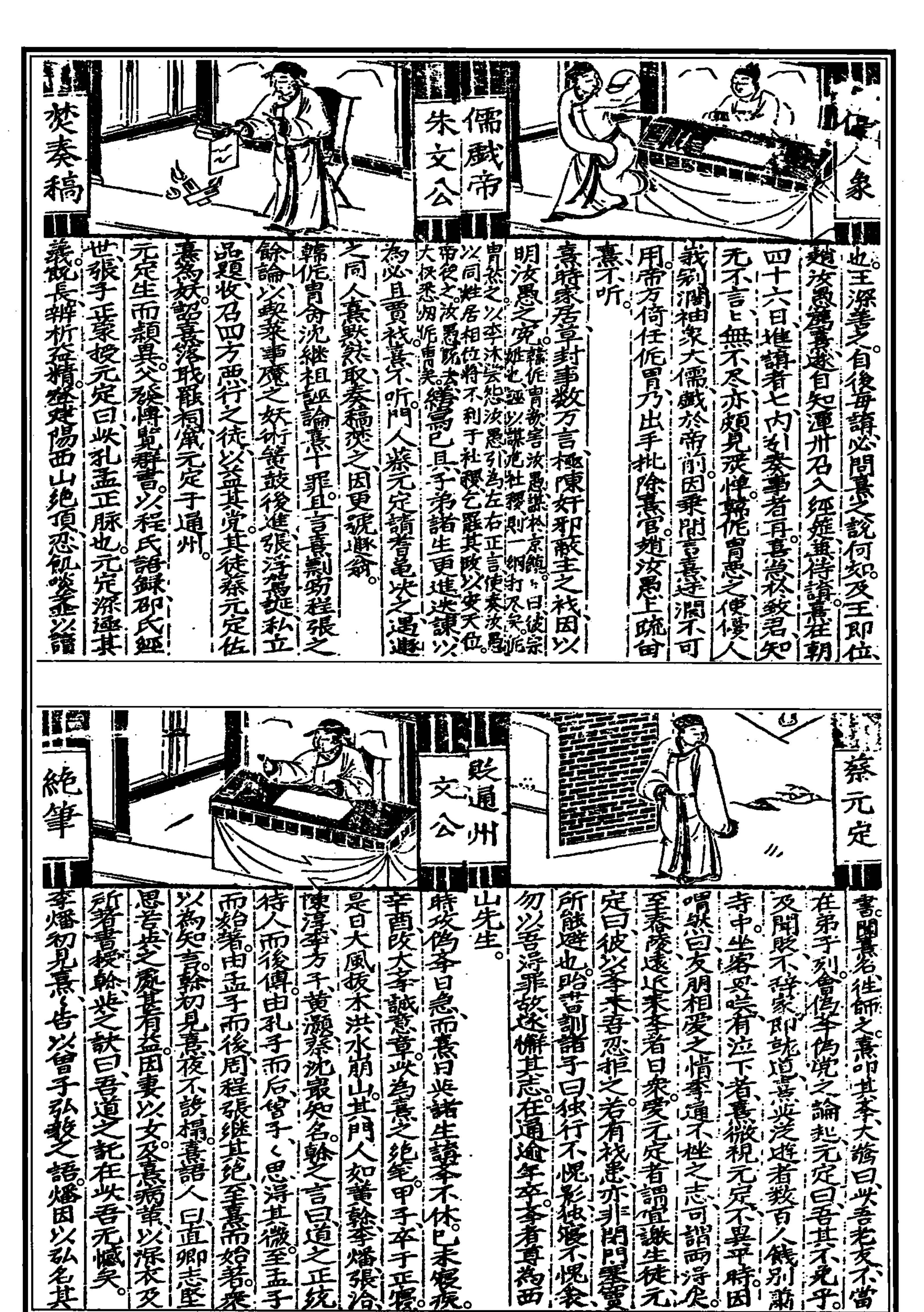
初，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⑩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與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至是，朝廷下熹社倉法于諸路，以惠天下。

九年，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實。仲友准之姻家也，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准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准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准以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

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過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譏于世。

及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遏；果人欲耶，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帝加納之。乃以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及崇政殿說書。

初，黃裳為加⑪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加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又彭龜年為加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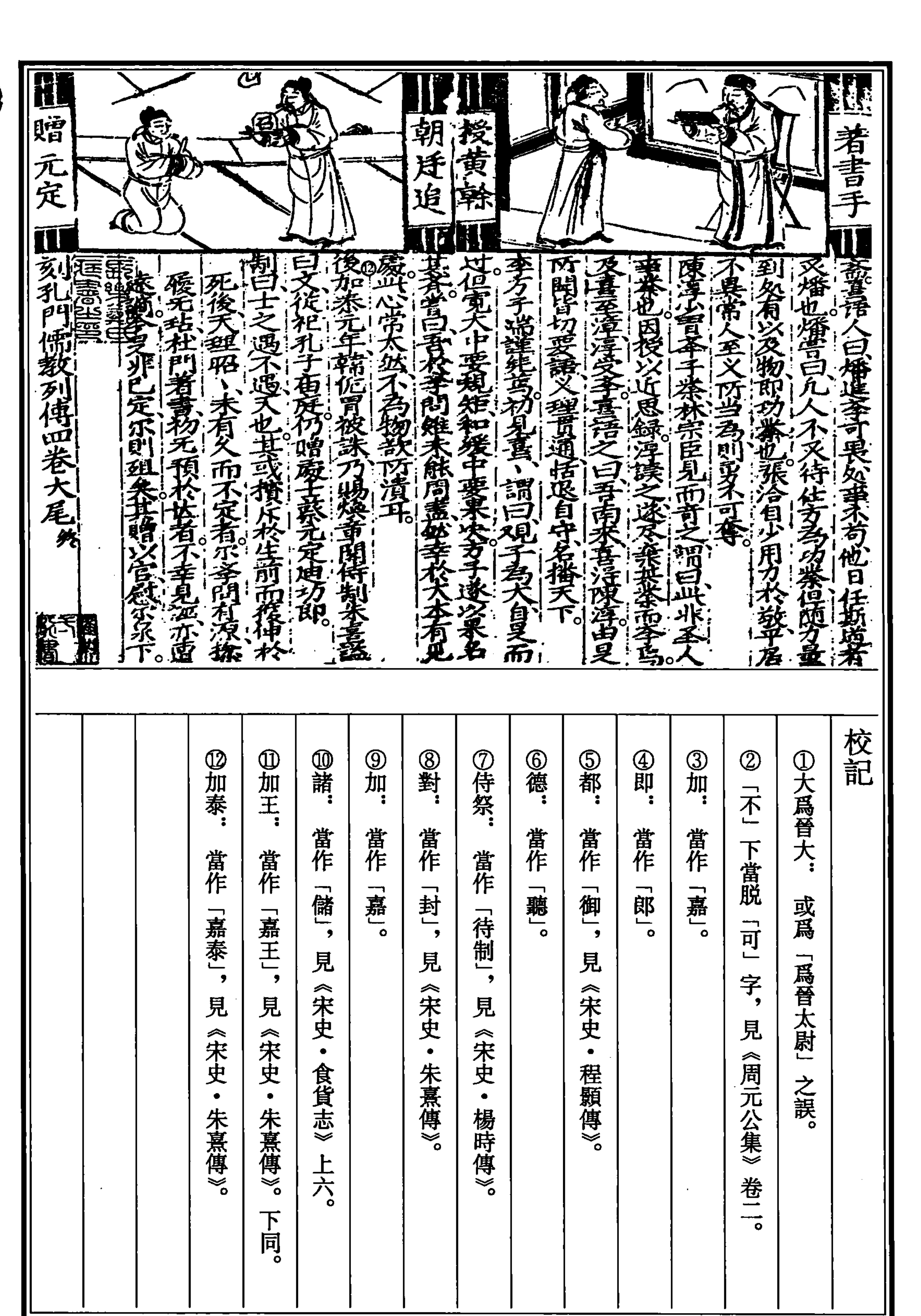
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何如。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兼侍講。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嘗欲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疑忌。韓侂胄惡之，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官。趙汝愚上疏留熹，不听。

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我，因以明汝愚之冤。韓侂胄欲害汝愚，汝愚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嘗怨汝愚，引為左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安天位。帝從之。汝愚既去。大獄恐烟作胄矣。稿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听。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遯翁。

韓侂胄倚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張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通州。

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絶頂，忍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學者尊為西山先生。

時攻偽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己未寢疾。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此為熹之絶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其門人如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最知名。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



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為功業、但隨力量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張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人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受學。熹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自是而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太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⑫後加泰元年、韓侂冑被誅、乃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祀孔子廟庭、仍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

斷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發伸於死後、天理昭、未有久而不定者、亦爭間有涼操後死、玷杜門著書、初无預於世者、不幸見沮、亦宜表揚。嘗見非、已定、不則沮矣、其贈以官、慰忠泉下。

刻孔門儒教列傳四卷大尾 終

校記

①大爲晉大：或爲「爲晉太尉」之誤。

②「不」下當脱「可」字，見《周元公集》卷二。

③加：當作「嘉」。

④即：當作「郎」。

⑤都：當作「御」，見《宋史・程顥傳》。

⑥德：當作「聽」。

⑦侍祭：當作「待制」，見《宋史・楊時傳》。

⑧對：當作「封」，見《宋史・朱熹傳》。

⑨加：當作「嘉」。

⑩諸：當作「儲」，見《宋史・食貨志》上六。

⑪加王：當作「嘉王」，見《宋史・朱熹傳》。下同。

⑫加泰：當作「嘉泰」，見《宋史・朱熹傳》。



孔子弟子考

附 孔子門人考

學海類編本

清・朱彝尊 撰

《孔子弟子考》一卷、附《孔子門人考》，清朱彝尊撰，《學海類編》本。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嘉興人。自幼好學，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詔試博學鴻詞，以布衣入選，授檢討官，參與修《明史》。後出任江南省主考官。康熙三十一年託病還鄉，專事著述，造詣宏深，成一代大家。早年以詩文著稱，中年以後致力於經史，撰《經義考》三百卷。康熙南巡時，題詩於卷首，並賜御書「研經博物」匾額。所撰《日下舊聞考》四十二卷，博考群書及金石遺文，摘引書目達一千四百餘種。又有《曝書亭集》八十卷。另編有《明詩綜》一百卷、《明詞綜》二十六卷。

孔子弟子之數，素無定説。《孔子家語》作七十二賢，《史記》作七十七賢，《通典》作八十三賢。而孔子本人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至於弟子姓名，諸書所記亦多有不同。彝尊以爲孔氏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云七十，皆爲概數。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衹用《史記》、《家語》，論者紛紛，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所記，漫不加省，甚至複姓者改姓一字，書於木主，上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以訛傳訛，悖禮害教。於是歸田之暇，作《孔子弟子考》一卷，專考孔子及門之弟子。又撰《孔子門人考》一篇，考證孔子門人之弟子。

是編原收入《曝書亭集》卷五十六、五十七。曹溶編入《學海類編》。其對孔門弟子姓、名、字及生平事蹟，皆有考辨，廣徵博引，時有發明，足資研究孔學者參考。

序

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旣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閒、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橫七十之目於心胷、廣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尚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兹先書三十三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衞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郕公先之也。餘從羣書采獲具列焉。小長薦朱彝尊書。

孔子弟子考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魯秦子商、字丕茲、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追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追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衞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鄆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愼說文偃作㫤、㫤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齊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郜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

侯師。唐贈衛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溢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1]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追贈蕭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邱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晳。）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琊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曾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蒧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襲邱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叔[2]頗微、而南公[3]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4]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

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沈。唐贈郳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爲季路、與秉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

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邱侯、改睢陽侯。

衞琴子牛、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邱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蔡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衞奚容子蒧、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卽墨侯。

衞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邱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邱伯、宋大觀中補贈祈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向。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衞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仕⑤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孔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晳、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繢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邽巽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

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擯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邱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皙（家語作皙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安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子⑥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忼，或作桃。）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作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句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⑦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葴、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動⑧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卽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郟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家語作子橫。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卽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卽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欽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鄡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宏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甚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尙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以論語紀悲欲

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冏子之裘、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請、見禮記射義。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諡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邱、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9]、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亦作閱。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10]貜、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11]、南容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者。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貧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宏、歷郊射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

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閔、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顔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幷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閒加封新息侯。顔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閒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据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邱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顔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邱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襃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

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理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於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當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援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顔淵左邱明二人、褒崇之禮著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或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或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邵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晳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眞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閒。

賨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賨牟賈。

按樂記賨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賨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汝。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嘗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邱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古[13]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右[14]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續、申棠、郯單、秦冉、顏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像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15]子虞、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庶、顏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爲素王紀端[16]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宏景眞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爲憑、至斥史記爲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畫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紀、素王紀事、孔門簽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邱、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邱明、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晳、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濁鄒、陳亢、林放、申棖、子服景伯。

校記

①興：當作「與」，見《玉海》卷五三。

②叔：當作「姓」，見《曝書亭集》卷五六。

③南公：據《經義考》卷二八一，當作「南宮」。

④南官：據右引書，當作「南宮」。

⑤仕：當作「任」，見右引書。

⑥子：據右引書，當作「字」。

⑦陸氏：王應麟《困學紀聞》作「論語」。此處引王氏語，當從原書。

⑧勳：當作「勒」，見《經義考》卷二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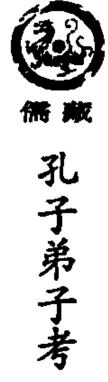
⑨後：當作「没」，見右引書。

⑩生：當作「孫」，見右引書。

⑪即閱：據右引書，當作「閱即」。容：據右引書，當作「宮」。

⑫理：當作「裏」，見右引書。

⑬古：據右引書，當作「右」。



⑭右：據右引書，當作「古」。

⑮此處闕字，右引書作「左」。

⑯端：右引及《墨池編》卷一作「瑞」。

孔子門人考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宏。）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①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昞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宏、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橋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宏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都。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鉏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哉名②。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邱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攷。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邱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

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調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甯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曾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尤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于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劉向曰、六國時人。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芊嬰

漢志十八篇。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道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

家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　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卽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闢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

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芊嬰，著芊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校記

①授：當作「受」，見《經義考》卷二八二。

②哉名：當作「名哉」，見右引書。

③間人：據右引書，當作「人間」。

聖門十六子書

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清·馮雲鵷 編

《聖門十六子書》，清崇川馮雲鵷編，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所謂「聖門十六子」，即「四配」、「十二哲」：顔子、子思子、曾子、孟子、閔子、冉子（雍）、端木子、仲子、卜子、有子、冉子（耕）、宰予、冉子（有）、言子、顓孫子、朱子。該書裒集以上孔門人物之言行、遺跡、世系，分之各爲一書，合之稱《十六子書》。仿史家體例，首列傳，次論，次贊，俱採輯舊文。其有按語，則加「謹按」於後，以存己見。「四配」之中，顔氏有《陋巷志》、孟氏有《三遷志》、曾氏有《武城家乘》，蒐羅資料較爲繁富。而述聖之後，雖有世職，並無成書，故録《孔叢子》、《繹史》等以補其闕。顔子書有諸城張氏所刻十二篇，計一百三十二章，每章寥寥數語，且擇焉不精，本書概從删削。曾子書十篇，見《大戴禮記》。後世校刻《曾子全書》，始以《王言篇》補入，且顛倒次序。本書一依原次，而補録另爲一卷。孟子書以《三遷志》爲主，而年譜則依世系譜，並鈔入《外書》。十二哲中，閔子家乘、年譜頗詳，惟事蹟闕如，本書採其所長，益其所短。冉子三書，《東原志》、《世系譜》、《宗譜》各自爲説，不能强同，本書各從其舊。端木氏《性道志》、《年譜》事蹟最詳，然已録原文於後，故年譜中稍從節略。《仲里志》刻有定本，而後人又有删改，不如原本之精詳，本書一從原本。言子文學録注釋太煩，本書一概從删。卜子宗譜並無事實，本書補入。顓孫氏堀坊志分章詳注，頗稱賅洽。本書祇提綱挈領，故不備載。有子宗譜事蹟甚略，而年譜頗詳。本書節短取長，以昭畫一。朱子書惟載本傳及言行録，若語録、詩文則不贅入。各書中祠墓古迹一本《闕里志》、《文獻考》、《山東通志》及河南、江南各省通志。凡微波榭中藏書，搜羅殆遍。各書中宗子世表，悉依家譜採入。或家譜刊刻在前，而世職在後者，俱查核卷宗，採訪後裔，一一登載。其中《顔子書》七卷，《子思子書》六卷，《曾子書》八卷，《孟子書》七卷，《閔子書》六卷，《冉子書》四卷，《端木子書》七卷，《仲子書》六卷，《卜子書》五卷，《有子書》六卷，《冉子書》五卷，《宰予書》七卷，《冉子書》五卷，《言子書》三卷，《顓孫子書》六卷，《朱子書》三卷。

是書卷數雖多，每卷篇幅却甚小，僅一、二頁。孔慶鎔序稱其「書傳贊則備乎史也，詳譜系則本乎志也，言行則通乎教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删之以刊其誤」，「俾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綱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衢談巷議，下及婦孺之歌謡，其足資勸戒者，皆悉心採之，以爲考鏡，又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之不傳者，或世代之無考者，或昔傳之而今逸者，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者，莫不蒐訪無遺，匯爲卷帙」。

該書雖頗無雜，但亦保存了較多孔門弟子的相關資料，可資參考。

聖門十六子書序

崇川馮集軒明府宰吾邑者六年、政成民和、風俗淳樸。下車之日、首以興學校為務、士之生斯土者、莫不雅歌絃誦、濯磨令德、雍容揄揚、相與有成。壬辰秋、四氏學學博以兩廡從祀先儒年代先後有失次者、具文申請更正。余謹擇吉日、齋沐敬易。詢知皆出於明府攷證、是明府有以匡余之不逮、則明府學優而仕、其本道以為教者、裨益於

聖門良不少也。越日明府來、手出其裒集十六子書相質。余受而讀之、書傳贊則備乎史也、詳譜系則本乎志也、記言行則通乎教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刪之以刊其誤、良由學之博、故能擇之精。是書也成、俾

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噫、是足傳矣。夫學士大夫網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衢談巷議、即下及婦孺之歌謠、其足資勸戒者、皆悉心採之、以為考鏡。又有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之不傳者、或世代之無考者、或昔傳之而今逸者、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者、莫不蒐訪無遺、彙為卷帙、猶能使後之覩者觸發性靈、警惕身世、而況

聖門也哉。而況余之讀是書也哉。余不佞、固

於見聞、爰是以序是書。第思世受
國恩、恪遵祖訓、兢兢罔敢失墜。惟願凡為聖
賢之後者、不徒以氏族相為炫燿、咸當數典
不忘、永貽法守、庶足無愧。更期士之讀是
書者、或奉一言一行、皆有以自淑、是即明府
興學校之初心、即明府之有功於
聖門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
此志也夫。
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春正月下澣、闕
里孔慶鎔序並書。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凡例

一是刻裒集
聖門四配十二哲言行古蹟世系分之各為一書、合之為
十六子書。良以
聖德高堅、無由鑽仰、而及門問答隨時指示、尋繹義蘊、或
可由淺而深因粗及精。故語孟而外、諸子百家雖記
載不同、而有關事實、備錄於冊、以俟識者論定。

一是刻仿史家體例、首列傳次論次贊、俱采輯舊文、其
有異說、加謹按於後、以示存疑。

一四配中惟顏氏所刻陋巷志、孟氏所刻三遷志、曾氏
所刻武城家乘蒐蘿繁富、而述聖之後雖有世職、並
無成書。謹錄孔叢子並繹史所載、以補其闕。

一顏子書近有諸城張氏所刻十二篇、計一百三十二
章、每章寥寥數語、且擇之不精、如縮屋稱貞本顏叔
子事、而以之頌復聖、何其舛也。茲刻概從刪削。

一曾子書十篇見大戴記。王其後裔校刻全書始以王言篇補入、且顛例①次序。茲刻一依原次、而補錄另爲一卷。

一孟子書以三遷志爲主、而年譜則依世系譜爲得其實。惟未見外書是其遺憾。茲刻抄入以補前人所不及。

一十二哲中閔子家乘年譜頗詳、惟事蹟闕如。茲刻採其所長而益其所短、爲將來續刻家乘之一助。

一冉子三書東原志世系譜宗譜各自爲說、不能強同。茲刻紀載各從其舊。

一端木氏性道誌年譜事蹟最詳、然已錄原文於後、故年譜中稍從節本。

一仲里志刻有定本、而後人又有刪改、不如原本之精詳。茲刻一從原本。

一言子文學錄注釋太煩、茲刻一槩從刪。

一卜子宗譜並無事實、茲刻補入。

一顓孫氏堋坊志分章詳註、頗稱賅洽。而是刻集隘、不能備載、然提綱挈領、已無遺漏。

一有子宗譜事蹟甚略、而年譜頗詳。茲刻節短取長以昭畫一。

一朱子書惟載本傳及言行錄、於生平事實已無不包若語錄詩文無庸贅入。

一各書中祠墓古蹟一本闕里誌、文獻考、山東通志及河南江南各省通志。凡微波榭中藏書搜羅殆遍、如有遺漏隨時補刻。

一各書中宗子世表悉依家譜採入。或家譜刊刻在前而世職在後者、俱查核卷宗採訪後裔、一一登載。

以上十八條並據現存書籍載入、而見聞未廣、遺漏尚多、伏乞

大雅君子錫以瓊瑤、俾免淺陋之譏、幸甚幸甚。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目錄

東配

顏子　子思子

西配

曾子　孟子

東哲一

閔子　冉子二　端木子

東哲二

仲子　卜子　有子

西哲一

冉子一　宰子　冉子三

西哲二

言子　顓孫子　朱子

校記

①例：當作「倒」。

復聖顏子傳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晏安、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俠爲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事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蕃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連生皦、皦生鳴。自連至鳴、皆魯上大夫。鳴生音、爲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皆下大夫。箱生彪、彪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自彪至求、皆司寇。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資明睿、潛心聖學、修博約之訓、聞克復之言。嘗問爲邦、孔子以四代禮樂告之、稱其能守中庸、許以用舍行藏、惟回可與共。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之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回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憂、千歲無戰鬭之患。①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貢抗手而對曰、夫子何

遜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有愠言、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楚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王曰無有。子西曰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楚王乃止。孔子嘗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持祿、慎於治身。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矣。魯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顏子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墓在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歆。陋巷志

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昬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奧。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侔丁辰、益茲榮號。宋王旦贊

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十四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顏子生、少孔子三十歲、少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戊申、是年顏子年二十九、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謹按、山東通志載、年譜、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年三十一歲、是年

復聖顏子與高子、巫馬子生。古本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卒。索隱集解並云顏子卒時孔子六十一歲、考年譜孔子六十一歲當魯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又三歲而有陳蔡

之阨。然則顏子之卒已三年矣、何爲有不容何病之語。何爲有皆不及門之歎。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以爲論語在陳絕糧當在哀公二年去衛適陳、顏子二十九歲時也。則如所言、亦與哀十二年伯魚之卒不合。惟毛氏論語稽求篇云、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四十之誤。伯魚之卒在七十歲、顏子之卒在七十一歲、先後相去一年。孔子七十一歲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孔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子、子路同時俱沒、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揆之時勢、若合符節。然則毛氏之說爲創論、實確論也。附識於此、以俟考證。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顏子書

上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顏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淵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淵問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孔子謂顏淵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淵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淵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淵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淵。顏淵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淵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淵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仲孫何忌問於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淵、顏淵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

愼於治身。

顏淵曰、夫智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也。

子夏問曰、顏淵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吾。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吾。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以上十六條見家語

孔子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吾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吾之得也。莊子

顏淵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遠、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吾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

相接、挾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以上三條見說苑

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②鼓於宮、聲聞於外。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

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孔子使顔淵執轡，到匡郭外，顔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②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③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路史

校記

①子貢：《家語》、《說苑》引此條均作「子路」。詳後引文。

②鐘鼓：《詩經・小雅・白華》作「鼓鐘」。

③名：當作「若」。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孔子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而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①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淵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吾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宫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淵端拱、還目而窺之。孔子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顏淵曰、敢問無受天損易。孔子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孔子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孔子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孔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上二條見莊子

顔淵問乎孔子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孔子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顔淵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孔子蹵然曰、何謂坐忘。顔淵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孔子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吾也請從而後也。

顔淵問於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孔子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吾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淵見孔子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孔子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淵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

古爲徒。若是則可乎。孔子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孔子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淵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顏淵曰、敢問心齋。孔子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淵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爲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吾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以上七

佚見莊子

顔淵問乎孔子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黄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

孔子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顔淵。顔淵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顔淵入、問曰、若奚獨樂。顔淵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顔淵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顔淵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以上二條見列子

孔子與子貢、子路、顔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

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吾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淵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吾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鬭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顏淵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顏淵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顏淵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說苑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淵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平安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

君子也以義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

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焉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邪。尚書大傳

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尸子

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鋭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淵曰可得聞乎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家語

子夏讀詩子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奧藏之所在乎。韓詩外傳

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對曰書之論事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②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尚書大傳

人或問孔子曰顏淵何如人也曰仁人也吾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吾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吾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吾

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吾一道，吾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

縣子問子思曰：顔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校記

①盞：《史記》同，疑當作「盍」。

②鴻範：當作「洪範」。

顔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顔淵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

顔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家語

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顔淵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淵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顔淵對曰、不可。嚮者煤室①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顔淵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顔淵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見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淵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淵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家語

孔子見老聃、曰先生形體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老聃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聖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顔淵曰、吾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而頳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其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孔子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孔子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孔子謂柳下季曰弟爲盜跖而弗能教也請爲往說之柳下季曰跖之爲人易辱人以言必無往孔子不聽顏淵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曰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顏淵問孔子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孔子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水行莫如

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以上五條見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一曰子路、勇而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淵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莊子逸篇

宋陽里華子病、忘、治之而疾除。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淵記之。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淵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以上二條見列子

陳成恒相齊簡公、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越絕書

孔子至匡郭外、顏淵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貨從此入。匡人乃圍之。孔子援琴而歌、有暴風擊軍士僵、乃免。琴操

孔子齊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為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此為何鳥。子路曰、榮榮之鳥。後日、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有前鳥、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顏淵曰、何鳥。子路曰、同同

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以上三條見衡波論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②、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韓詩外傳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以上二條見論衡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反食之。家語

校記

①室：當作「臮」，見《吕氏春秋・任數》。

②喙：當作「啄」，見《韓詩外傳》卷二。

顔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雜記

孔子返宇、顔子重瞳。顔淵感中台星。顔淵不以夜浴改容。顔淵所以命短、棻孔子殺其年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顔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新論

顔淵山庭日角。顔淵有角額、似月形。子貢山庭斗繞。故子貢至孝、顔淵至仁。顔淵①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論語讖

孔子爲素王、顔淵爲司徒。論語摘輔象

邑名朝歌、顔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論語撰考讖

孔子夢豐沛市有赤颷起、呼顔淵、子夏往觀之。金樓子

伊呂乃聖人之偶、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漢書

顔子十八、天下歸仁。顔子明仁於度毅。後漢書

顔子隣幾、三月不違。北史

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爲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或曰、顔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顔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顔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②曰、顔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顔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祗其所以

爲樂也歟。

有教立道、無心孔子。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孔子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顏子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孔子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孔子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勧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問、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以上十條見法言

周子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張横渠曰、顏子龍德而隱、故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子、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孔子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也。孔子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孔子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孔子無迹，顔氏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顔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顔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程伊川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顔子所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也，所異於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以上八條見性理

校記

①月：當作「有」。

②内：當作「樂」。

顏子書　　柴川馮雲鵷校刊

從祀一

先賢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封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顏子名高、字子驕、一名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顏子名之僕、字叔、一字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先賢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先賢顏子名何、字冉、一字稱、魯人。唐封開陽伯、宋封堂邑侯。

先賢顏子名祖、字襄、一作相、字子襄、魯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以上六條見陋巷志

謹按通志所載兩廡分祀八人、而正殿並無配享、且八人俱後世子孫、而先賢子柳以下六人皆已從祀至聖廟中。今僅列於復聖之兩廡、於義有所不安。且同爲一族、世系未得其詳、竊以爲應援承聖之例、配食於杞國殿中。所謂禮緣義起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柴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從祀

二代顏歆、字子林、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顏俊、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十二代顏見遠、南齊御史。

三十五代顏之推、字子介、北齊黄門侍郎。

三十七代顏籀、字師古、唐宏文館學士。

四十代顏杲卿、字昕與、唐常山太守。

四十四代顏真卿、字清臣、唐太子太師。

六十五代顏印綸、明河間太守。以上八條見山東通志

祠墓古蹟

復聖顏子廟在孔廟東北六百步、有園有井、即陋巷故宅也。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熙寧間、膠西太守孔宗翰搆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廢。元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命顏族復搆於故基、緣以崇垣、環植桃李、教授張頊塑先師兖國公像於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五尺。環亭古檜十有四株。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請修兖國公廟宇、建正殿五間、兩廡神門。泰定三年、復買地二畝於園之北、奉勑剏建新廟。致和元年八月落成。元天歷二年冬十一月壬辰、衍聖公孔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行告禮、遷聖像於新廟。是日兖國公誕辰也。明洪武十五年、五十七代孫顏池請於官、重修廟廡。正統年間、五十九代孫顏希仁奏請重建。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顏公鉉奏請重修。宏治十五年、仍復傾頹。公宏復聞於朝、命有司會計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正德二年、鼎新修建。

廟制、南爲復聖廟坊、左坊曰卓冠賢科、右坊曰優入聖域。北爲復聖門三間。又北稍西爲顏井亭、左側爲博文門、三間通官道。右側爲約禮門、三間。又北爲歸仁門、三間。左披爲克己門三間、門內有齋宿房、稍北有祭器庫、俱西向。右披爲復禮門三間。由歸仁門入、東西御碑亭二座。又北爲仰聖門、三間。左右有角門。中爲顏樂亭。又北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復聖顏子。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顏歆以下八人。後爲寢殿五間、祀

復聖夫人。仰聖門之東爲見進門、左列南向。北爲退省堂、三間。又北爲顏氏家廟、三間。西爲杞國公祠門、左列南向。北爲

杞國公殿、三間。後爲

杞國夫人殿。殿後爲焚帛所。廟南有坊、榜曰陋巷。廟左爲博士宅、宗子居焉。祭日用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

復聖廟祭田五十頃、並墓田三頃三十三畝、有奇、永不起科。佃戶十戶、概免差役、額設禮生六十名、廟戶七戶、灑掃戶二十五戶、並門子四名。

復聖顏子墓在魯城東、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墓前有石鑄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墓高丈餘、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顏林墓上石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木也。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魯國舊城環今曲阜城外、周回延袤可十餘里。城門十二、自神農、少昊、黃帝皆都其地。厥後周公封焉。今曲阜縣城乃其中一區也。城中爲孔廟、其東北爲顏廟、城北爲孔林、其東南爲顏林。洙泗交其後、沂水帶其前、尼山峙其左、郕城在其右。

復聖林在魯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

杞國公墓在兗國西北。

侍郎林在魯城東北隅、西至陋巷祖庭三里餘。顏氏自晉唐以來、爲黃門、中書、門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後凡一十三人、故世號顏侍郎林也。有高塚數區、前列翁仲、其一太常卿文鐸、其一戶部尚書衎。南隣官道、今族屬皆附葬焉。其地周圍二里。

復聖廟一在兗州府治東南、唐開元中封顏子爲兗國公、即其地建廟、春秋致祭、歷代因之。明洪武十八年重修。永樂七年遣祭。其制正殿三間、殿後爲明倫堂、前爲儀門、又前爲櫺星門、左爲儒學。以上五條見陋巷志

復聖顏子廟在寧陽縣西四十里、顏氏子孫有居此者。元時立廟、詔使奉祀、仍復其家。山東通志

元至元十二年、泰安州奉符縣尹契奉旨勘到寧陽西皋村建修

復聖廟一座、勅員奉祀、並予祭田一百七十餘畝、以供祭祀、旁修常川書院一所、以廣教澤。碑記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歆字子林魯大夫葬顏子墓東十餘步生子儉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儉魯大夫生子威泰定三年從祀。

四代威魯下大夫生子芫。

五代芫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億魯下大夫生子岵。

七代岵魯下大夫生子卸。

八代卸字伯由秦大夫生子譽。

九代譽舍人生子產。

十代產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異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愚漢卿士生子逵。

十三代逵漢大夫生子肄。

十四代肄一作肆字季遠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書傳作騆生子袁。

十五代袁一作忠郡工曹從事堂合生子凱。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於朝為安成太守生子遂。

十七代遂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龠。

十八代龠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綽。

十九代綽字參道為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準始仕為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阮字懷珍舉有道為著作郎生子亮。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為郡督郵見冀州刺史王純碑生子斆。

二十三代斆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生子斐盛。

二十四代斐尹京兆有善政二子魯歆無後以盛為宗。

二十四代盛字叔臺一字叔震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有傳生子欽。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有傳子默。

二十六代猷、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葛繹縣子。三子、幾、黌、舍、長次無後。

二十七代舍、字宏都、晉光祿大夫、有傳。子髦。

二十八代髦、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有傳。子緌。

二十九代緌、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功曹、主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郡太守。五子、興之、炳之。

三十二代興之、安寧太守。子登。

三十二代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爲韓國、江夏王參軍、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令、無後、而炳之子見遠爲宗。

三十三代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有傳。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有傳。四子、之儀、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有傳。二子、寵、祀、無後、之推爲宗。

三十五代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有傳。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秦府記室、有傳。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宏文崇文兩館大學士、有傳。子趨庭。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録事、下邽令。子鼎。

四十代鼎。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昊。

四十三代昊、五子、長君則、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子文威。

四十四代君雅，二子、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隱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於世。子承祐。

四十五代文蘊，鄉貢進士。子涉。

四十五代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李關撰神道碑。子衍。

四十六代承祐，二子，長崇德，無後，次仲昌。

四十六代涉，鄉貢進士。四子，匡朗、匡密、匡美、匡贊，俱無後。

四十六代衍，字祖德，戶部尚書，有傳。子樫。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

四十七代樫，父任爲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監説書，有傳。子復。

四十八代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兖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有傳。六子，嶢、岐、崘、嵘、岧、嶕。岐爲執政，自嶢以下，子孫南徙，不知其傳，而端之子繼爲宗。

四十九代繼，進士，世居陋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摯。

五十一代摯，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實。

五十四代實，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廬州路教授、歷山陽縣主簿、文林郎、東明縣①。生子沺。

五十七代沺，字德裕，宣德府教授、三氏學教授、主奉祀事。子希。

五十八代希，字克膺，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主奉祀事。子議。

五十九代希惠，景泰二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仍以希仁長子議爲宗。

六十代議，字定伯。天順六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奉祀事。成化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子公鉉。

六十一代公鉉，字宗器。成化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重德、重禮。

六十二代重德，字尚本，號西莊。正德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字守嗣。嘉靖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以重禮長子肇先爲宗。

六十三代肇先，字啓源，號克復。嘉靖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字用修，號敬亭。萬歷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允宗、允祚。

六十五代允宗，字永昌，號養蒙。未襲而卒。子伯貞、伯廉。

六十五代允祚，字永錫，號新吾。萬歷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伯貞，字叔節，號建中。萬歷二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光魯。

六十六代伯廉，字叔清，號執中。萬歷二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光魯長，讓職致仕。

六十七代光魯，字宗旦，號師周。天啓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紹統、紹緒。

六十八代紹統，字景宗，號世喬。崇禎十四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

六十八代紹緒，字振宗，號硜世。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至我

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子懋衡。

六十九代懋衡，字以玉，號向九。康熙五年，襲內宏文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崇敷。

七十代宗數字化南，號松堂，康熙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懷禮、懷禪。

七十一代懷禮字子貞，號約亭，康熙五十五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以懷禪長子士琛爲宗。

七十一代懷禪字彤賓，號鳧亭，雍正六年四月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後以姪長讓職致仕。

七十二代士琛字慶田，乾隆三十六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以士莊長子錫嘏爲宗。

七十三代錫嘏字公純，號眉峰，庠生，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振佑、振吉。

七十四代振佑道光元年貤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無嗣。

七十四代振吉字紉謙，號惠叔，庠生，嘉慶十九年二月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校記

①此句疑有脫字。

述聖子思子傳

述聖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衎君與大夫棄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善。然不能用、于是去魯之齊。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焉、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于溝壑。伋雖貧、不欲以身爲溝壑也。衛人釣于河、得鰥魚、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反于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衣錦紛華、所服不過溫

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吾弗敢矣。卒年六十有二。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于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①並列爲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闕里誌

閒居請膺，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務擇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宋高宗贊

文獻考②云：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爲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校記

①語：當作「孟」。

②「考」上當脫「通」字。

子思子書

記問

崇川馮雲鵷校刊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説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①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

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衞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

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齊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髯、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鬒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

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爲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温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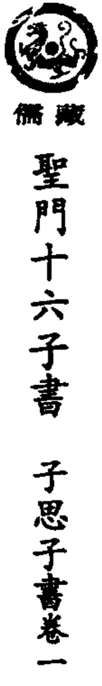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

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校記

①問：當作「聞」。

子思子書

巡狩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士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櫚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

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悖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

曰、必用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

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情、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

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肯、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補遺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以上二條見說苑

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文獻通考

子思子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以上八條見馬總意林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已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以上二條見徐幹中論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文選注

謹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曾繆公師。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常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而孔叢子以爲中庸四十九篇、今所存於小戴記者、中庸一篇然則書之散失者多矣。兹從闕里新志列本傳於卷端、取孔叢子記問以下至抗志六篇、分爲二卷、又採馬氏繹史所載爲補遺一卷。非敢以質高明、聊爲肄業者先河後海之一助云爾。

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附錄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𥚃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𥚃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韓非子

漢王充論衡云、龐撊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止、象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撊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氏春秋

毛氏中庸說云、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康成編之為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為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舊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為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特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註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註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惟朱子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為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為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剏入比法、用朱子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中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為一書、而於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

毛氏大學證文云、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舊

傳孔子没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若大學、傳亦稱爲子思作、則見鄭端簡古言與唐氏奏疏、有曰虞松校刻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菴楊氏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在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爲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既曰有之、又曰偶爲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逵爲傳聞、爲偶言。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述聖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述聖子思子中庸書院在鄒縣南門外、即孟子受業處也。明宏治十六年、詔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祀事。從衍聖公聞韶之請也。每歲春秋、博士赴鄒縣書院主祭。

述聖子思子祠在鄒縣南門暴書臺側、元元貞中、縣尹司居敬建、榜曰中庸精舍、堂曰淵源、肖子思、孟子像祀之。嗣縣尹宋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題曰率性、齋舍廚庫具備。請於朝、名爲中庸書院。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重葺、即書院爲子思祠。明嘉靖三年、縣令張時巒續修、增建愼獨齋、又建修道堂。明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又修、易修道堂爲景賢堂。

祠制、南爲櫺星門、次祠門、中爲正殿三間、殿內祀述聖子思子、以孟子配。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爲率性堂五間、左右齋舍各三間。祠右爲中庸書院、內爲景賢堂三間、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爲愼獨齋三間。春秋仲月上丁、孔氏博士自曲阜來設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沂國述聖公墓在先聖墓南稍東、相去數十步、子思子之藏也。墓前有石碑、石案、石闕、碑書沂國述聖公墓。又有小碣、書三世祖墓、皆子孫私識也。先聖墓居右、伯魚墓居左。孔子商人、葢尚右也。子思墓乃在先聖墓之南、世謂挾子抱孫。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乾位、伯魚左而子思右、葢亦昭穆之定次也。闕里誌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世職

孔聞詩，字知言，號興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泰之次子。
明宏治十六年授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聞禮，字知節，號立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緒之次子。
正德元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貞寧，字用致，號一字，六十三代衍聖公聞韶之次子。
嘉靖二十五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衍桂，字□□，號□□，六十五代衍聖公尚賢之次子。
萬曆二十二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毓埏，字鍾輿，號宏輿，六十六代衍聖公興燮之次子。
康熙十八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傳鋕，字振文，號西銘，六十八代衍聖公毓圻之次子。
康熙四十四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繼溥，字體恒，號葩菴，六十九代衍聖公傳鐸之次子。
雍正十一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憲增，字如川，號怡齋，七十一代衍聖公昭煥之次子。
乾隆五十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慶元年，貤封衍聖公。

宗聖曾子傳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于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曾子之學隨事精察、故于聖人之道獨得其宗。天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晩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易簀而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此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元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郕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闕里誌

西山眞氏曰、進道之勇、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

不可以不宏毅。其見諸力行、則務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厲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諸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啟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歟。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惟賢。服膺受言、終身拳拳。封樹飾贈、彩耀青編。宋張齊賢贊

年譜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聖曾子諱參、字子輿、本姓姒、夏后氏之裔也。大禹生啟、啟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鄫、爲子爵。歷夏、商、周、世守其爵。周襄王六年、即魯僖公十四年、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此曾姓之始。三桓家臣曾夭、曾昊、其後也。凡數傳、生先賢曾氏諱點、娶上官氏、生曾子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三、入孔子之門、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事親每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敬王三十一年、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年十六、秦父命往楚從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十餘年、爲學以三事、曰省其身。時冠進賢、冠進禮恭、其所自製也。家貧、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力耕以養其親。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敬王三十九年、孔子謂以其志存孝道、作孝經授之。時年二十有四。謂能通乎道、授以一貫之傳、年已二十有五矣。故從孔子遊最晚、聞道最蚤。子思年甫六歲、聖祖命之從學。及孔子沒、年二十有六、學乃大成。所造之深、不事有若、非諸弟子所可及者。未嘗苟仕大夫之門、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其命。逮至晚年、所見益高、所守益篤、其道日益高大、而公明儀之徒皆受學焉。及親沒、乃適齊、齊侯以大夫禮贈之。遊楚、楚子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年七十、乃著書、遂述孔子所授大學之道、著大學一篇、及曾子十八篇。寢疾、孟敬子問之、召門弟子啟手足、命元易簀。反席未安而沒、壽七十三、葬魯邑南武山之陽。娶公羊氏、子三、長元、次申、華。元生西、皆賢、世其家學。從祀先賢曾氏廟庭。

曾子書

王言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强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

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曾子書

立事

崇川馮雲鵷校刊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争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絶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内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絶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絶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寛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

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傛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强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

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敎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

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莱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絶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有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君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庳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大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作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内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内、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

齒分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顔色，未成於弟也。

曾子書

制言上

崇川馮雲鵷校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子①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讐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避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諂矣。故君子不諂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顔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

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閒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校記

①子：當作「于」，見《大戴禮記》卷五。

②「有知之」上：《大戴禮記》有「其功守之義」五字。

曾子書

補遺　　崇川馮雲鵷校刊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①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以上七條見說苑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吾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吾以瑟浮其音，參以吾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蓾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②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

曰胡不以其負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以上二條見韓非子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孔子曰問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愼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以上五條見家語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③罰無僭亂辭。孔叢子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迂哉。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括、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括、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下寶。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以上入條見荀子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志道者忘心矣。莊子

曾子曰、或言子之善、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

見子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以上二條見中論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

樂正者、曾子門人也。來候曾子、曾子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樂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曾子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曾子乃悲然。以上二條見孝子傳

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曾子養母至孝、有元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之。曾子收養、治療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以上二條見搜神記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

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買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上二條見說苑

曾子曰：鯈卅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趣各異，而皆得所便。

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爲之止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淮南子

里名勝母，曾子斂襟。論語撰考讖

曾子見盜毋而感。詩疏

曾子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抱朴子

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閒，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新語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兼明書

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水經注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鹽鐵論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論衡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說苑

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外傳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鉤命訣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博物志

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一本云：堨來歸耕，歷山盤兮。以養父母，我心悖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以上二條見琴操

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貍，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周正樂記

曾子夢見一貍，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云：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天上兮，識者其誰。昌黎集

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家語

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孝經援神契

子游揚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新論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顏氏家訓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孔子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蚉虻相過乎前也。莊子

孝經一篇、十八章。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

曾子至孝、爲父所惜、嘗見絕糧而後蘇。莊子注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晏子

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汚、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論衡

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智也。淮南子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逭者進忠、便巧者近亡。新語

吳起者、衛人也、嘗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史記

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晳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潛夫論

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四書賸言

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爲四科、而曾子不與。非曾子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爲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而不及曾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沒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呼曾子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之閒於擯相、顓孫之美譽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皋之化成人、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寧云有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爲獨疑於曾子一人乎。繹史

校記

①「内」下當脱「折」字，見下文。

②于：當作「子」，見《韓非子・説林下》。

③罰：《孔叢子》卷上作「罪」，《書・吕刑》同。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附錄

昔者曾子之處鄭、人有與曾子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子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新序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韓非子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家語

謹按、武城家乘載

宗聖遺事甚詳、然其不載者有三事、一爲投杼之事、考其說出於甘茂、本戰國說士之寓言、非其實也。一爲將軍文子之事、乃名法家造言毁聖、馬氏以爲誣枉之言、亦非實也。至烝藜一事、他書多引之、不知此說出於家語。考今本家語乃王肅之書、編①檢史記、說苑、新序諸書、並無此說。觀韓詩外傳云、曾子喪妻不更娶、乃知其喪也、非去也。一字之訛、傳會其說以誣古人、誕妄已極。乃知家乘之不載、非諱之也、實無其事也。茲恐後之人惑於異說、故附辨於此、以昭傳信云。

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校記

①編：當作「徧」。

曾子誌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宗聖曾子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創建無考。明正統九年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詔守臣修建、翰林學士許彬爲記。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疏請恢廓如顔孟制、閲七年而工竣。

廟制、南爲宗聖廟坊、左坊曰三省自治、右坊曰一貫傳心。北爲宗聖門三間、内有

御碑亭。又北爲戟門三間、左右齋房各三間、神庫各三間。由戟門入中爲正殿七間、殿内祀

宗聖曾子、以子思孟子配、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陽膚以下十人。又北爲寢殿、祀

宗聖夫人。戟門之東爲三省門、並列南向。北爲三省堂三間。又北爲寢堂三間、神厨三間。西爲萊蕪侯祠門、並列南向北爲

萊蕪侯殿五間、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曾元以下四人。東廡祀曾元、曾申、西廡祀曾華、曾西。後爲

萊蕪夫人殿三間。春秋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廟祀田五十一頃六十畝、永不起科、佃戶槩免差役。額設禮生六十名、除免民徭、廟戶三十七戶、槩免丁差。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距舊城約五里、有碑曰郕國宗聖公之墓。明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請建享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匾曰宗聖墓。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相傳以爲曾子讀書處。亦名絃歌書院、今廢。

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建、今廢。

耘瓜臺在南武山之東、荊山之西、即曾子耘瓜處也。其臺

有二高仞許，南北相峙。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咏歸亭在嘉邑城南，今廢。

曾子故里石坊一座，在嘉祥金鄉南北道之西。

南武城在南武山之東南，春秋時曾子爲宰處。至今基址尚在，鄉音呼阿城。

曾子山在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曬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於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曾晳風乎舞雩即此地。

曾子井在江蘇徐州府城北九里山。

宗聖祠在濟寧州城內。

一貫書院在郯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至正三年建，後改名宗聖祠，復移北門之外。

宗聖祠在蘭山縣南五里，創建無考。中祀宗聖曾子，以及門賢儒從祀，別爲毓賢祠，奉先賢曾氏。今廢。一在費縣關陽鎮，一在城武縣文亭山，相傳曾子以文會友處。又在滕嶧、鄆城、聊城、臨朐者，俱創建無考。

宗聖曾子祠在江西永豐縣木塘源，一在河間府交河縣姜官屯。以上十三條見武城家乘

曾子子哲墓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按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即今費縣西南之關陽鎮也。

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即曾子耕處，亦名曾子山。其麓爲印有子游祠，其旁爲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廟在威縣南關，五十五世孫守珍建。廣平府志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濟寧州志

澹穉堂太史耒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註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

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盦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淸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淸河特曰東武城者、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猶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鄪、即費字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仁山金氏言皆子游有此事、作傳人攻費。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鎮。又可以見南城之即爲武城。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鄪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魯之證也。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按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費縣之冉堌、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於陶、因名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濟寧州志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元。稱孝養。公行子之燕。遇元於途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吏也。不憂其繫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幾爲知計哉。娶高陽氏。一子。西。

三代西。賦質剛毅。高邁爵爽。有暮春沂雩之風。力崇季路於先賢之所畏。薄管子功名於變色。誠侃侃如矣。娶左氏。一子。欽。

四代欽。娶穀梁氏。一子。冉。

五代冉。娶卜氏。一子。羨。

六代羨。娶繆氏。一子。遐。

七代遐。娶言氏。二子。長煒。次盈。

八代煒。漢尚書令。娶鄒氏。一子。樂。

九代樂。漢山陽縣都鄉侯。娶周氏。一子。浼。

十代浼。娶伏氏。二子。旃。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旃。娶鄒氏。一子。嘉。

十二代嘉。娶鄭氏。二子。長寶。次項。遷扶風。生二子。長玉。遷冀州。次昌。遷青州。

十三代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娶王氏。繼娶歐陽氏。一子。炎。

十四代炎。娶鄧氏。二子。長據。次援。

十五代據。西漢末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吉陽、廬陵諸郡。娶陳氏。二子。長闡。次瑒。徙虔州。

十六代闡。娶文氏。一子。植。

十七代植。娶李氏。一子。燿。

十八代燿。諫議大夫。娶胡氏。一子。培。

十九代培。娶陳氏。一子。德。

二十代德。娶董氏。一子。珣。

二十一代珣。娶朱氏。二子。長渙。次震。忽①遷韶州。

二十二代渙。景陽侯。娶劉氏。二子。長梓。次瞻。遷蜀郡。

二十三代梓。娶丁氏。一子。[illegible]。

二十四代綰，鎮南軍司馬，娶文氏，一子，端。

二十五代端，娶胡氏，二子，長鋌，次鉉，遷交州，後爲交州房。

二十六代鉉，娶蕭氏，一子，海。

二十七代海，娶楊氏，二子，長璸，次琦。

二十八代璸，娶謝氏，②長興，次田。

二十九代興，娶張氏，一子，隆。

三十代隆，娶宋氏，一子，鈞。

三十一代鈞，娶王氏，一子，謀。

三十二代謀，娶高氏，二子，長丞，次邑。

三十三代丞，娶何氏，三子，長珪，次奮，從雲蓋；次畧，從撫州樂安，後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珪，娶蕭氏，五子，長寬，次綽、豐，遷袁州；暉，遷廣州；隱，遷泉州。

三十五代寬，娶何氏，一子，莊。

三十六代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娶蕭氏，一子，慶。

三十七代慶，御史大夫，娶鄒氏，二子，長偉，次駢。

三十八代駢，唐御史大夫，娶王氏，一子，耀。

三十九代耀，拜貢州刺史，娶劉氏，一子，崇範，遷居木塘源。

四十代崇範，家居龐，薪不屬，讀書自若。家藏九經子史，南唐郡侯太子洗馬、東宮使，娶劉氏，一子，延膺。

四十一代延膺，仕部驛兼資庫使，宋太宗陞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③娶魏氏，五子，碩、賴、顏、項、禹。

四十二代碩，宋淳化壬辰登第，黄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娶江氏，五子，長承昌，次翰、冕、順、資。

四十三代承昌，娶張氏，一子，萬敵。

四十四代萬敵，娶徐氏，一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娶羅氏，一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娶羅氏，一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娶李氏，一子，浩古。

四十八代浩古，娶劉氏，一子，上忠。

四十九代上忠，娶張氏，一子，敬文。

五十代敉文娶江氏二子元德元益。
五十一代元德娶黃氏二子价翁福翁。
五十二代价翁娶姚氏一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娶宋氏二子崇文崇學。
五十四代崇文娶羅氏二子利賓用賓。
五十五代利賓娶鍾氏三子輔誌輔佐輔世。
五十六代輔誌娶張氏四子德胄瑛胄端胄莊胄。
五十七代德胄娶彭氏三子奮用奮光奮治。
五十八代奮用娶金氏二子質粹質濤。
五十九代質粹字南武號好古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明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請准其徙居山東兖州府嘉祥縣奉祀曾子祠墓照顏孟世襲事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一子昊。
六十代昊字欽一未襲早卒配徐氏一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字繩之時有永豐龍潭房曾袞以應貢到京乘機奪襲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奏准繼祖仍舊主奉祀事萬歷三十年封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配薛氏子承業。
六十二代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萬歷五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配楊氏子宏毅。
六十三代宏毅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時有會稽生員曾益冒充嫡裔宏毅具奏禮部尚書黃士俊議駁配朱氏子聞達。
六十四代聞達字象興崇禎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國朝定鼎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配顏氏子貞豫。
六十五代貞豫字和菴號學埜康熙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宋氏子尚溶。
六十六代尚溶字滙伯號松濤康熙二十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孔氏子衍橚。
六十七代衍橚字雍若號喬麓雍正八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劉氏子興烈。
六十八代興烈字光緒號起祚乾隆四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路氏，繼配張氏、趙氏。子毓埻。

六十九代毓埻，字注瀛，號庭獻。乾隆二十六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仲氏。子傳鎮、傳錫、傳銓、傳鍈、傳錄、傳鋊。

七十代傳鎮，字巨山。嘉慶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田氏。子紀連。

七十一代紀連，字仲魯，號小山。嘉慶十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李氏。道光四年緣事被議，以傳錫長子紀瑚爲宗。

七十一代紀瑚，字六華，號石舟，又號荫麓。嘉慶癸酉科拔貢，道光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繼配張氏。子廣芳、廣莆、廣芝。

七十二代廣芳，一名維鞠，字屺瞻，號鶴岑，未襲早卒。聘史氏，未娶殉節。　旌表烈女，合塟先塋。以廣莆子昭嗣承繼。

校記

①忽：疑誤。

②「氏」下疑脱「二子」二字。

③盛：當作「監」。

亞聖孟子傳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于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横、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路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仁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讐諸語、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焉。至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闕里誌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

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殁、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宋高宗贊

謹按、金孫弼謁祠記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周定王三十七年也。元張須記又以爲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要一均。鄒志云孟子後孔子百有四年而生、時周烈王四年己酉也。其說不一。近有崇明施氏考之、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計百有七年。又以歷法推之、是年丁卯月戊午朔二日己未、説與孟子世家譜合、蓋定論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孟子書

年譜

崇川馮雲鵷校刊

周威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日己未、即今二月二日、孟子生。

孟子諱軻、字子車、一字子輿、系出魯桓公。桓公子四、長莊公、次公子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何忌生武伯彘、彘生敬子捷、捷生子敏、廬墓不仕。子敏生激、字公宜、娶仉氏、魏公子仉肯女、居魯鄒與鄉、今名鳧村、故宅池泉仍在。

三遷志云：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庚戌、二歲。

辛亥、三歲、父卒。母仉氏卜葬魯鄒與鄉馬鞍山麓、今在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鳧村東偏。

壬子、四歲。

周顯王元年、癸丑、五歲。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見東家殺豚、問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今始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丁巳、九歲。居近墓側、因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移居鄒東郭、近市、爲賈衒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又去之、乃徙舍學宮傍、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之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戊午、十歲。

己未、十一歲、請見於子思子。子思子見之、甚悅。

庚申、十二歲。

辛酉、十三歲。

壬戌、十四歲、謁子思子、請爲弟子。

癸亥、十五歲、歸家、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由是懼而勤學、旦夕不輟。

甲子、十六歲。

乙丑、十七歲、母爲求婚於田氏。

丙寅、十八歲。

丁卯、十九歲、母爲娶田氏。

是歲爲曾康公元年。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一歲、學益進、子思禮敬甚崇、命子上侍坐焉、子上不願也。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庚午、二十二歲、將入私室、婦袒而在內、不悅、遂去不入。母知、召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

辛未、二十三歲、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壬申、二十四歲、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癸酉、二十五歲、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矣。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甲戌、二十六歲、仲子生。

乙亥、二十七歲、子思子卒。乃訪於孔門諸賢、爲私淑之學。

丙子、二十八歲。

是歲爲魯景公元年。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講學於鄒魯之間、樂克等請爲弟子。

癸未、三十五歲、萬章、徐辟之徒、俱來學、弟子益進。

甲申、三十六歲、齊人公孫丑、曹君弟交、滕君弟更等請爲弟子、鄰國來學者日益衆、至數百人。

乙酉、三十七歲、梁惠王數敗于軍、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以幣交于孟子、因報禮至梁。

丙戌、三十八歲、在梁。

丁亥、三十九歲、在梁、惠王卒、子襄王立。

戊子、四十歲、見襄王不合、卽去遂歸鄒。

己丑、四十一歲、遊齊、時宣王在下邑崇地、就見、遂延至國館于雪宮。

是歲齊宣王二年。

庚寅、四十二歲、在齊爲客卿。

辛卯、四十三歲、在齊。

壬辰、四十四歲、迎母仉氏就養於齊。

癸巳、四十五歲、在齊。

甲午、四十六歲、在齊。

乙未、四十七歲、在齊。

丙申、四十八歲、在齊。

丁酉、四十九歲、在齊。

戊戌、五十歲、在齊。

己亥、五十一歲、在齊。

庚子、五十二歲、齊饑、勸王發棠賑之、不果行。

周慎靚王元年辛丑、五十三歲。

壬寅、五十四歲、齊復饑、國人望復勸王發棠、以馮婦等語告之。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

甲辰、五十六歲、在齊。

乙巳、五十七歲、在齊、有憂色、擁楹而歎。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遂決去齊之志。未及行而母疾病、不果行。

是歲魯平公元年。

丙午、五十八歲、母卒於齊、扶喪歸魯、合葬於鄒興鄉馬鞍山麓。

周赧王元年丁未、五十九歲、在鄒居喪。

戊申、六十歲、在鄒居喪。

己酉、六十一歲、返齊。

庚戌、六十二歲、適魯、以不遇魯侯歸。

辛亥、六十三歲、居鄒、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凫繹山下、樂克備道於平公曰、孟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及欲見而嬖人臧倉

沮之。

壬子、六十四歲、之宋。

癸丑、六十五歲在宋。

甲寅、六十六歲去宋將之薛、宋餽七十鎰受之。

乙卯、六十七歲在薛、遇餽五十鎰受之反於鄒。

丙辰、六十八歲在鄒講學延外傅教仲子。

丁巳六十九歲在鄒、滕定公薨、世子遣其傅然友問喪禮。

戊午七十歲、滕文公以幣聘之滕、館於上宮。

己未七十一歲在滕。

庚申七十二歲在鄒。

辛酉七十三歲魯欲使樂克爲相、聞之甚喜。

壬戌七十四歲在鄒、是歲鄒與魯戰敗績。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乙丑七十七歲高子問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是歲魯潛公元年

丙寅、七十八歲講學鄒魯問謂諸弟子曰人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礪心。弟子問爲學之道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汩于欲。傾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丁卯、七十九歲謂諸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者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戊辰，八十歲，道終不行，乃述二帝三王見聞之統，有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之語。

己巳，八十一歲，教學不輟。門人述其言論爲孟子七篇，以垂教後世。

庚午，八十二歲，夫人田氏卒，卜葬於四基山麓，命仲子治喪歸葬，在今鄒城東北三十里。

辛未，八十三歲，有疾，諸弟子侍，亦如孔門諸賢尊師至意。

周赧王二十六年，曾滑公八年壬申，八十四歲。正月十五日卒，今相承以十一月十五日爲忌辰，是日冬至。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仲子治喪，合葬於四基山麓。

孟子世家譜姓源篇云：孟激，字公宜，娶仉氏，夢神人乘雲攀龍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居貧轗軻，故以軻名。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亦字子車。卒師子思，以傳其道。

謹按：孟子世家譜首載亞聖年表，詳哉其言之也。近代考孟子書者，如江氏之羣經補義、侯氏之四書彙辨、梁氏之志疑，俱各有所發明，而集其成者莫如施氏之讀孟質疑一書，反覆辨論，可謂精益求精矣。第其書博徵繁引，獨不及孟譜一語，豈未之見耶，抑見而以爲不足據耶。考書中多引舊一均鄒志，不知鄒志乃孟譜之濫觴，而三遷志又孟譜之尾閭也。舍其本而求其末，烏乎可。惟宗譜載大宗以下二十戶爲家藏秘笈，非外人所能窺。茲特錄出，以公同好，庶幾後之學者得以飲水而思源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祖德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烝民。堯封之邰。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庶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主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令德、獻子忠孝恭儉、左傳載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勗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孔子、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譽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荅。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啓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毓子車。一爲元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裔、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母教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仉氏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

此眞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娠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子少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内、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閑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

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冪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郯、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子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爲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没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

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一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佚文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說苑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史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注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文選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文選注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蘖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史記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藝文類聚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

梁先生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悦。新論

謹按孟子書祖德以下四篇並三遷志所載當其修志時外書尚未出故依孔叢子以爲受業於子思而不知性善辨篇答曼卬不擇之問明言學於子思之子自子上是以得聖人之傳則舊説相沿亦不攻而自破矣。又佚文二十二條多散見於外書四篇中今外書已顯而猶録此篇者乃不没前人之功且以見外書爲漢唐來引用之書確乎三代法物淺見者更無庸置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崇川馮雲鵷校刊

性善辨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

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蜂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水性也哉。

曼卬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昔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璽。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為賈衒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

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孟子游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子石曰：信。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雛無毳。孟子曰：雛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雛與。

孟子曰：管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管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主也。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郯鄒，今五世矣，於蘇爲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文說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則人害之。大

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君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而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蠶鼃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蓍、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孟子書外篇

孝經

榮川馮雲鵷校刊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莊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蕢，死孝也。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顏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纔，充虞治櫬，公都或治儀，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𦒜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助，助者殷法，雖周亦助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犖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遠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

為正

孟子曰、為正以心、為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

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衍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穆公問政於孟子、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無信佞臣之言。」

孟子過鄭、見鄭莊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若發蒙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間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愛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矣。」

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爲王、奚不去梁乎。」王不悦。

魯平公與齊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

孟子曰：「道吾善者吾賊也、道吾惡者吾師也。」

附録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汩于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罔不解矣。此學之道也。」說苑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鹽鐵論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袁宏漢記

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梁書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别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僞英瑤珠

謹按、孟子外書崇明施氏刻本有逸文十六條、乃內外十一篇所不載者。竊嘗考之、如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一條、乃孟康注漢志不失圭撮之語、廣韻注誤引之、並非孟子逸文。又白羽性輕、白雪性消、白玉性貞一條、乃趙岐孟子注與李善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畧同、而馬總意林直引作孟子語、亦非。又後漢書注引孟子曰、阿意苟容、欲肩所尊、俗之情也、與內篇引曾子語小異。又孟子曰、正枉必過其直、與外書畧同。荀子引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蕭子良書引孟子曰、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道、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拾遺記引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此皆檃括孟子本文。袁宏漢記云、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謂梁惠王極陳其事。風俗通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此又傳聞之誤。考孟子生平並無絕糧之事也。又呂氏春秋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史記索隱引孟子謂之寄君、文義不全、且以他書誤入、故不敢濫載、而附錄于此。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孟子書

柴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亞聖孟子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孔道輔知兖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宣和四年，縣令朱銋又徙今地。金太和甲戌，燬於兵。元元貞間，縣尹司居敬重修。元末復燬於兵。明初，知縣桂孟與宗子思諒復鼎建焉。宏治十年，詔巡撫熊翀大加修建。萬歷九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廟制，南爲櫺星門，爲亞聖廟坊，左坊曰繼往聖，右坊曰開來學。北爲儀門三間，次爲承聖門三間。左側爲鍾靈門三間，有碑亭。右側爲毓秀門三間，通官道。自承聖門入，中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亞聖孟子，以樂正克配。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公孫丑以下十二人。後爲寢殿，祀

亞聖夫人。廟左爲啟賢門，北爲邾國公殿，後爲

孟母宣獻夫人殿。廟右爲致敬門，北爲致嚴堂三間，後爲孟氏家廟三間，倉庫、齋廚俱備。廟西路右爲博士宅，宗子居焉。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

亞聖廟祀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皆不起科。又佃戶三十二戶，優免雜差。禮生額設五十六名，又設八名，贊相禮儀。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名，俱優免雜差。

孟母祠在鄒縣城南子思書院之右，傳爲孟子故居，有臺高丈許，世稱爲孟子曝書臺。元縣尹司居敬又於臺西建斷機堂。元僉憲楊國憲重葺，學士李泂記。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亞聖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宋兖州守孔道輔始爲立廟于墓之西南，後廟移于縣，廟改爲墓祠。四基山亦稱孟子山云。

鄒本古邾國，至繆公時改爲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來，此山川之秀。孟子後孔子三十五

年而生卒、葬于四基山之陽。鄒志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子冢在焉、今四基山者是。

孟母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八里、地曰萬村。公孫丑墓在縣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南公孫。蓋其地即以二賢得名也。

鄒縣治東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縣東南隅晒書臺、世傳爲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臺東、曰中庸精舍、曰淵源堂、實爲書院之始。又建講堂于後、曰率性堂、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後徙書院于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值。以上四條見三遷志

馬鞍山在鄒縣東北、距城二十五里。其北麓即孟母墓、下有孟母泉。

斷機堂在南門外子思書院右、相傳即孟子故居也。今因利橋旁尚有石碑、載孟母斷機處。以上二條見鄒志

孟子故宅在鄒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即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高二丈、方三丈、在斷機堂東。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秦漢縣治在焉。孟子稱鄒、蓋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

古檜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宣和中植、甚有古意。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元碑有之、今廢。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奐嘗遊之、今廢。

三家冢在四基山南、世傳即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冢也。又傍古冢纍纍、居人不記所自、或云三家之爲正卿者并合葬于此。

孟子廟一在茌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茌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嬴、嬴、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禱之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本志云、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即此地也。

雪宫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即此。

平陸即今之汶上縣。

任城即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

孟子祠在吳地、乃十九代孟忠厚扈從南遷、賜第姑蘇、因建家祠。

范縣今屬濮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鄒魯之難居此、故至今其地有孟子廟、孟子臺、孟子河云。

古滕國即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古臺。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孟社在沂水縣、社有孟母祠。

上宫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

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創建、列於學宫內、有存心堂。

遊梁祠在河南蕭縣。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于宋、修于明、至順治乙未始附于學宫。以上二十九條見三遷志

蠡邱城在滕縣東四十里明水河之南、城周八里、內有子城。舊志云齊下邑、即蚳鼃所辭者。

東平陸城在汶上縣北桃城之西南、戰國時爲齊邑、孟子之平陸即此。

杞梁故里在益都縣西北一十五里。

莊嶽里在臨淄縣治南街、孟子所謂莊嶽之間也。

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即澅中、一名棘邑、又名戟里、世傳王蠋所居。史記燕昭王令樂毅伐齊、臨晝邑、禁不入境。孟子作晝。風俗通、齊大夫晝氏邑、孟子宿處也。

瑯琊臺在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瑯琊山下、三面環海、惟西通陸。齊景公所謂遵海而南放于瑯琊是也。

轉附在掖縣北境、齊景公所謂觀於轉附即此也。

伯夷待清處在濰縣西十五里孤山下。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即此。

太公室在濰縣東南釣磯上、周太公望避紂所居處。

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甘棠社。左傳襄公六年圍棠、杜預注、棠國也、在都昌。孟子、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亦此地也。

蓋城在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齊陳仲子兄戴食邑于此。

周明堂遺址在泰安縣東北四十里。

都君庄在肥城縣西南四十里、相傳即帝舜成都之處。

姚墟在菏澤縣東北六十里、有諸馮村。

嬴邑在萊蕪縣西北境、齊邑也。左傳、桓公三年會于嬴。又吳季札葬子于嬴博之間、孟子止于嬴、皆此地也。

孟子臺在范縣東南二十里、孟子自范之齊即此。

雪宮在青州府治濁水北舊城隍廟西、昔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即此地也。寰宇記云、在臨淄縣東北六里雪村。以上十七條見山東通志

姚墟在曹州府北百二十里濮州、一云在河東縣。

石紐在四川茂州汶川縣西北有石紐村。華陽國志云、禹生於石紐、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桓寬鹽鐵論、禹出西羌是矣。

蒲南、蒲與溥通、蒙為北亳。湯葢生於北溥之南、故云蒲南。

台即后稷邑、在今陝西乾州西南六十五里武功縣。文王所生之岐州、在今鳳翔府東五十里之岐山縣、東北去台不百里、故云台疆。

郟鄏在洛陽縣西、即郟山也、亦曰邙山。

東桑未詳。按杞縣西有空桑城、在大梁東、不及百里、疑即

此。

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在今臨淄縣南十里。

於陵齊城、東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在鄒平縣南二十里。

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

晝邑以澅水得名、邑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或疑非去齊所經、不知故臨淄在今縣北八里、孟子宿於晝、亦不必在邑城、故耕野之王蠋見之。王蠋墓在臨淄西三十里愚公山、是在故臨淄西南境矣。以上十條見施氏劄疑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陪祀

亞聖廟配享

樂正子克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利國侯。

亞聖廟從祀

公孫丑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壽光伯。

萬章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博興伯。

浩生不害齊人宋政和五年封東阿伯。

孟仲子孟子之子見三遷志。宋政和五年封新泰伯。

陳臻齊人宋政和五年封蓬萊伯。

充虞宋政和二年封昌樂伯。

屋廬連晉人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宋政和五年封奉符伯。

徐辟宋政和五年封仙源伯。

陳代宋政和五年封沂水伯。

彭更宋政和五年封雷澤伯。

公都子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平陰伯。

高子齊人宋政和五年封泗水伯。又鄉人以韓愈孔道輔

附祀孟廟。山東通志

桃應宋政和五年封膠水伯。

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封萊陽伯。

季孫宋政和五年封豐伯。一作豐城、一作豐陽。

子叔宋政和五年封承伯。一作承陽、一作丞陽。

正殿

樂正子 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舊亦南面。元元貞中縣令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東廡

昌黎伯韓愈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

三遷志云、宋宣和四年、邑令朱奎修孟廟、以楊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於正殿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於東西廡、而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罷孟廟祀也。孔道輔從祀不詳所始。考孟廟兩廡元季燬于兵、明永樂三年、鄒令朱珪始修復之。意此時罷楊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

謹按、三遷志陪祀之議有四、一曰訂稱號之失、一曰正冒祀之謬、一曰進當祀之賢、一曰增配食之位。蓋以明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宜以近例改之、一也。季孫子叔趙注以二人皆門人今既遵朱子以爲引言、則非弟子、祀之何爲、二也。趙太常創爲傳注、尊以亞聖、孫宣公奭考羣說、纂成正義。有明錢唐捐軀以諫、朱而祀之以報其功、三也。韓退之功德在孟門、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升之堂上、與樂正配、四也。考四事中、三條俱極允當、惟於季孫、子叔爲非門人、則未見外書之故。今攷性善篇有曼卯不擇、文說篇有公明高、孝經篇有麟子、皆宜增入從祀之列、非獨季孫子叔二人宜從其舊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孟仲子，曾從學於公孫丑。昔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説焉。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宋政和五年，追封新泰伯。子睾。

三代孟睾，隱居不仕。子寓。

四代孟寓，韓召不受。子舒。

五代孟舒，字子懷，漢高祖時爲雲中太守。子之後。

六代孟之後，隱居不仕。子昭。

七代孟昭，漢博士。子但。

八代孟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子卿。

九代孟卿，善禮、春秋。子喜。

十代孟喜，字長卿，舉孝廉爲郎，遷曲臺署長。子鎰。

十一代孟鎰，抱道不仕。子興。

十二代孟興，仕爲漢尚書。子嘗。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漢合浦太守。子展。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子戫。

十五代孟戫，漢靈帝時爲太尉。子敏。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爲新郡太守。子光。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蜀議郎，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子康。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散騎侍郎、宏農太守，封廣陵亭侯。子宗。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爲豫章守。子揖。

二十代孟揖，晉廬陵太守。子觀。

二十一代孟觀，字淑時，晉殿中中郎，拜右將軍。子嘉。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爲江州别駕。子懷玉。

二十三代孟懷玉，宋平南將軍。子表。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齊馬頭太守。子斌。

二十五代孟斌，魏右丞。子威。

二十六代孟威，魏城門校尉。子恂。

二十七代孟恂，字修仁，周太子太傅。子儒。

二十八代孟儒，字敬業，齊東郡太守。子景。

二十九代孟景，隋鷹揚郎將。子善誼。

三十代孟善誼，隋河内通守。子詵。

三十一代孟詵，唐高宗擢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子大融。

三十二代孟大融，唐元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子浩然。

三十三代孟浩然，處士，好節義，隱鹿門山。子雲卿、庭玢。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時爲校書郎。子華。

三十五代孟華，字幾道，唐德宗時爲侍御史，失傳。

三十六代孟常謙，爲孟郊之子，庭玢之孫也。①唐朝議大夫柳子厚誌其墓。子遵慶。

三十七代孟遵慶。子琯。

三十八代孟琯，屢薦不仕。子方立。

三十九代孟方立，唐昭義節度使。子承誨。

四十代孟承誨，晉太府卿。子漢卿。

四十一代孟漢卿，周羽林大將軍。子貫。

四十二代孟貫，工詩。子昶。

四十三代孟昶，隱居不仕。子公濟。

四十四代孟公濟，厲行不仕，避亂東山。子寧。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鄒縣主簿奉祀，爲中興祖。子堅。

四十六代孟堅，徐州知州。子寬。

四十七代孟寬。子欽。

四十八代孟欽。子津。

四十九代孟津。子德義。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子允祖。

五十一代孟允祖。子惟恭。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彦適。子之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會甫，元至正間爲單父教諭，歷莒州學正。值兵興，避地蔚州而卒。子思諒。

五十四代孟思諒、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子克仁。

五十五代克仁、字信夫、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希文。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二年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二子、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宏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公榮。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亨之子。嘉靖二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從弟公榮長、謝職致仕。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棄文、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歷二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天啟二年遭妖賊亂、同子宏略死節、贈太僕寺少卿。

六十一代孟宏譽、字振揚、天啟三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崇禎二年、姪聞玉長、讓職、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

六十二代孟聞玉、字龍甫、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

六十二代孟聞璽、字龍華、宏譽子、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貞仁。

六十三代孟貞仁、字靜若、順治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子尚桂。

六十四代孟尚桂、字播馨、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衍泰。

六十五代孟衍泰、字戀東、康熙五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興銑。

六十六代孟興銑、字起燁、未襲卒。子毓瀚。

六十七代孟毓瀚、字鍾北、乾隆十六年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無子，以堂弟毓澴長子傳樾爲嗣。

六十八代孟傳樾，字國模，乾隆四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繼烺。

六十九代孟繼烺，字體耀，又字照亭，嘉慶二十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廣均。

七十代孟廣均，字京華，又字胥露，戊子科舉人，道光十三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昭銓。

校記

①孟郊之子庭玢：據前三十三代孟浩然條云，庭玢爲孟浩然之子。二說必有一誤。

先賢閔子傳

先賢閔子名損，字子騫，其先魯公族。僖公元年，季友請立閔公後，以其子子魯奉祀，始姓閔氏。子魯生淳，淳生伯衍，伯衍生子建，子建生子馬父，子馬父初娶姜氏，生損，爲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歷朝從祀，稱篤聖閔子，居十哲首壇。閔子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悔。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家語曰：閔子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卒，葬騫山之南，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唐元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闕里誌

真德秀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子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子騫達者，誾誾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閒言，道亦希聖。公衮增封，均乃天慶。宋王旦贊

通志氏族略：閔氏，以謚爲氏，夭折而死於不道者謂之閔。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魯人，望出太原，又出魯國。騫氏風俗通云：孔子弟子閔子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閔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表

周靈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春正月、閔子生於魯。

閔子之先、魯公族也。魯自周公封魯、十七世傳至閔公啟、在位二年。慶父欲自立、使卜齮戕之武闈。僖公元年、季友爲相、請立閔公後、以其子爲奉祀、始以謚爲姓、曰閔氏。子魯生澤、澤生伯衍、爲魯大夫、伯衍生子建、子建生子馬父、爲魯監史大夫、行業著於春秋。馬父初娶齊姜氏、生損、生而表相奇穎、二氣盈成。夫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因名損、字子騫。生而至孝。

庚午、七歲、母齊姜氏卒、繼母樂氏輒苦之、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曰黼曰如、則衣之以綿。

己卯、十六歲、父令御車五父之衢、憊寒失轡、父詰之、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騫跪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卒待三子如一。

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二十歲、從學於孔子。因讀書汶陽之山、知崇仁厲義。今汶陽有閔公山焉。

乙酉、二十二歲、從學於孔子、在齊聞韶。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閔子御、孔子謂曰、趣驅之、韶樂方作。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孔子適周、與子路往從之。閔子始見於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曰、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吾益矣。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歸而事親、鄉黨宗族亦稱其孝弟、曰、孝哉閔子騫。故孔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壬辰、二十九歲、陽虎亂。閔子曰、學有四失、務學不如求師。與孔子退修詩書禮樂、魯論記其侍側誾誾如也。先是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至是魯人改作之、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孔子善其言、魯人遂止。故春秋不書、皆閔子諷諫之力。

庚子、三十七歲、先是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素所善者、遂執季

桓子。桓子許之得脫、是以鄴自武子城之屢畔、使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又使子羔治之、九月無功、至是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名孔子、孔子欲往、然亦卒不行、因使閔子爲之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遂名去之汶上。越明年豐費、今有避名處。

巳亥、三十八歲、生子法於汶上。

乙巳、四十二歲、聞孔子去魯往從遊焉。相遇於屯、見師巳送孔子出。閔子拖容作離洞畧、朝天鶴之操獻之、後人名爲拖容式。又從夫子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子畏於匡、去過蒲。月餘返乎衛、主蘧伯玉家。

丙午、四十三歲、從孔子去衛適宋。習禮大樹下、桓魋拔其樹。閔子與顏子作而言曰可以速矣、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過蒲、遂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閔子執轡、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故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返、復在衛、又如陳。

丁未、四十四歲、子馬父致仕、閔子從孔子自蔡如葉、避於蔡。

庚戌、四十七歲、從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莫能興。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閔子馬父致仕、曰子之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遂返魯養親。

乙卯、五十二歲、子馬父卒、年八十五。閔子要絰服事、曰、若是乎古之道不郎人心。葬子馬父於少昊墓西鄙泗水上。

丁巳、五十四歲、適孔子歸魯、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與夫子刪述六經、追述三王之禮於禮記、最有纂訂之功。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入問於夫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戊午、五十五歲、復去魯。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也。記者是以列之德行之科。

壬戌，五十九歲，孔子卒，爲之服心喪三年。

甲子，六十一歲，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敬王崩，輒返。

周元王二年，魯哀公十九年丙寅，自范之齊，繼母樂氏卒，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歌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後設教於魯、衛、曹、滕、齊、宋諸國，及門若曾元、東郭偃、氏申氏之徒。後訂論語諸書。

周定王二十年，魯悼公十九年壬辰，八十九歲，在滕。孟嘗君請學，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是年冬十月卒，終於齊，塟於華不注山下。閔子興業於魯，傳道孔門，得聖人之篤厚，處變而不失其常，夫子稱孝焉。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世稱大賢，後人稱之曰篤聖。公孫丑謂閔子於聖人具體而微，孔鮒述夫子之言曰，德不修，行不勤，則閔子侍，豈其誣歟。

謹按：史記列傳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素王世紀：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年閔子生。而山東通志載於周景王之九年，爲魯昭公六年，時孔子十六歲矣。二說雖小有異同，要以史記爲斷也。惟王肅家語以爲少孔子五十歲，蓋以韓詩外傳所載有孟嘗君受業事。孟嘗君田文在戰國時，故遷就其詞，不知韓嬰所說每多牴牾，安知孟嘗不別有一人，而必以爲戰國之田文。且漢時亦有孟嘗，相距不更遠乎。茲以閔氏宗譜爲主，乃晉唐以來相傳之舊本，後之人議論紛紛，亦可以知所折衷矣。道光壬辰菊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閔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史記

閔損、魯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家語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①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以上二條見說苑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總

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是言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

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孝子傳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尸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曰哀駘他、是何人者也。孔子曰、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全才而德不形者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吾與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莊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憎、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琴操

淮南子繆稱訓、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高誘注、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羊傳

何休注、閔子騫以孝聞、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時賢多以爲非、雖孔子以爲是。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春秋繁露

校記

①「往」上當脱「無」字，見《韓詩外傳》卷三。

閔子書

中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下不蠲、降之災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合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

而改之，是爲不道。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正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家語

閔子書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閔子騫問孔子曰、道之與孝、相去奚若。孔子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是天休震動、神明駭赫、導穴而出、蒸蒸乂謹。由是元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藏。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齡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孔子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於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

德行之盛、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亢倉子

陳羣曰、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顏延之曰、言之無間、謂盡美也。

論語稽求篇、按不間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有此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矣。

閔子書　　　　榮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閔子廟在濟南府城鐘樓寺街，一在城東五里墓前，宋熙寧七年建，蘇轍作記，蘇軾書碑。

先賢閔子墓在歷城東五里，宋熙寧七年建祠墓前，一在范縣東南三十里孟村，一在曹州古乘氏縣城內，一在江南宿州北七十里騫山之陽。

閔子祠一在費縣東北王澤村，一在沂水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爲閔子騫避季氏處。祠旁有子路讀書臺，因並祀之，爲二賢祠。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閔子祠在宿州北七十里閔子鄉之騫山南，一在蕭縣城南閔子村，一在丹徒太乙都。

三賢祠在蕭縣白牙山，祀閔子、子游、顏子。

先賢閔子墓在宿州北七十里閔子鄉騫山前，墓前有祠。按家語閔子魯人，卒塟歷城東五里。明一統志載在蕭縣，今姑從舊志存之。以上三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閔子墓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華不注山下。明開小清河，於山下得石棺，啓之，有詩云：孝哉閔子騫，死後葬黃泉。幸遇黃太守，起我在高原。是時董濬河之役者黃鐘也，黃因起而葬之高原，去縣三里許，是爲今墓。其石棺尚在華不注之麓，劉勅爲之記。齊州閔子廟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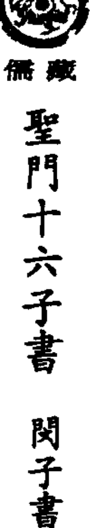
明陳經邦閔氏家乘序：按一統志，閔子墓在歷城東五里，濮陽李槃之守濟南，立廟，蘇轍撰碑，則閔子斷爲魯人，而汶上書院有自來已。今宿州北七十里有閔子鄉、有騫山，則漢金城騫包是也。蕭縣東南八十里有閔子墓，則漢閔仲叔是也。范縣南十四里有閔子墓，則五代閔子塞是也。

閔孝里在歷城東五里。齊州記事

閔公山在汶上縣。

閔子避名處在汶上縣。

閔子書院在濟南府城內，有講堂三楹，有司以朔望日詣孝經。廟二，一曰闇閒齋，一曰蘆花館，青衿有志者卒業其



中。

祭田明崇禎五年撥給閔氏祭田四十八頃，坐落濟寧州南鄉新店地方運河南岸，立有碑記。每畝收市斗一斗，永不起科，以供祭祀。以上四條見閔子家乘

明張翼明記聖門之閔氏，先後與大舜相輝映，而三齊首郡墳壟在焉，百世之祀宜也。夫閔子能以大義辭季氏之費，而不能避蘆花之寒；能以片言寢長府之工，而不能止絮溝之洗。良以絮即單寒，決不至死，而母氏有悔悟之日，則父子兄弟如初耳。此與舜盡事親之道有二哉？齊人知祀舜，又烏得不祀閔也。

寒山鞭蘆在淄縣南三十里堌坊村西北八里。閔子廹於後母，衣以蘆花，為父御車，因寒失靷，墊牛而躓，父鞭之，衣破敗絮見風，捲如雪。父撫之，憐甚，因名換兒寒山。至今有腰疼堆，凡登山力倦、遠行腰疼者，負石擲此，疼即止。一名墊牛阪。堌坊志

闕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法生三子、曰履、曰向、曰高。田和王齊、向以諸生仕齊。

三代履生子劭。

四代劭生子穉。

五代穉生二子、曰敬、曰南。①魯傾公十九年、楚取徐州、敬去琅邪南去范。

六代敬生子維。

七代維生二子、曰郇、曰郰。

八代郰居孔里、生子平。

九代平生子論。

十代論生子儀。

十一代儀生子遵。

十二代遵、漢武帝時從河間獻王遊、後爲昭帝博士。生子褒。

十三代褒生子子虔。

十四代子虔生子超。

十五代超生三子、曰成、曰文、曰惡。

十六代成生二子、曰道立、曰道宏。道宏爲明帝孝經師。

十七代道立生子崇。

十八代崇生二子、曰然、曰浩。曹操爲兗州太守、徵魯閔浩不至、徙廣陵。

十九代然生子表占。

二十代表占生子蘊。

二十一代蘊生二子、曰皃、曰鴻。鴻爲晉惠帝時五雋之一、仕至尚書。

二十二代皃生子叔夏。

二十三代叔夏生子瞻。

二十四代瞻生子研。

二十五代研生二子、曰淇、曰潢。

二十六代淇生二子、曰勛、曰亮。

二十七代勛、如魏都、生子衎。

二十八代衎、如齊、生二子、曰恂、曰忱。

二十九代恂、生子望之。

三十代望之、生子華。

三十一代華、隨大業初如隨都②、生子銑。

三十二代銑、生二子、曰德監、曰德餘。

三十三代德監、生二子、曰相、曰玉。相在魯、玉爲欽州刺史。

三十四代相、生子思。

三十五代思、生子恂。

三十六代恂、生子連。

三十七代連、生子如京。

三十八代如京、生三子、曰宗周、曰宗孔、曰宗羲。

三十九代宗周、生子振。

四十代振、生子正。

四十一代正、宋大中祥符二年奉祀、補太廟齋郎。生二子、曰希惠、曰希聲。

四十二代希惠、生子師望。

四十三代師望、生子載言。

四十四代載言、生子釆輝。

四十五代釆輝、生子襲、隨康王南渡。

四十六代襲、生子懿洪。

四十七代懿洪、生子景行。

四十八代景行、生子文焜。

四十九代文焜、生子謙。

五十代謙、生子含美。

五十一代含美、生二子、曰定、曰賓。

五十二代定、生子子京。

五十三代子京、元學博、歷居教授。生三子、曰伯友、曰伯倫、曰伯卿。

五十四代伯友、生子子援。

五十五代子援、明洪武時爲教授。生子公尚。

五十六代公尚，生子彥從。

五十七代彥從，生子顯遹。

五十八代顯遹，景泰二年，詔聖賢子孫免役復業。顯遹在蕭縣奉祀，既而返歙，生子祥主。

五十九代祥主，生子三茅。

六十代三茅，生子壽保，携至曲阜復業，寄籍濟寧州。

六十一代壽保，嘉靖元年，充濟南府奉祀，求博士未果，生子時茂。

六十二代時茂，生子邦魯。

六十三代邦魯，生二子，曰煒，曰煌。

六十四代煒，濟寧州庠生，生子衍鑰。

六十四代煌，補充四氏學奉祀生。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閔煌援例陳情，經廷臣議准，爲先賢閔子設立博士。查閔煌之先世，自魯遷歙，復自歙遷濟寧，世爲主祀，其兄閔煒有子衍鑰，係嫡裔，於康熙三十九年奉旨授閔衍鑰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

六十五代衍鑰，康熙三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興汶。

六十六代興汶，康熙四十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克峻。

六十七代克峻，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基。

六十八代傳基，字光業，乾隆五十年考職，未襲卒，生子繼鋆。

六十九代繼鋆，字敬亭，未襲卒，生子廣源。

七十代廣源，字獻泉，嘉慶六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榆。

七十一代昭榆，字昌齡，道光十一年正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

校記

①傾：當作「頃」。

②本句二「隨」字當作「隋」。

先賢冉子傳二

先賢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高辛氏之後，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周景王之二十二年，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他日，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今仲弓墓有二：一在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爲冉堌；一在冠縣北二十五里，未知孰是。唐元宗時從祀，封薛侯。宋封下邳公，加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闕里志

皇侃云：仲弓父，少當時不用，故孔子明言之也。辟如仲弓之賢，若遭明王之主，不用爲諸侯乎？故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也。

不佞之人，具體之賢。登彼堂奥，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宋王欽若贊

謹按：山東通志載冉子仲弓生於周景王二十二年，而冉子世系譜則以爲敬王四年。蓋通志依家語以爲少孔子二十九歲，而冉譜謂敬王四年時孔子已三十六歲矣，二者必有一誤。然家譜世守，當必有所本也。又索王世紀：景王二十二年，弟子冉有生。是二冉同歲，與譜不合，姑闕疑焉可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冉氏之先爲少昊金天氏之裔數十傳至周曹叔振鐸始封於曹爲曹伯又封曹侯都於曹及其薨也葬於陶邱振鐸生子太伯脾襲曹侯爵太伯脾生五子曰明曰渥曰濕曰潤曰波明早夭渥襲曹侯澤封陶子潤封原伯波封濟伯又封濟源公澤以周宣王之四年生二子曰肅曰端端仕於宣王爲宗伯居豐鄗又攝司馬爲犬戎所殺生畢夷畢夷三世至洗心乃定王時生也至簡王時晉悼公伐戎徵兵於曹靈王時又欲伐戎徵兵於曹民不堪命陶子患之與濟侯原伯東會於嶧陽計未定陶子之臣曰非子引宋師乘虛襲破之時洗心奔魯魯公妻之生曾子曾子業儒南宮氏以女妻之生子曰離魯有齊禍離奉南宮氏逃居於洧澤之陽家貧以牧爲業有勸之仕者離曰山川不靈吾豈其犧故人稱犁牛氏其歌曰春日陽陽河水蕩蕩春芻冉冉所牧苗長離初娶顏氏景王二十二年生耕字伯牛敬王四年生雍字仲弓顏氏卒又娶公西氏生求當離之娶公西氏時年已四十有四禱於天曰願天早賜子以奉公西氏遂齋宿於壇是夜夢有金冠紅袍之神執簡向公西氏曰有子冉冉求而得之有子冉冉學而仕之至期年生子因名之曰求字子有乃敬王十六年事也旋以冉爲姓公西氏聞孔子設教於闕里命三子往從學焉

冉雍字仲弓周敬王四年二月初二日生娶曾氏乃曾晳之女曾參之妹生二子曰孟曰季仲弓在孔門以德行著居敬存帝王欽翼之旨行簡傷輓近煩擾之韻嘗從孔子適衛孔子曰雍可仕矣山川其舍諸及往見祝鮀鮀與之言雍但唯唯能病其短才或人以告孔子曰焉用佞乎後歸魯嘆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世矣卒葬曹州東南六十里冉堌建祠合祀故里在曹州東十五里冉村鎮建祠專祀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子封雍爲陶子至元帝遣劉更生加封陶侯以上二條見冉子世系譜

元姚樞序云：冉氏系出於周曹叔振鐸，數傳至冉離，生三子，長冉耕，次冉雍，次冉求，蓋同父兄弟也。而兗州州縣誌又稱一族三賢，與冉譜所載微屬不合。大約事隔千餘年，魯魚亥豕，舛訛不一。或者譜詳而誌畧，亦未可知。按舊譜冉耕、冉雍、冉求三賢同居冉山，後名冉堌，廟墓俱在。三冉合爲一譜，志本源也。至五世後，子孫蕃衍，散居四方，難以徧紀，遂合族公議，各本其祖，別爲一譜，有事則各執譜以相符焉。

謹按漢書，少昊帝考德曰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孫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即白帝朱宣。山海經：少昊生倍伐，處緡淵，生般，始爲弓矢。而春秋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其詳不可得聞。史記世家載：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宋衷以爲濟陰定陶是也。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子仲君平，平子宮伯侯，侯子孝伯雲，雲子夷伯喜。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彘。然則太伯脾之子爲仲君平，並無涅、滭、淵、波之説，其後亦無畢夷、洗心之事。意者支庶分封，史冊所未詳乎。第世系譜所載與東原志冉氏族譜不同，當各有所本，未可軒此而輊彼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史記

冉雍，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家語

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論語摘輔象

淮南子說山訓：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髡屯犁牛，既科以猲，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冉子書二　　紫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家語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大戴禮記

盧辯注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爲季氏之宰。

鄭軒孔氏云冉有仲弓之族按古家語及弟子傳冉有仲弓並少孔子二十九歲明非父子也注誤。

孫星衍記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孔子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淵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晏子春秋

孔子出遊愬於道旁令子路取水遇一虎吨水子路撩衣向前擊虎扯其尾牛截虎奔去時伍員逃難在壟見之駐

馬問子路、答之、邂逅相識、接見孔子。孔子告之曰、吾門弟子冉仲弓仕魯、可以主之。時仲弓遇盜跖展雄縛之、伍員至、得釋。後投魯仲弓、力薦於魯君、少正夘沮之。少正夘既誅、定公以伍員爲司馬。夾谷之會、伍員斬侏儒、退萋鋒兵。齊人歸女樂、伍員請往他國、許之。歸至仲弓之舍、仲弓贈之、遂入宋。陳器五寶故事

昔孔子既没、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傳子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仲弓祠在曹州府城東十五里冉村鎮，一在曹縣東北冉堌集，廟後有墓。宗子博士主祀。一在冠縣北二十里，有冉薛公祠，明彭時有記。

先賢冉子仲弓墓在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名冉堌。一在冠縣西北二十里王段村。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冉子仲弓故里在曹州東十五里冉村鎮，建祠專祀。

冉子仲弓墓在曹州東南六十里冉堌村。以上二條見冉子世系譜

冉子仲弓墓在冠氏縣北二十五里。元和志

冉子墓在冠縣西北二十里，墓前有祠，創自宋元。正德八年，副使王金重修。曹縣東北五十里亦有仲弓墓，俗呼爲冉堌。一統志兩存之。東昌府志

孫星衍記：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

文山舊傳曾子與冉子會文處。冉子兄弟三人，居冉山下，與顏子、閔子、端木子、言子、曾子、有子、仲子、公西子、原子、宓子、宰子、卜子、林子、琴子、顓孫子、南宮子十六人相友善。曾子家居南武城，嘗與諸子西會於文邱，執文講業。既而嘆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哉。遭秦燔書坑儒者四百六十餘人。始皇東行郡縣，至闕里，毀孔子故宮及諸弟子祠，埋其像，焚其書，業儒者不辨眞僞，恐坑之。時冉氏子孫仲弓子有之後冉恂、冉慄、冉厚與承乾、道先、仲孫、東景、際運等八人皆坑死。漢高祖起兵滅秦，駐蹕吉旺里，練士卒於冉山之南。天下既定，乃陞吉旺里爲武成縣，改文山爲文亭山，爲邑之鎭山。曾子、冉子會文處皆隸曹境。世系譜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孟、周元王時生、業儒、爲泗水司教。生二子、昭、明。

三代昭、威烈王時生、爲東陽守。生三子、冉爵、冉貴、冉鉊。

四代冉爵、慎靚王時生、爲齊東子。生子其實。

五代其實、生子盈。

六代盈、東周時生、生子慄。

七代慄、秦始皇時坑死、生子夢樓。

八代夢樓、始皇時諸儒皆變姓名、逃竄他方、夢樓改姓樓、逃淄川。生子思魯。

九代思魯、一名樓思魯、生子敎。

十代敎、漢高祖時回菏陽故里、生子賢。

十一代賢、生子大才。

十二代大才、生子宗。

十三代宗、生子先誠。

十四代先誠、生子聯芳。

十五代聯芳、生子炎。

十六代炎、生子萬祚。

十七代萬祚、生子習孔。

十八代習孔、元帝時爲儒官奉祀、生子信。

十九代信、生子承命。

二十代承命、生子重新。

二十一代重新、生子結。

二十二代結、生子夫儒。

二十三代夫儒、生子傳。

二十四代傳、生子學。

二十五代學、生子邇。

二十六代邇、生子錫民。

二十七代錫民、生子庭。

二十八代庭、生子久在。

二十九代久在、生子櫝。

三十代櫝、家貧、依同里姻曹人卞壺。晉咸和二年、蘇峻

攻靑溪栅，愼與壺俱赴敵死。生子子書。

三十一代子書，生子可懷。

三十二代可懷，無子，以冉平子壬爲嗣。

三十三代壬，生子友卜。

三十四代友卜，唐太宗徵天下名儒，以友卜爲國學生員。王師旦知貢擧，友卜成進士。孔穎達觀冉譜，嘆曰：讀我孔譜，則知我孔澤之遠；暨觀冉譜，則知冉澤亦遠。生子宗周。

三十五代宗周，貞觀十五年詔賜生員衣巾奉祀。生子從詔。

三十六代從詔，生子岐產。

三十七代岐產，無子，以從諾孫憲爲嗣。

三十八代憲，生子應謹。

三十九代應謹，生子志道。

四十代志道，生子章。

四十一代章，生子建節。

四十二代建節，生子午。

四十三代午，生子合。時黃巢在曹州開元寺造反，諸冉子孫見幾而去，棄故里者多。

四十四代合，生子輝。

四十五代輝，貢生，宋太祖時爲宜春縣令。生子宅仁。

四十六代宅仁，生子澄時。

四十七代澄時，貢宗乾興四年，澄時敦請曹人張齊賢定冉譜宗系，曰：喜有慶，患則感，家人也；喜不慶，患不感，塗人也。聞喜不慶，聞患不感，塗人異乎家人也。喜則慶焉，患則感焉，家人異乎塗人也。觀譜則識不遺家人矣。又仁宗景祐元年，孔道輔修孔譜，澄時携譜至曲阜，互相參準，判冉譜曰：忠孝一道也。使人識立譜之意，則知事君之忠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生子聚。

四十八代聚，生子良棟。

四十九代良棟，生子雲鴻。

五十代雲鴻、生子樂。

五十一代樂、生子詠。

五十二代詠、生子蔚。

五十三代蔚、生子劒化。

五十四代劒化、生子軒。時有郎中姚樞隱於蘇門、劒化子軒請修冉譜。

五十五代軒、生二子、邦仁、玘。

五十六代邦仁、元文宗時金履祥乞冉譜觀之、遂筆曰、聖賢之功德垂萬世而不朽、聖賢之子孫歷萬代而象賢。生子克岐。

五十七代克岐、生子廷召。

五十八代廷召、生子允結。

五十九代允結、生子元福。

六十代元福、生子大經、大綸。

六十一代大經、生子一周、一阜。

六十二代一周、生子承吉。

六十三代承吉、生子和國。

六十四代和國、生子春芳。

六十五代春芳、生二子、秋桂、秋楷。

六十六代秋桂、字濟馨、生子天琳。

六十七代天琳、雍正二年三月、恭逢

臨雍盛典、

詔爲先賢冉子仲弓設立五經博士。經山東巡撫塞楞額查明天琳委係嫡裔、雍正六年七月具題、奉

旨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上成。

六十八代上成、字允升、乾隆十二年十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繼先。

六十九代繼先、字紹基、乾隆四十四年考職、未襲、卒。生子廣淇。

七十代廣淇、字竹溪、乾隆六十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同。

七十一代昭同、字心齋、嘉慶二十四年二月承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憲賁。

先賢端木子傳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端木系出鬻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子貢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即衛靈公十五年也、少孔子三十一歲。天資穎悟有口才著名善爲說辭。夫子嘗詘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孔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子貢爲信陽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于齊。唐封黎侯、從祀。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闕里誌

于慎行曰、史以子貢列于貨殖、蓋臆說也。夫其結駟連騎、束帛以聘享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爲之。而子貢以言語顯于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託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尊崇、時追肆類。宋馮拯贊

山東通志、端木系出鬻熊、鬻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

性道誌、端木氏之先出自黃帝、長於姬水、以姬爲姓。國於有熊、號有熊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初國高陽、號高陽氏。娶勝濆氏之女、生稱。稱生卷章、卷章娶女嬌、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周初有鬻熊者、季連之苗裔也、封於楚、常留於周。其長子曰熊麗、爲楚君。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此端木所由始也。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表

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三十二年衛靈公十五年辛巳二月二十七日端木子生。

端木系出黃帝沠衍季連季連生附叙封於熊附叙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傳二十餘世苗裔有鬻熊者仕於周爲文武師。鬻熊生端木端木生典典卽以父名爲姓焉是爲端木得姓之始祖。平王時端木舒智勇絕倫隨王東遷舒子徹徹子緘緘子適適子遲五世爲周大夫。遲子容容子宿宿子賡賡卑衛獻公聘爲客卿。賡卑子丕丕子巨仕衛靈公履中蹈和匡君澤民稱衛之賢大夫。娶逖氏天性賢良仁慈端莊卽昆蟲草木亦不忍殘傷懷孕十月動靜恭慎目不邪視口無惡言。一飲一啄必敬必潔。夢神賜以寶玉遂誕先賢因名曰賜字子贛一字子貢根深者枝茂源遠者流長天之報施善人信不誣也。子貢生有奇相其山庭斗繞口天性至孝資稟穎異三歲卽知人善惡妍媸。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十八歲遊於魯聞孔子在闕里執贄受業問品行孔子有瑚璉之稱。

己亥十九歲從孔子觀於魯廟之北堂。

庚子二十歲從孔子聞一知二。

辛丑二十一歲從孔子問師與商孰賢。

壬寅二十二歲從孔子觀於蜡又從孔子北遊於農山言志。

癸卯二十三歲從孔子孔子爲大司寇問廐焚事。

甲辰二十四歲歸衛娶句氏衛將軍文子問孔子之施教子貢以顏淵冉雍仲由冉有公西赤曾參顓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縚高柴之行告之又問孔子誅少正卯事孔子適宋從之。

乙巳二十五歲仕於衛爲大夫有對公孫朝識大識小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旣解過蒲月餘反

衛。是年生子炅。

丙午、二十六歲仕於魯爲大夫。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不免焉。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定公薨。

丁未、二十七歲魯哀公元年從孔子適鄭。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有對或人語、卽姑布子卿也。又從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戊申、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陳、復適衛。趙簡子來聘孔子將西見之、臨河而反。子貢問何謂、孔子告之。又反乎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己酉、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聞桓僖廟災、陳侯謂子貢曰、吾今乃知聖人之可貴也。

庚戌、三十歲從孔子在陳。魯召冉有將行、子貢知孔子思歸、因誡之曰、卽用以孔子爲招。遂從如蔡、問一言終身語。

辛亥、三十一歲從孔子由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答以悅近來遠。子貢問政、有異端語。又答子禽聞政之問、又隨孔子去葉反蔡。

壬子、三十二歲從孔子復如葉、路出陳。吳伐陳、楚救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絶糧七日、講誦絃歌不輟。告子貢以一貫之語、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以迎、然後得免。至楚將封以書社七百、令尹子西止之。又從自楚反乎陳。

癸丑、三十三歲魯會吳於鄫。吳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焉。太宰嚭問子貢有天縱之論。

甲寅、三十四歲奉孔子命之蒲、止子路爲水備勞民之私饋。

乙卯、三十五歲仕於楚、爲信陽宰。孔子告以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丙辰、三十六歲從孔子由陳適蒲、觀子路政。又從回陳、自陳反乎衛。冉有問夫子爲衛君、有伯夷叔齊之論。

丁巳、三十七歲從孔子自衛返魯。公會吳子伐齊、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劒、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又哀公問子從父命、孔子不對、以語子貢。

戊午、三十八歲公會吳於槖臯。吳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之、乃止。衛會吳於鄖、吳人藩衛舍、子貢束帛以行、見太宰嚭、乃釋之。魯以子貢爲上卿。

己未、三十九歲從孔子在魯、有性道文章可聞不可聞之言。齊田常將作亂、欲移兵伐魯。孔子告門弟子、欲屈節以救魯、子貢請行、許之、遂如齊說田常以伐吳。遂南說吳王救魯伐齊、吳王使之越、越王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從。因去之晉、請休兵以待之。吳與齊戰、大敗齊師、以兵臨晉、相遇黃池之上。越因涉江破吳、東向而霸、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慎言哉。

庚申、四十歲魯西狩獲麟。子貢問夫子何泣爾、孔子曰、出非其時、是以傷焉。

辛酉、四十一歲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時成叛於齊、子貢說陳成子、乃歸成。叔孫武叔有子貢賢於孔子之論。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十二歲是年四月孔子負手曳杖而歌於門、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寢疾七日而沒、乃四月己丑日也。子貢經營喪事、葬魯城北泗上、廬於塚上凡六年。

癸亥、四十三歲在聖墓手植楷樹。

甲子、四十四歲在聖墓。

乙丑、四十五歲在聖墓。諸弟子心喪三年畢、治任歸、子貢築室於場、又獨居三年。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丙寅、四十六歲在聖墓。

丁卯、四十七歲在聖墓。

戊辰、四十八歲去聖墓回衛。

己巳、四十九歲在衛。

庚午、五十歲在衛。

辛未、五十一歲、往魯拜聖墓。哀公留之、季康子等與哀公有惡、不能用、子貢去魯歸衛。

壬申、五十二歲、衛太子輒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輒乃復奔宋。

周貞定王元年癸酉、五十三歲、在衛。越使后庸聘魯、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曰若子貢在、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召之乎。

甲戌、五十四歲、相衛。

是年魯悼公元年。

乙亥、五十五歲、齊以幣來聘、子貢往。

丙子、五十六歲、仕齊。

丁丑、五十七歲、仕齊。

戊寅、五十八歲、去齊返衛。

己卯、五十九歲、在衛。

庚辰、六十歲、在衛。

辛巳、六十一歲、在衛。

壬午、六十二歲、在衛。

癸未、六十三歲、齊復以幣來聘。

甲申、六十四歲、仕齊。

周貞定王十三年、魯悼公十二年乙酉、六十五歲、仕齊。是年十一月丙戌日辰時、卒於齊。其子昃扶柩歸衛、葬於大伾山之陽。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泪渥、樹其埴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産、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産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旣、輟還瞻北盖、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以上五條見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淜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

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以上四條見荀子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子贛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樊布、擁蒙而衣褱、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北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子贛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孔子。公曰、孔子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

皆曰不知也。是以知孔子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以上十一條見說苑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

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幃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以上六條見家語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八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吾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吾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淸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路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新書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新序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①、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孔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

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孔子、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孔子、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孔子。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韓非子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呂氏春秋

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以上二條見尚書大傳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

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癡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新序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子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

衛、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莊子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孔子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畢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以上二條見淮南子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一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以上四條見說苑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爲哉。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

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爲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以上三條見論衡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

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孔子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韓非子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弟子倦矣。孔子弦歌於室、顏淵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若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

由處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子

子貢倦于學、告孔子曰、願有所息。孔子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孔子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列子

校記

①干茅：當作「于茅」，見《詩經・豳風・七月》。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内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射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内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

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家語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列子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莊子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說苑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吾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橋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韓詩外傳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潔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韓非子

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論衡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

乃止。博物志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僇死、由重譖于①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以上二條見越絕書

校記

①于：當作「子」，見《越絕書》。

端木子書

附錄

崇川馮雲鵷校刊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列子

河南通志、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燿、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信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通志氏族略、貢氏、孔子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其後以字爲氏。漢有御史大夫貢禹、望出廣陵、瑯琊。木氏、端木子貢之後、因避仇、改爲木氏。晉文章志有木華、作海賦、爲太傅楊駿主簿。又有木槃、著戰國策春秋二十卷、見七錄。沐氏、漢有沐寵、爲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

祠墓古蹟

先賢端木子貢墓在濬縣城東南二里大伾山東南張家庄。墓前建祠。有祭田。春秋致祭。

黎公祠在濬縣。一在黎公書院。一在大伾山巔上。

瑚璉書院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

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圍五里。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卽此。一名黎陽山。又名靑壇山。以上四條見河南通志

子貢廬墓處在聖墓西側。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表之。水經注。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卽子貢廬墓處也。

孔林古楷在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相傳爲子貢手植。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子貢樹在安慶府西五十里。子貢遊楚。停驂於此。

曬書臺在贛榆縣西三十里子貢山。俗傳端木子讀書處。以上二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端木子貢祠在濬縣南門裏街。東南向。大殿五楹。後列齋居之廬。旁翼以兩廡。二門扁曰證聖之門。大門扁曰性道書院。豎坊於衢。題曰黎公祠。蓋宋徽宗時都水使孟昌齡因端木高之請而建也。春秋時祭。一在濬縣西北五十里宜溝鎭城外。堂爲四楹。重門列于前。松栢列其側。名黎公別祠。立坊於通衢。題曰子貢故里。明嘉靖三十九年重建。

瑚璉書院祠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前曰性道堂。內爲美富齋。號舍夾室庖湢畢具。門屏左方臨流築臺。臺上爲君子亭。而總樹綽楔曰瑚璉書院。明正德十年建。

使越祠在杭州府城大門。額曰使越祠。

黎公祠在江蘇海州贛榆縣城西四十里順化鎭子貢山上。一在徐州府蕭縣子貢山上。皆有奉祀生員。

先賢端木子墓在衛大伾山東南三里許。地名張家庄。北

即其塋也。晉武帝時、二十六代孫中修墓立碑、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唐開元二十七年、封黎侯。二十八代孫訥立碑、題曰黎侯子貢之墓。修享堂春祀。宋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黎陽公、詔修林墓。命尚書左丞馮拯作贊祭墓、題曰黎陽公子貢之墓。咸淳三年、進封黎公。墓前亦有碑記。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萬歷六年、重修享堂、列東西序、修翁仲、石羊石虎、重門石坊、額曰先賢子貢之墓。以上五條見性道志

端木子書

宗子世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叟仕於齊爲卿相生子叔。

三代叔藉其先貲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賓客在庭不絕聲樂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不爲子孫留財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段干生稱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祀鄉賢祠生二子圻準。

四代圻生二子靜軌。

五代靜仕於魯爲下大夫生子乿。

六代乿生子堅。

七代堅生子烘。

八代烘生子肇。

九代肇避秦始皇焚坑之禍去端字而姓木隱於魯生二子平庚。

十代平無子。

十代庚字子西仍復姓端木回原籍生子叢。

十一代叢生二子敬立。

十二代敬生子頴。

十三代頴貧而樂道不慕榮利教子有義方生三子賁暨冀俱成名。

十四代賁字會文漢博士通五經尤善書生子需。

十五代需生子偉。

十六代偉生三子謝融軒軒遷大梁。

十七代謝無子。

十七代融漢光武拜議郎生二子岱嵩。

十八代岱生子和。

十九代和生子長。

二十代長生二子克勉克齡。

二十一代克勉生子庠。

二十二代庠字文庠才高博洽爲世大儒與孔融並顯於時魏文帝屢召不就生子發。

二十三代發生二子、佩、仁。仁遷延津。

二十四代佩生子從矩。

二十五代從矩、齊娛孝旅。生子中。

二十六代中、習儒業、見祖墓荒蕪、率族人修理、除其荆榛、封其墓塚、四周築墻垣、栽樹木、立碑墓前、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又重修宗譜。生二子、智、敏。

二十七代智無子。

二十七代敏生二子、炳、烱。

二十八代炳生子棟。

二十九代棟生二子、韶、鈞。

三十代韶生二子、元震、元龍。

三十一代元震生子昂。

三十二代昂生二子、如松、如竹。遷青州。

三十三代如松生子良。

三十四代良生子修。

三十五代修生二子欣、宏鄰。

三十六代欣生子來麟。

三十七代來麟生三子、識、讓、訥。

三十八代識、讓俱無子。

三十八代訥、唐元宗時官中書舍人、紫薇郎。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端木子貢爲黎侯、因修祠墓前、主奉祀事。生子祥。

三十九代祥生子兗。

四十代兗生三子、碩、確、研。

四十一代碩生子輅。

四十二代輅生子裕。

四十三代裕生四子、範、懿、欽、純。懿遷歸德府。

四十四代範、多學善書、家貲鉅萬、重修祖墓祠宇。凡族中有貧乏不能婚葬者、皆資助之。又設學以教族中子弟、使無愧於先賢後裔。生二子、肅、超。

四十五代肅生子赫。

四十六代赫生子嘉。

四十七代嘉、生二子、度、廷。
四十八代度、生子嶅。
四十九代嶅、生子高。
五十代高、宋徽宗政和五年、都水使孟昌齡至濬州鑿
大伾三山、兩河、建天成聖功二橋。高請修專祠、從之。
建祠浮山、又捐給祭田二百畝、使高掌管、以供祀事。
生二子、彬、曾。曾遷江南。
五十一代彬、生子法祖。
五十二代法祖、生子雲程。
五十三代雲程、生三子、璧、珏、琰。
五十四代璧、無子。
五十四代珏、字雙玉、好學多才、瑰瑋倜儻、不拘細行、濟
困扶危、時人稱爲博濟翁。生子本。
五十五代本、生子貞。
五十六代貞、生子存德。
五十七代存德、元文宗時爲尉氏縣儒學教諭。生子郎。

五十八代郎、隨父任、因留於尉氏縣。生子畝。
五十九代畝、生二子、坦、增。增生子成、遷於鄆。
六十代坦、生二子、賁、資。
六十一代賁、生子甘棠。
六十二代甘棠、生子杰。
六十三代杰、生子大猷。
六十四代大猷、生子鏞。
六十五代鏞、字宜範、耆岐黃、壽百有五歲。生子正。
六十六代正、好學博古、兼精醫學。萬歷間避寇亂、寄居
濟寧、衍聖公使主廬墓堂奉祀。生三子、尚儒、尚賢、尚
義。
六十七代尚儒、生子文獻。
六十八代文獻、字叔尼、順治三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
奉祀生員、入濟寧州儒學。生三子、秀、芳、彰。
六十九代秀、字子實、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生四子、鎰、
晉、觀、謙。

七十代鑑，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

七十代謙，奉祀生員。入曲阜四氏學，主廩奉奉祀。每逢丁祭，赴濟祭擴，見祠墓荒涼，呈明大名府，同濟修理廟宇，栽培樹株。康熙甲子，恭逢

聖駕南巡，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泒、澧、漣。

七十一代泒，康熙五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本盛。

七十二代本盛，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元慶、元榮、元錦。

七十三代元慶，未襲卒。

七十三代元榮，生子毓振。

七十四代毓振，嘉慶七年四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詩。

先賢仲子傳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勇于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猳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仕爲衛大夫。夫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見于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過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夫子哭于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贈衛侯、宋封河内公、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闕里誌

繆協曰、子羔學藝可仕、孔子猶曰不可、欲令愈精愈究也。子時有以佞才惑世、仕不由學、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兹以對、夫子善其來旨、此乃斥時、豈譏仲子乎。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勵仁聖、勤封介卯。褒賢進號、載顯英猷。宋陳堯叟贊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仲子年表

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初七日仲子生。

丁卯九歲、與鄉兒戲、卽英强異常、鄉人奇之。

丙子十八歲、知詩書、達禮見義勇爲。

丁丑十九歲、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也。

辛巳二十三歲、從孔子在齊。

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壬午二十四歲、從孔子在齊。

癸未二十五歲、從孔子適周、問禮樂於老聃萇宏。

甲申二十六歲、孔子適齊、從焉。

是年魯昭公出奔。

乙酉二十七歲、從孔子在齊。

丙戌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齊、聞韶樂。

戊子三十歲、家貧親老、常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己丑三十一歲、父鬼卒、哀痛絶食、不寐者數日、鄉人哀之。

庚寅三十二歲、迎母養於魯。

辛卯三十三歲、母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歸窆魯卞城南、與父合塟。

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壬辰三十四歲、因陽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丙申三十八歲、從孔子觀魯桓公廟欹器、有問持盈等語。是年孔子初爲中都宰。

丁酉三十九歲、孔子爲中都宰、從之。

戊戌四十歲、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己亥四十一歲、生子崔、是年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諫之、孔子有爲東周語。

庚子四十二歲、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從焉。

辛丑四十三歲、是年孔子攝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癸卯四十五歲、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從

孔子去魯適衛。

甲辰四十六歲從孔子在衛。已而去衛適曹、適宋、又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仲子怒起、奮戟將戰孔子止之、使鼓琴。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月餘反衛、孔子見南子、仲子不悦。

丙午四十八歲。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戊申五十歲從孔子自陳反衛。

己酉五十一歲生子啟。

庚戌五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辛亥五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遇長沮桀溺問津、又過荷蓧丈人有拱立止宿事。至葉、有葉公問孔子不對事。

壬子五十四歲、從孔子在陳、有絶糧慍見事。

癸丑五十五歲從孔子在衛。時蒯聵入、居於戚。有衛君待子而爲政之問。

丁巳五十九歲、是年孔子反魯。

戊午六十歲爲蒲宰、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己未六十一歲爲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焉。

庚申六十二歲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是春西狩獲麟孔子修春秋止。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六十三歲。是年衛亂、三月初三日仲子結纓而卒、葬於澶淵、即今大名府開州也。

謹按杜氏春秋長歷、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壬午朔、則七日爲戊子。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己卯朔、則三日爲辛巳。以此考之仲子生以壬午日、卒以辛巳日、可補仲里志所未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仲氏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禹有奚仲居薛、爲車正。商有仲虺、爲湯左相。至太戊以前、有仲衍者、仲虺之後、凡數世皆有佐商之功。逮至周、有仲山甫、宣王時爲樊侯、補袞西京、詩人美之。其後有洛、爲卞邑大夫、遂家於卞。洛生奐、奐生式、式生度、度生繇、繇生拱北、拱北生鳧、娶宋氏、三十無子、禱於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匪兕匪虎、黄質黑文、寤以告鳧。鳧曰、熊與羆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及長、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赳赳行行。年十九、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等語、遂受教爲弟子。娶顔氏、生子崔及啟。從孔子遊、才名曰著、當世欽其勇。然則天將興素王、故篤生此異人、爲之輔也。年六十三歲卒於衛難。仲里志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

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爲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以上十二條見家語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吾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吾故不爲軾也。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

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以上五條見說苑

校記

①忠：當作「爭」。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

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趙襄子謂孔子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①先生之道固不通乎。孔子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以上八條見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②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

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卹。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呂氏春秋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獄、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貸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叢子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新書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

趙氏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

孔子駕而去魯。韓非子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論衡

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呂氏春秋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論語撰考讖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縞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於是心服。以上二條見衝波傳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誘進猛氣消損撟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以上二條見論衡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莊子

校記

①意：當作「抑」。

②活：當作「恬」，見《韓詩外傳》卷二。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

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賢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①、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奚獨吾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

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吾之幸也。二三子從吾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吾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吾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以上十四條並見家語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孔子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莊子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以上三條並見孔叢子

孔子厄於陳蔡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叱聲動左右。子路與之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車甲、孔子曰、何不探其車甲、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于地、乃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此之謂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搜神記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呂氏春秋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

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史記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中心惻怛。論語讖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邪、爲君邪。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燿、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論語隱義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孝子傳

校記

①「講」下當脱「誦」字，見《孔子家語》卷五。

②「君」下當脱「子」字。

祠墓古蹟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戚城，東北爲蒯聵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享殿三楹，東西廂各一，及石羊虎林門。明嘉靖中，置守墳戶，有司春秋時祭，仲氏裔孫歲一赴開祭墓。則在開州者爲眞墓也。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古蒲邑，世傳爲衣冠墓。一在淸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古頓邱，地亦蒲境，世傳爲招魂墓。

仲子父母墓在卞橋東仲村。

仲子廟在泗水東郭，明萬歷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出俸重修。

仲子廟在濟寧州城南四十里仲家淺閘，創始於唐任城令賀知章。金元以後，代有修葺。康熙二年，增修坊曰志隘乾坤，氣浚今古。中爲正大門，左忠信門，右明決門，衛公殿旁左有開喜堂，右有中興祠。以上四條見仲里志

仲里在泗水縣東六十里，相傳爲子路故居，今名仲村。

石門一在費縣西南九十里關陽鎭西，一在平陰縣北十里，齊地，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

二賢庄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上，相傳爲閔子避地之所。又有子路依栖者，上有讀書臺試劍石。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即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也。

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後人因建廟爲，題曰四子言志處。

傾蓋亭在兖州府鄒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今建亭焉。

石門橋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道旁有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

拔虎尾處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相傳先賢拔虎尾

於此山。

二賢祠在浙江杭州府湧金門外，合子貢同祀，名柳洲二賢祠。相傳吳越春秋載從孔子奉先王雅琴禮樂適越之處。

樂水堤在東昌府范縣東北郭外，俗名子路堤。自西徂東，相接數百里。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仲子三十四歲，從孔子自齊歸魯，因陽虎亂政，退修詩書，講學於此。時值衛水大泛，率衆築堤防禦，故堤以仲子名。上有祠堂，與城相近。

仲氏書堂在濟寧州南六十里魯橋洲上，初名仲氏學。以上九條見仲里志

仲子子路墓在觀城縣東南負瑕村。

石門在費縣西南，即子路宿於石門處。山巔二石柱猶存。

子路堤在壽張縣西南，世傳子路所築。

先賢仲子祠在萊陽縣西南嵯峨鄉矯家莊。

先賢仲子廟在范縣城北一里子路堤上。以上五條見山東通志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河南通志

子路祠堂在子路山，相傳子路讀書處。宋嘉祐四年，劉秩、劉可隱等建子路祠堂三楹，今廢。東阿志

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水東流注潕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水經注

杏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石，蓋石之磨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元楊奐東遊記

泗古卞邑，仲氏之先有爲邑大夫者，因占籍，稱卞里人。數傳而生季路，應秋水夜月之瑞云。後仕衛，死孔悝難，葬澶淵，子啟始歸卞。卞里誌序

石門莊在嶧縣東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宿處。按子路所宿

之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盟於石門是也。嘗從通志、屬今平陰縣。嶧縣志

故卞城在泗水東五十里古卞明國也。湯伐有卞、春秋地入於魯爲卞莊子之邑。襄公二十九年、公還自楚季武子取卞、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以討之是也。城爲市里、城東有卞橋、泗水逕之。

龍門山在泗水縣西北三十里即所稱石門也。以上二條見泗水志

石門山在曲阜東北五十里子路宿於石門、闕氏地里考以爲魯之郭門、孔尚任謂即石門山王士禎信之孔貞瑄又謂爲尼防之後障泰岱之門屏夫子作琴操於此。曲阜志

謹按仲里志載石門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相傳即先賢與晨門問答之地。然去魯甚遠仲子未嘗遊歷其地。考之山東通志、一在闕陽、一在平陰俱屬齊地。泗水志以爲即龍門山雖云魯地古無此名。惟孔尚任季重氏石門集云古石門實魯國都鄒之分、南北往來此稱孔道西可達魯東可達卞。漢人高士傳稱晨門魯人爲魯守石門、司其啟閉者。夫魯無二石門、子路負米養親負笈從師僕僕於卞與魯者不宿此安宿乎。闕里新誌亦云石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即子路宿處。然則石門之在曲阜得此說而論始定。作志者錄其遠而棄其近奚可哉。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仲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子崔欲報父仇殺狐黯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黯戰而死無嗣

二代啟子崔弟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恤給資壅于瀍淵之北旣畢遂下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瀍淵開壅合葬復歸下生子序

三代序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

五代發志魯下大夫生子丞祖

六代丞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羨墻

八代羨墻生子隆

九代隆秦處士隱嶧山下後還下生子綱

十代綱生子光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為右扶風生子洪禮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漢卿士生子仲醒

十四代仲醒生子元

十五代元娶金氏後守節旌表其門生子謀

十六代謀漢大夫生子世德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作亂與妻黃氏逃于延就亭遂家焉更名為横坊村後又改仲家淺在任城南四十里生子馳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修築園有瑟亭號雙鶴居士生子靈璽

二十代靈璽生子時鳴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强

二十二代强生子臯

二十三代臯仕東晉為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北魏中尉生子鎧

二十六代鎧、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齊太守。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梁刺史。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恩。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俊。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

三十四代在、生子陵。

三十五代陵、仕唐爲常侍。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習儒。開元七年、賀知章令任城、見文而異之、因詢其家世之詳。文告以避兵遷任始末、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晉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建廟於横坊村、以文主奉祀事。生子關。

三十七代關、主奉祀事。生子駕。

三十八代駕、主奉祀事。生子俟。

三十九代俟、主奉祀事。生子臏。

四十代臏、主奉祀事。生子扶久。

四十一代扶久、主奉祀事。宋眞宗進封仲子爲河内公、因重修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主奉祀事。生子國聘。

四十三代國聘、主奉祀事。生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主奉祀事。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主奉祀事。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主奉祀事。生子遜。

四十七代遜、主奉祀事。生子潔。

四十八代潔、主奉祀事。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主奉祀事。時高宗南渡、不忍遠離祖廟、遂避難于古業之南陽湖。及金主有詔、求聖賢子孫、乃歸守廟庭、改名仲家淺。生子衎。

五十代衎、主奉祀事。生子惕。

五十一代惕、元處士、主奉祀事。生子集。

五十二代集、主奉祀事。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主奉祀事。明洪武初、更名仲家。後闕。生子義。
五十四代義、主奉祀事。生子伯安。
五十五代伯安、主奉祀事。生子也。
五十六代也、主奉祀事。生子俊。
五十七代俊、主奉祀事。生子貫。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主奉祀事。生子蒿。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主奉祀事。萬歷十九年、泗令譚好善重建祖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卿。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園、主奉祀事。生子子陛。
六十一代子陛、字玉鉉、號青蓮。崇禎十六年、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秉貞。
六十二代秉貞、字含可、號静一。康熙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承述。
六十三代承述、字顯武、號鷗舟。康熙四十六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蘊錦。
六十四代蘊錦、字絅文、號闇江。雍正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耀濟、耀涵。
六十五代耀濟、字范澄、未襲卒。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振棕。
六十五代耀涵、字養愚。乾隆二十四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六代振棕、字蔭堂、考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未襲卒。無嗣、以振梓長子貽熈爲宗。
六十七代貽熈、字伯咸、號恬菴。乾隆五十五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緒堃。

先賢卜子傳

先賢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孔子沒、教授于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

毛詩叙、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都。唐貞觀二年從祀。元宗時、封魏侯。宋封河東公、進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闕里誌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溢采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加贈、其道彌芳。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卜氏、周禮卜人氏也。晉有卜楚邱、晉有卜偃、楚有卜徒父、皆以卜命之。其後遂以爲氏。如孔子弟子卜商之徒是也。

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史記考證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而諮國政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蜂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

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處者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以上四條見家語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避、銹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以上二條見尸子

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中論

卜子書

中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吾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以上二條見韓非子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荀子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孔子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

子夏問孔子曰、顏淵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吾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吾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吾已矣夫。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以上二條見禮稽命徵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說苑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

與用其讐亦遠矣。曰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子夏、子貢、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以上三條見呂氏春秋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鵗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鵗兮鵗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衛波傳

卜子書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乎。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

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不孝。則祭之沐浴爲齊絜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以上八條見家語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魯語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名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

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所載與來。君曰諾。經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叱之曰、叱。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無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韓詩外傳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其人若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閡者遊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知智、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卽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為。文侯不悅。博物志

子夏握正、是謂受相。論語摘輔象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孔子微言。論語讖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說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春秋說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閔因敘

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元命包

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繁露

麟者太平之符，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何休注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

荀子，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毛氏聖門釋非錄，漢王充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印宋王伯厚、明方正學皆著論辨其未確者。

卜子書

祠墓古蹟　　　　　　　　　　　　崇川馮雲鵷校刊

先賢卜子子夏墓在菏澤縣西三十里，名卜堌村。

莒國即今莒州境，古莒子國，詳圻封。春秋時莒有二，一爲齊東境之莒邑，春秋昭公三年，齊侯田于莒是也。一爲魯之莒父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又子夏爲莒父宰是也。惟此爲古莒國之莒。一云即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

賢賢堂在莒州城內子夏祠東。

先賢卜子祠在曹州府城北十里墓前，祀卜子商。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子夏書院在莒州南一百三十里書院村，有古寺，相傳爲卜子夏書院。有祠堂舊基，有曬書臺。莒州志

西河在安陽縣境內，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地。以魏趙多儒在齊、魏、鄴之西，故呼爲西河，非龍門西河也。河南通志

先賢卜子衛人，今河南懷慶府溫縣是也。生於周敬王十三年，從孔子學於洙泗。孔子卒，設教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卒，葬莒州城北十里，有先賢墓。生二子，長芹，早歿無嗣，哭之失明，以次子劉爲宗子。卜子宗譜

卜子書

宗子世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判，字子决，博學不仕，受詩於先賢，能得其傳。生子哲。

三代哲，生二子，能智、能明。

四代能智，生子丕。

五代丕，生子晃。

六代晃，生二子，式、法。

七代式，字子怡，初拜漢中郎，賜爵左庶長，旋拜齊王太傅，轉爲相。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以直言放歸田里。將遊於齊，道卒於鉅。鉅人思慕，同助其葬，子孫因家焉，名其地曰卜恰堌，有墓碑。生二子，彪、虓。

八代彪，字伯雲，爲河內太守，有政績。生三子，可久、可大、可立。

九代可久，生二子，思孝、思忠。

十代思孝，生二子，安雜、國中。

十一代安雜，字匡公，從龔勝學，以王莽篡漢不仕。生二子，世隆、世祿。

十二代世隆，字子盛，爲大中大夫。生二子，忠、剛。

十三代忠，生子階。

十四代階，字象升，爲東平王蒼郎中令。時明帝遣使入西域求佛教，作崇正論以寓意。生二子，守約、守正。

十五代守約，字學曾，從鄭均學，以廉潔稱於鄉。生二子，契、錫。

十六代契，生三子，咸、良、康。

十七代咸，字先恒，爲太尉李固掾。生二子，興邦、安邦。

十八代興邦，字大業，舉孝廉，以宦官用事，黨錮語頻，隱於縣之金山。生二子，仁、旃。

十九代仁，字善長，有智勇，從李將軍典，爲校尉。生二子，良弼、良玉。

二十代良弼，生二子，修已、修德。

二十一代修已，字敬直，爲晋琊琊王從事。生子紹。

二十二代絡字遜之、避明帝諱、改名闇衣。生二子、殷、嘗。

二十三代殷、生子暨。

二十四代暨、弱冠早逝。生子文蔚。

二十五代文蔚、生二子、叔卿、叔封。

二十六代叔卿、生二子、世祚、世祉。

二十七代世祚、生二子、玘、玠。

二十八代玘、生子之才。

二十九代之才、字[illegible]、[illegible]州司戶參軍。生子大中。

三十代大中、生二子、秉義、秉彝。

三十一代秉義、字崇正、官建州太守。生二子、長言、善言。

三十二代長言、生子繼。

三十三代繼、字承先、博學力行、兼精詩賦、學者稱爲靜軒先生。生二子、光廷、光贊。

三十四代光廷、生子鯨。

三十五代鯨、字潛齋、著有樂善集。生子記。

三十六代記、生子章。

三十七代章、生子洪諫。

三十八代洪諫、生三子、令演、令嚴、令威。

三十九代令演、字人龍、官中憲大夫、因唐末世亂致仕。生子絡光。

四十代絡光、生子在。

四十一代在、生三子、師孟、師顏、師尹。

四十二代師孟、生三子、中統、中繼、中緒。

四十三代中統、生子大通。

四十四代大通、生三子、并吉、允吉、安吉。

四十五代并吉、字元善、爲單州司判。生子重立。

四十六代重立、生二子、時宥、時寬。

四十七代時宥、生子士英。

四十八代士英、生二子、都、枚。

四十九代都、無子、以胞姪遜承嗣。

五十代遜、生二子、則聖、則孔。

五十一代則聖、字希之。時河決濟汶、廬舍人民死者無

筭。則聖家以大木爲殘獲兗人以爲不絶先賢之祀云。生子問搋。

五十二代問搋、生子易。

五十三代易、生二子、先覺、先知。

五十四代先覺、字天民、增廣生員、生子克明。

五十五代克明、生子瑞。

五十六代瑞、生子崇高。

五十七代崇高、恩例壽官。生子溥。

五十八代溥、生二子、文士、文進。

五十九代文士、生二子、斐、益。

六十代斐、生子加民。

六十一代加民、崇禎八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主奉祀事。生子景星。

六十二代景星、康熙三年入鉅野縣庠生。生子年吕。

六十三代年吕、康熙七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主奉祀事。至康熙十八年、入鉅野縣學庠生。生子尊賢。

六十四代尊賢、康熙五十一年、衍聖公准給衣頂、主奉祀事。至康熙五十九年、巡撫部院李援例具題、嗣准禮部咨開、奉

旨授五經博士之職、世襲、主祀。生二子、科、美。

六十五代科、乾隆八年衍聖公咨准禮部考授世職、主奉祀事。無嗣、以胞弟美長子玉桂爲宗子。

六十六代玉桂、乾隆十七年衍聖公咨准禮部考授世職、主奉祀事。生二子、國華、邦華。

六十七代國華、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心端。

六十八代心端、自幼失音、未襲。生子先立。

六十九代先立、字廣運、號德諧、嘉慶十七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灼。

先賢有子傳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道。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唐封汴伯、宋封平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闕里誌

國朝乾隆三年、升有子於東哲、位十子之次。文獻考

江熙曰、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已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逝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也。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求答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宋高宗贊

通志氏族略、有氏、風俗通有巢氏之後、孔子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

有子宗譜、有氏之先、系出自有巢氏、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武王克商後、其裔孫有昌爲邾邑宰、遂遷於魯。傳至四世有貽、娶樊氏、生有若於洙泗之陽。

謹按、闕里誌載素王世紀、周敬王十一年壬辰、魯定公元年、是年有若生。蓋其時孔子在陳、年四十三歲矣。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以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生於昭公二十六年。史記少孔子十三歲、正義引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三歲、並與世紀不同。而有子宗譜云、生於昭公四年、爲景王之七年癸亥、孔子年十四歲。然則史記所載爲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有子書

年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癸亥、十一月初四日、有子生、即今之九月初四日也。

九歲辛未、是年父卒、母樊氏治喪、葬於魯城南沂河之陽。

十二歲甲戌、母教之習禮容。

十三歲乙亥、母教之入小學。

十五歲丁丑、母爲之求婚於南宮氏。

十七歲己卯、委贄、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十九歲辛巳、娶南宮氏。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二十二歲甲申、是年昭公出奔、從孔子適齊。

二十三歲乙酉、從孔子在齊、聞韶。

二十四歲丙戌、從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丁亥、從孔子自齊反魯。

二十七歲己丑、是年子理生。

二十九歲辛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丙申、是年孔子初爲中都宰、從之。

三十六歲戊戌、是年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三十九歲辛丑、母樊氏卒、與父合葬、鄉人服其盡禮。

四十四歲丙午、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二歲甲寅、吳伐魯、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

五十五歲丁巳、從孔子刪定六經、講習經學。

五十八歲庚申、是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修春秋。

六十歲壬戌、是年孔子卒、有子與諸弟子服心喪、葬孔子於泗上、偕諸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

六十三歲乙丑、是年敬王崩、元王立。

六十七歲己巳、夫人南宮氏卒。

六十九歲辛未、是年元王崩、貞定王立。

七十一歲癸酉、是年哀公薨、悼公立。

七十二歲甲戌，寢疾，於五月初九日卒，即今之三月初九日。悼公親爲弔奠，子理治喪，與母南宫氏合葬於魯城南三里許沂河之南。

有子書

上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家語

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荀子

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子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韓非子

昔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新語

附錄

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思也。闢耳目之欲、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

有子書

中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與焉。以上三條見檀弓

王伯厚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有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而論晏子爲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

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惟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與。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爲。未能服行斯言而欲淩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惟論語所載爲是。

閻百詩云、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有子書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子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記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返。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有子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上三條見檀弓

有子惡臥自焠其掌。①新論

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論衡

宋洪邁辯曰、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若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問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

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謬，子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耶？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校記

①碎：當作「焠」，見上卷末條。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有子墓在魯城南三里許、北枕沂河、東臨沂水源頭、西近舞雩臺址。其南各二三里餘、左有魯諸王墓、右爲南宮埠村。宋大宗祥符三年、改封平陰侯、詔修林墓、勅建享祠三楹、墓門一座、內列石翁仲、石虎、石馬、石羊、墓高一丈五尺。至明季值東山冦亂、悉毀於兵火。曲阜縣世尹孔貞璣親爲致祭。及崇禎末年、復值流冦猖獗、誤爲魯諸王墓、掘取金寶等物。內遇巨石掩覆、開掘未獲而去、墓址猶存。有子墓在曲阜城南三里許、已成荒塚。乾隆五十三年、議築圍墻一道、週圍六十六丈、中建大門、饗堂、甬路、月臺、以昭尊崇。衍聖公捐田九十畝、以備祭祀。

先賢有子祠故在肥城西北有庄、歲久傾圮、僅存墓址。乾隆四十八年、改建北門大街路東房基一所、二畝三分、創修大門、①儀門、正殿、兩廡、東爲博士宅。肥邑有廢義學田三頃有奇、給爲世産、以奉祀事。

有子祠一在魯城東北十里泗河之陽有房里、爲有子故居處、久廢。宋元間、遺址猶存。一在魯城內古釣臺右側、相傳爲有子講學著書處、久廢。一在平陰縣西北有莊、係十四代孫綱創建世祀。以上四條見有子宗譜

校記

①垂：當作「重」。

有子書

宗子世系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理、克紹前業。生子廷鐸。

三代廷鐸、生子經文。

四代經文、有孝行。生子周木。

五代周木、生子鵬、次鶴。

六代鵬、生子臨渭、次臨濱。

七代臨渭、修明前業、供祀事。生子敦、次化。

八代敦、生子禎吉、次禎喜、禎利。

九代禎吉、至性孝友、鄉黨稱服。生子緯。

十代緯、生子培梅。

十一代培梅、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先賢子孫俱入廟觀禮。生子雲。

十二代雲、生子元忠。

十三代元忠、舉議仕郎。生子綱、次紀。

十四代綱、携族徙居平陰縣西北、因名有莊。生子科。

十五代科、博通經學、教授生徒、爲魯從事。生子隆。

十六代隆、生子士標。

十七代士標、生子繩祖、次繩武。

十八代繩祖、無嗣、以繩武子志繩爲嗣。

十九代志繩、通經學、爲蘭台令。生子敬。

二十代敬、生子大成。

二十一代大成、清操自厲、不樂仕進。生子獻瑞。

二十二代獻瑞、生子好讓。

二十三代好讓、生子珩、次璥。

二十四代珩、生子宏。

二十五代宏、授毅城尉。生子國宗。

二十六代國宗、生子文新。

二十七代文新、訂叙譜誌。生子思義。

二十八代思義、生子廣。

二十九代廣、生子桂芳。

三十代桂芳、生子濬遠。

三十一代淳遜、生子淳。

三十二代淳、生子化龍。

三十三代化龍、生子恕巳。

三十四代恕巳、因避兵荒、携同族衆徙居益都。生子塾。五載仍回原籍、重修譜誌。

三十五代塾、生子惠。

三十六代惠、生子泰。

三十七代泰、生子知章。

三十八代知章、生子恪、次恭。

三十九代恪、生子連登。

四十代連登、生子永修。

四十一代永修、生子堃。

四十二代堃、生子丕顯、丕承、丕緒。

四十三代丕顯、生子純古。

四十四代純古、生子道。

四十五代道、生子敏行、次敏學。

四十六代敏行、生子松。

四十七代松、生子業。

四十八代業、生子仁甫。

四十九代仁甫、生子賢。

五十代賢、生子善長。

五十一代善長、因山東寇亂、修葺祖祠、訂叙譜誌、以垂久遠。生子論。

五十二代論、生子玉秀。

五十三代玉秀、生子克寬。

五十四代克寬、生子權。

五十五代權、生子勤功。

五十六代勤功、生子維世。

五十七代維世、生子益友。

五十八代益友、生子光兆。

五十九代光兆、於明永樂二年、蒙恩按各處訪求先賢有子後裔、准給衣衿、承襲奉祀生、重修祖祠、纂續譜

譔以吾八歲生子覺。

六十代覺承襲奉祀生子三仁次三讓。

六十一代三仁承襲奉祀生子全。

六十二代全承襲奉祀生子興孝。

六十三代興孝承襲奉祀生子擇善。

六十四代擇善生子天奇次天諸天佑。

六十五代天奇生子加召。

六十六代加召生子忠名次忠譽。

六十七代忠名生子志學次志純。

六十八代志學於康熙五十八年准充奉祀生子錫侯次錫祿。

六十九代錫侯生子書。

七十代書續補宗譜生子克俊次克昌。

七十一代克俊生子守業。

七十二代守業於乾隆五十三年始采考准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增修譜誌。

先賢冉子傳一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高辛氏之後。生於周景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定公召孔子爲司空、以伯牛攝中都宰。嘗從阨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公孫丑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又謂三子具體而微云。冉子墓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東原、初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元時劉尹修橋得石刻、云伯牛卒葬汶上。後遇劉太尹、移墓東原、劉以爲讖、遂移葬焉。一在滕縣南三十里伯塚社、一在直隸臨洺之西五里。唐元宗時從祀、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闕里志

歸安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洺五百里。洺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洺人何得廟而祀之。豈夫子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是邪。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葢死於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洺、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門諸從遊者、孔子亟稱之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詞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堅游谷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衮褒賢。生則命蹇、歿而道宣。宋王欽若贊

通志氏族略、耼氏、風俗通云、周文王第十子耼季載之後。按世系譜、耼季載文王第十七子、周有耼啓。冉氏一云高辛之後、望出武陵。

謹按山東通志以冉氏爲高辛氏之後、而冉子世系譜以爲少昊之裔曹叔振鐸之後。考東原志云、冉氏之先係出有熊氏。黃帝之先姓公孫、生於姬水、故姓

姬氏。高辛氏立，以長子后稷繼黃帝之後，賜姓姬氏。

至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弟季載於郱，文王之十子

也。後世去邑爲冉氏，子孫因以冉爲姓。說與冉氏族

譜同。此山東通志所援以爲據者，當得其實矣。道光

壬辰嘉平月，紫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一

年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冬十一月初八日、

冉子生。

謹按、東原志云、冉子父在、母田氏、而冉子世系譜云冉離初娶顏氏、以周景王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生子伯牛。伯牛娶商氏、生二子、曰輿、曰志。冉離又以周敬王四年二月初二日生子仲弓。仲弓娶曾氏、乃曾晳之女、曾參之妹、生二子、曰孟、曰季。冉離又娶公西氏、以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子子有。子有娶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孺、曰魁、曰巳。與東原志不合、當各有所本、姑附於此、以俟考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周敬王元年壬午、四歲。

丁亥九歲、父教之習禮樂。

己丑十一歲、父教之入小學。

庚寅十二歲、父爲之求婚於姜氏。

辛卯十三歲、孔子自齊反魯、因門人請爲弟子。

是年、魯定公元年。

丙申十八歲、娶妻姜氏。是年、孔子爲中都宰、初從講習、常侍左右。

丁酉十九歲、孔子遷司空、司寇。

庚子二十二歲、孔子名冉子攝中都宰、即今汶上縣孔子舊治。

辛丑二十三歲、生子志。

壬寅二十四歲、父卒、葬魯陶山陽野村。

甲辰二十六歲、母姜氏卒、哀痛絶食、葬祭盡禮、與父合葬陶山陽野村。

丙午二十六歲、從孔子於衛、醜爲次乘、遂從孔子去衛適宋。

遭宋桓司馬謀害、遂從孔子微服過宋。

丁未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

是年、魯哀公元年。

戊申三十歲、從孔子去陳適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遂從孔子如陳。自陳如蔡、遭陳蔡大夫圍孔子、而師弟七日不火食。後楚王迎孔子至楚、不久而冉子去楚、歸同中都、仍攝宰職。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壬子、三十四歲。是年、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有亡之命矣夫數語。後卒於秋八月巳酉朔十四日丁卯、塟中都西門外橋畔。

冉子書一

上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史記

冉耕魯人、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家語

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皇侃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南面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白虎通

顏淵、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淮南子

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稟之自然、不假操行而吉自至。隨命者、戮力操行而福至。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若顏淵、伯牛之徒、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佑隨至。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何哉。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人之在世、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中說爵祿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①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

冉子父在、母田氏、其先聖王之裔也。姬姓、侯爵。周文王少子封於冉、由鄭姬之亂、國亡。後世去邑爲冉氏。孔子布席杏壇之上、冉氏有五人焉。耕居四科之首、字伯牛、少孔子

三十九歲、少伯魚十歲。孔子宰中都、伯牛嘗侍左右。後孔子爲司空、司寇去、召伯牛攝宰事。不幸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孔子重言痛悼之。卒、葬中都西門外橋畔。東原志

論語稽求篇、按北墉見於儀禮。喪大記、士疾適寢、東首於北墉下。墉、牆也。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於北墉下、若北牆開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喪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氣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遍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注、而朱子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

校記

①塲：當作「場」。

冉子譜一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伯牛在聖門以德行著、惟恐有疾、爲父母憂。嘗宰中都、侍坐孔子曰、吾節小物、以子自勵也。衍教於東原、有疾將革、孔子問之、歎斯人有斯疾之嘆。卒、葬於汶上。漢高祖封耕爲東平子。世系譜

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四方則焉。定公曰、學此治魯何如。對曰、雖天下可矣。孔子宰中都時、冉伯牛常侍左右。及定公召孔子爲司空、即以伯牛攝宰事、卒於官、因葬焉。汶上志

伯牛鄆人、游於洙泗、首四科而亞顏閔。王構記

論衡刺孟篇、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

劉孝標辨命論、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至德未能渝、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李善文選註、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去也。

毛氏四書賸言、論語子謂伯牛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爲喻。按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犁、字子牛、以耕即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明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

仲壬此言似亦眞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間者或寡耳。

謹按、冉氏三譜、說各不同。一爲東平之裔、一爲下邳之裔、一爲彭城之裔。述東平者、有東原志、述下邳者、有世系譜。述彭城者、有族譜。要以
先賢三子分列兩科、同爲一族。惟世系譜以三子爲同父兄弟、又有季儒二子、卽仲弓子有之子、從未有以三子爲祖孫父子者。惟王仲任作論衡、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盧景宣注大戴記、以子有爲仲弓之子。種種乖謬、本不足辨。第景宣之說、鄭軒孔氏已駁之。仲任之說、西河毛氏猶信之、牽強附會、貽悞後人、不亦惑乎。玆輯三子書、以三家譜牒爲主、各宗其說、而以互異者附各家之後。姚樞所云一族三賢、庶不没其實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一　　棠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伯牛祠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舊有祠宇，歲久傾圮。明正統間，知州潘洪復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致祭。大學士許彬、知州劉元凱有碑記。一在鄆城縣東三十里冉村集，一在汶上縣西關，一在肥城縣西南二十里冉家莊。

先賢冉子伯牛墓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東原。又滕縣亦載有墓，名其地爲伯塚社。

思聖祠在汶上縣署堂西，祀孔子，以冉伯牛配。孔子爲中都宰，伯牛嘗侍側。中都城在縣西境。

冉伯牛故里在肥城縣西五十里陶山陽野村，有冉子伯牛父母墓，相傳即其故里也。

伯牛埠在昌邑縣西北五十里，又東有閔子騫埠，南有子游池，三賢聯跡於此。以上五條見山東通志

冉伯牛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至宋，始遷於東原，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汶上志

冉子伯牛墓初在汶上，宋時遷於州城西二十餘里，舊有祠宇，歲久傾圮。明正統間，知州潘洪復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致祭。大學士許彬有記。東平志

明許彬記云：東平城北二十里許，舊有冉子廟，始於唐宋。元大德中，翰林學士王構記，稱伯牛鄆人，闕里祖庭廣記有刻石，云伯牛卒，葬汶上，後値劉太尹，移葬東原。故老相傳，伯牛卒葬汶上西門外感化橋畔。誌其墓者復以前祖庭四句刻石，後果有劉尹名洪來官是邑，因修感化橋，得石刻焉，以爲讖，遂從葬今所。

先賢冉子墓在中都西門外感化橋畔。至元甲申，中都宰劉太尹因脩橋，見石刻云：孔有伯牛賢，卒葬汶水邊，後遇劉太尹，遷葬在東原。東原今東平，中都今汶上也。劉太尹始遷葬於東平州城北十五里，墓高一丈八尺，東西長一丈八尺，南北長一丈八尺，計地四畝五分，始立廟焉。廟爲塑像，傍列弟子二人。廟前有兩翼大門、儀門、宰牲房、齋宿

處。周圍牆垣，設守廟丁二戶，常川[1]灑掃。東廂房三間，戶人居止。廟外祭田五十畝，歲收其入，以供祀事。春秋有司致祭。宗子第宅在廟後。

冉子父母墓在東平州城東六十里，[2]在肥城西五十餘里陶山陽野村，爲伯牛公先塚。其地周圍四十畝，春秋祭祀。塚前有冉子故里，今爲冉家庄，敕建享祠三間，子孫世守焉。以上二條見東原志

冉子伯牛墓在杞縣城東十二里，一在孟津縣城西舊清河城。

冉子耕廟在孟津縣白坡保，一在杞縣東北，祀冉伯牛。以上二條見河南通志

校記

①川：疑誤。

②「在」上疑脫一字。

冉子書一

宗子世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志，字子博，魯大夫，春秋從祀，生子辛。

世系譜：冉子伯牛娶商氏，生二子，曰興，曰志。興周敬王時生，業儒，趙襄子聘爲晉陽少宰。志周元王時生，業儒，衍教濟陽。

三代辛，生子智。

四代智，生子御。

五代御，魯大夫，生子議。

六代議，中大夫，生子阮。

七代阮，中大夫，生子噲。

八代噲，字名成，生子脉。

九代脉，下大夫，生子誤。

十代誤，漢大夫，生子婓。

十一代婓，生子亨。

十二代亨，生子謹。

十三代謹，生子鎰。

十四代鎰，字漢玉，博務識古。漢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遂。

十五代遂，生子康。

十六代康，字延寧，生子健。

十七代健，生子乘。

十八代乘，字子由，生子舒。

十九代舒，生子戒。

二十代戒，生子本。

二十一代本，字淵泉，清雅有學，生子展。

二十二代展，字好枝，通曉詩文，引進後學，以孝弟聞。舉有道，不起，生子列。

二十三代列，字武功，生子魯。

二十四代魯，字惟一，學本淵源，敦尚氣節，生子勤。

二十五代勤，字公敏，司叙譜牒，生子商。

二十六代商，字量裁，生子盛。

二十七代盛、字雲龍、生子价。

二十八代价、生子芾。

二十九代芾、字盛分、生子秉乾。

三十代秉乾、字純如、制行端謹、學文淵源、生子西楚。

三十一代西楚、字洛白、生子恭寬。

三十二代恭寬、字得泉、生子洪緒。

三十三代洪緒、字元復、生子建業。

三十四代建業、字斯皇、德性謹厚、不與人爭、鄉人化之、生子之儀。

三十五代之儀、字振恒、德行學問、足爲世範、甘貧樂道、生子允若。

三十六代允若、字盧虛、生子奇之。

三十七代奇之、字足法、生子云之。

三十八代云之、字仲未、生子命興。

三十九代命興、字天篤、生子成月。

四十代成月、生子道可。

四十一代道可、生子心友。

四十二代心友、生子世英。

四十三代世英、字右俊、重脩譜牒、生子師周。

四十四代師周、字克生、四世同居、咸敦孝弟、生子行果。

四十五代行果、字舒常、生子叔謙。

四十六代叔謙、字心服、歲貢、文雅有學、勤於訓誨、生子永安。

四十七代永安、字奕安、歲貢、生子連惠。

四十八代連惠、字五美、生子尚德。

四十九代尚德、字澤久、母季氏于歸三年夫故、教子守節、五十七年、始終如一。及故、廬墓三年、祭祀必誠、生子興宗。

五十代興宗、字要年、員外郎、生子國璘。

五十一代國璘、生子育智。

五十二代育智、生子效祖。

五十三代效祖、生子集。

五十四代萁、生子宜。

五十五代宜、字貴求、宋末元初移居顏村冉馬庄。生子就。

五十六代就、字魯瞻、生子忠。

五十七代忠、字良弼、永樂三年歲貢、仕至山西太原府通判。為政寬平、民安其化。七載臨行、士民百餘人送至三十里。歸守祖廟、主奉祀事、修明家誌、春秋釋奠、盡心竭誠。生子通。

五十八代通、字紹文、繼述父志、主奉祀事、精潔有加。生子靜。

五十九代靜、字定國、主奉祀事。生子浩。

六十代浩、字說初、主奉祀事。生子慶。

六十一代慶、字昌府、主奉祀事。生子思眞。時有異姓樓破頭士居曹縣、冒認宗祖、言始皇滅孔、三次隱姓為樓。案州主斷、合呈獻家譜、俛首無詞、仍歸舊居守業。

六十二代思眞、字古風、主奉祀事、以齒德重於鄉。有司給扁榮以壽官冠帶。享年八十四歲。生子希孟、希賜。希孟無傳。

六十三代希賜、字秀川、因長支無人、以次嫡主奉祀事。生子魁名。

六十四代魁名、字望圖、主奉祀事、修葺祖廟、心性耿直、以理律身、宗族鄉黨以孝弟稱。崇禎十七年甲申、流寇入境、時祖母王氏年七十二歲、扶奔鳳凰山而免。享年八十二歲。生子士樸。

六十五代士樸、字和軒、號懷棠、主奉祀事。

國朝雍正二年三月、恭逢恩詔、為先賢冉子伯牛設立博士。經山東巡撫岳濬查明、冉士樸委係嫡裔、於雍正十三年奉旨授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養尼。

六十六代養尼、字衍公、因患癱症、未襲。生子廷硯。

六十七代廷硯、字佑臣、乾隆十六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科。

六十八代傳科、字振甲、乾隆六十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繼楷。

六十九代繼楷、字貢培、道光十一年六月赴部考試、注冊候襲。

先賢宰子傳

先賢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與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阜縣東南三里有宰我墓。唐元宗時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闕里誌

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

綽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朞設問、五常垂矩。過我慶成、增封茅土。宋馮拯贊

通志氏族略、宰氏、姬姓、周卿士宰、周公之後、又有宰孔者、皆周太宰、以官爲氏。孔子弟子宰予、漢有司空掾宰直今、望出西河。又范蠡傳云、范蠡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

宰子書

年譜

崇川馮雲鵷校刊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十一月初九日、宰子生、即今之九月初九日也。

坊西志姓源篇、宰我其先系出周大夫宰孔、五世至宰耕、仕魯爲郰邑宰。娶顏氏、生宰我於魯防山之西。顏氏有娠、夢異物入懷、以告耕。耕曰、此異物蓋熊羆也。熊羆與汝、汝產必子、我終賴之。遂誕宰我。少孔子二十九歲。幼與鄉兒戲、即英敏異常、鄉人奇之。

乙酉七歲、是年、父卒於郰邑、顏氏治喪歸葬、撫宰子居坊西。

丙戌八歲、與兒童嬉戲、英敏迥異、咸以遠大期之。

乙亥九歲、母顏氏教之習禮容。

己丑十一歲、母教之入小學。

庚寅十二歲、母顏氏爲之求婚於冉氏。

辛卯十三歲、孔子自齊反魯、從學益衆、遂因門人請爲弟子。

是年、昭公薨、定公立。

丙申十八歲、娶妻冉氏。是年、孔子爲中都宰、初從講習、有問喪問仁等語。

丁酉十九歲、是年、孔子遷司空、宰子從之。

庚子二十二歲、是年、宰子署中都宰、即今汶上縣、孔子舊治。

辛丑二十三歲、定公以孔子爲大司寇、宰子從之。是年生子擴。

壬寅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哀痛絕食、莅祭盡禮、鄉人哀之。

癸卯二十五歲、從孔子在魯攝相事。是年、齊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過儀、宰子從之、爲封人請見。

甲辰二十六歲、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曲三終、解甲而去。

乙巳二十七歲、從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

丙午二十八歲，從孔子去衛適陳，遭宋桓司馬謀害，遂從孔子微服過宋。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丁未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

戊申三十歲，從孔子去陳適衛，同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遂從孔子如陳。

己酉三十一歲，從孔子在陳。

庚戌三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辛亥三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未幾復反於蔡。

壬子三十四歲，從孔子在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應聘，厄於陳蔡之閒。爲孔子使楚，對昭王之問，興師迎孔子，遂從孔子適楚。昭王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沮之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遂止。

癸丑三十五歲，孔子因宰我才堪從政，使之仕，遂仕齊，爲臨淄大夫。

甲寅三十六歲，在臨淄爹惠政，百姓德之。

乙卯三十七歲，在臨淄。

丙辰三十八歲，在臨淄。孔子因宰我仕齊日久，繫思之，有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之歎。

丁巳三十九歲，自臨淄棄官，復遊聖門。時孔子自衛反魯，刪定六經，從講習經學。

戊午四十歲，從孔子在魯。

庚申四十二歲，從孔子在魯，西狩獲麟。

壬戌四十四歲，是年孔子卒，宰予與諸弟子服心喪，葬孔子于泗上。偕諸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

癸酉五十五歲，宰子居坊西，教子傳經。

是年哀公薨，悼公立。

戊寅六十歲，夫人冉氏卒。

周貞定王十一年，魯悼公九年，寢疾逾月，於五月十五日卒，即今之三月十五日也。子擴治喪，與母冉氏合葬於魯防山之西。

宰子書

上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忒、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

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錢、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昆吾者、衞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啟。以上二條俱見大戴禮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索隱曰、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古文郎帝德、帝系二書也。太史公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五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

謹按、經學、史學後世分爲兩塗、而其源皆出自聖門卜子。傳經爲訓詁之始、世皆知之。宰子傳史、開紀傳之先、人罕知之。觀司馬遷發明表見之說、則臨淄公之烈、烏乎莫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宰予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矣。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

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以上二條見家語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者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牧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者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說苑

宰子書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股爲良醫。梁邱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以上四條見孔叢子

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衡波傳

宰我搖戶、是謂守道。論語摘輔象

楚昭王名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

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說苑

孔子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孔子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寬。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孔子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吾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吾失言於夫子、譏之、是無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孔子見之。晏子春秋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淮南子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附錄

宰予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家語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子曰、予之不仁也。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史記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說苑

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于檀臺。鹽鐵論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史記考證

謹按、宰子在十哲之列、冠言語之科、稱夫子賢於堯

舜、爲千秋之定論、其卓識出羣賢上矣。藉非造詣精純、烏能首發此言哉。顧史記諸書所載誤引田常之事、唐宋諸儒已辨其謬。惟問喪之說爲世詬病。考梁皇侃論語疏引繆播之說、以爲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李充曰、孔子目四科、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宏多也。由此觀之、屈已明道、爲世俗人心起、見先賢問難之苦心、亦可以昭灼於千古矣。道光壬辰嘉平月、柴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宰子書

祠墓古蹟　　　　　崇川馮雲鵷校刊

先賢宰子墓在曲阜縣東仙源故城西南二里。山東通志

宰子墓在今縣東南五里。魏晉地形志魯郡有宰我塚。寰宇記云宰我墓在縣西南二十里古魯城之下。碑題先賢宰子墓。康熙二十年衍聖公恭慤公訪得之而立碑焉。曲阜志

碑云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墓在東關外歲久荒蕪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余嘗閱其家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無異云今出東關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冢穹然無碑碣姓氏人莫敢定爲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冢未及壙隂火大出賊皆驚怖卻走不十步首謀者殪焉。嗣後莫之敢動然猶未敢定爲公墓。又數十年耕人得斷碣於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真公墓矣。謹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爲之塋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春秋牲醴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爲置墓戸二丁田繼炎田繼先除其役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哲爵列上公墓田所在與聖林密邇然數千載若信若疑荊棘不翦而必有待於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巳。

宰子墓在仙源縣西三里墓高一丈八尺東西長二丈一尺南北長二丈一尺塋地二畝六分宋追贈齊公勅建享祠三楹有石羊石虎石門石表題曰先賢齊公墓值東山寇亂之際俱毀於兵火明神宗年間流寇猖獗各處掘墳取金寶諸物寇誤認宰子墓爲王墳夥寇掘之方欲動土而迅雷烈風暴雨驟至寇立脚不牢順風疾走摧至萬柳村寇抱樹而死者七人曲阜世尹孔貞叢遂躬親檢驗責保正而設守墳丁戸免其差徭至今仍之每逢春秋二仲有司致祭享祀或委學師代行禋祀不絕。防西志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系

二代擴、克紹前業。生子宗、次立。

三代宗、生子樹。

四代樹、生子均。

五代均、生子昆、次昱、次昴。

六代昆、與弟昱昴兄弟自爲師友、修明前業、建祠以妥先靈、歲供祀事。生子承祀、次承先。

七代承祀、述家學、尤善詩禮。生子毅。

八代毅、生子治。

九代治、生子永、次齊。

十代永、居魯、世守廬墓。値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先賢子孫俱獲入廟觀禮。生子忠、次恕。

十一代忠、博通經學、爲漢高帝校書郎。生子壽。

十二代壽、通經學、年四十舉議郎、仕至御史大夫。生子楨。

十三代楨、生子建、次述。

十四代建、無嗣。次述、承先祀。生子仁。

十五代仁、生子政、次令。

十六代政、無嗣、以令子僖爲嗣。

十七代僖、有懿行、里黨欽服。生子豐、次隆。

十八代豐、爲魯從事。生子三、旭、次和、次景。

十九代旭、元帝時拜蘭台令。生子彥。

二十代彥、博通經史、教授生徒。生子謙、次讓。

二十一代謙、生子延澤、訂叙先世譜牒、以垂久遠。

二十二代延澤、爲部曹史。生子綱、次紀。

二十三代綱、生子祉。

二十四代祉、章帝六年授穀城尉、卒於官。生子啟、次佑、奉父柩歸葬於魯。

二十五代啟、少方直、有重望、志未就而卒。生子如瑜。

二十六代如瑜、生子恭。

二十七代恭、以儒行顯、爲著作佐郎。生子琳、次琨。

二十八代琳，清操自勵，不樂仕進。生子湣。

二十九代湣，好屬文，有著述。遭東山之亂，未刻①行世。生子緒源、次承源。

三十代緒源，舉茂才。生子臻。

三十一代臻，葺祖廟，修明祀事。恐世遠湮沒，重修世系譜，垂久遠。生子碩、次遜。

三十二代碩，聰敏有識度，未得志，早卒。無子，以弟遜子奐爲嗣。

三十三代奐，仕梁爲儀曹郎。生子志約、次志儉。

三十四代志約。生子惠元。

三十五代惠元。生子若思、次仲思。

三十六代若思，爲海州司戶。生子昌明、次昌序。

三十七代昌明。生子詡。

三十八代詡，擢明經，判高等，爲校書郎。生子質。

三十九代質。生子裕。

四十代裕。生子綸。

四十一代綸，仕宋爲贊禮郎。生子莊。

四十二代莊。生子輔。

四十三代輔，爲宋太宗廟②將作監，致仕。生子憲。

四十四代憲，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爲殿中丞。真宗幸曾，命廷臣分撰宰予像贊，上表謝恩。生子良、次英、次傑。

四十五代良，篤志潛脩，不樂仕進。生子亮。

四十六代亮，性英敏，落筆成章。年二十，任仙源主簿，以郊祀恩授將作監。父疾，懇求侍養，在膝下十餘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服滿，然後從官。人稱其孝。生子禮、次賓。

四十七代禮。生子旺、次盛。

四十八代旺，恐世遠代湮，重修誌以垂後。生子宿。

四十九代宿。生子珣。

五十代珣，舉明經。生子紆。

五十一代紆。生子真。

五十二代直、德行學問、里黨推重。生子德元、德賢。

五十三代德元、值元明改革之際、避山東寇亂、徙居濟陽東北、因名宰家店。生子榮。

五十四代榮、以明經教授生徒、整脩墓祠。生子斌如、次文如。

五十五代斌如、生子顯。

五十六代顯、生子興、次起、次奮。

五十七代興、徙居齊河東南二十里張村、立塋地於青龍寺北、計四畝餘。生子仲寬。

五十八代仲寬、明永樂十一年、撫按兩院提學道皆訪求先賢宰子後、給以衣衿、奉其先祀。生子弼。

五十九代弼、襲奉祀生員。生子通。

六十代通、邑庠生、管祀事。生子社。

六十一代社、襲奉祀生、徙居齊河縣西南十二里賈家市前、因名宰家村。生子國綬。

六十二代國綬、邑庠生、襲奉祀生。生子慰斯。

六十三代慰斯、邑庠生、管奉祀事。生子宏化。

六十四代宏化、庠廪生、管祀事。生子澄清。

六十五代澄清、邑庠生。生子五、長興廉、次興潔、興孝、興節、興仁。

六十六代興廉、襲奉祀生、復歸原籍守墓。生子毓泰、天嗣子毓松、無傳。

六十七代遷、邑庠生、徙居崔家庄守祠。生子一鳳。

六十八代一鳳、生子仲魁。

六十九代仲魁、乾隆五十年山東學政趙會同衍聖公選充守祠、咨部給照奉祀。生子廣猷。

七十代廣猷、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咨補奉祀生。子昭選。

七十一代昭選、生子憲棨。

校記

①未刻：疑當作「未克」。

②廟：當作「朝」。

先賢冉子傳三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有才藝、以政事著名。為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有用矛以帥眾、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闕里志

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為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安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覩其見軌而昧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其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茬來旨也。

謙謙合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番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宋陳堯叟贊

謹按、三冉之譜各自為說、以為系出少昊、至曹叔振鐸之後、有冉離者、實生三賢。此一說也、世系譜載之。

聃季之後，去耳爲氏，五賢同爲一族，此一說也。東原志、冉氏族譜主之，揆以三占從二之義，則聃季載之說爲信乎。然曹與聃俱文王之子，姬姓，二說蓋並行不悖也。惟通志氏族略以爲楚大夫叔山冉之後，則謬以千里，更無宗其說者矣。若姚樞序文，本多殘缺，二家所載互異，疑以傳疑，莫可考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史記

冉求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家語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娶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儒曰魁曰巳冉求在孔門以政事著好學博藝技擅從政獲齊甲首績樹北門冉求志在與周仕於魯魯衰不振三家用事冉求爲季氏宰居官盡職若齊人伐我北鄙冉求①環甲帥師是也雖爲季氏聚歛乃不得已行權耳孔子責之謂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孔子嘗告康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及卒葬於鄆城東三十五里後有唐貞觀題名碑載在鄆城縣誌建廟冉堌與冉雍合祠至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子封求爲費子至元帝加封費侯冉子世系譜

冉氏系出於聃季載後去耳爲冉遂稱冉氏數傳至冉離以周景王二十一年生求字子有學孔子以政事著娶仲氏生三子儒魁巳冉氏族譜

謹按史記列傳云冉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不②載而冉子世系譜以爲生於周敬王十六年冉氏族譜以爲生於周景王二十一年考素王紀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是年弟子冉有生三說不同當從闕里誌以素王世紀爲斷若敬王十六年爲定公六年孔子年已四十八歲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

之嫁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遽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有之戰、冉有旣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寡人之於冉有信之矣、將大用之。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子曰、吾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吾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以上四條見家語

校記

①環：當作「擐」。

②家語不載：此或爲編者所據版本之誤。庫本《孔子家語》卷九載：「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子書三

中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以上二條見家語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史記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荀子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冉有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旣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旣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旣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以上四條見家語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韓詩外傳

冉有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孔子曰、可。古猶今也。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孔子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孔子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說苑

謙按、皇侃疏云、孔子門徒三千、惟有十人名爲四科。

王弼曰、此四科者、撿其才長也。此章記者所書、並從

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故史記以爲孔子之言。然則十八者、固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後人之論、輒以問政一事爲宰子病、附益一事爲冉子病。不知問政之故、前人已言之、而附益之故、實以魯哀公用田賦、季康子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對、而冉子力爭之不能止。故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致譏於冉子、所以深疾季氏也。旨哉言乎。或者不察、乃以魯國橫征之弊歸咎於聖門政事之名賢、遂使昔賢有不白之冤、而於聖人救時之意無所發明、斯亦說經者之過也。道光壬辰嘉平月、榮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冉村集。墓前有唐咸通中題碑一。在滕縣東南三十里奚仲墓旁。山東通志

先賢冉子子有廟在曹縣東北界五十里冉堌里、與伯牛仲弓合祠。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今鄆城縣東三十五里金線嶺。有唐太宗貞觀題名碑、併有石刻像立於墓前。以上二條見冉氏族譜

謹按、滕縣志冉子墓有二、一在奚仲墓傍、一在伯塚社。舊有三冉、在伯塚社者乃伯牛墓。社取伯牛塚以爲名也。而在奚仲墓傍者當爲冉有墓。冉有爲季氏宰、與齊戰於郎、其踪跡多在滕境、其說似矣。然考山左金石志載冉子徐侯墓碑、唐咸通六年立、八分書、在鄆城縣。黄家海黄氏祠碑文有冉子故里之語、蓋其裔孫所立也。徐侯爲冉有封號、碑在鄆城、則通志之説不爲無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三

宗子世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儒、字子魯、魯定公七年生、業儒、爲萊蕪司訓、擢授

禮伯。生子曰熙、曰然。

二代魁、生二子、曰黙、曰烈。

三代黙、生子爵。

四代爵、生子希東。

五代希東、生子遴。

六代遴、生子忭。

七代忭、生子守世。

八代守世、當秦始皇時、殺汰諸儒、變易姓氏、逃於臨淮。

生子同居。

九代同居、生子可。

十代可、漢高祖時、回居菏陽故里郎郫之金線嶺、去祖

塋不遠。今猶傳有冉氏故居。後又遷於冉堌。生子念

祖。

十一代念祖、生子晉文。

十二代晉文、生子象。

十三代象、生子先格。

十四代先格、生子聯芬。

十五代聯芬、生子瓚。

十六代瓚、生子萬福。

十七代萬福、生子則孔。

十八代則孔、生子禮。

十九代禮、生子承德。

二十代承德、生子重光。

二十一代重光、生二子、曰緒、曰縉。

二十二代緒、生子夫觀。王莽竊位、仲弓二十二代孫給

見殺。縉爲南昌尹、冉縉過江、邀緒棄職、偕隱豐城竹

山。

二十三代夫觀、生子永。

二十四代永、生子善。

二十五代善、生子通。

二十六代通、任臨洮守。生子濟民。

二十七代濟民、生子慶。時有蕪民、係儒後裔、征西死於陣。近有永城冉氏譜、述爲蕪民後。

二十八代慶、生子常在。

二十九代常在、生子檜。

三十代檜、生子高。

三十一代高、生子貴金。

三十二代貴金、生子庚。

三十三代庚、生子友曾。

三十四代友曾、唐太宗幸國子監、徵天下名儒爲學官、諸生能明一二經者皆得補官。時友曾、友閔皆得官。生子宗禹。

三十五代宗禹、舉進士、生子從講。

三十六代從講、生子倬。

三十七代倬、生二子、繼儒、九疇。

三十八代繼儒、生子希穆。

三十九代希穆、生子元。

四十代元、生子花。

四十一代花、任醴泉令、生子宗泗。

四十二代宗泗、生子成龍。

四十三代成龍、生子朝選。

四十四代朝選、生二子、曰菲、曰蘊。

四十五代菲、生子宣。

四十六代宣、生子讓。

四十七代讓、宋元豐中、孔道輔修孔氏族譜、讓攜族譜至曲阜參酌。生三子、曰鑑、曰嵩、曰名世。

四十八代鑑、生二子、曰愛孫、曰燁。

四十九代愛孫、宋神宗時、沂水泛溢、因冉子堌建廟、冉氏遂居居焉、因名冉堌集。生子翼龍。

五十代翼龍、生子符。

五十一代符、生子方正。

五十二代方正、生子禹謨。

五十三代禹謨、生子於倫。

五十四代於倫、生子太冲。

五十五代太冲、元元貞元年、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太冲與仲弓五十五代孫軒請姚樞修譜。生子宸。

五十六代宸、生子澗。

五十七代澗、生子依仁。

五十八代依仁、生子朝賓。

五十九代朝賓、明宏治十二年充補奉祀生。生子景星。

六十代景星、生子曹。

六十一代曹、明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冉廟漂沒、至三十年重修。生子崑。

六十二代崑、生子化鳳。

六十三代化鳳、生子堯。

六十四代堯、順治五年以逆賊李化鯨陷曹縣被傷。生子昌祚。

六十五代昌祚、奉祀。康熙三十年舉德壽。生子繩祖。

六十六代繩祖、增貢生、奉祀。生子大元、大亨、大利。

六十七代大元、嗣子文炳。

六十八代文炳、例監生。生子惟榮、膺榮。

六十九代惟榮、監生、加州同銜。嘉慶元年、監修廟工、刻碑立於廟前甬道西。生子爾基。

七十代爾基、嘉慶十四年奉祀。生子興周。

七十代學詩、字肆三、廩膳生、爲布政司經歷膺榮之嗣子。道光二年監修族譜。三年、與弟學禮恭逢臨雍盛典陪祀、禮成、俱准作恩貢生。學詩就職、補授臨邑教諭。

先賢言子傳

先賢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夫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享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問、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孔子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闕里誌

朱子曰、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故德行道藝之教行於近者著、而入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在虞夏五服要荒之外、爰自太伯、端委以臨、而虞仲之後累世、乃通於上國、其俗蓋朴而不文矣。言子生其間、乃能悅孔子之道、北學中國、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非豪傑之士哉。考其話言、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武城之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非淺也。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乎。

偃豈登科、視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言氏、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望出汝南。

謹按、言子文學錄載言氏舊譜、言子生於周敬王十四年乙未、歿於周貞定王二十六年戊戌、卒年六十四歲。此據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言之。周敬王十四年爲魯定公四年、而家語以爲少孔子三十五歲、則言子生於周敬王四年、爲魯昭公二十六年。兩說不同、當以舊譜爲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史記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知則學、欲能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子游問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以上三條見家語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孔子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說苑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於野獲獸焉、衆莫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妖乎。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言、其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宗鳳、走宗麟、爲難致也、敢問今見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

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

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以上五條見家語

子游握文、是謂敏士。論語摘輔象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知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沬、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或有偶、是無益于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而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以上七條見家語

謹按、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言子三卷、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慶元間邑宰孫應時始為立祠、朱子為記。近新昌王爚復裒論語諸書所載問答為此書、

其書不傳。明邑宰耿公名橘與侯先春等輯注言子文學錄一卷，見虞山書院志。

國朝乾隆四十九年，知湖廣襄陽府七十五世孫如泗就侯氏之書重加校訂，分爲三卷。第篇中所載論、孟、禮記諸篇家弦戶誦，不復贅錄。惟取家語、孔叢子、説苑諸條，仍依其舊，併爲二篇，附古蹟于後，以志景仰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言子祠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闞陽鎮、卽古武城也。一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荊山西、祀言子偃。明成化間改建於獨坐山麓。

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闞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言子偃墓在常熟縣虞山。

言公祠在蘇州府學道坊、祀子游。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大殿後、祀子游。又文學書院在縣東、宋朱子有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記。

言公宅在常熟縣治北子游巷、吳地記云、宅有聖井二、旁有浣紗石、梁時爲太子蕭正德持去。巷東有言子橋。

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縣東二十二里。元金陵新志云、按家語、言偃吳人、金陵亦吳也。九域志謂言偃里在上元縣。以上五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言子林墓在常熟縣城內虞山、後倚乾元宮、前臨影娥川、與仲雍墓並列、坊曰南方夫子。

言子故宅在城內言子東巷、俗呼東子游巷、宅有井、舊名墨井、又稱聖井、水黑味甘、朱子有記、井旁有浣衣石。

先賢言子專祠在邑城內、俗呼小學、謂文廟爲大學、以別之也。

蘇郡言子廟原名學道書院、在府城干將巷、旁立義學、曰道南義塾。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治西北書院街、後改虞山書院、中爲學道堂、西爲言子祠、又西爲弦歌樓、西北爲射圃、前爲淵源池、有知津橋、門臨文學里、祠前爲莞爾門。

言子闕里坊在常熟縣南門內、剏始於宋代。

文學橋在常熟縣治東北子游巷口。

言港橋在昭文縣小東門外、其港外通大江、達城內通江

橋。舊邊虞山北麓賢①墓下，彩娥川，故名言港。

先賢言子故里碑在常熟縣南門外十里鋪，有亭，題曰邑里崇名蹟，東南鍾大賢。以上九條見言子文學録

學道書院在武城縣治西。

弦歌書院在城西四十里，金大定間建。

莞爾堂在文廟内大成殿西。

丹陽公祠在城西十里，祀先賢言子。元至元五年，翰林學士王鶚記。

弦歌臺高九尺，上有子游祠，在城西十里。

行杖里在弦歌臺北，相傳子游爲宰時，曾杖人於此。後因以名其里。以上六條見武城志

校記

①「賢」上當脱「先」字。參本卷先賢言子林墓條。

先賢顓孫子傳

先賢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聞聖教之後、則能鞭辟近裏著己矣。夫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賁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默救之也。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公孫丑謂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云。今江南徐州府蕭縣南三十五里堌坊村西有子張墓。唐元宗時從祀、封陳伯。宋封宛邱侯、政和改封潁川侯。咸淳閒、加封陳國公、尋稱陳公。升十哲位。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闕里誌

薛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魯之鄙家、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弔、則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終不可並爲仁哉。

堂堂張也、商德有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宋張齊賢贊

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嬀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

顓孫師字子張、孔子弟子。顓孫子英見說苑。

謹按左氏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杜注云、不書非卿。然則來奔者、奔魯也。奔魯則仕於魯矣。通志氏族略云仕晉、蓋字之誤也。山東通志云、顓孫氏本嬀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此沿夾漈之誤、未及更正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棠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表

周景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子張生。

顓孫氏之先出自黃帝、至舜之後、封於陳、數傳至公子顓孫、仕晉、因以名爲姓。生子顓孫強、強生偟、偟生齊、齊生姜、姜生三子、曰子張、曰子莫、曰子英。因楚子滅陳、子莫、子英散於四方、苗裔失序。子張之生也、其母感虹降有孕、生而彩雲覆屋、異香繞室者三日。

丁未年十歲、氣度俊偉、天資明睿。因孔子在陳、遂受業習禮容。少孔子四十八歲、弟子中惟子張最幼。

庚戌十三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是年魯哀公四年。

辛亥十四歲、從孔子自蔡如葉。

壬子十五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從孔子如楚、阨於陳蔡。楚子興師迎之、乃得至楚。秋、自楚反乎衛。

丁巳二十歲、魯使人以幣迎孔子、自衛反魯、與閔子、子貢諸賢從孔子如肅、止天門山、遇雨曬書、因以名臺。迄今山上有夫子崖、聖人場、東南又有貢山、張山焉。及至魯、娶曾氏、見其絃歌不輟、博雅從容、咸以堂堂稱之。

戊午二十一歲、從孔子敘書傳禮記、贊定樂章。公明儀之徒受業於門、傳經自此始。

己未二十二歲、有父喪、公明儀相爲稽顙之禮、一從其至。

庚申二十三歲、當西狩獲麟、孔子制春秋之義、悲憤絶筆、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子張學益進。是年生申詳。

辛酉二十四歲、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蓋賢者以禮制心、故如此。

壬戌二十五歲、四月己丑、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同諸子從冢而家者百餘、皆服心喪三年。

甲子二十七歲、治任將歸、因楚子滅陳、遂家於蕭、在今挈牛坂東有子張故廬。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衣以蘆花、父令御車、體寒失靷、挈牛而反、即其故處。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十九年丙寅、二十八歲、自蕭反魯、見哀公、七日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戊辰三十歲、因孔子沒、失所歸依、與子夏、子游以有若言行氣象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夫子道德、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是年越敗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道經蕭。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六年癸酉、三十四歲、遣子申詳出就外傅。是時申詳年十二歲。

戊寅三十九歲、爲申詳娶言氏、子游女也。

戊子四十九歲、是時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子張隱居不仕、惟與公明儀發明孔子之道、著書立言、藏之名山。

己丑五十歲、召申詳語之曰、子思、聖人之後也、吾不能窮聖人之道、子當以師事之。

周貞定王二十四年、智悼公元年丙申、子張年五十七歲、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寢疾七日而卒。曾子齋衰而往哭之、公明儀爲志、葬於堌坊村西、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蓋以殷士禮尊其師也。

語曰、表者、表彰其事也。紀世紀年、詳備必書。子張睿顏天授、神契誕生、雲物煥其光華、星土叶其符應、太史每誌之。若夫早年學道、耄登金玉之堂、壯志傳經、宏爲圭璋之府、可謂前光後輝者矣。至其晚年進德、允矣高明、正命考終、庶幾君子。其生平之行、蓋可畧乎哉。堌坊志

顓孫子書

柴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之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以上三條見家語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①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②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③而本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

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愼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旣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紞紘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禮記

校記

①揩：當作「怠」，見《孔子家語》卷五。

②衆：當作「象」，見右引書。

③木：當作「本」，見右引書。

④「言調説」至「徵矣」，文字多誤，當依《孔子家語》卷五：「言調説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子張問、書云奐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若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以上七條見孔叢子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中論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韓詩外傳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序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

者當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孔子、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孔子、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徇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其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①，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莊子

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

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藝林輔錄

校記

①勝：當作「申」，見《莊子・盜跖》。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君子以臨官、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①。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②。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

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狂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頹乎其順。啟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以上三條見家語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以上三條見檀弓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賜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爲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爲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令身孤；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不忍非人。事林廣記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謂忍？夫子曰：大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利，我危行以消人之鄙，我靜聽以處人之擾，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厲操以止人之惡，我量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忠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可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堀坊志

顓孫子莫，子張之弟也。公孟高嘗問君子之禮於顓孫子莫，子莫曰：去而外厲與爾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也。子莫之後散處四方，苗裔失序。堀坊志

謹按：孟子稱子莫執中，趙岐以爲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第其學無所考，惟說苑修文篇載公孟子高問禮一事，而曾子稱之。卽此三言，而性之中和專一可槪見矣。通志言顓孫子莫見說苑，今本無之，或一人而異其名乎？觀堀坊志以爲子張、子莫、子英兄弟三人，子莫爲子張之弟，家乘之言，當必有所受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也。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戍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答

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哀公十八年、從子張家於蕭。堀坊志

薛應旂曰、公叔戍愛龍穆之同已而不知橋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甚顯、而龍穆亦時之文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戍常有而子良不常有、誰其知之。若申詳、則直斥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

牟子曰、公明儀爲牛彈淸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公明高、子張弟子。以上三條見堀坊志

謹按禮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正義曰、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惟公明高趙岐以爲曾子弟子、而堀坊志以爲亦子張弟子、或相傳有此說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校記

①「於」上，《大戴禮記》有「反」字。

②「自」上當脱「民」字，見《孔子家語》卷五。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顓孫子子張祠在鄒縣南關，明萬歷間建。山東通志

先賢顓孫子師墓在蕭縣南三十里，春秋致祭。

申詳墓在蕭縣堀坊村。

三賢祠在蕭縣白茅山，祀閔子、子張、顏辛。以上三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子張子祠在蕭縣南三十里，墓北，六十二代孫岱改建墓東北二十餘步，湖水泛漲，棟宇傾圮，六十三代孫承惠遷於邑之西關外，創獻堂三楹，銘恩閣一座。順治七年，六十四代孫佐聖重加營造，丹堊聿新。每年春秋二仲上丁，有司齋祀文廟，祭之明日，專祀於祠。秋門西賢人里，祭畢，率師生祀三賢祠。

先賢子張子墓在蕭縣南三十里堀坊村，東距永堌湖十里，浮綏湖五里，西距兎橋關十里，南臨西流淇河七十步，東北距昇高山五里，西北距故宅八里。墓高丈餘，廣圍一百二十弓，古樹環列。有漢唐宋以來石碣，多沉陷。明正德八年，邑侯馮裕立石尚存。

祭田五頃四十畝，額設奉祀生員四名，墓夫一名。

申詳墓在子張墓東南，相距數武，臨河濱，議築堤護之。

三賢祠祀閔子騫、子張子、顏子柳也，在蕭子舊國之南三里許，隔一衣帶水，古樹懸崖，相傳爲仙棲爛柯處，邑中勝槩也。顏辛，魯人，字子柳，封蕭伯。

堀坊八景：一曰胃陵聳翠，胃山在其北十里，峻削孤峙，松檜蒼鬱，如青屏一幅。一曰寒山鞭蘆，在西北八里，閔子御車失鞭，因名。一曰石牛怪跡，在東北三里山阿，石狀如水牛，中腹嵌空，吞吐雲氣。一曰藏馬古寺，在其北九里，漢高帝爲楚兵逐急，藏馬於此，又匿古井中，蛛網罩之。一曰白雲奇洞，在西北八里薛村山上，有先賢藏書洞，内如石航，中通一孔，入之幽深數里，可容萬人。時有白雲出沒，四面峭立，一人守隘，千人莫能踰。後世避兵者因之立砦。一曰龍井仙春，薛村山巔洞中有井如石春，旱不竭，澇不溢。山

菊叢生水甘如醴可以療疾。常有巨蛇守之。一曰瓩關對峙、瓩橋關在其西三里、南北兩山對峙如門戶、淇水流其下。北山古廟前大石十丈、旁有方孔二十四、上有圓孔一、相傳柳展雄樹幟守隘處。一曰淇河西流、在其前、縈洄如帶、盛則西流、竭則東注。漢沛郡太守鄭公渾築陂民利之。

此八景在堀坊十里內、皆先賢登臨所至。

堀坊村、堀突也、一作窟、孔穴也。言地形突然高起、中有孔穴、可通山川之氣。坊以蓄水、亦以郭水。水經注、蕭有梧桐陂、亦名鄭陂、蓋上承淨淨溝、下通濉水、即此地也。

先賢子張子故里在蕭縣南堀坊村。蕭子、宋附庸國、古紅地、春秋大蒐于紅即此。按分野介房心之次、疆域東近齊徐、北達魯衛、南通江淮、西連梁楚、岡陵四合、大河環流、號文物之邦。子張子其先陳人、世居宛邱之下。從學孔子、往來鄒魯、道經蕭子國、覽山川雲物之盛、遂卜居蕭西南二十里冉陵山之陽、築室而處。孔子沒、子張在魯、心喪三年畢、與其友閔子騫同歸於蕭。厥後閔子徙宿、子張與子申詳守蕭不變。及終、塟於堀坊村、前臨淇河、後據昇高山、西去故宅八里。三世申詳次子鼎携子如曾家於鄒、或陸陳之西華、或寓趙。今聚族於蕭者、本宗居冉陵、而外曰杜馬莊、曰假頭村、曰陽塢各堡、總隷仁壽鄉七圖六甲。以上八條見堀坊志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申詳、生於魯國、因名魯人。師事子思、繆公尊以賓禮。娶言氏、子游女也。生二子、曰鍾、曰鼎。

年表、申詳生於魯國、名魯人、子張之子也。母曾氏、以哀公十四年庚申生、因名申。當西狩獲麟之異、原名祥、後書今名。十二歲出就外傅、十七歲娶子游女言氏、二十歲生子鍾、二十三歲生子鼎、二十八歲師事子思、尊父訓也。三十七歲有父之喪、公明儀爲相塟於鄒城南堀坊村。四十一歲、長子鍾請學、詔以子思教子白之法、尊詩書禮樂、以束治心性、無陷曲學、朝夕當乾惕也。五十七歲、次子鼎慕先王遺風、携子如魯、家於鄒。至今鄒縣孟子林東有子張祠、子孫蕃衍、一北宗也。七十三歲、魯穆公尊禮子思、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休之相魯、拔葵去織、節儉正直。泄柳義不苟合、三子並稱其賢可知矣。沒、塟堀坊子張墓東南十餘步、載祀典。

三代鍾、請學於申詳、申詳曰、吾聞子思之告白也、夫子之教也、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而曲學不與焉。生一子、文。

四代文、博學强記、淹貫六經。魏召爲相、不受、著書萬言、悉皆心性之學。生二子、曰江、曰河。

五代河、生子湙。

六代湙、仕於趙。生子球。

七代球、言行篤實、修書築墓。生子沖。

八代沖、字太元、因秦焚書滅儒、遂隱於三台山、藏書石室、至今有井洞遺跡、相傳爲太元藏書處。生二子、曰延慶、曰延齡。

九代延慶、生子淬心。

十代淬心、爲長沙太守。生子茂春。

十一代茂春、生子簡。

十二代簡、博學好古、纂修遺書、漢昭帝徵爲博士。生子

慈。
十三代萃、生子湛。
十四代湛、生子圜。
十五代圜、天姿明敏、正直不阿。因王莽篡位、遯而不仕。
生子永久。
十六代永久、生三子、嘉善、嘉言、嘉行。
十七代嘉善、生子標。
十八代標、生子寧。
十九代寧、生子克采。
二十代克采、晉武帝泰和元年授太常寺、生子東。
二十一代東、生子無欲。
二十二代無欲、生子感。
二十三代感、生三子、應泰、應禎、應祥。
二十四代應泰、事母孝、修葺祖墓、生子光。
二十五代光、好爲古文詞、著書二十二篇、生子珙。
二十六代珙、恢廓大度、魏舉孝廉、生子奎。

二十七代奎、生子良。
二十八代良、晉秘書郎、生子寶。
二十九代寶、生子存。
三十代存、北齊天保三年、封子裴爲蕭伯、存奉祀、生子
源。
三十一代源、周武帝改封子裴爲陳伯、授源博士、奉祀。
生子燕。
三十二代燕、隋文帝時爲涇州司戶、生子椿。
三十三代椿、唐高祖武德元年召爲博士奉祀、生子遠。
三十四代遠、生二子、曰通、曰達。
三十五代通、生子登。
三十六代登、唐元宗開元四年召爲國子監博士、生子
高。
三十七代高、生子淳。
三十八代淳、唐憲宗元和十年授少府監主簿、生子恭。
三十九代恭、唐懿宗咸通元年明經及第授國子監博

士生子宣。
四十代宣、生子衎。
四十一代衎、當五季之亂、隱居躬耕、生子熈。
四十二代熈、聰明穎異、八歲能文、後爲戸部員外郎、生子允。
四十三代允、生子宏毅。
四十四代宏毅、生子書紳。
四十五代書紳、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子張爲宛邱侯、賜墓週祭田五頃四十畝、給奉祀官一員世奉祀事、生子晉。
四十六代晉、襲封奉祀、重新祠宇、生子坎。
四十七代坎、奉祀修墓、生子訂。
四十八代訂、奉祀築堤護墓、生子孔臣。
四十九代孔臣、生子皞。
五十代皞、金人陷徐州、入淮泗、毀祖墓、宋高宗南渡、遂避河南、隱姓西華縣、生子間明。

五十一代間明、生子燧。
五十二代燧、生子應芝。
五十三代應芝、闢釋老之說、著滌塵十二篇、生子瑾。
五十四代瑾、癖躭琴鶴、爲范陽教諭、生子棟。
五十五代棟、仕元後退隱河南西華縣、嘗對子誌嘆曰、蕭吾故土也、先人之墳墓在焉、不可流離忘歸、子其旋返、世守、無失烝嘗之祀、生子誌。
五十六代誌、不忘父訓、明洪武二年、回蕭守墓、仍築室於閔子御車鞭牛坂之東、生二子、曰禮曰裕。
五十七代禮、生員、生四子、崇儒、崇治、崇謹、崇學。
五十八代崇儒、字象賢、生員、生子銓、無嗣。
五十八代崇治、奉祀生員、生三子、曰儀曰釗曰海。
五十九代釗、奉祀生員、生二子、曰祿曰杲。
六十代杲、奉祀生員、生子守經。
六十一代守經、奉祀生員、生子岱。
六十二代岱、字華峯、廩生入監、善詞賦、好山水、重修祠

襲奉祀官。生子承恩、承惠。

六十三代承惠、字澤甫、號繼華、儒學生員、襲奉祀官、築堤修墓、建祠於邑治西門外、詳請給贊禮生四名、春秋致祭。

國朝康熙元年、以子佐聖官、贈江西臨江府峽江縣知縣、壽八十四。生四子、依聖、輔聖、翼聖、佐聖。

六十四代依聖、字心孔、奉祀生員、言行敦篤。生子尊賢。

六十四代佐聖、字悦孔、奉祀生員、入學食餼、順治八年恩貢、廷試推官、改授江西臨江府峽江縣知縣。五年、復補吉安府泰和縣知縣。生子景賢、好賢。

六十五代好賢、字樂只、儒學生員。生子誠道。

六十六代誠道、字完初、監生。

國朝雍正三年三月、恭逢恩詔、爲先賢顓孫子設立博士、查顓孫誠道委係嫡裔、於雍正三年九月奉旨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明德。

六十七代明德、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宏傳。

六十八代宏傳、因病未襲。生子開瑞。

六十九代開瑞、緣事不應承襲。

七十代樹勳、係尊賢之後。尊賢生子達道、達道生子成德、成德子宏緒、緒子開來、來子奕桂、桂子世增、增子樹勳。道光九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先賢朱子傳

先賢朱子名熹、字元晦、宋司勳吏部郎松之子也。世爲徽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建州鄉貢、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于詩、則求其本義、考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綱紀而不緊、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而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①]、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②]。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宫。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宫。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曰、道之正統、恒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元晦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闕里誌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改稱先賢，升祔十哲。山東通志

李方子曰：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繹曾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或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義理元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潤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元吳澄贊

校記

①起：當作「啓」。

②議：當作「義」。

③于：當作「千」。

朱子書

上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口①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决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已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

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②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⑧、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説於功利之卑説、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齰齰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毀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暱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屛徒從、所至人

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蠲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户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虚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

不容。非不望說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

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夫⑥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

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不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

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浸⑧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⑦陛下憂之、猶有

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覘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幾何⑧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

不以開門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⑩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⑪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

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脱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録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與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

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宋史本傳

朱子書畫象自儆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校記

①「常」下白框衍，見黄榦撰朱熹行狀。
②令：當作「合」，見右引書。
③立：當作「正」，見右引書。
④警：當作「驚」，見右引書。
⑤夫：當作「未」，見右引書。
⑥浸：當作「侵」，見右引書。
⑦謂：當作「爲」，見《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
⑧幾甸：當作「畿甸」，見《宋史》。
⑨「有」上脱一「惟」字，見黄榦撰狀及《宋史》。
⑩遣還：當作「追還」，見《宋史》。
⑪譏：當作「纔」，見黄榦撰狀。

朱子書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朱子名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官①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樞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毋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

舊制、乞罷。又以放②入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牾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

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冑、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疏、職罷祠。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郡不中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宋道學名臣言行錄

校記

①官：當作「宦」。

②放：當作「致」，朱熹有《致人户逃移自劾劄子》。

朱子書

柴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朱文公祠在歙縣紫陽山，祀宋朱子。

朱文公闕里廟在婺源縣南，每歲二八月仲丁致祭。

朱子先世故居在婺源縣南，元時知州干文傳建朱子家廟。中有章齊井，相傳文公生時，井中紫氣現，亦曰虹井。明宣德中建亭其上。

朱塘在婺源縣東，朱子還婺源，與門人滕璘遊，見其山水幽靜，俱如疇昔夢中所見，問其地，對曰朱緋塘，璘世業也。朱子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爲書草堂二字貽之。

屏山書屋在婺源縣翠屏山，朱子歸省祖墓時所建，十世孫穩復結屋讀書於此。

朱家巷在徽州府西南黃墩。朱子自叙茶院譜後云：先世居歙之黃墩。以上六條見江南通志

朱文公墓在九峯山下大松谷。先是文公夢曰：能居後塘、乃先生歸葬之所。後得地果名後塘。文公妻劉氏先卒，次年文公定其穴，名曰寒木亭，而自營壽藏於側，總名其處曰順寧。有石塘翁中詩。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文公卒，十一月，遂合葬焉。

九峯山在延平府城南劍津里，峯巒九疊，旋繞縈廻，爲府治諸峯之冠。一在建寧府建陽縣西北六十里，九峯聯峙，下有大林谷，宋文公葬所也。

朱子祠在福州府南天皇嶺上。一在道山麓，曰先賢石室。一在冶山東，曰文筆書院。一在郡西關外，曰西湖書院。一在石井巷。一在共學書院，俱有祀典，春秋有司致祭。一在閩縣合北里。一在福清縣治，曰明德書院。

考亭書院在建陽縣三桂里，爲宋朱文公建。一在莆田縣衛署東。

朱文公宅在考亭書院之右。一在崇安縣東北五夫里。文公父松卒，以後事屬劉子羽，子羽築室田里之旁以居，扁其廳事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示不忘故土也。寢

堂曰韋齋，皆以父命名之。別室有晦堂、敬齋、義齋，文公有名堂室記。晚年始移居考亭，有懷潭溪舊居詩。

天光雲影亭在考亭書院之西。①宋紹興二年宋文公鑿方塘半畝，構亭其上，扁曰天光雲影。

雲谷書院在建陽縣崇泰里，宋朱文公建。

道源堂、晦菴在建寧府建陽縣，俱宋乾道中朱文公建，在崇泰里雲谷舊址，猶存。

雲谷山在建陽縣西崇泰里，山最高，翠巖環繞，內寬外密，上多飛雲，下有谷水西南流，循澗北而下。路徑斗絶，行里餘，況入荷蔚，折而東，石壁高廣皆百餘丈。朱文公愛其幽勝，構草堂山中，扁曰晦菴。

西林寺在延平府城東南，五代梁時建。朱文公講②李延平受學，嘗寓於此。

溪山書院在古田縣北，有朱文公扁，曰溪山第一。一在尤溪縣，曰南溪書院。祀宋朱松。內有橋，爲文公手書溪山第一四字。

小山叢竹在泉州府治資壽寺內。宋紹興間，朱文公爲同安簿，講學於此，因書小山叢竹四字刻石。

經史閣在同安縣儒學後，宋紹熙間朱文公建，以藏古今載籍。元大德中重修。

石室清隱齋在道山麓，宋朱文公講學處，手書石室清隱四大字鐫于石。

道山舊名烏石山，在侯官縣城西南隅，與閩縣九仙山東西對峙。唐天寶間敕改閩山。宋郡守程師孟改爲道山，建亭其上，曾鞏爲記。有書院在烏石山麓。

溪山第一石刻在龍溪雲洞石壁上，宋朱文公書溪山第一四字。又有一洞，刻石室清隱四字，亦文公所書。以上十六條俱見福建通志

校記

①興：當作「熙」。紹興二年朱熹方三歲。

②請：疑當作「詣」。

閔子世譜

清順治十四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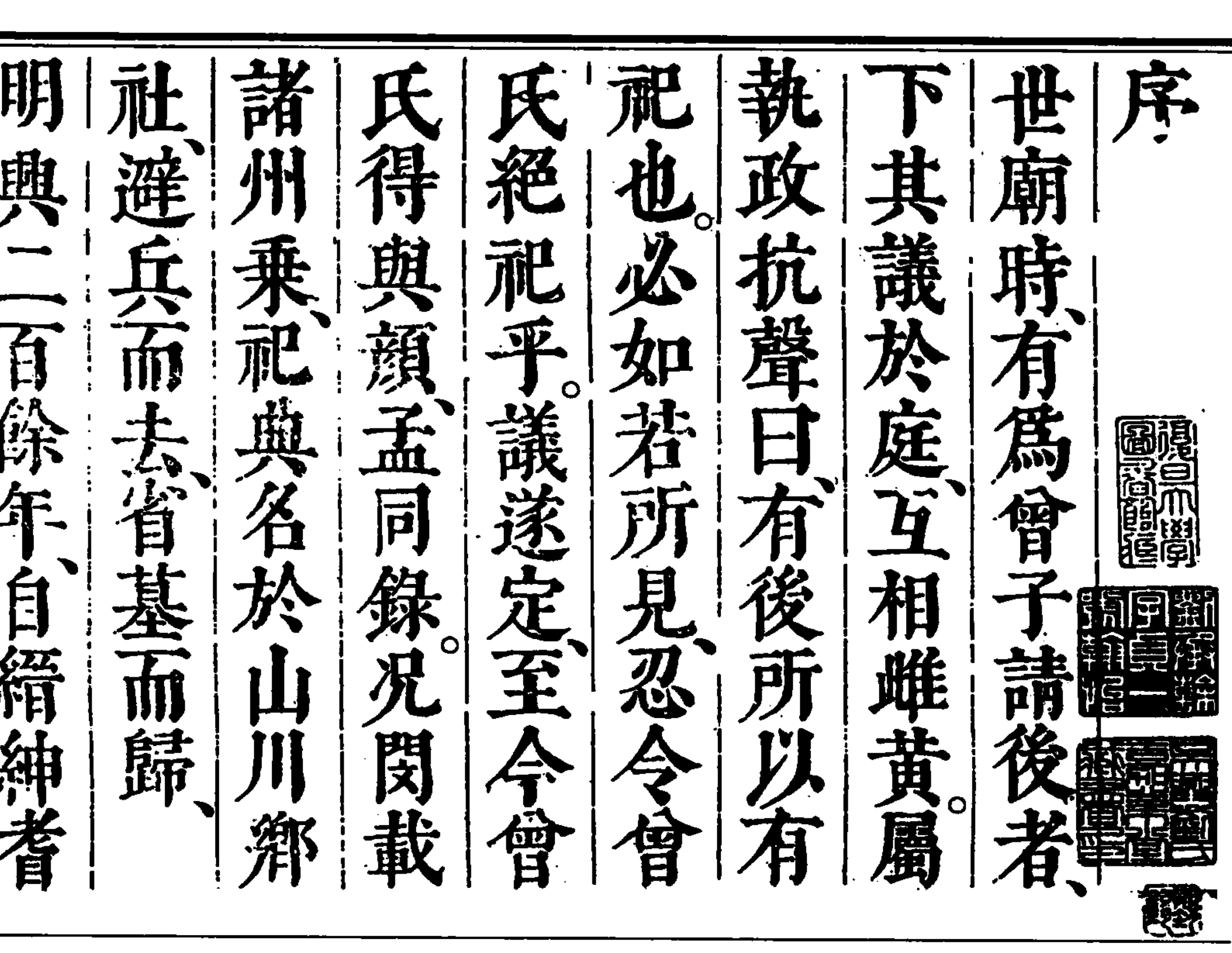
明・張雲漢 撰

《閔子世譜》十二卷，明張雲漢撰，清順治十四年刻本。

雲漢字倬侯，宿州人。

閔子即閔損，字子騫，春秋魯國人。宿州舊有閔子墓，歷代祠祀不絕。蓋閔子本宿人，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齊地，故《孔子家語》以爲齊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孝友著名。《論語》記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禄，爲聖門狷潔之士。是編兼及閔子後裔之事，故曰《世譜》。卷一《姓氏》，考證閔姓緣起及歷世傳承。卷二《里居》，記閔子祠、閔子墓、以及近墓山川景物，末附有圖。卷三《特傳》、《列傳》，含閔子傳記、圖像、像贊等内容。卷四《祀典》，收録漢唐以來歷代祭祀典制，如祭器、祭品、祭文、祭田、祭田碑、祠田記等。卷五《修葺》，記録閔子祠廟、墳墓歷代毁葺之蹟，並附感應傳。卷六《官生》，記世襲奉祀始末。卷七《世系》，列有《遷九華世系圖》、《再遷臨川世系圖》、《復業宿州世系圖》。卷八《遷徙》、《復業》，述閔氏遷九華始末，附小像避難圖、九華唱和、小像方外四友圖、遷撫州始末、復業宿州始末。卷九《列女》，記録閔氏家族烈女蒲氏、節婦馬氏、徐武二氏事蹟。卷十、十一《藝文》，收有宋蘇轍《齊州閔子廟碑》、明劉三吾《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聞人詮《重修閔子祠碑記》及其他多人所撰祠碑記、宋真宗御製宣聖贊、明錢學周等謁祠詩、贊等文字。卷十二《家約》，載認祖歸宗、宗廟祭田、慶吊往來、婚冠喪祭等條文。

該書收録閔氏資料較詳，可補史傳之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存目。



序

世廟時、有爲曾子請後者、下其議於庭、互相雌黃。屬執政抗聲曰、有後所以有祀也。必如若所見、忍令曾氏絕祀乎。議遂定、至今曾氏得與顏孟同錄。況閔載諸州乘、祀典名於山川鄉社、避兵而去、省墓而歸、明興二百餘年、自縉紳者

舊以及樵蘇牧豎、皆能刺刺道其事、則閔因有後也、亦應有譜也。第譜亡於金元兵燹之難、致令春秋以後、建炎以前、凡四十八傳漫無考據、子姓不無遺恨。然患難[illegible]之際、非昶挈家南渡、則必覆其宗。非昌有傳、楨有錄、則必昧其本。非思政歸業、則必輟其祀。

今日衣冠之榮、於何而藉。譜史之修、於何而憑。既絕復紹、由漁得聚、可知而不可知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譚者惜其子姓登華膴膴、不少槩見、又且不得與顏、孟之胄班、似無解於食報之天、庸詎知乃所以報善人乎。大凡世胄不患不能順處富貴、而患不能逆守貧賤。習聞閔氏生而有黼績粱肉之美、烏知耕作之勤苦、杼軸之艱難。出有亞夫之棨戟、入有魏絳之金石、謂宜貴倨、肢體柔脆。一旦貪天禍、倥偬狼狽、相與裸跣瘴瘃、保血屬於鋒鏑中、是何能脫濃郁熟嘗辛苦哉。其在逆旅也、上焉者教授代耕、次焉者醫

卜餬口、下焉者春傭寄食、皆澹泊無求、若辭辛之家法使然、此其所以爲閔子之後也。于今聖明御宇、重道崇文、安知覩感者無闡幽之義而以顏、孟爲比例也哉。傳錄中卒無曲希强附夸毗塗飾、斤斤紀其姓名歲月、歷履泮梗之跡、可以告先人、即

可以傳後世。如再遷臨川、復業宿州、皆有卷案在庫。余剌宿之甲寅、爲置備修田、鐫之石。閔生復請譜、余不穀、不敢有辭於先賢、而以屬門人張子倬侯。張忻然請略、余曰、是譜也、春秋以後、建炎以前尚矣。拓基啓聖、則以閔子爲始。遠害圖存、則以祀爲始。述前傳

後、則以昌爲始。歸宗紹祀、則以思政爲始。章服恩榮、則以可傳洸先爲始。嗚呼。此坊春秋重五始之義也。卽閔子而在、當必以爲可。遂書之。

旹

萬曆歲次甲寅、

奉直大夫、宿州牧豫章熊

鍾弘題。

閔子世譜序

序曰、嗚呼。人安可以無學哉。雖以閔子之賢、孝友篤于天性、使非從遊聖人之門、與七十二子切磋以成其德、則一鄉里善人已耳、烏能聲施到今哉。甚矣、人之不可廢學也。予于讀閔氏譜益信。歲丁酉、予將有滁水之役、行李戒矣、孫子

介閔生持譜稿登堂請曰、惟予世事、煩君筆劄焉。予生平以與大賢同鄉爲幸、毎欲搜其軼事、表章一二、爲後死者勸、賢裔有請、敢以遠遊辭。因謝舟車、從事鉛槧。披譜稿、乃鄉先輩張倬侯筆也。閔氏當兵燹播遷之餘、故牒淪亡。倬侯循例修辭、增畧刪繁、積成卷帙、歸然足觀、可謂良工心苦矣。倬侯又本鄉先正周蓮池先生志畧、蓮池中魏科、于吾鄉號能讀書人。其辨晰情事、約而能悉。閔氏譜舍二先生、其誰與歸。但士生千載後、山川郡國幾變易矣、所憑信者、紀載耳。紀載復有雅俗。嗚呼、魯魚豕亥、郭公夏五、非具千百

世曠眼者，其孰從而正之。按寰宇記、閔子爲兖州人、兖州卽魯也。其墓一載入濟南東五里、一載入東昌茌縣南四十里、一載入徐州蕭縣東南八十五里、鳳之宿總不載。若然、則吾宿以閔子閔孝名鄉、以閔子名堡、及騫山、洗絮溝山川俱在、何以稱焉。世儒以過

信生過疑、復以過疑生過信、真不識西漢果有楊子雲否。夫閔子自魯人、不必辯。其爲宿人、以宿之名始于唐、在春秋爲宋别邑。鄰宋相鄰、況賢者不居一國、宿境應屬大賢過化之地。其墓據闕里志、以今在宿境者爲真。蕭宿接壤、墓北十里有閔子村、已在蕭境

矣。後宿而讞著述者之識也。嗚呼。非具千百世曠眼者，其孰從而正之。昔李守素通姓氏學，當世號爲肉譜。予愧非其人，兼之付剞劂急，時日無暇，又先輩成言，未敢恣刪，且鼎革來，祭上書亦復散逸，無多存者，時予更病目，不能廣羅博採，雖筆劄數易，實負寡紊有懍心焉。懼前無以表章大賢，後無以垂示來茲，中未能就正當世賢豪長者，詞英鉅公。使發稽有籍，輔佐有史，從容歲月，如意斧斤，當不止若斯具體而已。甚矣人之不可費學也。①予于讀閔氏譜益信。

順治丁酉伏日，郡後學任

承節撰。





校記

①費：當作「廢」，見上文。

目次

閔子世譜　譜閔氏而曰閔子世譜，意主子也。主閔子，因及閔子之世焉。

首姓氏　著姓以人，閔之姓以子騫而著，雖前無人焉、後無人焉可也，况後未必無人乎。

次里居　閔子生長斯土，全取信于山川，地靈人傑，亦互有資焉。

次特傳列傳　尊論數則，便見大賢本色，標而出之。雅馴者成傳，荒唐者弗敢入也。既以言示，復以像教，爲世眼也。

次祀典　歷代相沿，成規森如，于萬斯年，從以孫子。

次修葺　上臺郡守與名公卿留意者屢矣，代修代圮。今委在荒蕪，豈惟賢子孫之責，亦觀風守土者之責歟。

次官生　照四氏例，應得五經博士官奉祀。今但落落數生而已，不能無望于當事古文者。

次世系　一姓之書，例應自得姓迄今兹，如綿斯衍。惜乎故牒亡也。次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敢傳疑。

次遷徙　閔氏海内有數姓，俱子騫後。原守祠者，一遷九華，再遷撫州，自繇及之，亦足徵世守之艱難矣。

次復業　復業者，歸省郡守祠墓也，其年日猶可考焉。

次烈女　明家教也。家教以洌于爲第一。

次藝文　瑣瑣詩古文辭，爰録成帙，一家之獻，亦千百世之獻也。

次家約　用以訓後人，用以招遠裔。爲賢者之子孫恒難，閔氏其共知勉夫。後之人更取而潤之，與顔氏家訓並傳可也。

任采節載識



閔子世譜卷之一

姓氏

緣起

閔之著姓，莫考其自出。歷代以來，史牒所載，亦無甚顯者。惟子騫清風純孝，聖門大賢，自當與天壤俱永。鄙人生幸同里，常追尋其芳躅，親陪其祀事，與其六十二代孫曰學曰可敬遊，輙談建炎間事，出其祖遺別傳實錄，披閱久之，學、可敬乃泫然曰：吾祖譜雖亡，是尚可續而傳也。竊私心向往，須假手於子。今年戊寅五月，卒業治東蓮花池，可敬介其奉祀兩生持郡伯熊夫子手札而前曰：自吾先世失守，予恆歎焉，固知有意於我宗也。且先伯祖諱和者，嘗請譜於先達進士蓮池周公越。公時年八十餘，養高於此，曰：吾老矣，不遑譜也，願爲志以俟後之君子。垂八十年來，遍求名碩，無能有繼其事者。今子適肄業此地，姆乃先賢與周公效靈，願假手于子，以闡其幽光也歟。爰是請命我大夫而婉致之子，子復何辭？因却祭受命，即所欲吐，復泫然曰：我先子廟食蒸嘗，荷歷代褒䘏，[illegible]思，豈非以其孝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往既莫述，來復不剏，無乃有後而無後乎。熙朝推恩，鄭重祖廟，當予午孔道，綰綍車蒸，絡繹過必謁，謁必問，問無以應，予姓之羞也。諸聞聖人以孝治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得隨分自盡。想家史之修，未必僭越名分，苟得爲而不爲，曰吾愚且賤，謙讓未遑，姑俟諸後人，倘後人而更俟後人，將終無有譜之期，其罪視失譜益甚矣。何以永孝思而作則哉。鄙人唯唯，豈敢妄肆褒益，第就其遺編所載，稍加蒸鮮，叢文而悱情，反欺神明之胄，畧而不備，有孤付托之心。若夫爲序爲跋，爲表爲銘，自有操華袠者在，鄙人何知。郡後學張雲漢識。

姓考

閔，宮音，著姓隴西郡。其先世居魯，有子篤者，爲魯大夫，以孝行聞。

氏注

子騫之後，有以騫爲姓者，以字爲姓也。

歷世

諡按、閔子生于周景王十年[illegible]寅、是爲魯昭公之七年。父仲濆、爲魯委吏。孔氏遺書、孔子單傳九世。閔亦單傳五世。子沃盈、隱居不仕。九代孫滕避秦、居豐沛間。漢高帝封承祀君、以主閔子之祭。此封廕之始也。漢明帝詣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則從祀之始也。時閔藴爲常山令。靈帝中有閔貢、字仲叔、以奇節著。晉有二十一代孫閔鴻、與薛兼、號稱五儁。張華見而奇之、曰吾南金也。拜淮揚承佐郎。孫閔素刺高郵、循良冠一時。梁有求官者、自言閔子之後、試官嘲曰、選遝華胄。唐中宗朝有閔通、自言爲三十三代孫、除諫議大夫。玄宗開元五年、封閔子汶陽侯、以三十四代孫閔亶奉祀勾管。眞宗祀闕里、命吏官分贊十哲、進封閔子瑯琊公。時有閔衡、閔宜相繼爲博士。至建炎以後、閔某作傳、有閔琦、閔奕。　元初①大中有閔本、爲御史中丞。至正有閔細七、爲典籍。閔得眞、爲蘇州刺史。　明興、永樂末、閔彦成自江西撫州來認祖。嘉靖四十三年、六十一代孫閔儀任四會縣典史、具呈請給衣巾、未允。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御史曹公會議部院、題請　代孫衣巾[illegible]名學與[illegible]。時值年衰、准其子爲生員奉祀、即給[illegible]可傳同代、先爲生員奉祀。今子姓斌、斌、皆有孝友之風。

志畧

郡進士蓮池周越志曰、閔子宿産也、今村名閔子里、俗傳即其初度之地。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冬月衣之以綿絮、獨以蘆花絮衣閔子。父使御車、失靷、責之、終不言。徐察知衣單體寒而手僵、故失靷、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小兒天性孝友、故其情辭懇切、有足感動親者。父感悟、妻不得②遣、卒亦化爲慈母、撫愛三子均一。其母漂處今洗絮灘、是露林之麓、地名汲綿賢兒、乃其兒時嬉遊處。後去兒、只稱汲綿賢、尊之也。及長、適魯學道、師孔子、爲聖門高弟、德行並顔淵、爲四科首。孔子嘗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詎與小兒孝友事相表裏。季氏使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費、季氏之私邑、顓臾近費邑、且將伐之、閔子辭費宰、可容在汶上乎。宜其去魯

返宿、早見而撰待之也。併地來歸、門弟子率從之、故寧抗顏作之師、無寧詘身爲之宰、至於今老於宿焉。宿北八十里、胭村百餘家、是卽閔子里、背負華山、面臨一水。金光素題宿云、山勢西來連汴泗、河流東下接徐邳。而此地據有其勝矣。振古鍾靈毓秀、挺生賢哲、非偶然也。今爲閔子鄉焉。其東南爲閔孝鄉、其東爲孝義鄉、而西南爲仁義鄉。其間有讀書臺及洗硯池。山梁一、爲閔子橋。鄉亭一、爲閔子鋪、亦爲閔子集、字其山曰𤤽山。山之西隆然一墩、閔子正丘首、藏衣冠塚也。其纍纍然者、閔氏父母兄弟諸塚。又其南歲時伏臘、村人奉祀者、閔子祠也。老木槎牙、粉牆竹色、祠則古矣。成化丙午、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垔嘗至閔子里、陋其祠宇弗稱、乃命萬侯改作之。復置祀田八百畝、租供祠事。故其創建祠堂、春秋祭享、實自此始。至今秩之祀典、而祠亦益嚴。弘治己未、宿守淶和曾侯顯祭閔子祠、其文略曰、惟舜聖神、惟閔賢哲。均處逆境、孝友惟則。然閱歲既久、祠宇牆垣日就傾圮。嘉靖丙申、會巡按御史舜澤蘇公祐履 縈恩恤 謁祠

下、見而太息、遂檄州之長貳芝川應侯煦、青山佘侯鋤撤而新之、規制壯麗、絕勝于前、詳見宿志。祠有記、其一都給事南山戚公賢撰、其一學臺北江閻人公詮撰。記稱閔祠所關教化之重、大旨略同、名言也。然志述于記作之後、非敢異也、不得已也。越世家宿之閔孝鄉、嘗遊覽閔子勝地、見鄉人之指示、聞故老之傳說、歷歷皆足徵。而宿鄰蕭縣亦有閔子村、豈是村昔本宿地、而今爲蕭歟。抑閔子僑居於此、久而成村、如舜所居三年成都、聖賢孝友同而過化亦同也。然歷城閔子墓、李濮陽作祠、蘇潁濱作記、歷城非魯耶。曰、宿有閔子塚及閔氏諸塚、魯人則指一孤丘、託爲閔子墓耳、無左驗也。宿有閔子古祠、魯自趙宋創作祠堂耳、前此未有也。宿有閔子步跡、特書而足徵、魯則寂寥無聞耳。歷城僅有一墓、又其贋者、李蘇祠記皆失真也。然則家語謂閔子魯人、亦非耶。曰、論語記閔子騫費宰、閔氏門人之筆也。家語記其爲費宰、孔叢子之誤也。則閔子魯人之誤可知。按宿舊志云、閔子宿人、因家語魯人之誤、求之不得、乃謂宿屬青州、昔

魯地、舊志亦誤。宿屬徐州域、魯屬兖州域、青州齊地、
兖州魯地、宿皆不與焉、閔子宿人何疑。且蹇叔宿人、
應穆公之聘、西事秦耳、未聞其爲縣人也。閔子宿人、
慕孔子之道、東遊於魯耳、而可以爲魯人乎。今跡其
道德孝友之懿、足以植綱常、而培風化、宿人到今受
其賜、而世祠之矣。至于舉天下世世配享孔子、此則
大道爲公、不獨一宿也。顧宿乃其水木本源之地、不
可無志。孟子有言、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此固述志
之意也。志既成、閔子復起、當是吾言矣、庸非千載一
快哉。閔子名損、子騫其字、春秋宿國人。蓋宿風姓、男
爵之國、而閔氏則其土著云。閔和請譜、姑志此以待
後之學者。

校記

①初：疑當作「至」，或下脱「至」字。

②不得：疑當作「得不」。

閔子世譜卷之二

里居

按家語、閔子魯人、今產歷城東五里、見於蘇子由齊州廟記、後遂以閔子爲宿人。詳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魯地、故家語以爲魯人。今宿東北有閔子鄉、閔子集、閔孝鄉、孝義鄉、閔子祠、祠後閔子墓、墓後東西二小塚、是其兩弟。祠左有蓄山、墓右有洗絮灘、聽書臺。祠東有洗硯池、山之側有摸兒泉、山之麓有汲綿賢。祠西南曰兩子山、祠東曰姚婆山、祠南二里許曰閔子橋。天下有其實而後有其名、不然、寧有假合之迹而可以傳不朽者乎。其爲宿人也明矣。攷之徐州志、閔子墓在蕭縣東南閔子村。按、宿與蕭南北接界、閔子村與閔子鄉僅隔一山、而蓄山東北爲蕭之黃山、僅一里許。蓋墓本宿、而蕭亦志者、近故也。今將近墓山川次序如左。

閔子祠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鄉蓄山右、歷代有祠、燬于金元之亂、子孫衍遷。洪武四年、有閔哲、閔緯自江西來認祖、未果、募傭甃石封其墓而歸。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至、命知州曾公本重建、屋總十間、石門一座。嘉靖丙申、御史蘇公祐按宿、謁祠愴然、乃命知州應君召即撤而新之。正堂三間、東西兩廡各三間、前堂三間、堂左右耳房各三間。東爲安牲所、西爲庖廚所。儀門三間、腳門各一間。門外碑亭三座、碑二座。正堂前碑三座、欞星門一座。對門稍東有井泉井、東門一座、歲久復圮。萬曆十九年、巡按御史高公舉命知州陳公條復修。巡按御史曹楷萬曆二十一年命知州侯倫、煥然改觀。正堂增其巍巍前堂。修於侍御王公九敘。甲寅、建坊於盟臺、謝公正蒙、田土祀典、俱詳于譜。舊無神主、儀像宛然。誌以詩云、芹踪杭游避[illegible]戍、誰念諸陵在汴中。自是蘆舟人不返、先生依舊坐春風。

閔子墓

由祠堂西廡北便門行數武、東轉復數武、拾級而升、枕門突兀而陵層者、閔子墓也。墓前占碑、蒼翠欲滴。大書曰先賢閔子塚者、楊侍御也。祭畢而必及墓者、

示拜掃也。基巔平濶、畧畝許、松柏蓊蘙、鬱天蔽日、攀躋叟叟、有風濤氣者、墓上四時也。墓後東西隅、兩小冢相望而從者、兩弟墓也。墓外砌石為城、城內約十畝、多植蔬果者、供蘋食也。城外荒墳纍纍、不可辯識。墳外岡巒若起若伏、若拱若峙者、閔氏塋也。誌以詩云、萬古梟臺有弟從、遐思友愛尚雍雍。吾人不負春縱愧、方許登臨問馬封。

騫山

在祠東百餘步、石磴嶢巘、鼠餲而躋、上三處各畝許、遺有瓦礫、蓋昔亭臺廢址也。傳聞山多松柏、望之蔚然。金元末南侵、恐設伏其間、削代①焚燬、山為之赤。近有典守嚴禁樵牧、周迴草樹漸就蒙茸、即閔子舊廬、故得名焉。誌以詩云、桑田滄海幾紛更、惟有騫山不世情。地主從他青白眼、河能容易掩聲名。

洗硯池

在祠正東、有止水一渦、深而黑。又接所引洗絮溝活水、由祠儀門外、正門內甬道中寒洞西流而入大溝。世傳閔子於此洗硯、故名。經今堙塞、無復識滌翠、致令古蹟没滅、是亦奉祀者之責也。誌以詩云、洗硯池承洗絮濱、帝漪一浴一番新。墨雲驟得蛟龍起、散作甘霖大地春。

曬書臺

由祠西南溪行二里許、巋然高、鬱然茂者、曰曬書臺。臺平濶、可二十餘畝。中為蘭若、豐碑古木、傑閣幽棲、不知何代所創。臺東有井、不知何代所鑿。比丘不飲其水。臺東洗絮溝、自東北而環繞臺西泉水、自西北而抱絡。水經臺前石梁下、東與溝水滙流入淮、浮居冬夏賴之。豈閔子嘗曬書其上歟。誌以詩云、今年重到曬書臺、聞有人從汶上來。寄說讀書俱不曬、常將印板日邊開。

洗絮溝

發源於祠西北半里之平原、萬泉滮湧、久雨彌溢、旱亦不涸。故道自祠後引至東騫山之下、約百餘步而折、又百餘步至祠東、再折而西、與洗硯池水滙、經祠內入大溝。灣環山抱、至臺東、與西泉水合流入淮、居民資其灌溉。洗絮者、洗滌蘆絮、恐父之再見而復罪其

心也。志以詩、洗氛當年意若何。尚留遺跡在山渦。塵纓不敢臨溝洗、恐有神龍爲護呵。

摸兒寒山

從祠西南行四里許、曰寒山。其下平阜處、昔傳爲摸兒村。當子騫執拗凍仆臥地、其父不知其寒。比杖之而蘆見、然後垂涕泣而摸之以手、故名。誌以詩、慈父摸兒尚有村、嚴寒摸罷幾消魂。但留毋在兒無恙、便著蘆英也是恩。

沒綿賢山

俗傳閔子兒時嘗偕二弟遊嬉於此、二人委哉才术之日、此閔公三子沒綿者、當是賢也。山在祠南五里許、與兩子相越二百餘步、蜿蜒扶輿、磅礴而蘊釀、鍾爲靈秘。微斯人、吾誰與歸。誌以詩、稱賢豈爲沒綿起、纔說沒綿人亦憐。假使三[illegible]俱揚績、爭教夫子不稱賢。

兩子山

自祠越灑書臺石橋南行二里許、則兩子山也。州志誤作梁、當年或率作、或析異、兩子居於其下、故名。然亦無所考訂。山亦不甚高、亦無佳木奇卉。唯是遠望、似跽似踞、相對騫山、有拱向之勢。誌以詩、兩子名山事若虛、騫岡草樹悵離居。自從底豫相忘後、願作南屏護敝廬。

姚婆山

爲閔子後毋姚氏而名之也。後有居近是山者、納繼室亦姚姓。既賢且慧、撫前妻二子不異所出。比二子貴顯、感其恩而諱其姓、更名曰趙婆山。古蹟昭然、似得狥私情爲存滅也。誌以詩、慈毋心同日月明、片雲翳蔽轉頭更。山靈不恥留名姓、還有脯麻照例行。

閔子鋪集

是爲閔氏云仍世守之家、丁口田宅最勝於皇宋仁、英、神、哲之朝。建炎多難、星散殆盡。再經革命、田宅或沒于官、或侵于民、當閔昌[illegible]宿、巳無憑據。迨皇明洪武二十年丁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圖其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各步弓丈量、號爲魚鱗冊。爾時閔氏逃逋者未歸、赴愬者無狀、閔子一集、無由規寸土矣。集南至祈豐十里、北至祠堂五里。誌以詩、故園家

落王人非、蹤跡翛然。丁令威、繞樹月明三匝去、新豐舊市典春衣。

沙門寺

在祠東北七里許蕭縣大黃山之谷內。由寄山南口東北行、四里之山麓有井、冬夏不涸。再轉數十步有洞、洞口可容五六人。窺之正黑、內石勢東傾、投以小石、其響之越激良久至底乃已。越山徑北、小路不堪馳車馬。轉入轉折、幽深閒寂。西復有山、拔小黃山之脈、東環而南抱。羣峯疊嶂、圍繞其外、四壁如削、不可捫攀。谷若城形、其中爲岻、爲嵯、爲巖。長松古柏、蒙絡蔽芾、參差披拂、約四五十畝、古剎存焉。附近居民有眉龍齒蜺、未嘗一至者、險且荒也。建炎初、聞變輒往、閔泉凡三避其地、而後有九華之役、嗣是趨附者日衆。金人南掠無所得、埋烟火從山谷中索之、盡屠其衆。後遂訛傳爲殺人寺。寺今丘墟、狐兎所嗥、有樵蘇陰翳、至其處、聞有於邑聲、豈山靈有遺憾歟。誌以詩、禮樂能全陳蔡日、干戈不保宋金時。曾孫此後從、兩渡、猶有歸周抱器思。

聖人塲

在祠西北十五里。羣峯環秀、高削不可攀躋。尋幽者舍騎屩蹝、周折縈回二里許、至其處。草樹淒迷、不見宮室。其間皆爲雲窩、時吐雲霧、按重霄輒雨。有止泉、方圓濶丈餘、深三尺、清冽如鑑。巨石覆其上。古桐一株、扶疏輪菌、約數圍、不計年代。西北里許、又有曬書曬藥塲。其間惟石、巉巖奇花異卉、山禽野鹿、莫能圖繪。前殿三間、安置孔子有像、不知何代所設。四配僅存其二、不知何代所毀。後爲古剎、曰雲居菴。屬徐州蕭縣治。按蕭誌、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子貢山、宿治東南 十里有子路湖、各相距七八十里。蓋一時仁賢挺生于斯、亦遨遊于斯耳。誌以詩、亂雲堆裏聖人塲、蹤跡千秋亦渺茫。惟有寄山猶北拱、可知洙泗覲龍光。

孝義鄉

在州治東北九十里。歷代忠臣、孝子、節婦、烈女不絕。其最著者、則太學生張體恒、張氏姑侄、皆十八歲死節也。誌以詩、孝義名鄉不計年、昔人代起續前賢。流

風百世神於使、方寸由衷、共此天。

閔子橋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鎮閔子鋪北四十步許。橋爲古址、不甚濶大、山水衝突、往來病涉、圮而再修。越橋有小山、立泰山行宫、傳聞唐宋時爲閔氏家廟。歲時伏臘、聚族人于其中、蓋閔祠之南屏也。邐迤入福五里。誌以詩、玉龍倒影入寒源、車馬匆匆等逝湍。千載無人題此在、往來只爲斷碑看。

閔子鄉

在州治北三十里。

閔孝鄉

在州治東三十里。

尊賢集

在祠東南百餘步。

花池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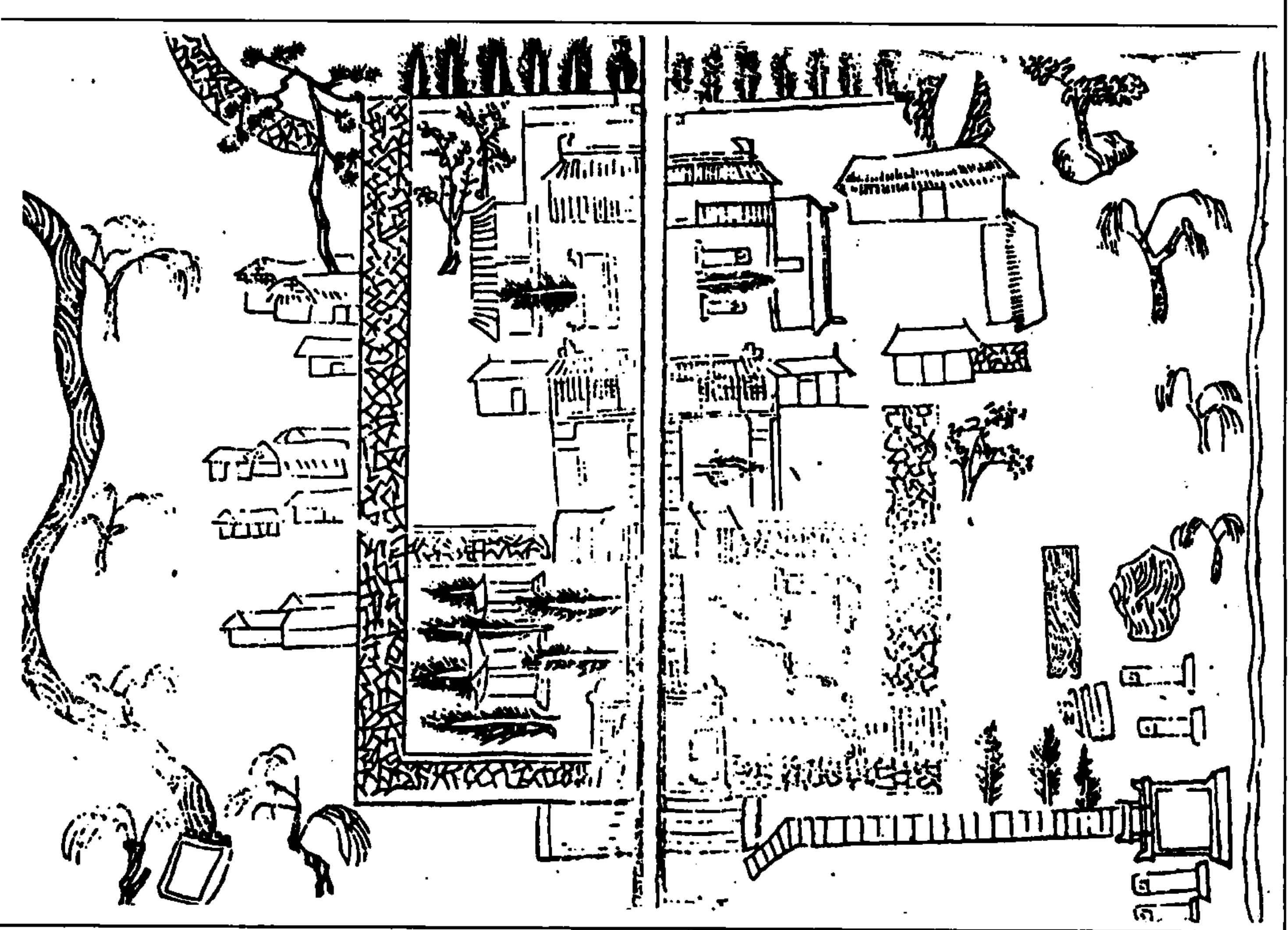
在城外東南二里許。舊爲閔子祠、今廢爲寺。遷建于東關敞樓外官道北、正堂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大門一座、照壁一座。往來使車多有憩而弔之者、扁其門曰閔子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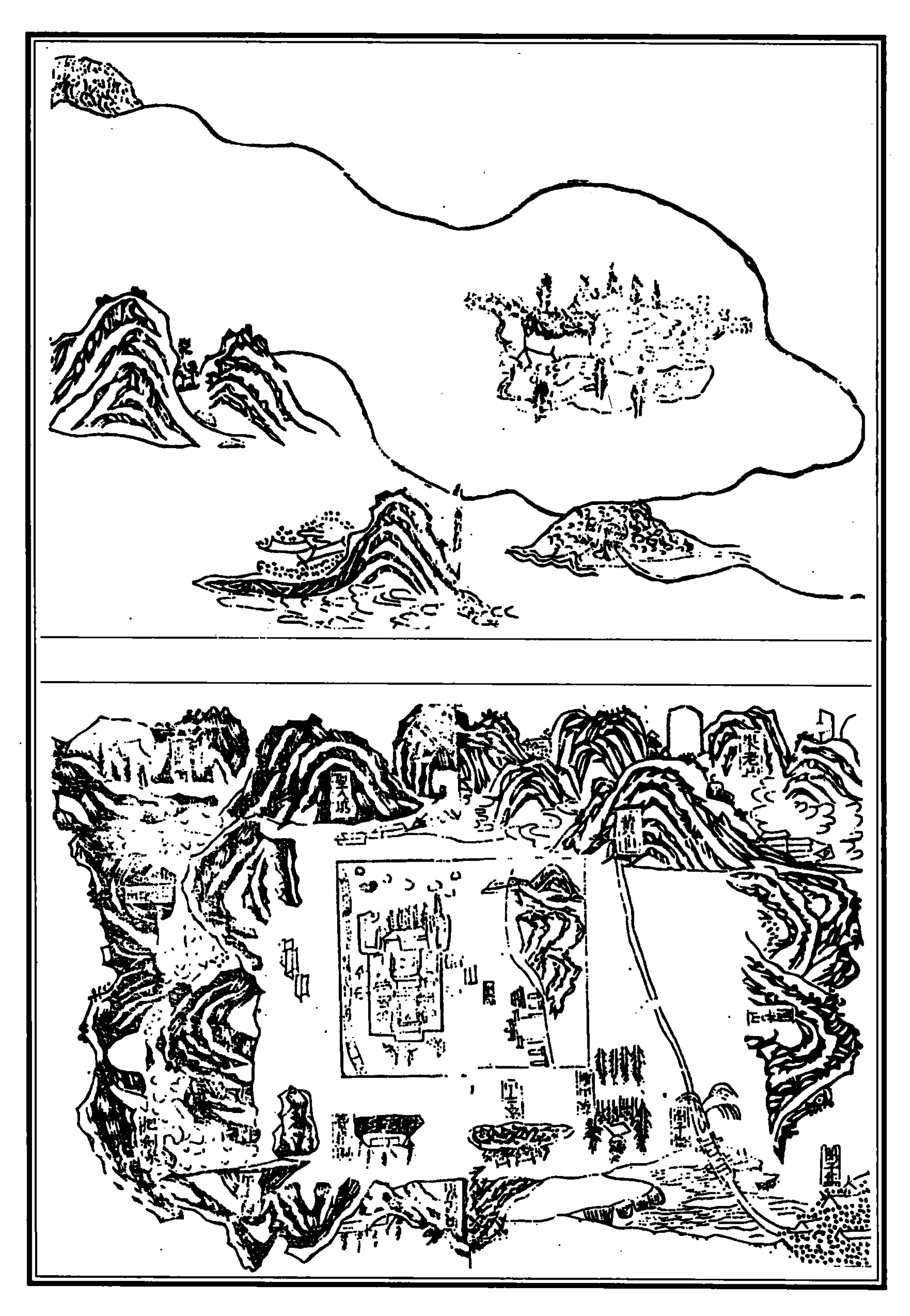
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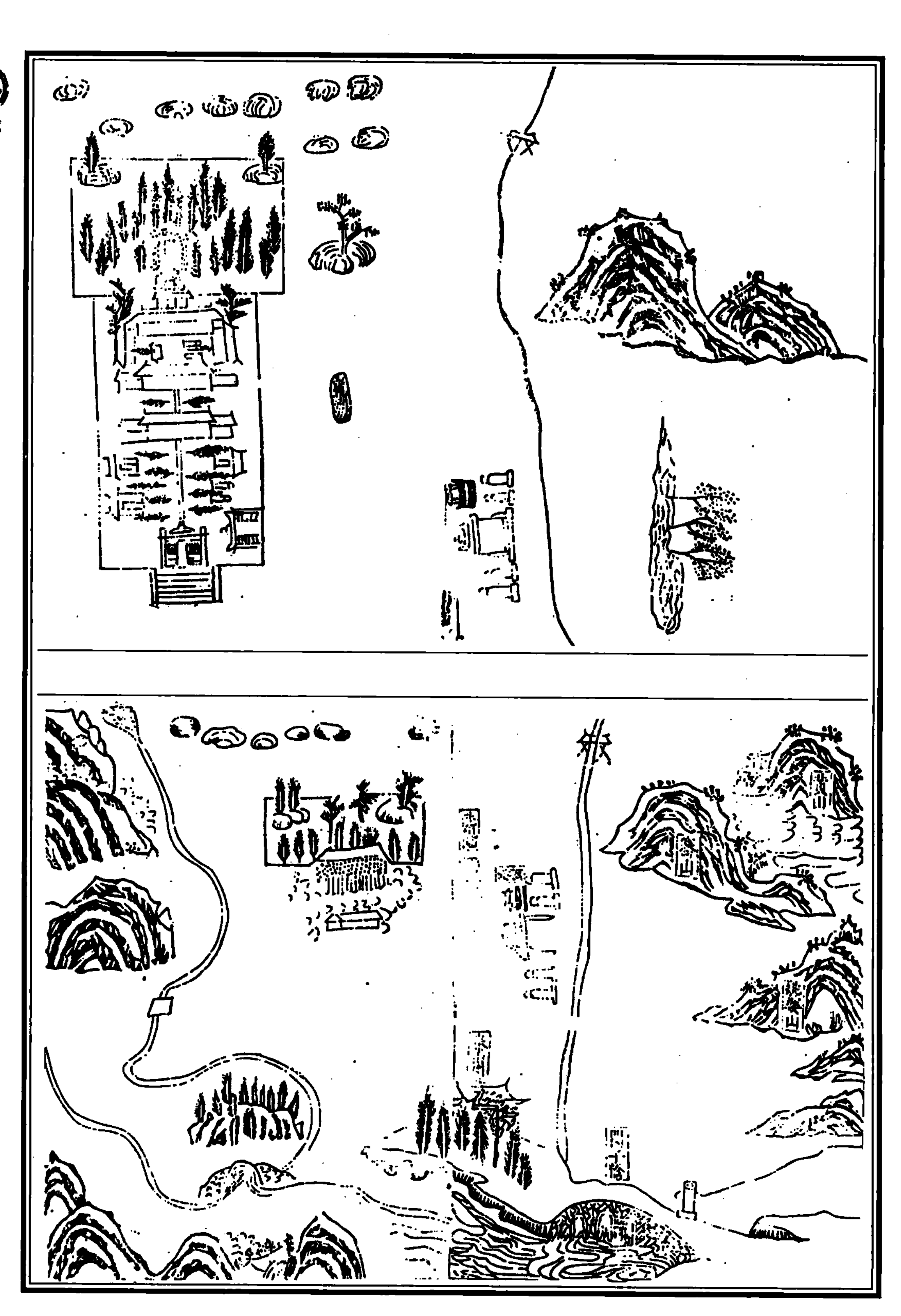
參天貞幹、不植旄敦、擊水巨鱗、不産蹄涔。地靈人傑、理不誣也。余流覽焉、山龍脉、自西北折回東南、萬峯攢秀、或踞或立、或仆或欹、迸穴靈谷、綿亙幾百里。祠之左右、堆阜突兀、流泉淵湃、邐延野綠、遠混天碧。用是間氣所鍾、篤生大賢、乃知申呂自嶽降、傅説爲列星、理不誣也。若曰賢才不擇地而生、則將相不宜屬山之東西矣。

附里居圖

考閔里誌，先聖殿宇墳基俱有圖文以紀事。圖以昭象，亦倣其意，募工淺晷。後之展讀者，當亦低徊回折不能去云。







校記

①代：當作「伐」。

閔子世譜卷之三

特傳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棉。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于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長府之役、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又嘗稱其孝、謂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及居親喪三年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觀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孔叢子載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者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載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業。

附圖像



像贊

在昔侍側、所云闇闇、是何如晉、何奕光耶。惟吾夫子鑒之在上、諸弟子悉之在傍。乃今儼然冕黼而享億萬年之俎豆者、豈猶然在函丈左右之行歟。何歲歲見春山媚而秋山肅、春雲碧、而秋雲黃。嗚呼。凡爾子耳目、孰非先生之德行、孰爲先生之文章。予生也晚、不獲親奉杖屨、庶幾少長在先生之鄉、春秋登先生之堂。

後學任柔節撰

冒寒執靷

閔子十餘歲、當冬月、嘗爲父御車。繼母衣以蘆絮、身寒手僵、故失靷。父責之、終不言。



閔仲濱爲池邑委吏、娶於皐、生子閔損。三歲喪母、繼娶姚氏、生二子。損兒時承歡母膝下、與二弟嬉笑、不異生母。母視之則有異矣。

閔仲濱當閔損失靷而以杖朿之、衣敝蘆見、摸其身冷、大慟、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蓋言天下婦人皆有妬心、再娶彼繼、仍是此繼也。父悟而止、母亦化爲慈愛、三子均一焉。



辨色徵心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疑此即侍側時誾誾氣象。



辭富娶貧

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與損同門受業、雅欲以女弟妻之、屬漆雕與如道意。損辭曰、敬叔卿家而厚于賂、乃能如學、以重于諸侯。且而彼貴德而我賤貧、不亦善乎。竟納公冶氏之貧女、賢而多助、以成始終之大孝。

侍側誾誾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孝無間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汶上清風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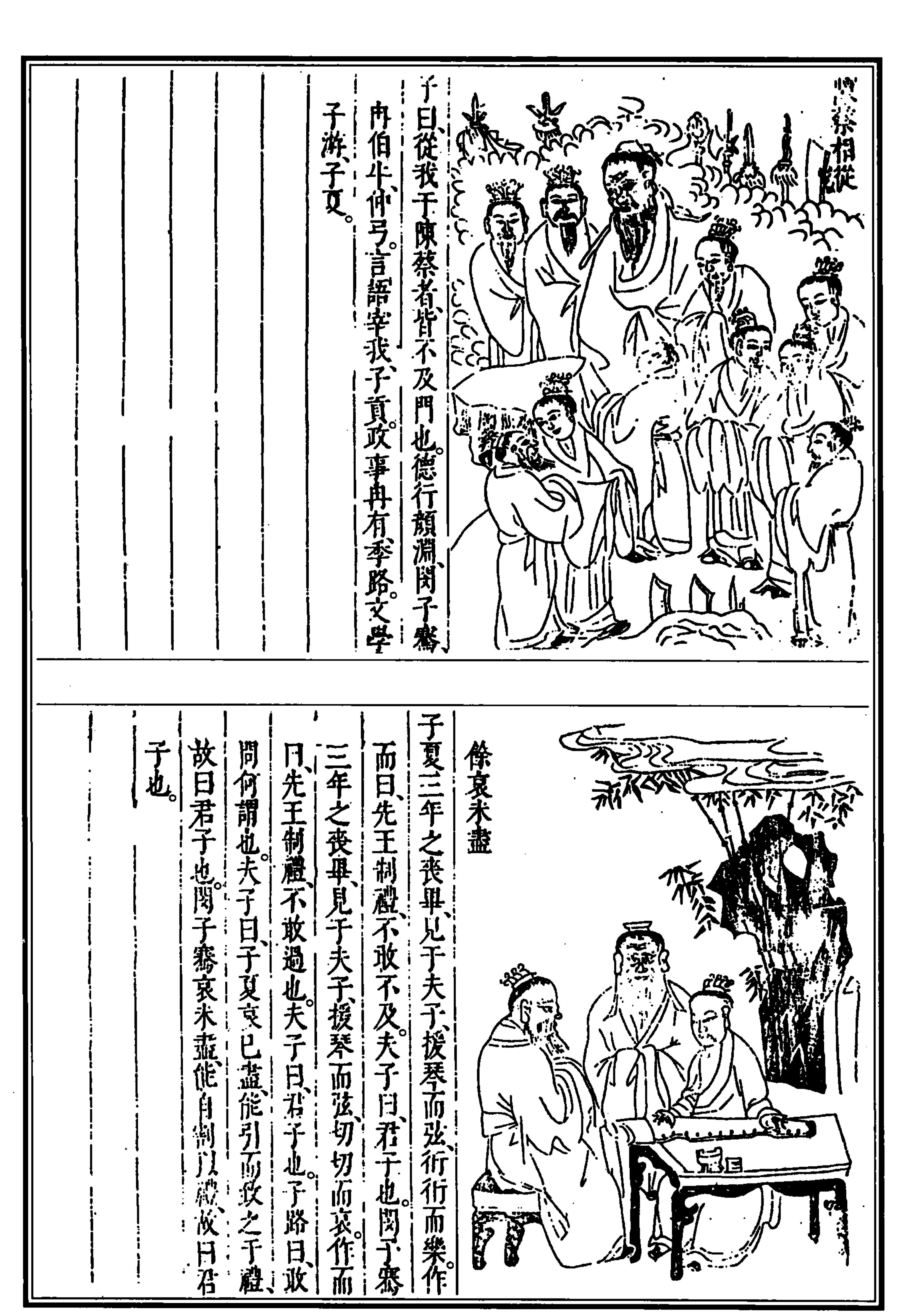
服官問政

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内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

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以成兵。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言必有中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陳蔡相從

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餘哀未盡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



公侯折節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業。

列傳

春秋

閔子騫

閔子騫，字騫，父爲魯大夫，以孝學聞。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教季孫公鉏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昭公十八年丁丑，論原伯魯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按史記世家，昭公十七年丙子，孔子年二十有七，則子騫於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從政，至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長孔子四十餘歲，是爲閔子之祖乎？從叔伯乎？不可知也。

閔仲演

閔仲演，字仲子，爲魯委吏，持正不阿。娶于皋，生子損，蚤逝，繼娶姚氏，生子二，曰革，曰蒙。

閔沃盈

閔沃盈，損之子，公冶氏之所出也。子騫以其父命名損，而又欲其子忌盈，故名沃盈。盈子固，固之後無

閔豈七雄摧撓之世，皆韜光以自全邪。

漢

閔滕

閔滕家貧，嗜學。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攜家避豐沛間。漢高帝微時，滕奇之，相與交驩。帝即位，命有司核其世代，知爲閔之九世孫，將官之，不就。封承祀君，主閔子歲事。據孔叢子遺書所記，九世孫假。閔氏家傳日滕，今如就是。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同郡周黨見仲叔食無采，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閔韞

閔韞爲常山令。

晉

閔湯

閔湯與薛兼等稱五儁。張茂先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陽承佐郎，閔之二十一代孫。

閔素

閔素，湯之子，刺高郵，有節烈聲。

唐

閔通

閔通除諫議大夫，閔之三十二代孫。

閔堅

閔堅，玄宗開元五年，以閔堅奉祀春秋勾管，閔之三十四代孫。

宋

閔衡

閔衡爲真宗祥符間世代①五經博士，閔之四十四代孫。

閔宜，于仁宗朝代衡五經博士，閔之四十五代孫。

閔英，衣巾奉祀，閔之四十六代孫。

閔琦，世襲衣巾，閔之四十七代孫。

閔泉

閔杲爲本祠奉祀、散官正八品。高宗建炎三年、金師奄至、宗廟失守、家史、禮樂祭器俱罹兵火、攜家避難九華山、有家傳。爲閔之四十八代孫。

閔日

閔日、折節讀書、蕪湖名士陳公令妻以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常與青陽隱士陳清隱、楊希顏、方天和友善、有詩相唱和、具別傳。是爲閔之五十二代孫。

閔居正

閔居正、閔文少子、與兄居易生而善射。恭宗德祐元年、詔天下徵兵勤王、居正以善射在籍中。屬知江陰軍鄭端、端在途、深念大賢之後、常召至帳下與語曰、第勞王事、必不至爾失所。比至江南、推薦于常州統制王安節、爲椽、資深相禮重。時伯顏會師攻城、居正助安節血戰嬰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城破、伯顏屠其民、來執安節、居正爲保家屬、引弓射之、從者叢集刺死、安節至帳下、亦不屈遇害。

元

閔本、元初大中爲御史中臺。②

閔細七、至正初爲典籍。

閔得真、爲蘇州刺史。

閔楨、字子幹、治岐黄術、隱居不仕。值[illegible]運將終、中原鼎沸、自九華遷臨川。是爲閔之五十六代孫。

明

閔彥成、楨之子、國初始同宿州認祖、是爲閔之五十七代孫。

閔思政、彥成之子、于天順八年復業、歲奉閔子祠春秋二祭、修葺垣宇、種植樹木。是爲閔之五十八代孫。

閔儀、任四會縣典史、有膽畧才智、苗夷憚之。同籍屢以祀典呈請恩恤、未經詳允。是爲六十一代孫。

明朝氏

閔珪、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清節著聞當代、是爲閔之六十代孫。

閔如霖、烏程人、以進士仕至禮部尚書、一時歎爲無愧寅清。

閔夢得、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閔洪學、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閔齊伋、字遇五、烏程人。博學好古、著評今古書甚富、選工鐫板、丹黃校正、迄今猶競傳閔坊云。

閔廷甲、字巽虛、湖廣蘄水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寶卿。過宿謁祠、捐輸銀修祠。

閔度、烏程人。崇禎戊辰、通政使司觀政進士、有疏上請與毋二弟同祠、更請五經博士奉祀。蒙聖旨、着該部咨行。

校記

①世代：疑當作「世襲」。

②初：疑當作「至」，或「初」下脫「至」字。

閔子世譜卷之四

祀典

世之殊勳茂德、血食來禩者不乏、未有若閔子生於斯長於斯、産於斯、食報於斯者也。閔子往矣、至今入其境曰、此閔子鄉也。此閔子里也。此閔子集也。此騫山也。此洗絮湖也。大井里社山川皆閔姓矣。余博觀宇宙、遞廢遞興、改步改玉、指不可勝屈。都會幾經雄麗、陵寢幾經森嚴、宗廟幾經整飭、全盛須臾、翁忽滅沒、有如此悠久否耶。譔者謂其世系不甚顯赫。夫顯赫、無踰德位時三者而已。以德則堯舜之精一也、以位則素王之羽翼也、以時則與宣尼於萬年蒸嘗若新也。俾後人指其子若孫而目之曰、是神明之胄也。塵世浮華、能當汶上之一呼哉。

漢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此祭孔子弟子之始。

唐

玄宗八年、李元瓘言、孔子廟顔子配、其像立侍。於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雖立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此閔子從祀之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閔子爲費侯。此閔子加封之始。

宋

真宗祥符二年、加封閔損爲瑯琊公。

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閔損爲費國公。

明

宣德皇帝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世宗皇帝嘉靖九年、改稱閔子、從大學士張璁之請也。

祭品

闕里誌十哲陳設圖

爵　稷　黍　栗　豕　小　小燭　燭　燭

每位一墰

獻官拜位東西各一墰

按闕里誌、十哲祭品視四配、止少一豕首。其圖可按也。本州祀典、不知遵承何代。每歲春秋兩丁祭後、的於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黎明、州官壹員率生員奉祀十二名、赴治城北七十里閔子祠內行釋奠禮。品物供自祭田。田租徵於佃戶。其子孫先期羅列、務在精潔而虔誠。年久佃戶乾沒、祀事不豐。擇其族人愿慤公廉者、主之。歷任賢守牧多方增置祭田、則明禋可恃以弗墜矣。

本祠創置祭器

牲俎三對　沐盤一百　鐘
木豆六事　錫壺十件　架
磁器三百　錫燭臺四件　鼓
酒樽四事　盥盤架一具
磁爵三事　果盒四事
爐鼎一副　祭桌十張

先是、本祠禮器盡灰於火。簠簋籩豆、子孫尚未識其形、大約新製之器、以成禮而已、不敢妄擬也。

本祠勒石祭品定規

閔子孔門高弟、德行與顏子並、非特一時之豪也。前賢守以宿爲故里、就基立祠、以風世教。每春秋丁後、命教官詣祠致祭、如釋菜禮。慮久而廢、乃置圭田三百畝、募民佃之。歲納租銀十二兩于學、以供所需。百凡豐潔、以無媿于盡敬盡物之意。邇來佃夫逋其租而不輸之學、本學分其有而不責之義。馴致祭品日以衰薄。行道之人將且不屑、而欲神之格思得乎。余奉祭問之、不勝愧忿。歸告州主林震西公、公曰、盍爲我定祭規以防之。務使器有常數、物有常品、辦祭

者不得任情私減、典祭者不得借名竊取。余承準轉議、新定每祭合用猪羊果脯燭楮之類、估之可費銀四兩五錢、且物皆本土所有、簡而便、欲其可常繼也。爾佃若敢再肆刻剝、州有朙法、必不少貸。我儒官復事覬覦、則縉紳國人皆賤之矣、他日何顔見閔子于地下乎。謹刻祭規如左、以視諸後云。

計開

一祭品

猪一口①重百觔　羊一隻三十五觔

京果四盤　帛一端二丈

糯米三斗釀酒麵稱之　時果四盤

湯食四盤　摶食四盤

熟膳八盤　鵞鷄鴨

鴿子三對　猪羊牛肉各三觔

油蠟共四觔　兔一隻

紅燭十對　麥麵三斗

香紙調料　香燭調料

猪羊送州、其餘品物半享官生、半給祭祀後人、以均神惠。

一禁約

祭之日、惟與執事之人在廟供候、其餘跟隨人馬俱在公署駐扎、不得擅入喧嘩。如違、聽典祭官朴治、再不服、呈州問罪。

隆慶元年十月之吉、宿州儒學訓導王好賢書。

祭文　宿州知州曾　顯撰

舜爲聖人、公爲賢哲。後母異弟、同符一轍。舜行道于當時、公流芳于千古。舜寓嗟于蒼梧、公首丘于故土。溪山寂靜、宇廟深沉。一杯拜奠、萬古此心。

祝文失撰人名

孝乎内外、名耀今古。大夫不仕、復聖與伍。傳諸父老、基于兹土。景仰像祠、儀刑如睹。

祭田

傳聞洪武四年閔楨自臨川來認墳、投牒于州守吳公。公憐而覈其實、皆爲軍民所有。于是調停、至再得三頃餘、令民佃之、歲取其租、以供祭祀。天順八年、閔思政復業、其子孫雖奉香火灑掃之役、田之所入、猶

屬有司主之。至萬曆二十一年、蒙　按臺曾公批給閔學、閔可敬兩人領佃、又附益以諸臺續置之田、而皆蠲其徭役、則漸復當年八項舊額矣。

續置先賢閔子祭田碑記

蓋萬世而不泯者此道、百世而相感者此心。斯道斯心、由於天道、道在是則心在是、契是心則契是人。故美稱有見、豬猱與參、此古今人精神本相貫徹、譽于目、觸于心、自合而有感也。予方髫髮、誦法聖賢、讀魯論、孔門有閔子者、鄉黨稱其孝而人無間言、季氏之徵召而不輕試、長府之改作而諷之仍舊、皆詞婉而意篤、孝友廉介、謀國老成。傳者列于德行之首、尼父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予景仰休風、躅跡芳軌、雖音容遐邈、恍若傳心、豈非百世而相感乎。旣遊庠序、在弟子列、得執釋獻禮、周旋于神主之間、闕闕在目、肅肅秉心。及其通籍朔神、釋褐成均、而復展拜宮牆、嗣是備官司空署、而董理河工、凡所經營、莫不體念先賢仍舊之語、而裁度時務、取法多矣。頃承　簡命、整飭盧鳳兵戎、道經蕭上、過新豐里、有所謂閔子集者、乃駐馬訊佃、側身瞻眺、見其兩山排峙、四匝環青、牧豎樵歌、風廻谷應、崔巍古塚、峯樹幽祠。詢其所來、爲閔賢之故里、墓於斯焉、爲稱者直指高公所重建者也。于遂振衣晉謁、再拜。夫玄珠寂寞、白璧久淪、光在山川、千古不掩。矧名賢高士、揭日月而壯關河、往者樵殘編而仰止、茲得遊故里以盤桓、且知此屬宿、而宿又屬整勅中也。是以嚴勅有司、豐其祭儀、兩置獻享、以重斯道之意。而所苦于所出而籩豆不掩、豈所以答報名賢而重風教之宜乎。于是捐俸二十金、易腴田六十三畝、鄰于祠、捐其徭賦、命其後生員可傳光先者力耕、以供春秋之費、使年年不替、以答明貺。慮久湮佚、乃下檄州守馬君、貞珉以載其事於後、自爲之記。

萬曆戊戌冬、中議大夫、整飭盧鳳等處兵備副使、前工部屯田司郎中常山定齋詹在泮撰。

置田信票

欽差整飭盧鳳等處兵備副使詹、　爲損公費置祀田以隆先賢事。照得宿州見有閔子祠、實先賢盛跡。

本道經臨瞻禮，慨然動舉行之思焉。詢祀田多荒蕪，垂永久。今查該州庫貯本道公費銀兩尚有餘剩，相應動支置立田土，以彰盛德百世之祀焉。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本道公費銀二十兩，委官責令地行，照依時價，易買近祠腴田一區，深立誌界，付本祠奉祀生員領種，穫收籽粒，以供香火。田邊仍竪石碣，大書頒道副使詹置立祀田字樣。祠內亦須勒石，以誌歲月，以垂永久。置完，將動過銀數、買過田數，造冊申道，入卷備查，須至牌者。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祭田碑

奉直大夫、知宿州事內江鍾應麟捐銀八兩，置贖祀田四十畝，立碑爲誌。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冬吉旦。

續置識修先賢閔子祠田記 并地畝坐落

萬曆癸丑秋，予有彭城之役，道經閔夫子祠，拜瞻畢，奉祀閔可傳前而言曰：天久雨，祠多圮壞，請葺之。予唯唯。周回顧視，垣傾數武，簷折數尺，費錢數百足矣。念先賢篤生茲土，常使廟貌儼然，爲茲土重。第小壞則小修而費省，大壞則大修而費鉅，故隨時葺之，便然瑣瑣請之于官，非計也。因捐金置修祀地數十畝，歲收籽粒，備不時之需，令奉祀掌之，仍給印信簿籍，記歲收歲支之數，②以目侵日，以備稽覈，使奉祀遞傳之世世無失。即歲穫穫，度支不盡者積聚之，數年之後，增設欞星門一座，彷彿宮牆之制，又完其前人之所未備者也。至若春秋祀田，則先子而爲之計者已有餘資，無事此贅疣爲矣。因書其始末，並列其地畝坐落四至及主者姓名于左。知宿州事熊鍾弘。

計開

原賣地王董恒、董世學、董天民、董世其，中人賈文科，其地坐落黃溝崖南北，共計五十四畝，一則地二十畝，二則地二十畝，三則地十四畝。東至董志學，南至大路，西至武監生，北至蕭縣界，糧俱豁除。

校記

①日：當作「口」。

②冒：當作「防」。

閔子世譜卷之五

修葺

祠廟墳基、自春秋來歷朝相沿修葺不廢。明興、更壞突之。正統旅戉之變、丁回祿、殿廡垣墉、俎豆不虔。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垔修。弘治庚申、內臺總憲顧公佐修。嘉靖丙申、督學聞人公詮修。會侍御蘇公祐按部、饋南鄉錯羨、遂大加整飭、煥然一新。嗣是陳守新東姚公箎、福建林公雲程、湖廣陳公儒、南昌熊公鏞、弘前後置田。萬曆壬辰而後、侍御嘉禎表建坊、高公舉、王公九敘、謝公正蒙皆推特恩、光昭千祀、用勒珉誌不朽。

三院捐修信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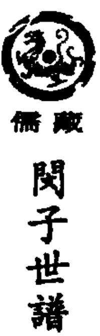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修葺信票。在解宇丁回祿之變、時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為修葺先賢祠宇事。照得本院先因鳳泗之行、道出桃山、瞻謁先賢閔子祠、見石坊欹側、祠宇傾圮、殊非所以崇祀先賢之義也。合行量為修葺。為此仰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院銀十兩、委差廉幹職官、將買磚瓦灰木、將牆垣門窗、牌坊樑柱損壞之處修葺。完日、册報查考。須至票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臨　蒙謝　為出巡事。本院巡歷該州、檢閱誌書、有閔子祠堂在官道之西、路委荒蕪、票題未揭、使名賢之蹟跡不彰、往來之瞻拜未便、是亦有事地方者之責也。為此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本院項下贓罰銀五十兩、就于閔子祠旁官道處所竪立石坊一座、務要堅固、不用雕飾、照依發來扁字、橫刻于上。由此坊而入、墳路一條、徑達祠門。中用磚墁、兩旁夾植柏樹、庶廟貌益崇、而德行之鄉因之益光矣。如錢糧不敷、酌量再詳、或該州設處共成之尤佳。有餘、即便以為修葺祠宇之用。務要留心。本院由此報命、將觀厥成焉。須至牌者。

感異傳

明萬曆二十一年、御史曹楷捧檄巡歷維揚七郡。月望日、止雲璧公署。丙夜閲書、神氣倦憊、隱几少憩。夢軒衮衣王侯服飾者三人、一居前、二隨後、排闥直入。予降堦趨迎、問而後禮、曰、吾周朝孔門閔子騫也。予聞之、驚拜、閔子亦拜。問二人、曰公西緯、曰田文。予再拜、二人亦拜、皆坐。予避席執弟子禮、請曰、夫子尚在耶。其以神顯也、抑爲教不穀來耶。曰、將有托于君也。昔吾產于宿、宿治北騫山、吾之故里、墳廟在焉、代有蒸嘗祭祀。疊遭兵火之難、子姓流離。迄今雖復苟迹、乃草茅褻賤、絫不能勤其祀事、若爲宮牆外望人也、似非先朝崇褒之意、寧無慨乎。知君仁孝忠貞、不嫌直陳。肯爲駐節、一惠顧乎。言已遂起、予唯唯奉命。遜留之際、爲童子擊燭驚寤、方漏下三更、月明星細、徘徊不能安枕、乃索浴拈香、北向祝曰、不穀樸陋寡文、奉職無狀、豈料夢寐中得晤大賢、是夫子之神倘在也。可倘見、亦可繼見。所鑒予觀德之誠、賁然降止、惠以德音、則當年洙泗之精神、向之虛憑而偎弔者、不徙于此生親炙之矣。于是禱畢、齋宿就寢、果夢如前、危坐款譚、辭理幽深、至今宛然在耳。予遂秘而不洩。迨曉、進有司而詢之、得狀、即時發行、經宿州、抵彭城。十七日午至騫山、謁祠墓、而見賢祖閔學等青衣伏于道左。入而拜畢、瞻其像、則夢中所見夫子也。侍立東西二像、所謂田文、公西緯也。不覺失聲大悼、而歎惜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于是命學等赴院舉呈、當爲題奏、則兩俎豆之光、以垂綿遠、國家隆德之義可沐、源長學等具呈到院、發州行查無異、會同三院題請。奉旨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俾同儒學優免。且予生平不譚鬼神生死事、乃今而後始信至人死而未嘗死也。然猶恐其誕而不經、故不欲顯告于人。夫果誕也、則春官六夢之占不宜載之周禮矣。余慨閔子之英爽、萬載猶存、其靈異既不可泯、而一夢再夢、其所以召致之者尤不當泯也、是爲傳。



上北道寄徐公修祠呈

爲懇恩修祠、以崇祀典事。本祠前陳俎豆、後枕松楸、
世沐蒸嘗、時被覆露。自蒙
按臺高太宗師率修以來、浸久漸圮、廟宇雖存、深鎖
半天風雨。荒丘不剪、堪賑落日狐狸。慟殊切于氷心、
貧莫殫其綿力。近蒙本州熊父毋甫置祭 田、旋遣祲
歲、低勤灑掃、靡遂觀瞻。何意先賢、乃徼
靈寵、犦斧親臨、唾珠下問、乎清風于汶水、似憐去國
之貧。挹秋色于蘆英、便許解衣之援。遵命赴臺、貢㓕
陳捆。知改作之有中、喜仍舊而得新。將地老天荒、北
壯忠心于武穆。且聲飛島華、南培王氣于新豐。是先
賢嘗有造于後世、而
台臺更有造于先賢也。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縉紳助修姓氏

大學士王荆石先生諱錫爵、太倉州人。于萬曆十八
年在祠拜祝、輸修葺銀四兩。
大學士張洪陽先生諱位、南昌人。于萬曆二十三年
在祠拜祝、㒸誓本州、免本宗槪差。
吏部尚書孫立亭先生諱丕揚、富平人。于萬曆二十
三年發文致書到州、優免丁差。
巡漕御史唐諱世濟、烏程人。于萬曆四十四年輸修
葺銀四兩。
南京戶部郎中冉芝芳先生諱徵升、東鄉人、係冉子
後。于萬曆二十三年在祠拜祝、賜扇二柄、銀五兩。
監察御史巡按蘇松李輸修葺銀五兩。
巡按御史蔡桂亭先生諱才、掖縣人。于萬曆二十年
輸修葺銀四兩。
整飭潁道副使詹捐俸銀 一十兩、置買祀田六十三
畝、有碑。
巡按御史喬儆我先生諱應甲、猗氏人。于萬曆三十
一年輸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顏心葵先生諱思忠、潍縣人。于萬曆三十
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憲票、爲出巡事。照得本院欽
臨玆土、所據地方先賢後裔相應優卹。爲此仰本
府即該府境內應祀先賢後裔、查實勸支本院贖
賑倉稻每各給三石、以示優卹之意。仰州官吏

即便施行。

巡鹽御史徐士訥先生諱縉芳，晉江人。于萬曆四十三年輸修葺銀六兩。

巡按御史王見虞先生諱九敘，莆寧人。于萬曆四十一年移文本州，動支倉稻，每名給助三石，以示周卹之意。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劉諱與秀，于崇禎八年巡宿謁祠，捐輸修葺銀二十兩。

附馬王諱炳，于崇禎九年過宿謁祠，輸修葺銀八兩。

監察御史張諱懋爵，于崇禎四年輸修葺銀四兩。

淮揚漕撫朱諱大典，崇禎九年謁祠，捐修葺銀八兩。

督師刑部史諱可法，于崇禎十四年謁祠，三次捐輸修葺銀三十兩。

本州知州晉諱承忠，于天啓四年匾曰千古流芳，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張諱文熙，于天啓四年贈匾曰人倫之至，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綺，于崇禎十二年巡宿謁祠，贈匾

門孝友真誤，捐修葺銀一百五十兩。

監察御史姜諱金龍，于順治四年巡宿謁祠，捐輸銀十五兩。

潁道副使劉，于順治五年謁祠，輸修葺銀十兩。

翰林院程諱芳朝，受命頒詔謁祠，捐修葺銀四兩。

監察御史崔諱呈秀，捐修葺銀十五兩。

淮徐道趙諱滕，捐修葺銀十兩。

潁道魏諱士前，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應薦，捐修葺銀十兩。

知鳳陽府呂公祖諱封齊，捐修葺銀十兩。

靈璧知縣桝諱如綸，捐修葺銀十兩。

都御史周諱亮公，于順治十一年謁東周祠，捐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劉太宗師諱宗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過宿，謁東周祠，捐塑像銀二兩。

鳳陽知府李老公祖諱以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謁祠，捐香燭銀二兩。

閔子世譜卷之六

官生

世襲奉祀始末

按洪武七年，命修闕里，仍設孔、顔、孟三氏學，教訓族人。十八年冬，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設令未必聞，或至不虞，是豈禮先賢之意哉。景泰朝二年，特召顔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成化朝元年，釋奠，賜孔、顔、孟三氏襲。十一月，各給篆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各一人入國子監。十八年十一月，賜顔氏廟戶。初，顔氏裔孫博士銤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闕里祀典，二廟並隆。令有司如數給之。弘治六年，命江南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祭田五頃，主衢州孔子廟祭。益友端之①後守臣爲之言。獨閔氏昔在宋世，閔居以八品散官奉祀本祠，後竟無稱，豈列聖眷顧獨遺閔氏哉。蓋避難以來，子孫微弱，無因至前，君門萬里，遂成缺典耳。先是，督學司馬公、聞人公、中丞總憲頭公，皆名世鉅卿，後先相繼，鼎新祠宇，亦未嘗重俎豆以冠裳者。至侍御曹公感異夢，于萬曆壬辰四月按部來祠，凜然若親炙其德行，愀然若惻世其單寒，引孝肅、武穆之例奏請，得②當以衣巾生員四名世襲奉祀。嗟乎，服章於身，輝騰于廟，曹公豈獨有造于閔氏，真有功于聖門矣。今刊檄文批証之始終，俾後世知恩所由被。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曹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本院觀風徐宿，往來閔子祠下，見兩青衣伏迎道左。入謁而出，進其人問之，始知爲先賢閔子後裔，族有人二十餘丁，而兩青衣爲長，每春秋舉祭，則兩青衣以布韋主之，似非所以重祀典也。因思閔子爲孔門高弟，與聞一知十者同科。今顔氏之子孫，國家不惜名位，世世官之，而閔子之後裔乃靳一衣巾而不與，若之何風後之學者，使景行先哲哉。查得此中在泗水則有包孝肅公祠，在彭城則有岳武穆公祠，皆有奉祀生員，崇德報功，于禮宜爾也。固無論其象賢與否，似不當隆于彼而獨殺于此也。牌仰本州官吏作速查議明妥，應否或有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限十日

內報奪、毋得遲違、須至牌者。
直隸鳳陽府爲恩賜興賢事。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曹　批、據本州閔子鄉人閔學等呈稱、始祖子騫
宿州人、歷代沿流、血食不乏。　高皇建廟、勅田供祀、
州誌家譜見存。正統年間、流賊作亂、遭焚無遺。嘉靖
四十三年、有父閔儀任授四會縣典史、回籍呈州、請
恩恤、未經詳允。近蒙　天臺委署印通判蕭重修祠
宇、春秋二祭、比照岳武穆、包孝肅例、請給衣巾生員、
供侍祭典、以先後世等情具呈。蒙批仰州查報。蒙此、
擬合行查。爲此合行帖仰本學官吏、照依先年事理、
即查先賢閔子祠廟建于何年、額設祭田若干、具呈。
閔學等是否後裔、有無譜文可據、伊父閔儀彼時有
無具呈行學結勘、未詳、即今應否給賜衣巾。文到、作
速查明、具結前來、以憑立等、轉報施行。須至帖者。萬
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宿州儒學廩增附生員丁際可、陳廷賓、梁必遇等呈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奉本學帖前事、仰本學廩增
附生員丁際可等速查本州見祀先賢閔子、即今有
無後裔、應否比給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作速查明
具結呈學、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查得閔子
鄉人閔學、閔可敬等原係先賢閔子後裔、見有歷代
譜文可據、堪給衣巾。時因年衰、准子承襲、崇德報功
之義、伸矣。今蒙前因、理合回報施行。須至呈者。萬曆
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可傳侄光先該州既查係先賢
後裔、准給衣巾、復其身家、在冊丁糧、俱准優免。此繳。

督學察院給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述先准給示巾。

丁丑釋褐爲

先賢子騫裔世襲五經博士疏

通政使司通政進士臣閔度謹奏，爲

聖明孝治特隆，先賢某祠未副，敬遵

列祖崇四氏之典，仰祈

皇上聿昭同德之仁，懇

勅覆實舉行，崇爲古道德之報，端一代忠孝之範，以

妥先賢，以光後祀事。

直隸鳳陽府爲 聖明孝治特隆等事，蒙兵部袁

劄付該蒙撫院朱 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通政司觀政進士閔度奏前事內

稱，竊念臣家傳祖訓，幼讀詩書，叨沐國恩，不啻累

世。臣夜以畢牖下士，濫忝通籍，俛思承家之孝，正

在事上之忠，務念營趨，盟心屏絕。倘無關臣下大

誼，聖賢缺典，何敢率爾遽陳。惟是事有出于萬世

人心所同然，又恭逢重道崇儒，孝治天下，不世出

與之聖王，而于微臣，則尤有水木本源之至意。且

又屢次躬身展禮目擊淒涼心懷隱戚十年猶歉、一日有借所不敢不竭誠于我
皇上者。臣系出大賢閔損之後宋以前居汴。嗣有仕宋任將仕郎徙居于湖遂爲浙之烏程人。乃先大賢閔子墓則在于今直隸鳳陽府宿州七十里。臣十載前借道出宿州每齋宿謁拜祠宇湫隘俎豆闕略。本州守墓子孫僅給令衣巾奉祀不足爲禮容。而先賢于德行之科則居復聖顏子之次而諸賢皆不得先。今在崇祀之列則居聖廟十哲之首、而諸賢皆出其後。臣不敢旁引謹述其著見于論孟兩書及傳註者。如躬至孝之門則父母昆弟無間言。非義之位必在汶上無奪其節義。舉其氣象侍側誾誾則中和而剛大。槩其言論長府仍舊則有言而必中。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已識其同量。閔子曾子數人而已。程子必表而並稱。所以四配追尊稱聖而宋室增封閔子當時贊辭重加幾聖之褒則甚矣。先賢于顏曾若是其班而尊崇所以隆顏曾似不應略閔子。且臣嘗攷闕里志

高皇帝初年思顏思孟三子之廟而建立三氏學教授司彼其時尚未及曾子孟子顏子子思三子之墓歷代封樹表識不忒而曾子之墓至成化元年山東守臣始上言嘉祥有銘鐫曾參之墓。洪武初年曾其裔尚無攷聞故廟學皆闕如也。使洪武初即得曾子之墓所在、高皇帝豈靳崇祀而必俟之後世哉。則其矣聖門高賢之墓誠帝王之所甚重而致崇也。嗣後顏曾思孟四氏皆有廟廟皆有學、又命四氏子孫各以嫡長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其祀。所云祀者蓋祀其墓也非祀其廟也。何者四氏之廟蓋其十者主之矣非四氏子孫所得奉也。故知五經博士之奉祀爲祀其墓也。且先賢等量之同既有歷代先儒爲之評騭又必取衷于聖門孔子之提衡乃孔子所重加歎而無已者猶顏子閔子爲盡辭至于諸子皆呼其名而先賢之孝獨稱其字則先賢之不後四子質諸聖更彰彰也。四氏始因廟而立學繼之因墓而世官。今閔子之子孫亦蕃衍矣。即謝以致學之隆來亦不可。而

守墓者、僅給衣巾、有識者能不咨歎乎。且臣竊議
巾奉祀宋儒門下之役、亦多有之。如游酢、楊時、尹
焞之屬、皆有生祠、供其灑掃。乃以孔聖大賢孔門
十哲之首、而僅同宋儒門人、子孫之報、使主祭由
無爵服、展親而主之衣冠、犧牲、俎色、松楸黯然、念此
荒衰、不勝悲感。即先賢有道之靈、不亦寂寞悲慟、
而聖王隆德之義、寧忍安緩有未盡乎。夫孔子、曾
子以孝、因有孝經。
皇上風勵天下、特頒此經于學宮、申飭學臣、必以課
士考藝。而先賢之孝、固論語中所僅稱不再見者。
且曾子之孝、所處猶順、先賢所值多艱、則以比曾
子、尤見其確。即以優曾某之禮請之
皇上、尤爲協禮而無過情。況四氏五經博士、顏氏、曾
氏封自嘉靖、孔氏封自正德、孟氏封自景泰、次第
崇褒、有先有後、祇出自列祖、因時見道、各有獨到
之盛心、原非限量先賢、謂此外無一可加之定數。
我
聖上中興振拔、各事法祖。此典久缺、若留以待膚斷

之率行。伏乞
勅下禮部覆實、增舉施下、請命直隸學臣遵行、就宿
州訪其世系之親且賢者、照四氏典例、擇令一人、
充授五經博士、世襲奉祀、以爲崇古道德之光。登
之史冊、與漢祖以太牢崇祀孔子者、俱爲百代絕
典、不亦休哉。若臣之家世、有先臣刑部尚書閔珪、
禮部尚書閔如霖、皆以清聲直節、著嵩先朝。見任
臣伯兵部尚書閔夢得、吏部尚書閔洪學、以及臣
叔伯兄弟 敭歷中外、鼓勵後先、不敢謂流光德
厚、竊附于源遠慶長。但支分久爲浙人、去墓凡二
千里、更非本州世嫡、固毫無所覬倖于其間者也。
至先賢所有異母二弟、感格成孝、歿不忍離、遂附
葬于先賢墓之側、三塚壘壘、三墳相依。更祈
皇上因先賢而次及之、以禮四時享祭、不失先賢顯
親友弟之心、尤精義之至盡、孝治之極隆、而人心
之所允協者。臣得邀
皇上殊恩異數、以上報先人、下以表孝作忠。他日[illegible]
躬自埼、紀不敢負聖門[illegible]、而[illegible]

盛上風世勵俗、明道崇德、卽與孔子極嘉與先賢聖
稱表異之者、聖聖一揆、古今爲烈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先賢閔子
以孝特稱、原與四氏並垂不朽。閔氏因缺立學、世
學世官、閔氏之子孫則僅以衣巾守墓奉祀。迄今
世系旣遠、俎豆幾荒。此閔度以先賢之裔感切干
表、而有補授五經博士之請也。恭遇
聖明在上、孝治特隆、閔子爲聖門至孝、卽授四配之
例、以優禮追崇、似亦無忝。但授官大典、名器所關、
酌議行查、合就閔度所請信、其基祠湫隘、行該州
有司重加修廣以妥先賢。異母二弟、列祠並祭、則
廟貌新而祀典不替、朝廷崇儒重孝之義、亦庶幾
其少盡矣。理合具題請　旨、恭候命下、欽遵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初八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兼翰
林院學士姜　題、復十六日、奉
聖旨是、著該部咨行。

閔振蘆傳

郡明經孫繼志爲思榮小記曰、予甫成童時、見州父
毋陳公諱條者建旗鼓旌帛送二生員入聖宮、州之
人無遠近大小、聚而喬觀望、曰看世襲相公。予因問
先大人曰、生員豈有世襲之理。大人教之曰、女不曾
讀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乎。夫子稱大賢、我宿人
也。生于斯、葬于斯。由周迄今二千餘年、世運幾變、而
子孫之流離播遷、亦經幾易。迄我皇明定鼎、子孫復
業茲土以守墳墓、以奉血祀。當道未有上其事者。先
是、御史高公感雷雨而稽察賢裔、又蒙御史曹公感
異夢而加意賢嗣、牒下州牧速查。周大賢閔子旣是
宿州人、則係巡歷境內先賢、其子孫有無多寡、逐一
開實登報、以侯疏上恤錄。州牧陳公係逐一開報、拔
其材德超者呈報二名、則閔可傳、其首也。可傳號振
蘆、矣則　③先乃振蘆公侄。按院曹公准其揭、疏上奉
旨以閔可傳、　④先世襲閔廟生員以奉祭祀。其餘子
孫二十餘丁各免其徭役賦税、以優賢裔。此所謂世
襲生員也。予唯唯。越數年乙卯、予入黌序、至次年丙

辰、蒙學臺首拔、而振麓公爲子孫求經師、馳幣徵予。在茲三年、于振麓公朝夕講論、親領道範、耳濡目染者久矣。大約公生平嚴正不阿、取予不苟、語默必愼、無論大廷廣衆、闇室屋漏、必敬必恪。其持躬恭、飮人和、有閔閔之風。其言不妄發、語必協宜、有言必有中之風。而一本九族、俱有恩德、有無間父毋昆弟之風。其一時名流賢輩、若雲間之欒公諱有聲、武進黃公諱襄、馬公諱世奇、諱世名、臨川之丘公諱兆麟、俱爲監社、而當代之名宰閔若蘇公諱茂相、周公諱延儒、皆稱門弟、而烏程之大冢宰閔公諱洪學、大方伯閔公諱夢得、俱認爲同宗。至天啓四年甲子春、北徐道趙公諱謙者、山西太原人也、以新任至鳳陽謁陵、道經閔子里、躬拜遺像、環觀墓碑畢、詢問父老、曰、先賢旣爲宿人、子孫其何在乎。父老曰、國朝題請青衿奉祠。越數日、公事竣同宿、詔可傳、遣先至、而知我大賢之裔二十餘丁、奉祀僅四生員、仰天歎曰、非人之不傑、地之不靈也。某幼讀書、頗精地理。于是攜二生、于祖祠之旁、山南北、上下山原、而察其來龍之自、藏龍之穴、謂二生曰、此得之矣。上之而公卿可冀、次之而子孫繩繩、爵祿益增。當速擇吉卜日、建復業之祖焉。又問地屬何姓、吾當捐俸給價。士民朱守善即以地送、白狀曰、小民何知、惟以先賢之榮爲榮。若賢裔克昌萬世而下、傳先賢之後者、不其傳送地之人乎。趙公高其誼、同旌其閭、閱三月而擇吉甃焉。二生至徐親報、趙公牒下有司、命勒碑刻石、再加增祭田三頃、盡蠲賦稅、以供粢盛、以垂永久。越數年、崇禎戊辰科進士閔度、以觀政之日、即特疏請恩、啓建異毋二弟祠宇、春秋奉祀。比照顏、曾、思、孟例、以博士奉祀。命下該部議行。時流氛橫作、乜寇交虹⑤、天下勤王、勢如羹沸、事遂寢。辛巳春三月、疫癘大作、道路枕籍、奇荒劇盜、數百里人烟斷絶。此有祖宗重任者、寧不思爲留存地哉。于是閔公振宣攜前代實錄、遠避之靈璧石嶺山洞中、孤燃荒解、人迹不到。公曰、此眞吾樂土。奔走驚心、兵火慘目、亡思爲祖宗存血祀、下得爲子孫圖世存、憂勞抑鬱、日燃紫心、身瘁神傷。臥病七日而湯藥不下、自知不能久、呼三子詔曰、吾命終矣。

生寄死歸，予復何恨。獨念予家千百年實錄幾亡于宋，復修于明。予之兢兢寶此，不啻金匱石室之藏。守先長而無亂，從先幼而不諂，啓先責不容諉。繼前人之志而闡大其傳，當屬之子。于是發實錄，交啓先手，語終而逝。乃崇禎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也。公生于隆慶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歲。宿州學正，中辛未科二甲進士。錢震瀧題其云：惟公之才，千人之英；惟公之德，人中之龍。纘前啓後，交萃其躬。起百世衰，開千古榮。俎豆蒸嘗，鬱鬱菁菁。繼厥閔傳，亢厥閔宗。昌厥閔後，總公之功。勒乎貞珉，世世欽承。越明年壬午秋八月，三子人公塟公于祖塋之右。乙酉入

清，大學士陳公名夏疏曰：從古聖帝明王開基定鼎，必開一代正學，以傳千萬世道統。孔聖爲萬古道宗，顏、曾、思、孟尤聖門高弟，有功萬世者也。前代封爵血祀，歷千百年，亘古一日。今

皇上御極，四海臣民翹跂以望聖治，而尊禮大聖大賢，尤開治之先者也。則先聖先賢子孫，急宜優恤，以廣正傳。

命下部議，凡屬聖賢後裔，爵祿封錫，校往代廣用一倍。于是孔聖之子孫封二公，顏、曾、思、孟子孫加增博士一員奉祀。己丑，巡按江南御史宋公奉

特旨優恤賢裔，按宿州，即登我先賢閔子後裔而恤錄之。振蘆公之嫡孫閔彪以儒童白其狀，宋公慨然曰：方今皇上網羅昭代賢儁，延訪古聖先賢苗裔。況先賢閔子孝媲虞周，德齊顏仲，而子孫以儒生奉祀，恐非今上之特恩。疏上，閔彪准給世襲奉祀生員，而着該有司查照前代，例外增生員二名，令先賢遺胤皆被恩榮。而閔彪、閔武者，此

新朝之特典也。我先賢後裔榮褒于大明，優恤于大

清，二代之際遇，有足記云。

附圖像

皇明 世延七十、千有
欽賜 餘年。播遷幾代、
世襲 不絕一綫。皇明
奉祀 聖王、欽賜儒冠。
祖廟 禴祀蒸嘗、顏流
生員 洞須自今伊始、
閔門 于萬斯年。名賓
傳像 稱矣、允哉可傳。
贊 後學郡人孫繼志撰。

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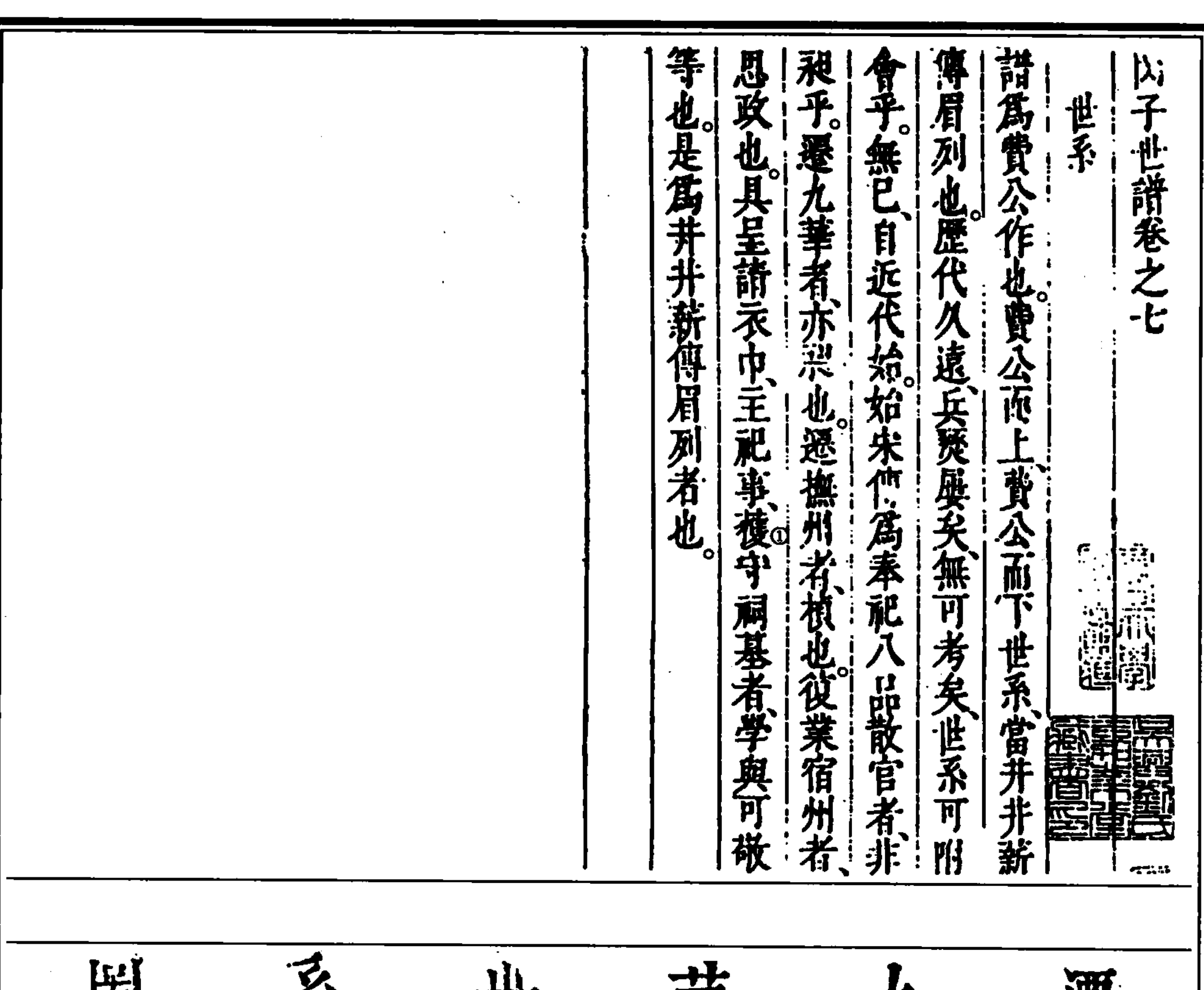
①友端：當作「端友」。按，即孔端友，宋人，孔子裔孫，見《宋史》卷一一九《禮志》二二。

②當：疑誤。

③奉：當作「奏」。

④「先」上闕字，據下文，似當爲「述」字。次行同。

⑤交虹：當作「交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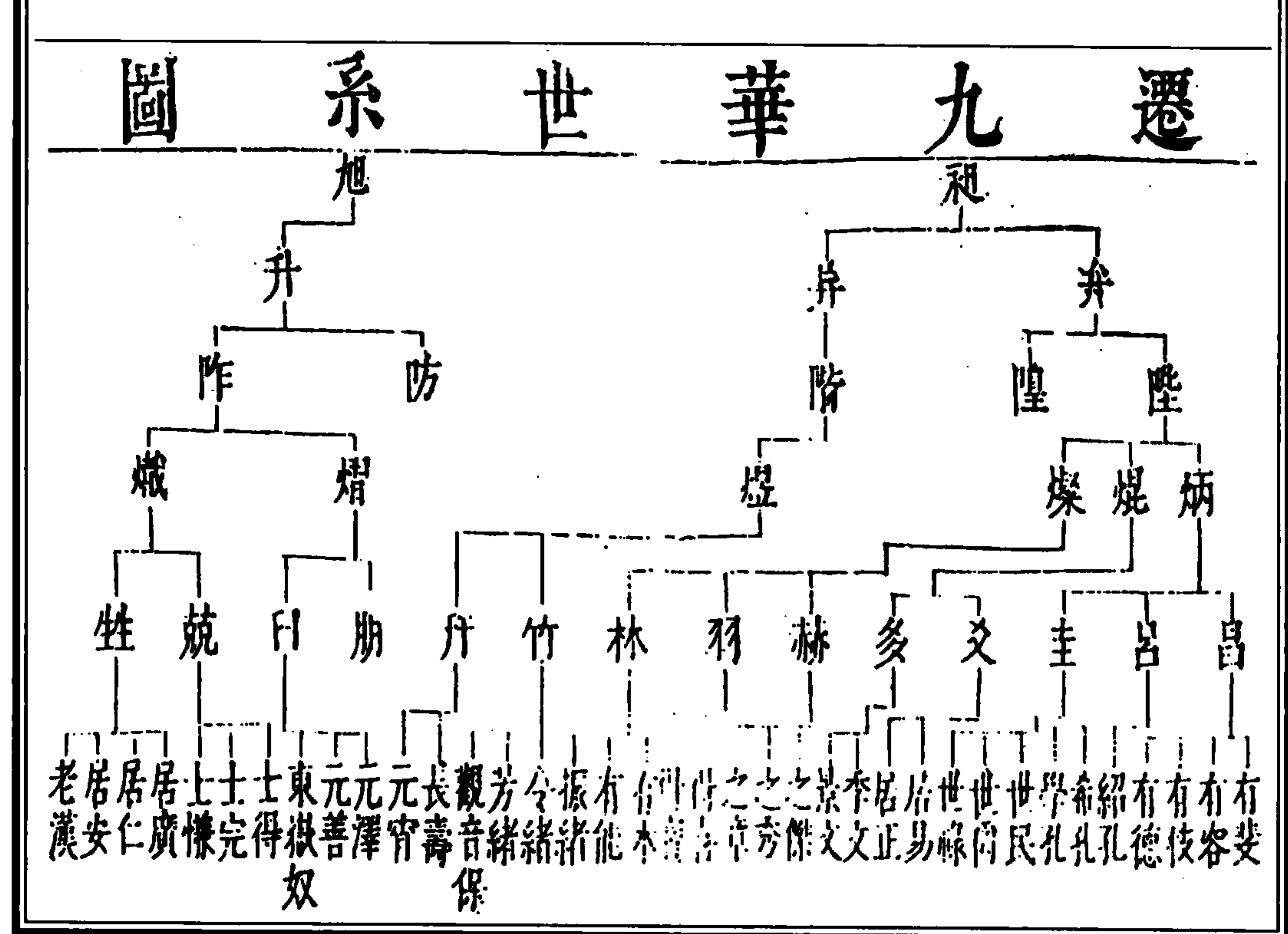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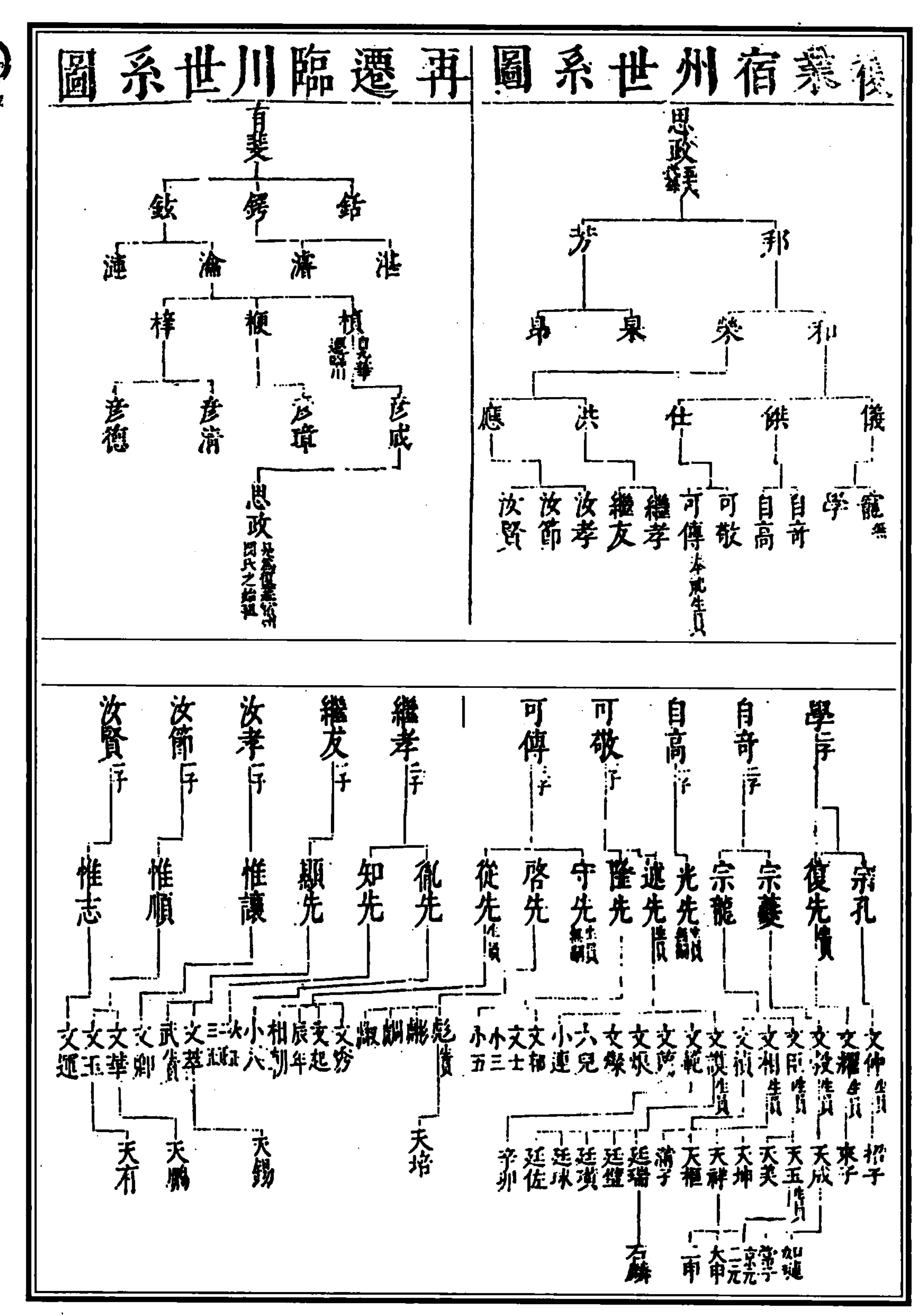
孔子世譜卷之七

世系

譜爲費公作也。費公而上、費公而下世系、當井井非新傳眉列也。歷代久遠、兵燹屢矣、無可考矣、世系可附會乎。無已、自近代始。始宋代、爲奉祀八品散官者、非昶乎。遷九華者、亦昶也。遷撫州者、楨也。役業宿州者、思政也。具呈請衣巾、主祀事、獲①守祠墓者、學與可敬等也。是爲井井新傳眉列者也。

遷九華世系圖




後裔宿州世系圖
再遷臨川世系圖

汝孟 — 子 — 惟強 — 子 — 文僊 — 子 — 向安 — 二子 — 好習 — 子 — 翀
　　　　　　惟惠　無嗣　　　　　　　　　　　　　　好問 — 子 — 翀

自閔子而下至翀共六十七代孫

校記

①獲：當作「護」。

閔子世譜卷之八

遷徙

遷九華始末

五十二代孫閔昌言曰：嗚呼，此吾祖避難徙家，備極辛苦。今百五十三年五代矣，未有能紀之者。予世家於北境，閔子集爲費公之胄，宋以前無徵焉。在宋，有守墓奉祀散官一員，正八品，引禮四名，署戶執事人役，祭田八項。家譜所載沿流支派，禮樂典籍祭器甚詳，惜失于兵火。建炎元年，金兀虎入單州，徐宿振撼，宗族尚百丁，聚議於家。祀署內曰：吾居襟喉之地，往來率先受兵，事急矣，趨避何方，保我血屬？昶曰：惟以祖庇，世沐恩光，義當與社稷存亡，去將安之？引禮典，其從弟也，從容進曰：池州九華山深谷奇峰，海內靈境，其間可避，且有宗派在焉。俟兵靜復歸守，經行權，兩盡其道矣。越二年，粘沒喝從大舉入寇兗州，聖公孔友端已南渡，與復來議曰：孔聖公南矣，不去奚待？昶曰：吾太孺人風燭殘年，途次緩急可虞。本廟歷代昭穆神主、宗譜、祭器，會須負載而行。且吾業備職官，東馬僕婢、囊橐之費不貲，干戈何時定，家園何日返。昶支何自給乎。此吾介介衷懷，返覆而不能成寐者也。及粘沒喝大軍奄至徐州，城陷，閔巒諸不及收拾。僕夫昇寶孺人，昶與弟旭沉其鐵貫於洗硯池中，表族提護家口，至黃山谷沙門寺石室中避之。信宿，宰家林木坊表，神主、典籍、器什、居室，惟楊可憐焦土。舉族撫膺籲呼，懼其役來，于是告諸墳墓，砍書歲月，播越之由，十餘碑埋僻處，爲後日復業張本。硯池中物，屬與奉孺人啟，遂而有九華之行。宗人一時散去，斷續之鄂州閔修之、濟南閔聰之、徽州閔讓之、金谿閔惠之、幽州閔典之、撫州。密相約曰：我曹皆親支老佛祖派，他日子孫相認，亡相忘也。泣血嚙臂而別。既至九華，訪求宗派，愛其江山佳麗，峰巒秀蔚，遂置產營宅。爾時昶子升甫十三，昇在襁褓，旭子升纔八歲。明年巳酉八月，孺人病莽，治喪循禮，士民化焉。昶構資廬能然，以不善治生，二十年後，漸無乏匱。幸田歲有入，旭又多方持籌。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八，將訣，謂旭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善可稱，惟此方寸暴如日星，用

能保全于流離患難之中。吾祖、事叔如父、凡事聽其節制。兵戎稍定、歸我故土、復我世官。祖母旅櫬卒不能歸、卜地澤吉、與我前後安葬。吾家宗譜焚于金人、吾未嘗學問、不能援據及見及聞乎錄成帙。際失守之罪、子孫亟修譜事、安所惜乎。祖諱琦、祖母賈[illegible][illegible]人、任實坦少孤、依我、長爲娶婦。或來訪問、當爲收卹。吾祖諱英、好釋氏學、人稱爲老佛。今撫州屬吾同派、不可不相聞也。塋事俱宜從儉。既逝、卜兆于陽華棲南三里許。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旭年七十矣。五月、內閣王管侍御馬、軍司李顯忠復宿州、謀歸省、基旋以符離之敗而止。秋七月、顧孺人卒、與和合祔。三年乙酉、旭卒。由是弁生陞、陞生階、弁生防、防再從兄弟五人、同變合力、益無淚膂中澤之歎矣。三傳而炯、熾、燦爲陞之子、煜爲階之子、熠、熾爲防之子。生齒既蕃、生計各析、熾時伏臘、設王于華山閔公祠下、望北遙祭。四傳炳生昌、業儒。呂、業商。圭、業農。煜生文、習賢、祭、業農。燦生赫、業儒。羽、善琴。林、傳京房易、言多奇中。煜生竹、與玕、以商起家。熠生朋、幼而喪、素被剃桑門。曰、

勇力絕倫、人倚爲重。熾生茂、茂爲郡校句讀師。域、嫄郁郁、始獲其地縉紳大夫齒遇。婚姻歷理、度、恭、端、帝、畏、不能嚴締。論世及則昌敵且長。昌子有斐、有容、有技、有德。呂子紹孔、希孔、學孔、圭子世民、世爵、世祿、交子居易、居正、多子季文、景文、赫子之傑、之秀、之章、羽子得喜、得寶、林子有本、有能、竹子振緒、今緒、芳緒、觀音保、玕子長壽、元宵、曰子元元澤、元善、東嶽奴、朋子上得、士完、士慊、牲子居廣、居仁、居安。老漢二枝、六代、五傳、合三十七人。女尸不書、妣氏不書、宅氏不書。傳作于再散之後、恐有及有不及、然不忍書也。今更詳其所以再散、因以再遷之故。先是、理宗端平元年、元太宗助宋滅金、吾考炳舉手加額曰、九世之仇、今獲報復、歸去來兮、正其時矣。乃聚族謀曰、我宿爲金據百七年、金滅矣、其地隸于宋耶、則我之故物、其有新焉。隸于元耶、彼崇儒重道、收拾人心。去年俘從立、所執孔元措、遣令襲封、其不忍加害于我也必矣。汝輩姑少俟、吾先擇勇略者與俱、有基有成議、則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期也。于是曰以勇居易以[illegible][illegible]昌以筆石得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四月、當孟元帥獻俘之際、買舟至和州登岸、再四[illegible]
孤宿、經夾溝、先訪實貓人族氏。有堠吏指之曰、此宗
實姓殊多、惟實長者年高可問也。衆以吏爲介、詣其
門、有翁龐眉皓髮、方屨布袍、倚杖當戶、迓且謝曰、肋
骨瘦憊、爲禮不恭、勿訝也。客何來、且栖栖何爲者。吾
考詳道其事、喜復悲曰、有是哉。而族未殄耶。吾父即
實坦也。七歲寄養于姑、二十爲之成婚。常粘罕大兵
屠掠、表叔宗官奉姑祖母倉卒離散、不知向往。吾父
流落江淮、踪跡二十年不得。而母疫亡、再娶我母於
紹興壬申生老拙、今八十三矣。吾父未嘗一飯忘恩、
吾方燥髮、若將旦暮遇焉。豈料桑榆短景、得覯後人。
因見二子、皆年半百、諸孫森立、英氣勃勃、割雞灑酒、
情義藹然。溯其派、冏表叔祖也。詰朝、置祭品拜墓、牧
監樵蘇皆能指點、殘碑浸滅、兎燐狼藉、孤塚荊蓁、夜
嗥狐兎、傷心哉。向在九華、得于祖宗所傳述者、痛之
深之、摹之擬之、意必蔥鬱其林樹、崔巍其岡陵、貞珉
華表、可憑而弔也。丘墟至此、禾黍離離、而後悲可知
已。留戀祇暮、假宿閔子里家。明日、具備荷鍤、畚、掘取

碑石、朱字如新。州隸于元、遂愬之達魯花赤、州守也。
守蒙古人、而雅重文墨、旨獻詩曰、天地無情祖廟災、
孤踪賴有曉書臺。天涯躋蹬思桑梓、海內啼號悵草
萊。雅志未寘、仍按劍殘煤將熄、復燃灰。可憐身似尋
巢燕、生受春風此一迴。州守讀而賞之、方欲營其事、
朝廷用趙葵恢三京之議、宋元交惡、江淮騷動、不堪
停泊。于是辭實氏、垂涕而別、再還九華。此後兵連禍
結、關津梗塞、無復有歸宿之日矣。然猶室家相保、慶
弔相過、有無相通、守望相助。雖在逆旅、敦睦成風。終
理宗之世、三十年不見金革。度宗以後、賈似道爲相、
天下脊脊多事。恭宗德祐元年、池州都統張林以城
降元、安慶、潛山、建德、南陵、貴池盡被劫掠。未幾、似道
有丁家洲之敗、逃卒至九華、詭言伯顏欲來九華酬
恩、一時奔突。又奉　詔徵天下勤王兵、無一人應募。
有司至扯拽市人、捉縛商旅、搜索深山窮谷、皆老未
脫、已隸健兒。我子姓居正、有容、有本、振緒之餘、景文、
士得、居仁隸籍、共卜于林、得坎之師卦、繇曰、大人得
吉、小人勿用。至險至危、撓其順靜。才弱志剛、不中不

正。庶日式藏、徒勞我家。夫坎之爲數六也、賞六人往、而年長二人獲免耳。昌以族長乞哀于徵兵官、官雖武人、閑翰墨、滑稽多才致、拌爲不知、問曰、閔子見今居何爵位、乃敢爲族人告免耶。左右曰、是孔子之徒孝哉閔子騫也。官曰、使閔子·而在、必且裂眦摸臂、釋蘆衣而絶溫嶠之裾、棄牛犢而着祖生之鞭、首建義旗如韓信、請獨當一面、忍坐視猖獗而首鼠以規避耶。况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祖爲孝子、爾曾爲孝孫。立功報國、顯親揚名、何辭之與有。昌曰、系本北產、遠來避亂。學未究乎六韜、目未經乎八陣。韓昌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兒背耕讀外、槩無所能。一旦驅之行伍、譬走嬰兒于綠絙、策跛鼈于超距、不惟無益于國事、抑且有損于國威。敢獻俚言、聊中小悃。官覽其詩曰、由來文獻舊冠裳、豈諳戎墨歷戰場。年糾控燄難制馬、蘆花着薄怯賦霜。雖然憂國言曾中、可奈辭官志不揚。汝水於今成悵望、誰憐鞶折泣斗刻。兵官大悼、然名已錄、奏計、由爲免有本居仁、在途亦殊念閔子後、又本朝職官祀典、載在旂常、胡爲窘迫至此。時呼居正惠語、遂得推轂爲常州鎮守王都統幕賓。時伯顏圍城、都統力戰固守、居正多所勞畫。十二月、城破、執都統至軍前、不屈而死。伯顏怒攻城久不下、盡屠其民、居正爲都統保家遇害。十二月聞訃、妻蒲氏方設僎、飼姑早饍、忍慟、俟其終食、始告發哀。是夜自經。允華護十方時發赴弔、有三尺鮫綃容易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天步艱難、有司不遑上其事也。有客于端宗二年戊寅隨文丞相于五坡嶺走死、振緒西人陣亡、不知何地。嗚呼、天命之難忱耶、民生之無祿耶、先子之示罰耶。避兵而以兵死、奪愛割恩、堪不堪耶。乃有本天民、士慊韙又聞張丞相鄂州徵兵赴難、二一年丙子閏三月、益王廣王復徵、恐不能免、問卜于林、得震之大過。繇曰、藉用白茅、可保無咎。棟推是處、可剗而翳。澤滅于木、勢將莫救、有行之道、式固爾後。林曰、可以遷矣、利用西南、其撫州之派乎。一時擇地而蹈、益遷乎其所不得不遷、而散乎其所不得不散、此其故可思也。又慨宗族離去、不知尚有相聚之日否。此後愈遠愈疎、服絶親盡、何所憑以尋本源、

我歸路乎。我傳既成，倘天不遲于京族，果如林所卜，百年後，當有彥英之嗣執是光復邦家，榮襲簪紱，勤捻俎豆，九華一脈，終延九鼎，其誰曰不然。吾生于宋寧宗嘉泰七年甲戌九月十二日戌時，教授蕪湖，遇日者謂宜貫顯，咄咄異事。六十六歲叟舌耕代祿，綬步當車，無縲絏兵刀之慘，當貫顯羽化登仙弗易也。敢有非分之覬哉。時元至正十七年庚辰十月日。

附小像避難圖

恩祀散官閔翀小像



贊曰

胡天不德，降此鞠訩。維公念亂，以免鋒鏑。鐘虡雖移，苗裔其豐。千載而下，覩爾儀容。

宋處士陳嚴題。





九華唱和

郡孝廉荆峰張體乾抄曰、閔公昌字允茂、與青陽陳公巖字清隱、楊公少愚字希顏、方公時癸字天和、當宗祚既屋之後、結爲方外四友、每臨山水、坐風月、無不與共。晚年尤篤、聯遊句曰、慨倘壺相過。清隱長于絶句、遊九華山蓮花峰、各拈韻定罰例。清隱曰、風動雲開淨客顏、三千丈石錦斕斑。淤泥不是花開處、擢出天河綠水邊。希顏云、靈根不在沼溪中、一朵擎天萬衆空。雪藕當年曾獻否、無窮的意對西風。允茂云、屹立千峰花自開、神工何處摘將來。麻姑三變滄閒却、壓盡春秋此種荄。天和云、蓮花爲號石爲身、千尺嶙峋不染塵。若使潘家妃子見、也應化作步虛人。詩成、清隱曰、允茂渾與祖宗傳神、而春秋字相關至巧。天和步虛之句、是人在蓮花峰頂。各佑以觴、用節苦思。於是止宿于閔公新構、分題其壁。清隱曰、門掩西曛對九華、青松幾箇點昏鴉。居停不比尋常宅、東魯斯文孝子家。天和云、樽前談笑溫如玉、筆底才華價重金。容易茅盧留得住、六丁需遣早相尋。希顏云、茅

屛幽宜近臥雲、溪山風月許平分。客來正遇鱸魚美、滄酌樽前細論文。允茂重其詞、勒之于石、方圓尺餘、今尚在、但字跡爲苔蘚蝕耳。恭宗改元、閔又從軍、淸隱贈以詩曰、少微雨過露青蝶、送爾還從枕月過。會見[illegible]塵先已淨、洗兵不用挽天河。希顔詩云淮西昨夜羽書傳、戰罷烘悲血滿船。珍重山趺須努力、天山三箭凱歌還。孫指張世傑之敗也。元世祖十六年己卯七月、遣使者咬住歷江南、訪求遺逸。淸隱避于匡廬山、允茂送之詩曰、寥落山亭晚、悽悽我送君。芙蓉愁對雨、鴻鴈吟便雲。異國匡廬在、同袍江漢分。相思還共月、何必歎離羣。別去逾年、事定、旋歸青陽、築九華書院于高陽河畔、中搆樓三間、題曰溪山第一樓。左室三間、曰靜觀室。右室三間、曰燕居室。樓前引河之活水爲月池、池一畝許、中央有亭、曰臨淸、繞亭奇石作木、蓄魚養鶴。兩廊中爲門、門內松梧翠竹、濃擁蒙茸。允茂嘗偕楊公詣其院、飲酒樂甚。淸隱舉杯酬楊公曰占絕句云、第一樓中白髮長、燕居室內小[illegible]甚。江湖亦有詩幽客、誠得松醪入醉鄉。復舉杯酬閔公、萬吾

青山隱洞天、九華景物自年年。臨淸亭寂無人到、淹莫良宵慰大賢。明日置扁、分題院中五景。時維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之七月、閔年已七十、顔色潤澤、矯健如童、主人推先。其題溪山第一樓曰、樓爲溪山開第一、溪山痼癖我尔君。五湖書艇閑中過、千丈丹崖象外分。不是高懷饒意氣、由來仁智妙絪縕。登臨指點蓬瀛近、直對天饒醉夕曛。希顔詩曰、樓前勝槩冠山東、舉目溪山面面同。一帶淸漪秋雨外、數峯晴翠夕陽中。雲欺幾疊來何許、鳥傍閑飛約半空。幾度登臨酒醒處、此身恍若接崆峒。允茂題靜觀室詩曰、晝畫樓臺此最幽、其云暗室任便游。死灰止水渾無着、綠樹青山自在收。世事風塵雙倦眼、乾坤消息一虛舟。非空非色誰能解、近照回光不外求。希顔詩曰、道人搆室傍林坰、一日人間心獨醒。芳草最宜烟裏綠、亂峯偏向雨餘青。落花片片隨流水、鬭雀雙雙下小庭。萬物覽來皆自得、欲將斯理問山靈。允茂題燕居室詩曰、燕居名室意何如。一榻心閒萬慮除。所竹林浮春髣髴、蒙莊枕老夢蘧蘧。醒餘汗漫[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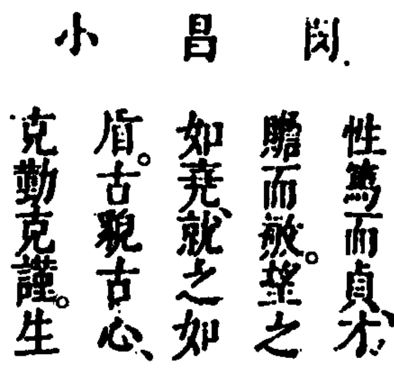
縱橫拋書青。安樂窩中天地潤、先生爭肯臥長林。希顔詩曰、布韋烏遯樂安居、富貴浮雲意自如。醉裏不懷嘗倚劍、閒邊無事只觀書。落花疎雨吟成後、修竹清風醉醒初。客到莫嫌生計薄、九華山水任樵漁。允茂題月池、其詩曰、碧水灣環僅月開、四時倒影浸樓臺。徹陰壓氣霏霏合、瀉者龍涎深深來。不湧波濤通海嶠、常澄寶鑑淨塵埃。昆明灰墨何勞問、濠上風光在此隈。希顔詩曰、小池形類月生初、撈出靈泉味冽如。一脈祇今通遠近、半潭終古不盈虛。浮萍破處天垂鏡、芳草長時地帶稜。曾有蛟龍此內蟄、飛騰無復顧蟾蜍。允茂題臨清亭詩曰、川上風光足大觀、虛亭深處暫盤桓。八窗灝氣侵衣濕、三疊琴心激玉寒。詠入滄浪忘物我、弄殘明月倚闌干。幽人徹骨清于水、偏稱臨池相映看。希顔詩曰、亭居小搆月池濱、纔入衡門趣十分。四望有鄰依水石、八窗無處着塵氛。雪浮波面魚吹沫、日落山頭鹿下羣。最愛高歌濯纓處、蘋香荷影思紛紛。詩成、清飈懸扁于各所、主人拜而謝曰、是眞球琪琳琅、將遺後人、俾知今日之心。此四

六麻和、多載楊公九華外史抄。内惜楊、方兩氏子孫滅絕、不見全書。惟清隱後裔科第蟬聯、世登朝署、清隱入鄉賢祠、春秋祀享、有九華詩集行于世。而允茂之著作實跡可述者若此。不欲非能文、緣門人閔儀持其顚末、屬余文序、且儀爲閔賢六十一代孫、從余授學、義不可辭、爲纂九華唱和記。

附小像方外四友圖



閔昌小像



贊曰

性篤而貞，才贍而斂。望之如堯，就之如盾。古貌古心，克勤克謹。生順沒寧，還源返本。

宋處士楊若愚題。





遷撫州始末

五十六代孫閔槙曰、高祖諱昌、字允茂、年十五未識丁、以父命往塾師求代筆、見訓諸蒙日說故事三條、因假且聽之、皆忠孝廉節事也。領略慨慕、自是每講輒往竊聽、遂篤志向學。就塾師、挾句窮其投。再負笈從蕪湖名士陳公遊、漸成弘博。貌若朴而性極慧、口若訥而發必中。娶于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孝友敦睦、終其身未嘗跬尺寸。嘗與青陽陳淸隱先生友善、先生在宋末累舉進士不第、隱居以待天下之淸。宋社既屋、開元世祖徵求遺逸、築室九華山前、日偕昌杖履吟弄、有風髓集。昌亦列名其間、往來酬贈賡和若干首、不能悉記。生庚年月日時皆甲戌、卒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十二月。明年、與妣合塟、享年七十五。先是理宗淳祐三年癸卯二月二十七日癸酉寅時、生曾祖有斐公、字裁之、能讀父書、資稟淸雅、如不勝衣。値世祖統一之後、好大喜功、徵徭無度、每大發兵、漢七番三丁壯無倖免者。我血族既散、獨以孤身涉亂世、無善可稱。娶南陵林、生子銛、早卒。銹生淇、濬。鉉

則我祖也。生而不事家人業、搜厯譚玄、横襟眺勝、雅慕閔公之跡。凡華山靈刹、隱地、如臥龍、天台諸峰、庳不攀躋絶巘、俯觀江流、紓覽發情、數日不歸。水月庵有波羅蜜瞿曇登座說法、必詣聽之。一旦束裝辭父母兄弟、將遊方外、與有所謁。曾祖泣諭之曰、咄咄兒誤矣。吾聞求仙者有輪臺之悔、好浮屠者有臺城之餓。傳奕折蕭瑀之迷、韓愈詆佛骨之穢、則仙與佛了無左驗。兒不法先子之所以淑世、而慕閔公之所以出世、從此徜徉雲水、我兩人生前沒後、漠不相關、忍心害理、覆宗絶祀、天且遏于不孝、而佛仙是問、必不然矣。此身蜉蝣也、世蕉鹿也。寓形宇內復幾時、石中火、水中漚、對鏡朱顔、轉頭華髮。奈何以百年必盡之身、而倖萬古必無之事哉。咄咄兒誤矣。爾志已蠹、爾神已遁、留復何益。吾垂垂老矣、唯是窀穸之期、不見有季子在服、吾目必不瞑。爾即翱遊玄圃、暴抵極樂、不乃爲西王母、地藏王所厭薄乎。鉉祖憮然大悟、泣謝曰、兒誤矣、兒誤矣。始有立家之志。遂于是年娶祖母潘氏、承歡朝暮、若將不及。癸卯、生叔姑懿娘。丁未、生我父淪、孫祿失恃。踰年、再娶劉太孺人、生叔漣。曾祖卒于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三月、享年七十一、後與妣合祔。鉉祖方居喪、姑十一、父七齡、皆能擗踊、持素成禮。貴池齊山大姓王長者來弔、嘉其至性。服闋求聘、乃以季女許聘吾父。是爲仁宗以慈孝恭儉風天下、崇尚儒術、廣增陪宮生徒、堡塾里社、其不有學。己未、吾父送姑于歸、外王父見其瞻顧有常、言笑不苟、喜謂外王母曰、新婿犀角能文、神明之胄、鄉黨便能執禮。伊家生計瀟條、恐不能操厥受業。且我所之者、非財也、蓋留之俾與兒肄讀書。因得居甥館、肄志專功、凡八載焉。泰定三年丙寅、來迎吾祖、祖母、漣叔過王舍、成婚禮。丁卯、便開館納生徒、而父母弱弟坐享其學祿矣。己巳七月壬申望日戊午未時、生孤、湯餅之朝、祖覘命名曰楨。是年、王舅以輸粟拜官、赴大都。九月、吾祖、祿訪吳楚、憩江山形勝、長歎、歸來往冉兩月、竟不起。十二月八日、方逆臘粥一七箸、迨暮屬纊、遺囑曰、王家賢父子與我生死而骨肉也、豈忪一席地哉、我有所不欲也。到處青山俱堪埋骨、亦不

必復還九華、蚪揹枕簃致他日無辨。但擇幽僻奇絕、
如我生平所賞鑑者可也。既逝、礦險購莫皆賴姑力。
吾父哀毀過禮、謝生徒踰年、從遊日衆。癸酉、弟樉生。
乙亥、弟梓生。會外王父王長者卒、吾父心喪三年。既
蕆窆、建德巨室黃伯昇以師禮來聘、邀叔二十四尚
未議婚、相與共奉劉孺人挈家口俱往。黃先築舍迎
春洞下、俾子弟肄業、緩急爲備。吾父一見而喜曰、此
所謂幽僻奇絕、隹氣盤結處也。遂堅買山之志。學倬
既饒、先爲叔娶里人李春華女、置田數十畝、屬叔曰、
此巾卜塋先夫子、葺廬壟土、世修二恪。即以其田佃
李氏、歲徵所獲、庭幃聚順、人不知其爲繼母也。孤年
十七、知識漸開、思一藝以自全、無如醫善、竊取岐黃
方脉習之。明年、隨父叔往齊山扶祖櫬、再啓祖母棨
殯、合瘞于洞之東阜。王舅姑、毋素車白馬、號哭來送、
居停王人、始知所瘞者爲生毋、所事者爲繼毋也。丙
戌二月、潛山縣與源宮朱上舍再來聘、乃托舊王新
丘而不能舍爲辭。一家姑媳娣姒、併力同心、克勤克
儉、積有餘貲。戊子三月、爲孤畢姻汪氏、而又援黃長

者與樉聘韓氏、梓聘楊氏。汪冊賈也、吾父屬叔育餘
金、從之貿易江湖、多走荊襄、豫章、閩廣、往復獲息。孤
操方術爲縉紳鍼砭輒應、輒食厚報。每歲時聚慶、謂
從此可永日、可卒歲、可終身。吾父混飽帖席纔十年、
于元至正十四年甲午正月、壽四十有八、方索翰墨、
遡沿流、續撰實錄、忽撲然失聲、舉家驚皇。孤爲診視、
脉理和平、而肺氣甚滯、蓋肌膚甚肥厚而嗜醒濃痰
盛、風生所致。且性不餌藥、或感風露。孤以藥進、輒難
之曰、世無和緩、誰動膏肓。有命在天、不由人。續顏子
三十二而卒、豈當時未嘗有藥哉。至是中風不語。三
月十二日告卒、瘞祖墳之左。孤年二十六、哭兗在疚、
心死形存。乙未、我大明兵取太平路、遠近戒嚴、[illegible]運
將滅、災異屢見、羣盜蜂起。池州趙普勝與弟德勝聚
衆剽掠、勢逼丁壯從逆、驅爲前部、號曰營敵軍。不從
輒擄其有、屠其家。九華四面三百餘里、始不可爲矣。
十月、韓楊兩家介媒氏來曰、患難之際、緩急不能相
保、速畢此姻、殊爲兩便、寸絲滴水弗問也。倉卒請叔
爲兩弟行冠禮、各得納室。再踰年、海宇鼎沸、劉福通

陷安豐、倪文俊陷漢陽、方谷珍據台州、陳友諒據隆興、張士誠陷高郵、李武、崔德陷七盤、藍田、毛貴陷萊州、田豐陷濟寧、明玉珍陷西蜀。無地不干戈、無人不介胄、無時不發擾。叔見孤日益羸瘦、從容計之曰、須關黃長者亦將卜避兵之地、想九華峯嶺高懸谷邃、九子巖頂泉水清冽、舍此無所之也。爰從叔命、剃髮公父子辭墓而還九華舊址。尚有三五族親、相與親望相將而動。耿耿隱憂匪渴匪饑、此身姑置、白髮雙親保其不震爕乎、紅顏少婦保其不拗掠乎、襁褓孩資保其不攘奪乎。有一于此、舉室之存亡所繫也。晚夜躊躇、寢食俱廢、忽得症忡疾。幸見知官府、庇護二弟、得免補伍。丙申、大明廖將軍、常元帥取池州。方辦歸、陳友諒、趙普勝來取安慶、一華之隔、哨廝斥堠、不得安枕。戊戌正月、安慶陷。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友諒僭位、拜趙普勝爲元帥、率兵來攻池州。守將趙忠戰敗、張德勝嬰城自守、遣子與祖來夜突圍、詣金陵求援。九華百里、絕無人踪、孤護祖母與叔弟夾糧扶掖、登九子巖避之。常將軍設伏其下、偃旗息鼓、鬼魅匿

測。相接大戰、其李領摧、普勝僅以身免。此皆目之親歷者。庚子、友諒再陷太平、比聞王舅將挈家買舟赴豫章管轄勾當、得爲孤力、投齊山附舟、斷斷乎有撫州之遙矣。是爲二十年庚子三月、春和景明、吊大孤之遺跡、破彭蠡之巨浪、一帆直抵南昌。王舅上任越月餘、孤辭之將行、舅姑惻然曰、爾老成練達、此行足保無虞。但家口衆多、行李瀟條、倘撫州之派不必相認、雲萍漂泊、何以爲生。我與爾姑及爾諸表弟在齊山固已籌之矣。我業居官、享有常祿、此來所携資帛約二百餘金、悉以贈汝、于并遣壯丁護送、由西路陸行而南。到彼苟不如意、可循東河、自撫州買舟至謝家埠、易巨舟入江、仍還齊山、再爲計也。翼日握別、兄之視姊、則兄崔之愛也。姑之視侄、則抱攜之義也。舅之視甥、則渭陽之情也。寸腸崩裂、悲不成聲。既行、抵撫州、至北訪謝坊吳家渡、見九華先來者、喜極復哀、曰、旅魂驚悸、風塵羈泊、雲樹風帆、皆金鼓旌旗也。何意天涯外有此安樂窩、復來聚首、真耶、夢耶。宗親就携肉糜酒粽、勞問生平、叢五月五日也。安集之後、

厚遺送者、報書于吾姑。再拜叔老佛派、有宗叔曰齋、曰質、曰贊。宗兄農爲吏公正、家極溫。約博學弘詞、隱不求仕。一見孤、雅相愛、恭不啻同胞。嘗與語興亡之事、歎曰、吾弟金沙醫國、乃以藥籠中參苓易民間救衆耶。行見左橘井、右杏林矣。自是食息起居、罔弗存注。壬寅、大明兵盡取江西諸路、兵不血刃。丙午、取徐州、宿州。丁未、元亡。我皇帝戊申登大寶、復中國之統、改元洪武。元年、海內漸就清平。己酉八月、祖母劉孺人告終、棄捐。四年辛亥、與我緯兄歸宿復業、愬其始末于州王吳公諱彥中。公曰、爾有志證耶。乃以歷傳上之、遂爲稽查祭田、雖經改玉、然以咏書按之、得三頃餘。仍就遺址創祠數間、佃戶領田供祀。事竣、由建康還、將暢其狀于上、而先白之有司。有司曰、前渡之難、孔、孟、顏、曾皆所不免。爾果閔氏、自有恩卹。須以我聖母后椒房之親、大索天下、凡認親無狀者、槩不免。蓋防冒若斯之嚴也。爾之急于自暢、無乃嫌于干澤而殞隆其家聲乎。事遂寢。十二年己未、孤男彥成生。汪室善病無出、來撫納李氏、幾有是子。昔我林祖嘗以、

卜後裔得臨卦、坤八兌二、厥數乃成。剛侵而長、以柔居中。永保無疆、孝思不窮。百年爲限、乃生彥英。今適當百年、故命名。十七年甲子、旌表孝節、增置闕里祀典、再一歸宿、經營宅第。旋聞叔病而還。乙丑五月、叔母李孺人告終。孺人與吾母妯娌鍾情、終身無逆言作色、女紅饋職、多任其勞。叔與孤等服事于外、兩母形影相弔、生死以之。叔年七十有三、子女俱乏、吾母日夜哭嫠艱苦孤獨、至是亦卒。吾叔老憊殘年、履危蹈險、不任悲悼、至冬又卒。嗚呼、七月之間、三喪聯集、天之降割、何若是之慘耶。則仁壽之術、亦幾不靈。孝友之族、從此盡斬矣。前疾復作、再死再甦、賴宗叔諱贊者與子農、時助不貲、緯兄日莅葬、各得埋淺土。但孤多不起、報劾之日短耳。病緣驚悸無常、思慮過度、寢食失節、俾致神不守宅、血不澤色、長號哀毀、寧滑和、外若無恙、而內已盡伐。此醫家所不救者也。恐日加昏憒、如吾父一旦舌倔不能吐、扶病發筒、歷代事實、前後銷敘、在列傳。文戶不書、而此獨詳于姑者、以遷撫之行、非借　力不能達、且養生送死、非常

之恩、不欲役人忘也。姑夫郎毋負謙信、爲元學太子大撫軍院同知。子三、之士、之臣、之傑、皆蒸蒸思効于聖明之世。錄拔新緯兄鄧政、并托彥成及猶子彥璋、緯子彥清、彥德諸孤、時垂教訓、他日成立、執此以嗣歲時、先子固死且不朽、孤亦死且不朽。時明洪武十九年丙寅七月望後三日。

附祭閔楨文

維大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三月越朔四日甲寅、寓撫州臨川縣宗兄弟閔緯等謹以荔丹雞淼庶品之儀、祭于微君子幹宗弟之靈曰、嗟嗟吾弟、遽止是耶。吾嘗冥想人生逆境、惟是貧賤患難、令人攖寧。然倜儻卓犖之雄、終有以善遣、獨吾弟入此之中、有至死而莫遣者、非不能遣、原不可遣也。昔閩遊難、爾祖稷、吾祖典、𠐍脊分攜、淚枯血繼、叮嚀生死、庶幾相見。既而天各一涯、已更四代、宗傳十一、得與弟聚于吾郡、情投分契、居然骨肉。兩先人未畢之心、依依乎我兩人畢之矣。謂宗屬得弟羽翼、徵惠神明、松楸俎豆、指日可復。值中原多故、相依二十七年、何時略置念耶。弟漏志礪婉容、和平而有立。聊然高舉、韜鋒晦氣。言吶吶若不能出口、比譚名理、四座風生。始知倪吞八九雲夢、借醫以隱耳。弟乎、吾慟爾之懷寶而無邦也。慈君登背、兵燹陸梁、猶能尊叔父爲兩弟成禮。弟乎、吾慟爾之處變而有常也。奉祖毋生挾、叔毋于阽危、又能庇及叔弟免役圖存。弟乎、吾慟爾之顛沛而惠吉也。此豈吾之私慟哉、弟之存亡、血祀之存亡也。吾以才志覘弟、而知其必有濟矣。憶自九華來、雖有行李、無奈朝夕芻米僕償之需、叔與兩弟束手待哺、歲餘而罄、即借者無所告其窮。而獨以六微技、全活十口于饑饉之餘。稍饒洽、分報來時倆問者、貧窶就療、有宋清之風。吾嘗謂弟飲上池水、而以金沙壽國、非乎。朝出暮入、次第定省、遠近貴賤、招延無虛日、卒未嘗衍期爽約。所獲隨市甘脆、供奉承順。列祖忌辰、必齋戒設祭、寒暑風雨弗輟。居恒無事、即就族長諸兄弟參議北歸之計、若有所以迫之而不能自已者。夫以其才若彼、其志若此、而又幸逢明聖之朝、豈忍其血祀之久墜哉。弟乎、何辜于天、降此鞠凶、五月哭嫡、

八月哭毋、十一月哭叔、甫七匝月、三喪駢集、棺槨衣衾。一之已甚、乃至再三、足人生在逆之境、而其慘毒更倍於貧賤患難矣。弟乎。爾嘗爲我營澇圖事、勞生息死、當龜之歌。爾故曉人、乃至不能少排遣耶。吾將摹弟之遠神而設身處地、得無日嫦與吾毋形影相予、所恃以爲命者也。吾毋忽失一臂矣、桑榆暮景、聚目淚其耳。毋之悲思不已、而子之衷曲何堪。爰是旦碁低回、將厚嫦耶、裂于吾之力。將儉嫦耶、傷于毋之心。方策所以溫慰而不得、詎忍逆其不少待乎。五內崩摧、轉思轉切。又將曰、毋氏出素封、嬪我父、西還東播、生計蕭索、井舂縫紉、事祖毋惟謹。終身勞勸、纔有子媳、差可息肩、睥睨烽烟、魂提腾落、捐棄生土、出九死一生、以有今日。嗚呼、有今日而無毋、是所爲顧旻天而無吾弟也。然猶恃叔氏也。叔即不能曲爲弟解、弟必憐叔、少爲節慟。迨叔亡而慟生疑、疑生懼、殆不可救矣。謂吾父卜地于迎春洞之東、剏叔以世守丘隴、豈非冀其子孫蕃息、大我宗祊哉。自止父窀穸之後、叔父子女俱亡、吾父與未葬而剏世、弟年半百、始續彥成一脈。叔雖享年、竟以鰥旅孤羇而死、是豈造之不善、不獲絕不已也。夫安得而不疑。又謂我祖宗孝弟傳家、清白淑世、子孫皆自食其力、而無害于人、即不爲天之所賞、亦奚至天之所罰、斃于兵、轉于東、復酷我子、遭天道難忱、令爲善者安措手足。夫安得而不懼。由是轉懼轉疑、轉疑轉慟、弟之疑安得不是、弟之齒安得不落、弟之心疾安得不復作哉。是皆勸弟之甚、虛慕其當如是耳。抑豈知天脫怖禍、更降浩劫、弟婦旣無出而善病、接喪不任勤渠、爲兩姑哀毀過情、日抱孤兒、哀號夫柩前、飲食不進、肢體疲羸。嗟夫、弟以三喪慟死、吾從見四喪、又將五喪矣。弟乎、何不辰至此極耶、直令我欲死矣。弟之目敢未瞑矣、命須撫爾孤幼、長讀父書、他日復宗、以畢弟志。此豈我不能弛矣。與弟從此決矣。頭顱未朽、若夙月相思、賴手燒柏子、燃燕讀弟貴錄、弟能來左右否。尚饗。

又辛亥從弟丁幹歸宿省、丕還至淮、康秉便風至九華建德精舍諸基詩以紀之。

中原兵火已無家、過眼興亡幾歲華。總羨雁南孫冑敦

葉、百年■運游沉沙。情緘雁木歸魂斷、夢到青門別路賒。俱松楸、俱是眼、燕來鴈往只天涯。

附小像還撫州圖

閔楨小像

贊曰

惟于幽、克自其後。隱于醫、弗瘳厥疾。視天懵懵、若可必、若不可必。快哉、其有今日。

明後學周鈸題。

撫州圖



復業宿州始末

郡後學張明標錄曰、洪武辛亥、五十六代孫楨與緈兄弟自撫州來省墓、此後卒三年一歸。楨子彥成甫九歲、楨卒、緈爲之撫養、又爲之勤事、死生敎睦如同胞。彥成稍長、與緈子彥清經紀淮揚間、時時過宿拜掃。景泰間、彥成卒、子思政抵宿、投牒復業。州守黎公謂之曰、我稔識爾爲閔氏後、第經二百餘年、安知其無附會其說者。列傳實錄、非金章鐵券、爾其問諸泉臺。公之意、蓋欲激之使歸也。彥成不愉、首悲憤而返。垂垂老矣、一旦發列傳而讀林之踪跡、欣然笑曰、我林祖之言驗矣。其日七日來復、謂我太祖高皇帝至今皇帝、非七世乎。日反復其道、既晦既明、非大明之象乎。于是再促思政修墳守祠、爲久遠計。思政遂抵宿、卜居大店、販紙楮以佐生事。成化八年、投牒州守甄公、準復舊業、遂置田建宅。十一年乙巳、督學司馬公至謁祠、憫其基址荒落、廟宇傾欹、爲州守萬公曰、聖人以孝治天下、古今稱大孝舜文、而後閔子一人而已。今其祠廢墜若此、何以妥神靈而風世教。是有

司之責而觀風之事也。兩太守爲我新之。煬工飾材、兩月工竣、赫然改觀矣。自是奉祀不輟。嘉靖四十一年、浙江平湖姚公箎來刺吾州、賢聲卓異、親祀先祠而恤其子孫、將比例顏孟而爲之請。事既成、屬老胥要世系、老胥居爲奇貨、思政曾孫儀日、此舉出自使君、非我所敢營也。今以賄行、無乃負其心乎。老胥啣之、阻以事干奏請、恐駁坐累。至今士大夫直欲褫其魄。萬曆二十一年、按臺曹公感異夢、謁祠堂。見閔學、閔可敬等青衣伏道恭迎、拜畢、進而問之、歎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汝赴本院具呈、當爲題奏、以光俎豆。學與敬等承命告准、行查無異、當會同三院題請、蒙恩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學與可敬嘗准衣巾奉祀。時因年衰、俟其子承襲、以閔可傳、閔光先補閔禮節、仰給世襲奉祀生員。閔學子宗孔早亡、孔子閔文仲承襲、可敬子閔述先承襲。述先年老、其子閔文謨承襲。可傳子閔守先承襲。守先乏嗣、胞弟閔從先承襲。光先多疾、祭日恐妨駿奔、以堂弟復先少閑書禮、甘以衣巾讓襲。比例東齊讓國之誼、有先賢遺風、誠可嘉矣。況奉祀大典、寥寥四人不足相事、光先依禮、復先准另給衣巾。光先無嗣、以侄閔文敎承襲。復先子閔文耀承襲。于順治五年、蒙新朝特恩、比例前朝優恤。具呈御史宋公、蒙准給役裔世襲奉祀生員二名、閔武、閔彪。自思政復業、迄今百有餘年、振振繩繩、由是而駸衍駸盛、其麗未有既也。謹傳。



閔思政小像

贊曰

泮飄遊轉、胡
爲乎來哉。若
或使之、是爲
歸宋之始。惟
其如此、是以
後人有此。

野史[illegible]讚。



閔子世譜卷之九

列女

蒲氏

閔居正妻蒲氏、小字婉娘、南陵士人蒲阜長女。髫齡寡言笑、阜授孝經、毛詩、輒能成誦。十五識字善書、自解列女傳。十七適居正、女紅饋餼、旣閑事上逮下有禮、爲婦十六年、遠近婦女化焉。居正從軍、尚未闋父服、辭別兄與蒲、舉室悲號。蒲獨斂容引大白前曰、男兒何不慷慨仗劍、一壯行色。乃作兒女態耶。人生會須有死、政恐泯泯無聞、與草木同腐朽耳。試槪今日、君父何在。二王何在。子丈夫也、義當徇國。我婦女也、義當徇夫、又何憾于此行。居正收淚曰、吾與子皆年逾三十、尚無所出。兵凶戰危、旣不避、願少留事毋。薄命誤汝、庶幾不忝足矣。蒲曰、君賢兄嫂可立門戶、百畝堪供菽水、無煩內顧憂。若能不忮不求、克諧共事、幸而遂書錦、則君之糟糠也、相與承歡于堂上。不幸而遭時不淑、則君之[illegible]也、相與含笑于泉下。子志已決、何必破壯士顏哉。旣別、事姑惟謹。得常州之報、媿入幕府、慶喜過望。或私問之曰、金風玉露、秋色撩人、惱憶征夫否。蒲曰、千里雲萍、吉凶注念、獨非人情乎。但小戎婦人、亦知大義。是役也、苟有恢復之功、亦與有榮被焉。男子志在四方、無老死牖下、卒無尺寸樹者。是亦內助之闕也。死生契濶、固已寘念而委諸造物矣。冬日、方侍姑早膳、居正凶訃至、忍慟曰、幸俟姑終飦、恐驚悲哽咽也。逾時乃告姑、慟仆地、猶慰之曰、是風聞疑似、未必然也。扶姑歸內、抵暮、紿其嫂曰、伯氏諸侄未備餔粥、當往一省視。我侍姑寢、明早當請伯來與原也。嫂以黠婢與俱、蒲復紿其婢曰、汝主旣亡、我無改節之理。但我家從嫁物係他日菽水之資、不可不及時爲計。汝逐一檢發、詰朝遣送南陵去。汝幸勿泄、有衣二襲、酬汝數載之勞。劃剖旣妥、復紿之曰、我饑甚、當爲具饘粥。婢去、遂縊殺房之西窗。嫂急行解、氣已絕矣。箱笥衣物析爲四分、各有單記。比曉、方告姑、呼居易檢勘、則其所有之物、其一奉姑養老、其一爲夫招魂、其與嫂儕別、某與婢犒勞、一絲一縷、不私其身。止服素衣一襲、年三十二歲。居易長男爲承重、若

生母。遠近喧傳，義士方時發來予，有三尺鮫綃容易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國運將移，有司未進上其事也。

節婦

馬氏

閔仕妻馬氏，即閔可敬之母，可傚甫六歲，可傳方冋週，而夫早逝。馬氏矢柏舟，教二子，乃復業承祀，節凛冰霜，母儀足法者。壽九十一歲。

徐武二氏

閔宗孔、復先手足也。宗孔娶徐王度奉祀蕭邑增生徐公女，復先娶增生武公女。一子文仲，生未及週，一子文耀，懷孕未生。宗孔、復先相繼早逝，徐、武二氏年俱二旬，矢志守節，撫二子，俱承岌奉祀生員，子孫蔚起，壽踰古稀，前後一月相繼而逝，一門雙節，亦奇矣。

藝文

齊州閔子廟碑

宋眉山蘇　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賢，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列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邂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以江海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亦有體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外史氏曰：閔子墓，據闕里志，以在宿者為真，大賢歌哭聚族之地，人爭榮之，正不必過辯。在歷下者為僞何妨。首錄穎濱文也。

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

明學博四明劉　佶

聖人之道，用則尊主而安民，不用則化鄉而成俗。聖

自三代以上大道闇然。三代以下大道賁然。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者、洙泗一脉源流所在也。故凡有功於生民、錫福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俱載諸祀典、血食萬世。況得聖人為之依歸、而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庶幾簞瓢之樂、克底齋慄之孝、使後聞者莫不興起而巍巍乎道在萬世者歟。費公魯人、宿為徐魯之界、家語、 公葬於歷城、而宿相傳有公祠基在焉。異同本末、難以考而祀典沿流、尚不為無徵。第祠久而燬蕩於宋元間。至
國朝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堊命知州萬公本措置重建。歷一紀、又弗能謝風雨鳥鼠之害、乃至毀裂舊歷、碑辭碎毀、由聖道者起仰止之思、有司首務、不在此耶。弘治庚申、知州黎公熙領宿命、而四月初吉、蒞政之始、首謁文廟、顧殿廡榱桷殘缺失理、捐俸鳩工而敬完治之。自以聖人在天之靈、既可以對越、而公之祠將次第舉矣。迄仲冬、 內臺總憲中都顧公佐經公祠基、而慨其弗葺、惓惓命有司修之、而記其事、以為一孝立而百行從、一德遺而庶將化。宿之風俗古[illegible][illegible]厚、而今亦差異於他、皆公孝友之德積中著外之遺澤。守斯土、正當賢其賢而事其事、況丹荔焦黃之薦、歲時常於其所乎。用是有司亟奉 命、而拾美材、闢新土、使庭殖而楹覺、堂瞻而室厰、齋息有地、滔浴有方、廚庫翼然、陳塗坦然、而向埋跌之荆棘蕪然而一剗治。工始於季冬之甲午、落成於次年之季春。欲復命於總憲公、而愧無黃絹幼婦之辭、乃屬哲詮次其用事之先後、與關風化之大端、而勒諸石、俾垂於不朽云。是為記。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立石。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督學餘姚聞人詮

宿之東鄙北境土有閔子祠、其鄉為閔子鄉、鄉之南曰閔孝鄉、祠之後有閔子山、祠之左有騫山、山之右則為閔子舖。聞人子自宿入徐、過其鄉而疑焉、過其舖而式焉、過其祠而進謁焉、廢碑在庭、古柏森鬱、碑植雜施、楱斲斯舉。乃進州長貳以問焉、曰、閔子魯人也。彝於今為濟南郡、按地至歷城東有閔子墓、齒不祀。宋李濮陽嘗祠之。茲宿之祠也、何居。諸州舍子

觀督臺使也、進而言曰、　嘗忘郡而致其故、未之有得。近被人成南山氏以給事中承使命來過、見其爲賢祠而就祀也、命新之。比濮陽馥舜厚氏以御使按茲土、聞閔子之有言也、遂新之。其名鄉立祠之始、則固未有考也。或曰、宿爲古青、青屬魯地也、而閔子實生於其鄉、是未可知也。聞人子曰、何必魯地而後爲閔子之鄉乎哉。嘗聞諸夫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者、純孝人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有天地則莫不有是人焉、有是人則莫不有是孝焉。非孝者無親、故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宿之人固閔子其人也、孝如閔子焉、斯亦閔子而已矣。孝或不如閔子焉、則將求其如閔子者而已矣。或者有閔子之心而求取則於閔子焉、則祠廟之存、典刑之地也、人孰無是心乎哉。而何必魯地而後乃爲其鄉也。孔子之沒也、天下郡縣咸祀之學宮、未必皆孔子之鄉也。人莫不誦法孔子、則其宮牆之所在、固典刑之所在也。今宿之人其有能爲閔子者乎、吾不得而知也。其有不能爲閔子者乎、則生其鄉、異其行、風化漸濡焉知其不可爲也。知其可爲而爲之、是亦閔子而已矣。祠閔子者、將不務之以祠其宿人哉。余子作而辭曰、聞子之言、則閔子當爲天下祠也。祠以天下、宜自宿人。敢不祗服、以訓于宿人。嘉靖丙申夏五月。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都給事全椒戚　賢

夫廸民與行、莫先乎德。廸行敏德、莫貴乎風。廸風宣化、莫要乎土。故上不知風、則下不知勸、政教判途。尊城同作民、皇華不問俗、亦已久矣。有意於斯、獨井古之大雅乎。宿州徐境、南接壤鄒魯、四方衝國也。自州知徐中、道左有壠隆然、傳爲閔子塚。塚前有祠、春秋享祀、祀典焉。夫閔在聖門、居德行之科、而孝友無間、尤古今所承懷。齊民誦之、有所感而爲孝。學士宗之、有所畏而知修。過客欽之、有所慕而思範。其在風教中、最爲重也。然其祠宇湫隘、頹垣圮壁、惟資牧兒芻牧之蹂。嘗三過、未嘗不歎有司之甚忽也。嘉靖甲

午、賢因有事荆州藩府、回次州署、侍御余君鈞適州判、州首應君照亦甫蒞任、因語及之。余惻然曰、簡賢則棄禮、此官其地者之責也。應惻然曰、慢神則虐民、此守其地者之責也。賢　躍然曰、知責必能知盡、騫山已生春色矣。然判雖有志、而業不在已、守雖可爲而制弗容專、賢賢徒切、不無有待也。今年春、舜澤蘇于乘驂入境、展拜荒落而歎曰、此吾觀風者之責也。賢德不彰則民風不樹、民風不樹則民行不興、則吾廉所宜矣。於是命州帑大撤傾圮而一新之、堂廡牲庖、渙然惟整。齊民聞而忻語、是啓吾孝者也。學士聞而忻語、是啓吾修者也。過客聞而忻語、是啓吾範者也。誠動于此、幾應于彼、若舜澤者、非得風民之道已乎。工將竣、而聞人北江督學適至、適觀濟濟、作而歎曰、此吾敷教者之責也。舜澤蘇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命州檄毀淫祠廢所、而宫牆内外、屹然就緒、神妥其所、人樂其成。應君、余君以賢抱病山居、走使乞言、欲紀盛美。賢謂使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閔子賢孝、耀然古今、而州重其祀、可爲惇典矣。舜澤里[1]其祠、可謂樹風矣。北江贊其役、可謂示勸矣。惇典則德彰、樹風則行興、示勸則化成。孝哉閔子騫、自與宇宙無盡矣。賢復何辭。舜澤諱祐、字允吉、自幼以大雅聞。北江諱詮、字邦正、生平以風教任。均得孔門臭味。論世君子知風之自可也。辭不獲書。

嘉靖己亥孟秋。

重修費國公閔子祠碑記

明　叅議連江孫　瑀

天地間有大倫理、内則父子、外則君臣。吾人平生大節目、忠與孝而已。忠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忠臣必能信友、孝子必能敬兄。王化起於閨門、必能別夫婦。五品乃天性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孔門以五者立教、而尤於忠孝爲急。推而化家化國、百靈至、乾坤清、亦根於此。考之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又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吾想[2]閔子名損、字子騫、宋之宿人。從孔氏遊、列德行科、亞顔回下、喬七十二賢之首。坐杏壇之春風、沐洙泗之化雨、

胥失披猻，性理純篤，不事汚君而所事者夫子也。不
難親毋而所奉者嫡母也。人孰不欲富貴，季氏專魯，
僭天子八佾，閔子視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是時東周道喪，必能為周公事業，忠何如哉。人孰不
惡寒苦，繼母以綿衣親子，以蘆花衣前子，閔子處之
坦然，不告其父，而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是時
親母存，必能盡曾參孝養，孝何如哉。學者讀書破萬
卷，不過學為忠與孝而已。百世而下，巍巍文廟之享
祀祕上公之祀，報德報功，有扶世之德，有立孝之功，
後人安得而不思，安得而不景仰。人傳其故墓在宿
之閔子鄉，四山環顧，衆水所會，明堂中虛，來龍磐伏，
實公鄉賢者之佳地。古有香火祠，蕩於宋元。　國朝
成化乙巳，提學御史司馬公過祠展拜，命前知州崇
慶萬君作新。弘治庚申，內臺命憲顧公復經理之，縣
命今知州荆門黎君重建。黎君之天在心不泯，捐俸
積財，鳩工覓匠，構堂實③庖庫凡若干楹，工不告勞，財
不告費，金碧輝映，長松大椰，蔚然文林。落成之久，謀
事湮沒，請文為記。予惟萬世之臣子，皆自閔公忠孝
來。司馬公、顧公有尊賢之雅，而萬君、黎君修舉廢墜
之典，其功俱可錄，故裁請④石，而不肖之名亦得以垂
於不朽云。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三月既望。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

明　迤方淄川高　舉

登歲予行役甬上，去城百里許，稍折而西，林木蓊蔥，
有阜巋然，前有祠，頹垣不治，枝蔓緣綴。問誰所祠，土
人曰，此先賢閔子墓也。予因披荆取道，詣祠肅拜，環
眎壁石，剔蘚竚讀，為慨然曰，斯吾夫子徒而為其禮
者也。祠若之何不治。問祠所自始，土人未知置對。考
州乘，亦莫詳所自始。其可磨碑考者，則學大夫司馬
君至，內臺使者顧君佐，臺使者蘇君祐，學大夫閘人
君詮後先有事斯祠。夫閔魯人也，今汶上齊州率有
祠，而齊州祠則蘇子由為之記。宿何以又祠。志曰，宿
在春秋故隸魯，斯墓之稱閔所蹤來矣。出祠，循東麓
而行，有山蜿蜒，綿亘里許。輿人指示予曰，此鳶山。嵩
所蹤來矣。循西麓而行，有溪淙淙，淺流細石，受金玉
聲。輿人指曰，洗架溝。閔兒時架所濯耶。南顧而左顧

有村、村曰損見峯。今厥山作路作語、豈後人存閔之孝、爲之號以志耶。登山望四野、田疇相望、萬井鱗鱗、烟日晃蕩、頻城曰閔子渠、郯野曰閔子鄉、又曰孝義鄉、豈稱孝稱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遺地耶。又里許、有臺崔巍、陡削敦仞、相傳乎驪書臺、以映基若屏而立者。既低徊去而予因下檄曰、其爲我新新。越明年按宿、再過其地而祠事告成、覆碑有亭、迎神有路、享神有厨、供祀有圭田五百有六十畝、歲時伏臘、則屬之閔學、庶可繼。諸緒治且備、會新守陳僚續至、抱牘而前請曰、唯是閔祠昔在斷烟荒草、自使君一拜而鼎新。今之驅呵而過、輪雕而游者、伏軾下謁、以至耕夫村婦、販豎遊女、驚見吾使君之拜而祠也、莽莽巷衆畝、坐陳說服御遺事、里閈孝慈、若有感而興者、斯足見人心哉。是用礱石、敢請使君記。記曰、守來前。如若言、吾民不易興行也。予觀誦古先賢孝事、小民瑗聽。有乎素暴里中者、善念一觸、涕泗橫出。斯何鬱然之易觸於心之真也。今據紀傳所載、雖其行事不可盡見、然其不臣季氏、意在爲閔、不改長府、意在維魯、今然論其侍側閭閭、具體吾尼父之太和元氣、一本曰孝哉、一則曰孝哉、彼其無間於師門、無間於外、無間於所親、言無間則孝可達、而天下萬世皆可以一孝通者。今祠成、而往來咸感、耕販知興、斯其孝又無間於後世者。傳曰、孩提之童、無不愛親。經曰、孝者、先王之至德要道。自庶人而君公侯王以至天子、而天地爲昭者也。從此以往、無間於閔之孝、倘亦無間於予言哉。祠始營于辛卯季秋月朔日、落成于壬辰孟夏月望日。拮据勤勞、則州同徐朝祚、判官王家賢宣其力、學正宋汝淼、訓導熊起春、張基相其成、例得書。萬曆壬辰仲夏。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記

余鄒人讀魯論、至人不間言與仍舊貫諸篇、誦其書、想見其爲人、覺當日誾誾氣象宛然在目、未嘗不掩卷歎曰、嗟哲有賢如閔子者哉。其在人邇邪而景行者、有前余千百世而欽慕、有值余同時同地而欽慕、必復有後余數百世而欽慕。其共爲欽慕者、此彝德之好也。夫好此彝德、前余而贊美閔子者、于燃薄

毋子兄弟之間、懇懇懇懇于師弟君臣之際、云忠云孝、不啻詳矣。千載而下、猶令人讀彝論、不覺有興孝興忠之念、則先賢之遺芳、寧一二世云。余亦何不能此云忠云孝者有贊美也。癸亥秋、余承命守宿、詢宿境土、則山以奢名者、溝以洗絮名者、鄉以孝義名者、爲先賢閔子故里也。其墓在州治北八十里、而祠亦置于其間。余心切仰止、躬謁其墓、而追思往蹟、芳容如昨。及俯觀其祠、衹見殘偏殘枝、苔滿荒徑、而棟宇榱桷、半就傾倚、真令人一低回一咨嗟者。奈何如可使其傾倚若斯哉。遂其鼎修廟貌、勃勃不能已。無何而淮徐兵尊趙　親謁賢祠、汪意賢徽、其心懇懇也。後有

兩淮按臺崔、

蘇松按院張、

穎州道尊魏、

本府太守呂君各有此舉、而靈璧知縣別　亦出俸金助焉。余幸同境同時、共協余心、助捐俸金、庀材鳩工。至甲子春落成、而輪奐一新。余心方爲之大快。蓋快切不敢先、亦不敢墮後。自此祠既修、而有與山偕高、與水俱長、與鄉名供著者、則閔子萬世不泯之德也。厥後數十世、其欽其真賢而不令其祠復就傾倚者、諒不獨藏于今也。不然、前哲如閔子、而獨余欽慕哉。緣以紀之、以見其好德有同心云。天啓四年、知宿州事胥承忠撰。

謁閔子祠碑記

癸亥中秋、予有中都之行、過閔子祠、忘其爲先賢也、怵然與孝子之恭爲、具衣冠、瞻遺像、低回不能去。仰視榱桷日傾反、有棟撓之虞、令人不勝惻然。奉祀兩生賢徽也、語余曰、先是郡守某欲葺之、會問會計、約費三十金、尋擢去不果、是以至此。余聞之、益惻然、問謁墓、潸然淚下。君子愛人、及於屋之烏、又況其屋賢如吾師之屋、吾儕即如修葺泊、內弟康大官租稅不少、奈何愁然至此耶。搬宿捐俸十金、而以三十金歸之該州泊靈璧兩賢者。非難獨肩巷盛事、當與人爲善也。詢兩生宗族幾何、以二十餘人對。余曰、噫。先賢至今二千年、弱息僅爾耶。嘗曰、惟德動天。德有先於

孝者耶。此不當與之天道、當責之地道。意爾兩生之請地理耶。爾來從予、當爲爾擇。既遂洗絜滌、歷爾子山、見有形勝、欲得。爾生爲指之、而爾生不余從也。余曰、噫。此又不當責之地道、當責之人道矣。因而思余自髫齔時夢見賢者、而至壯瞻廟貌，死猶如昨也。又得聞其家世之概，而其泯爲之擇地理、此或者吾師有以托之、亦或其天道不忘吾師也。問其地歸外戚、殊難求。此意不其泯沒。他日當特來、爲吾師了此。遂效舉刑家者流、爲此以記之曰、兩子山邊上一坡、層層牛角崖人多。墳塚豈薄先賢面、弱息其如蹇命何。記畢、遂再去、仍頂道至此、兩賢嗣拱俟焉。余因爲載登其山、定其穴以去。翼日抵署脫藁、示吾兒、吾兒請廣之、以告後人之爲人子者、於家苟能孝、百世而下，尚有人焉愛之徵之、是亦與人爲善之道也。余嘉其定、命書之以受⑤諸梓。晉昌趙謙撰。

校記

①里：疑誤，或當作「理」。
②想：當作「鄉」。
③實：當作「室」。
④請：當作「諸」。
⑤受：當作「授」。

閔子世譜卷之十一

藝文

宋真宗皇帝御製宣聖贊　命廷臣分贊弟子

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其一贊顏子其二云

子騫達者、閔閻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謁閔子祠　明後學錢學周

暫解睢陽纓、來登亞聖堂。蘆花一日冷、血祀萬年光。止水存洙泗、清風引杏香。瞿曇問衣鉢、笑指孔門牆。

正德丙子仲冬謁祠　明御史河中劉成德

落日平原上、北風草樹衰。孤墳迴古道、遺像儼荒祠。問冷扶車日、辭官去汶時。孝名與清節、惟許舜心知。

其二

茅屋三間在、鄉名有姓從。一官羞赴召、千古擅專封。表行新碑聳、當門野寺衡。釆蘋將薦罷、落日下寒松。

嘉靖己亥正月謁祠次韻　明御史浦坂楊　聯

孔門有閔子、吾道足扶衰。落月迷荒塚、寒鴉噪古祠。顏淵同列日、季氏不臣時。悟父還成毋、其中獨自知。

其二

費宰人爭美、潔身不屑從。當年無寸土、今日有崇封。官道垂楊合、荒祠古墓衡。我來堦下拜、鬱鬱撫孤松。

謁閔子祠　明參軍括蒼蕭　甫

一出徐州境、便經閔子祠。新苔時上砌、老樹間秃枝。廉節三桓重、孝名千古垂。搆堂依故塚、剩慰後人思。

再謁

秋色林皐淨、重登閔子祠。蒼松蟠曲徑、黃葉下高枝。衣薄吟肩聳、情鍾望眼垂。不知方寸裏、何故繫遐思。

三謁

廟貌遺千古、萍跡三上遊。洗池明月照、護塚白雲浮。孝行稱夫子、忠精在魯侯。衣冠來庶國、誰不仰丹丘。

秋日拜閔子祠墓　明後學蒲陽黃　鞏

青山環故塚、古木護朱欄。師友朱科最、親擬一子寒。里名今不改、廟貌久猶完。茅土雖封費、終非季氏官。

謁費公墓　明後學新安程一奎

徐尚畔佳木、古木何叢叢。不見棠陰遠、應知孝感通。蘆衣耳自薄、費邑倚誰封。料得先生志、寧稱汶上公。

萬曆壬辰雪夜拜閔子祠　明巡方上蔡張惟恕

霜冷東山月、停驂拜閔祠。淚碑浸露濕、嘯鳥靜風枝。行重千人冠、名高萬古垂。寸心原好德、揮翰幾抽思。

又步黃公韻

肅拜詣高壇、幽思獨倚欄。從陳風景惡、在汶雪霜寒。有德言必中、無求道不單。浮雲自爾爾、俎豆寡餘官。

謁祠宿閔氏　晉陵後學王　都

偶爾登君堂、堂上懸錦篇。幾讀一兩行、乃知君之先。騫山鍾其秀、洙泗發其淵。德行冠魯論、孝友昭簡編。微傳百餘世、人去幾千年。今獲見後昆、恍如瞻大賢。淵深流必長、榮顯當綿綿。

登閔子祠　明兩淮巡鹽洪

肅森古柏集慈鴉、傑構新祠襯落霞。北去清風留汶上、南還春色瞧雎涯。自忘幽鳥遷喬木、那管遊蜂報午衙。德冠四科顏氏並、鄉名閔孝忝承家。

步覺山洪侍御韻　明進士郡人周　鉞

中書老矣字塗鴉、請記新祠絢綵霞。柱下有時陳諫疏、殿中無事按雎涯。茫茫春海雪堆岸、凛凛行臺霜肅衙。凡馬羣空斯妙絕、文星光射子騫家。

謁閔子祠　明督學餘姚聞人詮

長懷蘆絮薄單衣、始見軒裳重典儀。言逐親疏渾不聞、孝通天地與相知。郗山自古留名在、祠墓于今識者稀。落日臨烟獲齎急、謾看蛙蘚蝕殘碑。

謁祠　明御史舜原楊　聘

尼父當年道在東、孝哉閔子幸遭逢。天寒誰信蘆爲絮、身退獨恬汶是宮。費宰類脩傾地死、桓卿枯樹落花風。至今芳草留顏色、獨與斜陽相對紅。

秋杪過宿謁詞　明鹵田馬文健

來風落葉遶殘碑、感慨當年判絮時。兩子成衣從[illegible]

拔、一人洞當動訊悲。芳跡故里雲山塚、遺像昏務古木祠。偶向高甫瞻拜起、漫將景仰寫新詩。

謁閔賢祠　　東鄉後學陳治典

松楸一望鎖泉臺、獨瀉椒漿閔子開。德行忻從顏子後、功名慚向季孫來。涓涓滙水連洙泗、寂寂豐山貢草萊。仰古寒碑剩洍自、不堪惆悵夕陽迴。

閔子孤墳　　明州佐毛　滴

人生百行孝爲先、千古誰如閔子賢。茅屋祗聞人語共、蘆花不見故心偏。春秋已歷桑田變、鄉里猶將姓字傳。馬鬣堂封高幾尺、萋萋芳草夕陽天。

秋日借呂參戎　　明太守郡人張體元

秦宮漢闕幾興亡、里社仍傳閔孝鄉。洗絮溝深龍臥守、觀書堂敞鳳迴翔。瞿曇擊鉢三生石、帝子乘舟一瓣香。今古江山今古恨、先生無代不蒸嘗①。

步鹵田公前韻　　明參戎鄉衛呂　圻

弔古懷人檢斷碑、碧雲黃葉正當時。精忠直却權臣命、純孝周旋絮纊悲。浩淼烟波滙水勢、萋迷樹閾

祠。祗緣報國心猶赤、慚愧升堂漫賦詩。

謁閔子祠

桃山南下閔公祠、車馬佗傯展拜私。寂寂荒墳凝夕望、閒閒遺像起悲思。御蘆苦志追虞舜、辭宰清風傲伯夷。好爲儀刑圖畫裏、兒教穉牀憶嘗時。

題閔子墓　　明太學郡人張體恒

汶水棲遲亦託辭、一腔忠義避人知。平生聚順難從逆、吾道持公定礙私。習見墮都維衆事、況聞鳴鼓衆求時。情傾愛日難愁短、容易權門効繭絲。

春仲二王祭　　署徐王陵儒學教諭張　蓋

洗絮溝邊祀子騫、衣冠禮樂儼森然。蘆英着體渾無地、萱室回心另有天。汶水喜添洙泗派、季門難囑杏壇賢。閔閫具得宣尼象、衣鉢於今自在傳。

弔閔子　　平度州學正郡人張其賢

莫以無官便厭貧、不妨升斗逮吾親。假饒溫飽衷懷抑、寧奉晨昏趣味真。所貴守身能養志、未聞枉道可徇人。高臺況有書千卷、那得功夫事衆臣。

謁祠　　嶺南後學徐兆魁

玉藐閔閔像在，今古高足世同尊。孝回父心成慈母，德冠賢科重聖門。祠墓千秋鄒魯地，蒸嘗異代聖明恩。偶來瞻謁猶親炙，況有文孫可共論。

謁祠　　邢明經任柔節

山環道曲古祠堂，仰止寧惟百拜將。訛說先生亦歷下，深祈後死得同鄉。滕書臺晚棠花麗，洗絮溝晴荻筍香。有道丰神今似昔，閒階映發嶺雲黄。

謁祠　　明御史曹　楷

當時慈母授單衣，今日冠裳上爵儀。三子皆寒開父悟，一心烈孝祗天知。貞情避魯追隨少，德行齊顔伍者稀。仰止高山仰未得，大書塚上豎崇碑。

過先賢里　　閩中後學何汪海

驛車聊此解征鞍，便有賢豪一授餐。派接蘆花傳孝脉，香清玉樹蕩文瀾。酒懷天地三杯窄，劍氣雲霄萬里寬。此去玉京飛鳥迅，多君爲我早彈冠。

道經閔子祠　　廣陵中丞張延登

帶水衝泥日已斜，驅車何時到天涯。茫茫澤國徐州路，寂寂孤木閔子家。露濕松楸明月曉，風吹蘆荻識秋花。孝友二字非容易，百世源流洙泗賒。

頒詔過宿謁祠　　龍眠後學程芳朝

三月春風桃杏稠，閔子祠墓立荒洲。蒼茫古道車騎晚，冷寂松楸禮節疎。雲淡山横新草綠，花濃路細野香幽。多少興亡成往事，風流猶自説吾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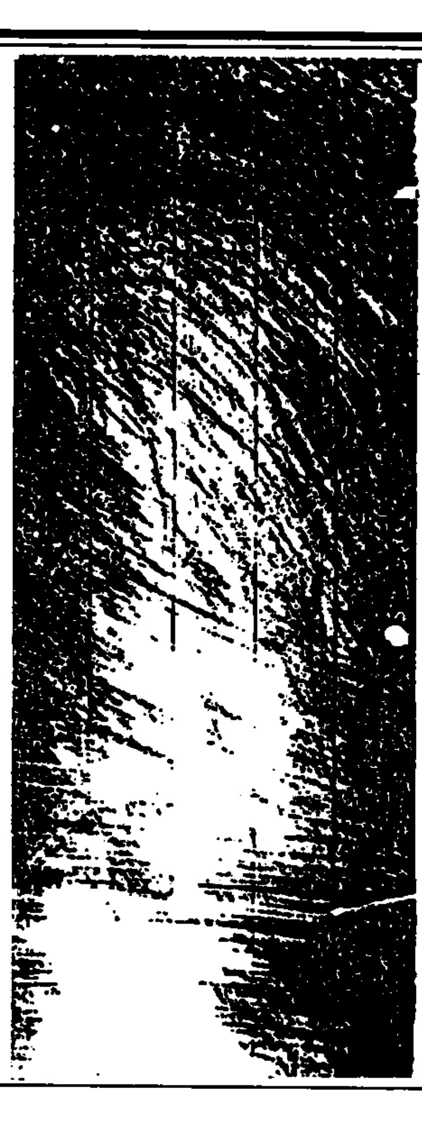
謁祠即宿閔氏居停　　福清後學林朝賡

尼山受業滿三千，忠孝兼隆獨一騫。祠宇遺容欽德範，車停賢王敘家傳。千秋高尚已難及，此日幸逢一宿緣。座上嘉賓常自滿，琴樽又且過高軒。

過閔子故里長短句

清巡方督學太丘 李佩昂

先賢里、孝子堂、一望迷離衰草黃。祖吏打門芒。憑世代、說興亡、流水高山與俱長。俎豆在宮牆。



庚寅夏從南還過祠

明少師豫章 楊士奇

閔子鄉中詢父老、徐王廟下駐旌旄。祠前山勢如鸞鳳、萬古塗山相對高。

秋謁祠

新安後學汪 民

因孝名鄉信所難、專祠萬古倚青山。能全母弟兼全父、底豫相逆只一間。

德比顏淵孝比曾、孔門高弟說先生。魯論互見當年事、一一堪爲萬世程。

我與先生共此心、先生孝行重儒林。望雲千里江道、拜罷儀刑念更深。

費宰一時稱僭命、費公千載藉榮封。今人只說先生孝、不知尊周是大忠。

謁閔子祠

後學宋 玉

動親只是卑寒語、成立當年汶上身。雨過祠前秋草綠、清風凜凜愧多人。

過閔子祠

總河尚書李化龍

閔子祠堂古道西、蘆花滿地草萋萋。階前幾箇長松

樹、不足慈烏不敢棲。

閔子祠　淮撫侍郎蘇茂相

古今百行孝爲先、千載猶稱閔子賢。風起祠前寒徹骨、蘆花散作雪漫漫。

登閔子祠二絶　郡後學張熙世

肩輿登眺俯平疇、淨水明山入望收。始信地靈人更傑、孝哉閔子之春秋。

突兀宮高插太空、羣峯環翠削芙蓉。氷壺月落蘆花冷、茅舍松敲客夢清。

謁閔子祠　太學生呂洪聲

德行源頭何處尋、由來寂寞在存心。只因一語全三子、遮莫蘆花煖到今。

過墓　郡後學孫玖

拱樹岡巒足壯遊、如何引歸意悠悠。懸知當日辭官去、留得蘆英萬片秋。

謁祠　清司理刑　張純熙

素讀魯論無閒言、我今瞻拜倍森然。若非當年惡勸御、千載誰知一子寒。

對聯

先生之純孝彌彰、萬古猶青天白日。　衡陽府通判董　佺書

君子之清風不泯、一龕共流水高山。　宿州守高士奇書

間氣篤名賢、增秀德于睢淮、流芳鄒魯。

列科先德行、接真傳于洙泗、媲美顏曾。

孝德成慈、父子天倫千載節。

賢關冀聖、古今道脈一心傳。　大學士周延儒書

愛日情深、冬日蘆花俱煖。

浮雲味湛、春風汶水堪棲。　刺史南昌熊鍾弘書

拉朝覺寒、三子零丁爽幾許。

衣蘆不煖、一家和氣煖如何。　宿州守李揆林書

和悅可親、獨絶私家旋之水。

孝友無間、誰云慈母衣蘆花。　督學宗孫度書

聖門首美四科，懷吾祖澤彌深。

世朝世舉五經，貽爾孫謀勿後。

東山祖泰山，百代衣冠瞻仰。

歲水源泗水，千載人物風流。

校記

①郡衛：當誤，疑作「郡人」或作「衛郡」。

家約

招來

自宗廟之不守也、傳於先祖閔淵之墓、謂我宗自允華遷臨川、復業於宿他、如閔愼之務州、閔修之濟南、閔聰之徽州、閔讚之金谿、閔惠之幽州、此特僅僅捨擴之際、姑拔其尤、疑當時或未詳數也。我譜之作、豈欲自鳴其爲大賢的派、而防同姓者之冒哉。夫閔之爲姓、不知凡幾、載籍極博、則閔人貴顯不槩見於世云矣。惟閔人貴顯不世出、族類衰素、或以羈旅而底土著、或以命革而迷本源、或以窮約而阻首丘、或以疑信而無依、彷徨惆悵、悲哉。我族類向皆一本之親、孰使爾有家而不知歸耶。我於是爲招來之條、綴之於譜、以告遺忘淪落於外郡者。當年所錄、金[illegible]搆難、逃遁圖存、非有放流之罪、至變姓名、轉徙[illegible]歷年雖久、亦必世傳其所自出及其所自往。苟非宿派則巳、派而果宿我血屬也。我譜流布八埏、凡閔族得與目焉、宗獨無宗國之念乎。盍歸乎來、溫爽宗墓、慰我祖考、列諸昭穆之班、省諸墓、告諸廟曰、此爲某人遷某某地之胄、今歸宗矣。此又某人避難某地之胄、又歸宗矣。即子孫千億、不厭多也。然爾居氣異習、產業異地、豈欲爾舍彼來此、任典守之勞、供祭管之事哉。有田可供祭品、有人可備灑掃、總總然不能忘情于爾者、正以神明之胄、當爲神明收之、實所以綿神明永遠之祀也。吾嘗讀史、周漢分封、其宗室非但貧如奈山藏石、殊賴以圖其存、即有匠測、猶得以續其統、保其姓。故周幽遷東、而晉以強宗定伯、勤王事。至於戰國、燕趙、魏居七雄之三、少延姬祀。漢鼎既移、而南陽猶以強宗光復舊物。至于靈獻、琮瑋崛起荊益、爲昭烈祛除難、此所謂統可續而姓可保也。唐宋失算、其宗族皆聚居京師、一旦蒙大難、迄無免者。唐置勿論、若晉爾宋之受禍于伯顏、氏也絕耶、姓耶。然亦何必爲居集處、接勝把臂、如孟分奠而後爲相親相耶。此非迂濶之論也。天下一大族也、以天下爲族者、尚廣封建、樹強宗、以圖其存。我以一家爲族、奈何不求強宗、教之聚之、而羽翼之、共綿祀于無窮耶。今以

諳爲招、以宿爲鵠、俟諸之來復孝友世族。并若王謝家聲濯濯、有姤而中之者。昔昌祖之言曰、遷乎其所不得不遷、散乎其所不得不散。至于合乎其所不合、吾深望于今日。然而不敢必也。請以招來之條約陳于左。

條約八款

一來認祖者、須詳遊難祖名、姓氏、往于何方、居于何所、別時有何寄約、別後有何顯跡。或自宿州、或自九華、要當自揣真實、不然、崇郭拜子儀之墓、蒙冒認之羞矣、不准歸宗。

一世遠言湮、漫無考據、或將當年殘編斷簡、其事可質者、即准歸宗。

一血屬果真、昭穆無辯、然歷傳實錄、續錄、年限世及大都不遠、當于神前書五昭五穆、令拈鬮定之。

一有宗族流落已久、貧窶不能致前者、不姑①托書訪問、驗實歸宗。

一歸宗者或遠近不等、各于還家之日領譜、照其所在戶口若干、每三人給一部、令知水木本源。譜出於祠、凡在外竊改竊刊、即以背祖生心、告官問治。

一宗廟以有事爲榮、凡歸宗子姓、毋論新舊遠近、欲從祀觀禮、各序昭穆。禮畢分胙。千里來赴者、館於祠中、日給薪水。去給路費。不願赴者聽。

一祭田止在宿州、春秋兩祀、度支不匱。歸宗子姓毫不累及。然或以祭祀鳩派其族中貲財、捐稱本祠爲口實、鬼神所吐。敢告各土遥憶而相思者。

一慶弔往來、敦睦之道、不相問聞、似亦恝然。道途睽隔、又難爲繼。有力者遣使相通、或因風乘便、期於不至疎絕。綿力者弗較也。

訓後

余讀蘇光祿族譜亭記、乃知生人之道、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衰、至于緦麻、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相視如塗人。然夫此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illegible]、又於其分者而分之、至於塗人、其勢也。勢吾無如之何、獨奈何令一本之源流至覿面而不相知也乎。則譜不可不作也。夫譜之不可不作、所以永孝思、聯渙情也。豈獨世胄大家賴有攸傳、即編甿耕稼、箕裘瓜瓞、同此戴履、同此世及、第隨分自盡、不無分別耳。況吾族濬源於洙泗、流芳于古今、子若孫、譜氏裔冑。寧忍視其遺忘廢墜而不爲之計乎。不孝之罪、當事者何以曲解。余用是手錄先人所傳九華列傳、再選實錄、及 明興以來歷代宗公復業之事、新給奉祀衣冠之榮、告修於州守父毋態公②。公嘉其舉、而屬之文學張君倬俟。會佟公量移郴州府丞、未經任、丁內艱去。凡三稔、譜告成、我公再上銓衡、得乞其言爲序。越明年、將付剞劂氏、又請華茨于[illegible]公鉅卿、則譜由是永傳於後矣。昔無今有、敢曰貪一

爰念范文正公置負郭腴田千畝、贍濟羣族、月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喪有贍、擇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余即無祿俸之積、溫飽我宗人、作有是譜、以俟將來。不敢謂吾族必有文正若人、亦不敢謂必無文正若人。倘有若人、未必知文正義田之舉、安知讀吾譜、不慨然激於衷、而繹其微耶。故曰、譜不可不作也、此猶有所待也。吾向云分而又分、至相視如塗人者、豈真塗人哉。彼此相閱、或有親疏、祖宗視之、寧有親疏。吾譜肇貞、創法伊始、傳世八代、派亦非遥。凡我子姓、務宜敦孝敦弟、無玷家風。間有異同不相能、當思張公藝九世同居、祗一忍字。我大賢之冑、可相魚肉耶。茲與爾約、老必愛、幼必慈、喜必慶、喪必赴、冠娶必告、流離困苦必䘏、歲時伏臘必過、荒歉必周、訟鬩必禁、淫奢必懲、孝廉節義必舉、勤讀力耕必獎。而不然者、衆共攻之。奉行既久、習與性成、勢不得不分、必未嘗不聯、雖百世可安也、豈但九世而已乎。至若世系別其尊卑、祀事序其昭穆、是譜之節目、何待吾之喋

嘆。然猶恐其畧而未備、另爲條約以勗。

條約

一吾族人散亡之餘、斷斷遺留、一脉八傳來、已三十餘丁。此後蕃息多而無統、豈無闒茸踈虞、自悁匪彝、冒犴文罔者乎。則法③法之不立也。今當會議族中年高德劭者二人、赴州請帖、立爲族長。子姓不肖、婦女不賢者、聽其約束。克肖克賢者、聽其獎賞。列紀善紀過二簿、每於春秋二祭後、行其勸懲。不奉命者、告於祖廟。再梗命、呈州處置。非防閑之過峻也、不如是、則人心渙而宗盟渝也。

一冠婚喪祭之禮、當稱其家之有無。自環④巧浮靡成風、侈窮觀美、家不給而貸人、貸不足而棄產、鬻馬紈袴、宴會盃盤、倡優簫鼓、越理僭分、恬然不怪。嗚呼。亦損福哉。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彼富有四海、尚惜福如此、爾福幾何、可復損乎。凡我子姓、念之慎之。

一本宗既無讀書之子、必無名世之人。來宿二百年、其皆流徙貧寠之時。我子姓負氣含靈、豈皆懵懂愚頑之性。祇緣溺愛、一任荒寧、至今一丁不識、老大傷悲。是父兄之過也。此後酌量厚薄、公共延師、務令明經課藝、博古通今。即不能徵榮顯於盛世、而馬牛襟裾之誚、吾知其免矣。毋妬才忌能、毋惜金護惡。有一於此、難與圖成。

一三從四德、壼教所成。閔氏婦女、豈皆生而能賢、所賴裁抑廸訓。雖其毋之道、實其父之責也。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然惑溺於帟帷之愛、至於牝鷄司晨、吼獅肆妬、爲其女者、則而效之、其又何誅焉。願我子孫閑情修己、以振夫綱。其婦性不馴、早爲出之、毋令賈家種滋蔓而玷我孝門也。

一有俗乏嗣、便議招贅養老、冒其姓而承其業、名曰女戶田、不知以呂易嬴、以牛易馬、世遠相安、迄無辨別。或有祀享、死者亦不得與、氣之不相感也。子姓痛懲此弊、苟乏嗣、當議族長、擇求親支多男子任過繼承宗。蓋女不可以續祀、婿不可以亂宗。至於僕輩、各照本姓。倘久假不歸、則石郎可殷鑒已。

一本宗洙泗正學、又生於聖道大明之世、吉凶禍福

皆人之善惡所造。昊天孔昭、何嘗有私意於其間哉。

一切祈禳祭禱、總屬無益。近有巫婆卜婦、邪術妖尼、引誘鼓簧、遂有持齋懺悔、打會燒香、冀免輪迴地獄、四生六道之說。此所謂惑世誣民、法所不赦。甚當時白蓮社之餘燼也。吾門豈容其錯謬。或親友爲其所惑、幸以吾言進之。

一寒微之胺、豈敢妄希顯榮。然或乞靈　皇天列祖、生有賢亂、不至振家聲、當思一旦暴富貴、如嬰毋所敬戒、則必大有所建樹矣。余每頌先子罷長府之言、當日憂國憂民、情境宛然、第不欲降志於季氏耳。我子孫萬一叨二　命、須時時提醒此念、便能作清白吏、則子孫不亦享清白之報、如楊關西四世三公乎。而或充詘無所建樹、吾懼其重先子恥。

一耕讀自是吾家世業、其間樂于貨殖者、亦其生理。第飾貫蒙真、闘捷欺拙、一時雖似得意、造物忌盈、何私於汝而獨令受其有餘。何憎於彼而獨忍受其不足。冥冥之中、各有衰益、所得不償所失矣。豈是閔氏宵、而居何氏樓乎。

一橫逆非意相干、書子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政此時也。惟夫涵養有識之士爲能平其情、以俟其自定。宿俗樂爭訟、我子孫豈盡讀書知禮法。卒遇此輩、但念顧祇上之言、毋恃我衆而彼寡、毋見我直而彼曲、怒霽氣平、溫言詢問、此則忍人所不能忍、天下之大勇也。若以不忍而冒不虞、刑辟隋身、遺玷祖宗、豈閔氏所宜有哉。

一吾譜業災棗梨、纂集成秩。其間緩急便否、不妨繼起者更加潤色。竊念譜修於吾金蘭友張君諱雲漢、字倬侯、抱一其別號者、凡三年不出戶、硯穿頴禿、一字未妥、則塗而再錄之、草且盈笥。即允子在天之靈、實憑藉之、生者可知已。令名實與、當與此譜相終始。倘我有貴賢子孫、欲本思源、毋忘所自。君大父諱體乾、由鄉試任雲南尋甸知府、有政聲、有文名。父諱思大、由廩例任金華縣丞、有詩名。其子明標、明渠、爲庠員、明榮、明炳、業儒。吾大父儀幼從其大父受業、迄今四世通家。自先賢以至終天、蒙其再造、筆之於譜、先賢之恩以、示吾門之勿忘、何

殘志、何以志。

校記

①不姑：疑誤。

②態：當作「熊」。

③法法：疑誤。

④環：當作「儇」。

後跋

予既弁其首，復綴其目。筆剞告竣，閔生曰：兼覽並觀，破附會，存信史，塞岐途，詢同道，君于先賢子騫靈勛其至生平收藏，遺於支離險阻，參十餘剞劂，其存宗譜者，盡筆及之。嗚呼！若三君者，可謂

述先一語，啟後一語

豈予所謂矣乎于茲。斅其說。才高世運，語均

譜依後勁耳。嗚呼！若三君者，豈予所謂矣乎某乎？予于茲役也，竊取三家為蘇子曰：後之讀其譜者，孝弟之心當油然而生。其他氏之譜，盛人尚如此，況子騫氏之譜乎？此一義也，予所敢不下筆者之，傳曰：莫為之後，雖善弗傳。以子騫氏之為前，而後人碌碌無所短長，閔子所以能乎？弗獲敢書及而

次第之，唯裴駰之嘉惠為甚
駁當六朝京之陋，惟其一義
也。予以新書刊，而要君靈語
曰：屋客千人，不能一人之諱，予
不與之學。蓋後世必學王父之
諱，而不知其文何怪乎飾
繆語名，是帝諱詳同宣
素誡。也，閱氏東不知江漢之
源，按檮之本，自非尋常所本
中材，所屬不肖耳。書一義

然予以難徼人，面廣嗣德。夫
之不可學後亦竊取三義。不德
創始其學名，予之諱仲尼，
子為沃墨，他於不載，然始存之，
將平公訪孔為義一。寧質勿
飾，寧陳勿華，不慊于心輒
四易藁。媚時戒，周咒矣，斷
不為也。義二。源異力僥於，岑
岑十指，如懸鐘，恂偏工於書
繕寫。三可勤勉，能不敢以筆

墨易箕屐如六俗禎當墨蘭文之例箕義三。嗚呼。六義備溢嶽蠹之兮。

郡後學任柔耕完子敬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七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87
SS号=12315545
DX号=000007486319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